

第五集外論彙譯

論外國
通論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十九

第五集中

外論彙譯三

論外國

論日本陸軍

日本西報

考日本常備陸軍一大隊。據日本面尼治報所論。謂日本第二次依圖聚會。定議太平時。常備陸軍十五萬人。開戰時。豫備陸軍五十四萬人。政府曾將其籌兵用意。對衆宣說云。日本豫備陸軍之多。蓋非獨自衛也。如徒自衛。則內變耳。外患耳。以爲防守。亦何須如是之多乎。蓋其中有故焉。自甲午一役後。日本遂獨立于東亞中。而支那與高麗。至今尙無維新之機。欲維持東方太平之局。惟在保護此二國而已。日本今日。太平時常備陸軍十五萬人。戰時豫備五十四萬人者。乃至至少必需之數也。觀日政府所說。欲以此常備之一大隊陸軍。不獨可以自衛。并可以保護支那高麗者。恐未必然。夫東方時局。險要之處。全在中國之北京。欲得極大權力。必在北京咽喉之地。占一要區。駐重兵以守之。此一著英俄德皆視爲極要之圖。故俄據旅大。英占威海。德領膠州。俄英更派武員以訓練清兵。倘遇禍亂。不必稽延時日。遠調本國之兵。卽可以此爲抵敵。兵法先發制人。殆謂此也。而日本屯此一大陸軍于本國。徒糜餉項以重民困。又非得要害以占人先。且大言自矜曰。保東方太平之局。誰其信之。北

京一旦難作。爲問計程幾日。可以調此陸軍乎。即以現時而論。第一兵到中國鐵路未成。則諸多阻礙。第二運載兵糧之船甚少。第三兵器馬匹皆不足用。即使鐵路已成。船隻兵馬皆已敷用。而此大隊陸軍者。富有事之秋。用戰艦護衛。直抵中國海濱。惟俄之旅順陸軍。英之威海陸軍。德之膠州陸軍。及英法兩國之戰艦。聚於東方者。堅如壁壘。爲問日本陸軍。將何以踰越登陸。得達于北京乎。即能入海灣以登陸。亦須數禮拜之久。方抵北京。計其兵到之日。北京大事已定。則日本之兵。又將奚爲乎。然若當中日開戰之後。則此隊陸軍。尙可有爲。今時會變遷。與前迥異。日本欲決定東方未了之事。維持東方太平之局。不當轉而變計哉。吾今且爲進一策。曰。先擇北京險要之地。爲屯駐陸軍之所。與中國政府商允。派武員以操練清兵。乃能著手。倘日本無此膽量。照議舉行。是徒養此一大隊陸軍。虛耗國民租稅。且于大局未必有裨。甚無謂也。然若得中國政府允肯。依上所議而行。則日本可減陸軍一半之力。其餘尙足以自衛也。

論美據非島之非

日本西報

日本報嘗曰。我國人觀非律賓情形。逐一細察之。實以其人而自治其人。較愈于歸美國管轄也。夫非島商務之盛。物產之多。日人之垂涎。已蓄之二百年之久。今歸美人宇下。蓋大失所望矣。其報又云。倘美人既據非律賓。將來我國於南洋一帶。所有舉動。將爲美人所阻礙。

此等語我輩讀之。鮮不驚爲詫異。今試將其所論者錄於下。其說云。美人之據非島。其所失甚大。且于德行上亦大損。蓋美爲民主之國。既據非島。將來所施政策。必與其宗旨大相悖馳。且其自由之論。嘗謂凡人生於天地間。皆當平等。吾度其待非島。必不如其自待。此一語現時已先違之矣。且其政府所有之權力。乃平民所歸讓者耳。他日其民必曰。美國既自居于民主。而于非島之人。又非一律管轄。將自由平等之謂何矣。夫以人之同生于叢衆之中。皆圓顛方趾。戴天履地。無彼高此下之別。無彼貴此賤之分。此其自由之言。實可尊可貴。今美人蓋全失之矣。且其諺常云。五洲萬國。治亂得失。我美人全不干預。此策蓋保守百五十年。藉以享太平富貴之樂。誇張亦已如是之久。今何如乎。觀非律賓及其附近各島。其政治之變幻。如雲霞蓋天。將有大風拆劈之勢。不久即飛沙走石而起。今美國既爲非島之主。自必立意以與俄德法相抵拒。從來美人本不需此政策。惟東方大局。現未了期。則設法以爲底定。自不容已。且美國在東半球。而據如此之屬島。於東方事勢。正不能不一關心。如前之安享太平矣。吾見其不久即于政治擾攘之中。挺身而起。冒險以與外國開仗。夫開仗須增廣軍務。卒之軍務勢力既厚。則美國亦爲一法國焉矣。夫美國之得非島。爲各國所目擊。將來必至失信于各國。當其與西班牙開仗時也。謂此一戰不關要害。必不至兵連禍結。至爲一大戰爭之勢。故美國如據非律賓。必失望于其與國。

與其與國成爲仇敵而後已。旣爲仇敵。則其與國必怨美之不信。將羣起而攻之。其攻之也。實出于公道。夫美國本一邦治之邦。爲各國所仰望。今如此。則其聲名將掃地。殊爲可痛。以上所言。皆足損美國之德行。而美人知進不知退。則失德之事。固所抵受而不能解免也。日本各報。嘗論美人之据菲律賓。其所糜之軍費等項。甚覺得不償失。蓋謂其當增設水陸軍以保太平。否則島人必起而畔亂。今雖各武員多主分兵守衛之說。然派兵非及二萬。不足以資調遣。如此。則每年需餉必及十兆元。此實照最下之數計之。而一切官員薪俸。通報往來消息。運送軍糧。築砲壘。建兵房諸費。皆未入算。況其餘雜用。必年增一年。不能豫算。試言水師。夫菲律賓海島也。若言守禦。必要大增太平洋戰艦之勢力。以爭東亞海權。如此。則所需經費。亦不下十兆元。而製造船械經費。尙不在內。除經營水陸軍費外。築造鐵路。所費仍屬不貲。總及三十兆元。乃云足用。計菲律賓島。每年所出。總不出五兆元之數。除算年需津欸二十五兆元可知矣。夫以美人無端而割取人地。其失德旣如此。而津貼用度。其失財又如彼。美人之有識者。不勝感歎。無如國內仍多輕薄夸大之徒。欲國家之闢地。以戰勝西班牙爲榮。政府誤聽此種夢囈之談。輒以沒入此島爲大有益。故美國曾遣委員。往法京巴黎太平會議論此事。其會長已允補銀二十兆元與西班牙。認非島永歸美國管轄。并議將來之治非島。不以美國之法律治之云。此議若確。惟望其永無改議而已。

法民自苦爲兵

日本太晤士報

錄美國門沿利阿路報云。查法國人數每年及二十歲者約三十萬人。除體弱廢疾及例應免兵役之人。餘俱列入軍籍。雖欲輸金求免。例實不能。統法國人數計之。大約四人即有一人出而當兵。夫國家養兵。必取足于本國之民者。謂可藉其各矢忠忱。以衛社稷。然法本民主國也。而人民常厭於兵。此必有其故矣。

德國與法境相鄰。僅隔一禮吳河耳。乃其人民。每言及軍事。輒喜形於色。故常有少年人例應入伍者。旁人莫不勸駕。且勉其終身以圖戰功。蓋出法人之好武。而國家又待之厚善也。至法國人民之爲兵。多非所願。然有念師丹之恥。欲爲其父兄報仇者。亦多能舍身入行伍中。然既隸軍營。又常不免愁怨之聲焉。蓋法兵常追論拿破侖第一時。所布軍令寬賒。刑賞得當。凡從其役者。無非爲求功名計。今則不然。故兵士每追譽昔時。聊以自解其憤悶耳。推原其由。皆因法國俸餉微薄。軍令太嚴。操演之餘。復驅兵民以供雜役。飲食又粗惡。即營中小弁。亦極受上官之苛虐。以視昔日拿破侖之與士卒同甘苦。誠有天淵之隔。夫養民爲兵。欲其盡忠爲國。而軍法一壞。即有以生厭惡之心。行伍將不可用矣。

欲觀法國軍營之情形。莫如看法國之笑話報。其中逐款演明。最爲詳細。夫法國繁富之國也。人人皆可謀生。其不欲棄離家族。以遠去從軍。情也。今不辨貧富。盡奪其向學操業之勤。

兄弟家人之樂。而驅使爲兵。迨既入兵籍。則飲食衣服起居。一切皆淪於極賤。自縫綴衣服。尙要手自爲之。無一時可以自娛。早晚之間。長官時至巡察。不得稍放。即間有營弁到來。亦能以禮相待。惟不常耳。

統查法國每年隸入兵籍之人。約有三分之一。係屬小康之家。有三分之一。係屬村野貧窮少年。及工藝之輩。又三分之一。係屬農商家子。或善筆札之人。及方在學堂操業者。此輩少年之人。正多望其有爲於異日。而遽使之從軍。必多失學之人。然國家既立有此法。凡少年人須知無才不能免役。應早自爲計。勉成學業。庶或免歸營也。然以法國抽擇兵役之例考之。仍以農商家子弟等爲多。夫人年近二十前後三四年間。正學問之時。若從軍三年後始復業。不免老其歲月。勤苦難成。是舉國中學問工業人等。皆因軍事之阻抑。使不能速成矣。法國人民凡隸兵籍者。額當三年。如民間子弟。係屈應入兵籍之年。除現在大學堂肄業考試。領有文憑。方準減免年限。如在學堂考試。能中選者。雖牧師之徒。寡婦之子。隨後入營。仍當補足三年之額。以符定例。

至於富家子弟。有入營者。欲求自便。往往用錢籌法。以避免軍法之苛毒。如營伴有貧者。則將錢與之。使其服侍於己。且法軍薪餉既薄。故兵民常有在營中另謀操作。以冀獲利。蓋不如是。則無以供雜費。且以供奉各小營官也。

嘗有一法國富家子名士。覓惹路包地者。性本浮浪。置身營中。常任十餘人自供使喚。至營中武弁。亦有貪其多資。聽其指使。遂至公私各事。多請人代勞。日遊蕩於酒店茶館之間。每於夜間告假出外。晨起回營。赴長官看驗。卒以此勞動過甚。成疾而死。有某報論之。謂軍中有此等人。實足爲軍營之害。

美國現今之陸軍餉額。每名月給十三元。所有衣裝飲食各雜用。均爲國家給養。至第三年則每名月加給餉銀一元。英國陸軍餉額。每名月給銀一磅。衣裝飲食等費。亦歸國家給養。英美待兵民如此之厚。故英美二國民常有自請爲兵。法國則自抽選強押而來。非甘心爲之者。無怪不及二國之兵也。然則法兵今日尙稱可用者。其在誓報德仇之一念乎。

論列強擴兵之禍

日本西報

自俄國倡行萬國弭兵會。東西各邦。議論騰起。有西人名士。別者在英國聖占士大會堂演說弭兵會事。其言云。

三十年前。舉歐洲各國每年水陸軍總費。共金一百二十兆磅。當太平時。各國整頓軍費。靡耗如此鉅款。是時人人已爲之惋惜。今每年竟耗費至二百三十兆磅金。三十年之久。幾增至兩倍之多。英國三十年前。每年所需二十四兆。已足防禦。今每年用四十二兆磅。尙不足用。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柯羅士比利大員。代英政府向俄政府條陳息兵及禁造軍器之

議。當時俄政府聞之。深韙其言。惟適遇中日構釁。其事遂沮。故歐洲每年虧耗。比之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條陳時。增多二十七兆。倘當時柯羅士比利之計得行。歐洲各國軍費。不至虧耗如此之鉅也。

諸君皆知僕遍遊歐洲。回國不久。當路經俄國時。得晤俄皇面談一切。予觀俄皇之爲人。性尙武。息兵非其本心也。俄太平時有九十萬兵。爭仗時有七兆兵。地跨歐亞兩洲。俄皇一言一動。關係甚重。故世人嘗謂俄皇握此大權。凡所作爲。無不可任意爲之。予曾將息兵一事。與之商榷。今將其答予之言。爲諸君述之。

俄皇曰。予遍觀全球。今之所稱爲文明有教化之國。未盡稱意。凡地方未經歐洲統轄者。歐洲各國虎視眈眈。皆欲爭奪而有之。予觀此情形。實非盡利。如以各國所占據之地論之。其土人多嗜鴉片。耽烈酒。至增百病。治地之人及受治之人。界限分明。又重抽其稅。以酬教化之報。至若得地之國。又徒生疑忌。以各相仇視。故必大增水陸軍備。以爲守禦之計。水陸軍備既增設。則虧耗愈多。其虧耗之資。本太平時人民所得享者。而擲諸無用。故上者擁有鉅資。享富厚者甚鮮。其下者貧民愈多。是以貧富貴賤。界限相越。人類遂多缺憾矣。此世界中。所以有無窮之禍亂也。予所以不稱意者此也。

雖然予既知之。何爲而不能免也。以今時勢論之。各國慘淡經營。整頓軍備。以陸軍而論。須

擇精悍者乃募入營。倘遇開仗。其必互有傷殘。可知戰務費用之鉅。以一國計。爭戰日久。其國帑未有不耗竭者。現在各國講求軍械。靡不精良。其武員之死于兵器必多矣。以今日戰務論。有數害。一殺傷人類之害。二耗損國庫之害。三殘戮官員之害。雖戰仗既勝。以予觀之。亦不過亂世之民賊而已。衆人聆畢。同聲稱善而罷。

論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日本商業世界報

自本世紀之初。列強相追相逐。其地位日接近於太平洋上。今已有肩摩轂擊之狀。將來殆至于握手接吻而未有已也。然則太平洋之未來。於政事商業宗教學術。凡人種增進。及其爭奪之事。關係不小。而將爲萬國民之大戰場。殆不容疑也。及於彼時。則其動機所起。有二個之現象。一曰科學之進步。二曰列強之均勢是也。

近者科學之進步。縮地球而小之。能使此國與彼風馬牛不相及者。今則愈相接近。大有變人間世界成縮本之勢。距今三十年前。法人列士布開直徑百英里之蘇彝士河。通地中海之潮于紅海。而西比利亞之鐵道。使東半球之地球頓爾緊縮。尼加粒瓦之運河。使西半球之地球頓加緊縮。而太平洋海底之電線。希馬拉耶橫貫之鐵道。與各國紛紛獎勵兩洋之航海業。近者步武益進。遂使淼渺重洋。殆如一葦。大地球化爲小地球。因之人種之親近。國土之緊接。乃當然之結果也。然惟因其相親近相緊接。智力有優劣。國力有強弱。而物競天

擇。優勝劣敗之公例出焉。英國之蠶食印度。占領香港。掠新加坡等埠。法國亦併吞安南一帶。於是昔者大西洋爭奪之戰場。轉瞬移于太平洋矣。

列強權力既伸于太平洋。英法以外之強國。見英法占地于東海。失均權之利益。然進之不能。禁英法使撤回其侵地。退之又不能坐視。讓兩國之獨占。於是悉心經營。殆非一日。法國乃猝然奪膠州。爲海軍之根據地。俄國次欲旅順大連之兩港。使其西比利亞鐵道得達于浦港及大連。猶進而深入于南滿洲之地。美國既合併檀香山。馳騁于太平洋上。更與西班牙戰奪菲律賓羣島。殆將卓立于太平洋之中心點。法國有買收拉多龍諸島之說。意大利有要求三門灣之說。其他英之垂涎楊子江沿岸及舟山島。法之屬望南清一帶之地。德之對于山東全省。俄之對于北清。一一回想。但覺歐美之強國。皆輸送其境土。遠來于太平洋沿岸。故可謂之爲東洋之英國。東洋之法國。太平洋上之俄國。美國。德國。意國等。皆次第出現。遠太平洋化爲近太平洋。西洋諸國變爲東洋諸國矣。諺曰。去者日以疏。今當反而言之。曰。近者日以繁。嗚呼。太平洋之前途。既多可望。復多可危也。

然則我日本國民當于此時。豈可袖手傍觀哉。或主瓜分支那。或主收掠福建省。或主四國商業聯盟。或主清國開放。或主保全扶植支那。而唱亞細亞萬歲。其他或云帝國主義。或云侵略主義。或云平和主義。蓋東亞問題之解釋。殆如雨後之松茸矣。

雖然以吾輩見之。以上諸論到底不免近視眼的政策耳何也。據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理。亞細亞者終不能據爲亞細亞人之所獨有。視爲此外之桃源。今者當進步競爭侵略。利己優勝劣敗之時代。雖經哲學者道德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多方設法。欲遏其橫流。而世界之大勢。滔滔而趨動于強者指揮之下。終不可抑。然則今日於支那問題以外。其背後尙有一太平洋之大問題。其于我日本之將來利害所關。更爲重大。於政治上。于商業上。我日本將爲世界之大日本乎。抑爲東隅之小日本乎。皆將于此大問題以定之。而支那問題。不過其內所含之一小問題耳。

然則我日本人士。刻下當講究者如何。則經營太平洋是已。惟水能生文明。惟文明能利用水。而太平洋則水之最大者也。能利用之者。豈非世界最大之文明國哉。今我日本幸而所位之地。有可以利用此最大水之形勢。至其能利用與否。則惟在人爲耳。

中古之時。意大利之都府。占天下形勝之地。握地中海之權。商業日隆。南歐政權。遂歸掌握。葡萄牙、荷蘭。起奪其海權。于是商權政權亦去彼移此。英國出破荷蘭。大西洋之海權。忽歸英手。商權亦遂爲其獨占。至今霸天下。此已然之事也。然則他日握太平洋之政權者。即世界之政權也必在商權海權最優之國無疑矣。雖然。太平洋今已非黃種人之太平洋矣。故今日欲握太平洋之霸權。不可不與白種諒頑相敵又明矣。白種之智識。于我爲先師。我目輸他一着。然

于自然之地位。我踞其形勝。故苟能利用之。則未始不可相抵。利用者何。舉日本全土為太平洋上經過之貿易地是也。

以全國為貿易經行地之策。於政治上為平和主義。而非侵畧主義也。為積極主義。而非消極主義也。所謂無花而得實之策也。舉森渺無際之太平洋岸上。凡洋島之各色人種。各色產物。各色風土。打為一丸。自南自北。自東自西。所有輸運的貨物。悉朝宗于日本。復由日本而分布于四方。所謂商國主義。平和積極主義。無以過此也。外之支那問題。亞細亞問題。因之可以斷定。內之貿易政策。自由保護兩者之孰當。內外人平等之主義。可行與否。修築港灣獎勵航海之事。當急行與否。海軍擴張之程度。當如何。凡此諸問題。皆可一言而決矣。今將太平洋上貿易總額畧列如左。

(甲)太平洋面美洲諸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智利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磅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磅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 磅
玻利比亞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秘魯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埃及德兒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哥倫布及中亞美利加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屬加拿大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	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乙) 太平洋中諸島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檀香山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薩馬	八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菲志	二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紐格那	五五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紐格德那	五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
非律賓	二、二五〇、〇〇〇	四、二五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蘭頌東印度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社會島及附近羣島	二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二、六三五、〇〇〇	三六、六一五、〇〇〇	五九、二五〇、〇〇〇

(丙) 太平洋面亞洲諸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支那通商口岸			七三、五〇〇、〇〇〇
香港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西伯利亞東部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暹羅

四、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安南及法屬各地

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海峽及巫來由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〇〇

卑麻及印度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丁) 澳洲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全太平洋國總計沿海商務總額概畧如下

(甲) 太平洋面亞美利加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乙) 太平洋內諸島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丙) 太平洋面亞細亞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丁) 澳洲

一二、七五〇、〇〇〇

合計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太平洋上之商務。每年殆不減十萬萬。而其人口則如何。合洋岸及洋中各地之總數計之。現數八萬七千五百萬。就全世界十五萬萬人口比較之。殆居其半而有餘。然則太平洋一帶。人口最密之地也。然其大數。屬于未開及半開之人。雖然。文明之進步。與銷用各物之進步。同一比例。此資生學家之公例也。今太平洋一帶。其銷用各物之力。驟增巨額。

實可驚訝。因銷用之力增加。則生產之力亦與之俱增。故太平洋商務之進步。遂遠非大西洋之可比矣。記五十年前。美國上議院議員某君嘗云。太平洋上之諸國。自今以往。其人種將一躍而主持世界之大舞臺。豈不信哉。

然則我日本介立于此大市場之間。利用其水與其地位。握商業朝宗之大利權。以視英國之于大西洋。比利時之于歐洲大陸。過之數倍。我邦人士論國是者。盡少留意哉。

四國近政

商業世界報

德國垂涎東洋有年矣。日俟時機之至。會清民殺其國教師。於是相議曰。時機不可失也。突然勃起。不顧天下是非。強奪膠州灣。增陸兵。加軍艦。慘淡經營。以圖進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天津有萬燈會。四德人往觀。騾車突入人叢中。衆怒至擊傷之。次日。駐劄天津德國領事。訪直隸總督。請捕對兇徒。且聲罪要黜。巡捕吏辭色俱厲。德國外務大臣得報。直抵議院說曰。清政府若不捕對匪徒。或再有如此。政府斷然有所爲也。因電令德國駐北京公使曰。宜嚴責清政府。且令東洋艦隊。張虛勢以迫之。嗚呼。清政府有何罪。受嚴督如此乎。古語謂小人無罪。懷璧其罪。清國之謂也。

意大利需索三門灣。是劈空而來者也。意國於東洋。有何利害以需索三門灣乎。有何所藉口而欲索三門灣乎。其本國財政紊亂。朝不及夕。有何餘貲而派遣兵艦三艘於清國乎。北

爲歐洲諸強國所苦。南敗於亞非利加。

前年與亞卑仙尼亞爭門意人大敗

有何餘力而遠欲當東洋之難乎。且

三門灣在浙江。英國與清政府約。不許割讓於他邦。此非不知其故也。或曰。英國嫉意大利。以出於此舉也。豈可不謂奇乎。或又曰。英藉德奧意三國同盟。欲解釋清國事件。先說服意大利。意大利亦欲結英國。外緩歐亞之禍。內保其國安寧。遂與英約。突然而需索三門灣也。英國于二月二十二日。已擴張陸軍。加增兵弁七千五百人。未經旬日。猶以爲不足。更多增兵員。製造戰鬥艦十六艘。巡洋艦三十六艘。砲艦十四艘。水雷艇。破敵艦五十三艘。不日而成。更期十閱月間。完成三大戰鬪艦。今又欲擴張海軍。支出金二億六千圓。造戰鬪艦十八艘。排水噸數三十五萬其急於戰備可知也。然英政府猶以爲未足。請智利亞撈毡治二國。購覓其帥艦。其實有何舉動而然。我輩不能知也。唯忽有怪報。若從天而至。曰倫敦太晤士報曰。清國將敗亡。英政府觀破之。因相議曰。時機勿失矣。觀破清國敗亡之由者。其獲清國乎。

英美同盟不固。夫英美之盟不固者。豈偶然哉。於鐵鋼業。英美不能不爭也。於船舶業。亦不可不爭也。於航海業。亦不可不以死爭之也。至如販綿絲綿布。素日殆若賭命爭之者也。美之得志於東洋。英之所患也。英之雄視於南洋。美之所忌也。美之合從南北。執其牛耳。是又英之所忌也。英之連衡南北。二美而爲其盟主。是又美之所疑懼也。一事一物。英美不相容如此。英美有何所恃而同其盟乎。是其盟之所以不固也。嗚呼。莫美兄弟國也。骨肉相食如

源氏。世豈無北條氏耶。源氏骨肉相食。北條氏以源氏外虜。遂奪其國。

論萬國平和會議

俄帝提出萬國平和會議。于和蘭之首府海牙。本月十八日開會。此事世疑之者多矣。歐洲列強對東亞大陸舉動。與平和會議之精神。全相矛盾。此所謂假仁義也。今不問俄國提倡此會之意如何。然既爲世界之問題。決非俄國一己之問題也。世界之公問題。學者宜勵精而研究之。政事家宜盡力而實行之。縱令其効不可見之於一時。亦宜期之於永遠。俄國提議三要件。軍備制限。仲裁裁判。兵器限制。軍備制限及兵器制限。其標準頗爲渺茫。雖必有各種之議論紛出。而至仲裁裁判。今日之公法例。未發見許多新問題也。明矣。故于今日之時勢。以平和會議。而對萬國之平和。功德以爲鮮少。而對所謂平和會議之名義。豫防戰爭上多少之慘禍。不得謂無効。吾人特注目者。則聞其平和性質。果爲世界乎。果爲歐洲乎。一事。在俄國提倡之名義。尙宜爲世界。我國派遣委員。亦爲此故。雖然。歐洲中人。往往以歐洲平和解釋之。原來歐人日常言之平和。乃歐洲之平和。非世界之平和也。其爲維持歐洲之平和者。其勢所趨。即以東亞大陸指中國爲角逐之場也。況乎歐洲公法家中。于國際法之區域。尙有限。督致種族間之備見者。故平和會議之推行。難保其不別生議論。例如兵制必有限制。在歐洲列國。不爲重要之問題。若在中國。今日正宜大加整頓軍備。擴張軍備。

若現今即限制之。是不公不平之甚者也。苟東亞之平和。度外視之。徒主歐洲之平和。所謂萬國平和會議者。一變而爲歐洲平和會議而已。夫平和會議。固多所望。而吾人所注目者。固于此而特爲總總也。

英杜之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者。英杜紛議之本原。而參政權者是其形體也。主權問題者。實即國家存亡之間題也。故該問題不得着落。則事局因之而紛亂。所以不達其終點。則必不能已。此理之當然者也。然則英杜兩國主張之要點何如。

英杜兩國於千八百八十一年。有不力德利亞之條約。此英國對杜國之認明主權。內外主權皆在內其後千八百八十四年之倫敦條約。唯制限其國之外政耳。毫無制限其內政也。因倫敦條約中。既不如不力德利亞條約之具載明文。故杜國之意。則因有倫敦條約而欲廢前不力德利亞之條約。杜國之內政。皆有主權。唯外政稍被制限而已。而英國所主持之意。則異是。必欲仍依不力德利亞之條約。使英國得干涉杜國之內政而後已也。要之兩國所紛爭之要點。在於解釋倫敦條約之各有不同也。

倫敦條約。祇有制杜國之外政。不能制限杜國之內政。其前之不力德利亞條約。則可制限杜國之內政。要之欲解不力德利亞之條約。可因倫敦條約而廢棄否。且看其當時之狀況何

知。

對南非非共和國。英之宗主權尙能存乎。又倫敦條約能廢棄乎。今試舉其大者觀之。千八百八十三年。英國政府受杜蘭斯哇兒國使節。當時余受德路卑卿之聘。爲通譯官隨之行。嘗預兩國全權會合之席。當時英國與斯會之人。皆已爲黃泉之客。幸余得保餘命。以至于今日。當時杜國使節之目的。在於廢除諸痛苦。主權問題。是其懇訴之一要點也。當時余蒙英國全權之人。沙。尅乃士。羅邊爽氏之信任。屢得與陪其公私會之庶。氏語於余曰。杜國大統領克流騎路氏。常顧慮其主權問題。嗷嗷不休者。其何意歟。假令英之對杜。不有其宗主權。而杜國決不亡我英之利益。至於反目相視。故吾對杜國之情意。毫無異議云云。其意與德路卑卿相同。余甚採之。唯英對杜之廢棄主權。而不插入于條約之明文。則頗不贊成矣。此事余猶憶之。

就當時兩國之事實。恐英國外務省或無記錄。何則。當時公文書來往甚繁。且英國外務省之人。在于談判會者。既爲異卿。則不能專任記錄。雖杜國克流騎路氏之書記官尙在。然余雖不大關係于兩國之利害。而當時亦在目擊其事實。則余亦是一證人也。敢不實證之。除倫敦條約第四條之制限外。英杜兩訂盟國。英對杜國之主權。已全廢棄。此既訂明。互相合意矣。故余自好望角歸後。以千八百八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揭載其事於科路

斯拉德之新聞紙上。中有云。英國之主權遂已廢棄。此實重關於杜國人民之大事。已除去其一大苦痛矣。爾後杜國得自主之權。可任意行其內政。云云。

沙他力。力嗽由之記者。訪問于英國當時全權之曾在杜國與亞歷山大羅斯滅德卿云。千八百八

十四年之條約。亦如前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英國仍杜國之主權乎。斯滅

卿答之曰。以主權之主義既已撤去。故此回條約中省去主權之語。

右所摘譯者。是德披科路氏 N. P. Little 於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與英 殖民

臣張伯倫氏書之要旨。該書經美路拉氏之手。以昨午四月九日傳遞與張伯倫氏。然同月

二十八日。哈巴德氏承張伯倫之意。謂科路氏之書。出于虛謬。不足取信。于是通文于美路

拉氏云。科路氏之書所定。除倫敦條約第四條之限制外。英國對杜所有之主權。經已廢棄。

云云。此實甚錯誤。英國政府因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所定之條約。許杜國有自治之主權。故

於千八百八十四年再定約章。不過欲改變昔日之定約耳。以此觀之。英國既不肯認已許

內治權與杜國。杜國則主持謂因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既已廢昔日之條約。我杜國

之自主權。英國不復能制限也。又昨午四月十六日。杜國之國務卿路里士氏。移文于好望

角太守美路拉氏。以洋洋數千言。說破英國所以拋棄杜國主權之故。今畧述其要旨。

杜國因千八百八十一年不力德利亞條約之故。故於千八百八十三年。通杜國使節於

英。實欲懇英國廢棄所得杜國之主權。承英國俯允。故千八百八十四年有倫敦之條約。所以改棄前之條約也。英國之有杜國主權者。於前約則有明文。而於後約則已省缺矣。此實英國之所喜允。出于千慮百議之下。非偶然倉卒者也。緬思倫敦條約之當時。我國之使節對英國之全權。明求廢棄主權之一要項。爲英國全權之所深諒。故不載主權之字於盟書。今約章中既不見有主權之字。亦可爲英國既已廢棄主權之證矣。且再伸引其證據於左。

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其條文及序言中。有明載宗主權 *Sovereignty* 之文字。

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則條文序言。皆不有揭載宗主權之文字也。

若云英國有宗主權。則八十四年之條約。應該插入爲是。何以不於文條中序載哉。且八十年之條約。乃英國好望角太守所訂。此猶可言也。至八十四年之條約。以英國皇帝陛下親臨。有宗主權之資格。而不明記者。實英國已明拋棄之矣。

若八十一年之舊條約。或存其條款。豈有於八十四年之條約中。而不再插入哉。依八十四年倫敦條約序言之正文觀之。不存舊日之條約。日變其意思。則明白八十一年之條約。已盡廢棄可知。

八十四年之序言。英國明認我杜國爲新國家。不如八十一年之序言。以杜國之主權盡

屬于英國皇帝陛下。記爲杜蘭斯哇兒州。 „Transvall Territory, Subject to the Suzerain

ty of Her Majesty. 而今祇記爲南阿非利加共和國 South African Republic 並不附他

辭。則我杜國自有宗主權可知矣。

餘尙有甚多。今姑擇其一二耳。傍徵博引。沿沿討論。掎擊英國之有其主權。意氣頗昂。

又本年五月九日。杜國國務卿拉寺氏移文于太守彌爾拉氏。書中發露其滿腹之熱腸曰。

「南阿非利加共和國現在所保有之自治權。非得之于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條約。與千八

百八十四年之條約。實共和國所自應有之權利也。」至是杜國之意確乎不可輕拔。亦以

爲交戰之事終不可免。故一意堅持。毫不肯放讓一步。而英國之外交家又不甘有一毫之

欠點。竟欲以彈丸硝藥屈折杜國。仍可再得占其頭地也。故張伯倫氏之答杜國通文曰。

「英國政府非欲以宗主權問題討議于共和國。今共和國雖自認爲國際 日本以國與國 相交曰國際 上

之主權國。然毫無法律上與歷史上之證據。安足取信哉。故不全作虛認。是以英國政府據

歷史上之實事。及先進當局者之意見。欲使汝共和國第一宜遵不力德利亞條約。次宜遵

倫敦條約。此實出于我英國皇帝陛下之深恩鴻澤者也。」

兩國紛議之原因。上已說明。予茲不再贅。亦不徒在局外揣摩臆測。今只論英國所主張之

不力德利亞條約。其終能有效否。以供判斷之資而已。千八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杜

一國全權大臣致英國全權德路卑卿公文。其詞曰。「杜國不唯反對千八百八十一年之所定約款而已。即該約全體亦皆反對云云。」即此觀之。則杜國之意在全廢棄八十一年之定約。而英國全權亦深諒之。應其所議。故明年有倫敦之約。

威路斯揭明條約解釋之原則曰。「當定約時。其條約如有兩樣之意義。則當詳釋載入。不該有含糊兩可之意義。故條件不可不嚴密也。」又九月下旬。不力德利亞之新聞紙載一篇公文。該公文乃好望角殖民地太守致杜國政府者。其公文附有千八百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字。其中該括倫敦條約之約款。言杜國之內政當與柯連治自由國相同。得享有全然自治之利益。從該條約之第四條。則英之權利祇可監督杜國之外政云云。杜國遂藉茲文書以抗英國。藉爲口實。

南非英蘭兩種人之戰鬥力

南非問題之要點。在于主權問題。主權問題之所來。因在于英蘭兩人種之競爭。通觀世界之歷史。其競爭之激烈。而可戰慄者。雖有宗教上之爭。政治上之爭。與及種種之爭競。蓋皆未有如人種之爭。其慘憺結果之甚者。於南非之蘭人。其數比英人遠過甚多。而五六十年來。常爲英人所窘逐。故蘭人已久含深怨。夫柯連治自由國及杜蘭斯哇兒共和國之建立。實由迫於窘逐之餘而成者也。其散在英國之諸殖民地之蘭人。亦常有脫英國之羈絆而

自治之心念。所謂無日忘之也。以是此等之蘭人常通欵于二國。雖其身現在之地位在英國女皇帝陛下臣民之列。而心則全向自由國及共和國之天耳。英蘭人種相競之熱。自千八百九十六年之尖純侵入事件以來。其競爭之烈。日增無已。至于今日已達其極點。夫英蘭之爭也。既積之久而蓄之深。則其一日爆裂發露。亦在於事之不可免。而意之所及料者也。

自交七八月以來。英杜兩國間之事局日陷于困難。故兩國皆早已陰蓄兵備。以謀應于一朝緩急之策。英國以八月中旬命印度政府。使由印度輸送一萬勇。以禦備與杜國交戰。又由本國輸送兵士軍器于南非。當是時英國情形。一若以戰爭之事為不可避者。又因八月二十八日張伯倫氏之演說。過于激烈。以促戰機。于是交戰之心愈決。彼杜國亦一面陰蓄戰備。不敢稍息。後因一事牽連。而事變遂起。于是有好望角之議會喧鬧之事。其事何由助哉。蓋因杜國陸續陰蓄戰備。其軍火欲由葡萄牙國之領地德拉呵亞灣頭。經羅陵疏。馬路士克港。荷國雖不欲抗拒。但為英國以威強要。故荷國窺英國之鼻息。不敢輕自舉動。以縱任杜國由此輸入軍器。然當時好望角之內閣議長消乃納路氏。直任杜國自英領殖民地及別地。乃經過。以輸運軍火入柯連治自由國內。於是英人大憤該氏之舉動。於議會中大痛駁之。謂其陰袒護杜國。而該氏悠然答之曰。於條約上並無有禁止軍器之例。即使不

幸。英杜兩國不已而交戰。而好望角殖民地亦當採中立之例。英人聞其言。遂至交罵。消乃納路氏爲賊。即此可窺好望角之蘭人對波亞人之情矣。

在南非一帶之蘭人。其意嚮旣如斯。試將於南非之英蘭兩人種之比較統計。而較量其兩國之戰鬪力。据不拉丁氏去八月之所論。其於好望角殖民地。而屬於亞非利加更大之蘭人。大畧有二十三萬人。其餘之十四萬六千人。乃英人德人及其他之白人種也。此十四萬六千人之大半。雖素爲英人。然皆散在于各處。多從事于商工等業。至于和蘭人。皆是年來土著之農夫。或勉于一定之農業。或事狩獵游牧。故其所用之烏鎗。頗稱操慣。二十三萬之蘭人中。有五萬人正是恰當血氣強盛之壯丁。善騎馬。自幼即慣于操銃。一朝有事。則此五萬人可充波亞之戎行。此可得由好望角殖民地而募集者。至于其他之白人種。則全然不同。英國人大半多住居于都會。其幾部分散居于田舍地方。雖間有慣于鎗器之用力者。但皆不能精善。此等英人。住居于中央地方及東部各地方等處。其壯丁之數。最善者不過約一萬人。此等壯丁可集爲義勇兵。其中必要以五千人駐于各都會以爲防禦。不能不滯在于殖民地。得募集以爲征戰者。所餘之五千人而已。

柯連治自由國。其白種人之總數。約八萬人。以德國人爲最多。德人皆體力強健。素與波亞人同化並趨者也。据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自由國之住民而能堪戰鬪者。可超一萬七千

人。此原是十年前之所統算者也。以今日觀之。當必有達于一萬八千以上。英國人住居于自由國而不堪武器者。不及一千人。要之此自由國中之波亞人人數之多。其身體之強健。與其從事于狩獵而用鎗之精慣。騎射之良善。氣力之勇悍。亦不遜于杜國之波亞人云。於杜蘭斯哇兒之和蘭人。其純粹可用者。不下八萬五千人之間。與波亞人同化之自由公民。Burghesr 約有二萬二千人。英國人之在于育哈納斯不兒者。其總數雖不下九萬人。然其中。有甚多是屬於別人種者。其他又除女子小兒等。則其能任操鎗者。其壯丁之數不過三千人而已。如是故英人之在留于杜國者。其攻守力決不能入于豫算之內。

英領地加拿大。白種人之總數。僅在三千人之間。其他在別大部分者。不過有和蘭人。而能操鎗者。亦僅有一千人內外。

拉他爾。白人之總數約有四萬三千人。其中有七千人是住居于達班地方者。然此總數不過是据千八百九十一年之調查耳。由今日觀之。大概其數必增至四萬五千人。除羅德沙以外。祇南非諸州中拉他爾州。其英國人能戰爭者。其數不過六千人。而在於拉他爾之和蘭人能堪戰爭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以上。

羅德沙之英人。在南非英領內諸殖民地中。其習軍事之人稱爲最多。得從事于戰役者約有二千人。

依以上所統計。於南阿非利加能堪戰鬪力之英蘭兩人之員數。總括其大概于左。

好望角殖民地	英人	一七、〇〇〇	蘭人	五〇、〇〇〇
柯連治自由國	全	一、〇〇〇	全	一八、〇〇〇
杜蘭斯哇兒	全	三、〇〇〇	全	三三、〇〇〇
拉他爾	全	六、〇〇〇	全	一、五〇〇
英領地加拿大	全	五〇〇	全	五〇〇
羅德沙	全	二、〇〇〇	全	三〇〇
南阿駐在英國兵	全	一〇、〇〇〇	全	
合計		三九、五〇〇		九二、三〇〇

如右之表所列。是能從事于戰役者。加之南非守備隊之英兵一萬人。其總數亦不過三萬九千五百人。而波亞人之總數共有九萬二千三百人。以此觀之。則蘭人之數優於英人之數三倍。右之概計。是據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於後十年間英人之移住于南非者雖亦不少。然蘭人之增加者又實繁有徒也。加之近年來德國人移住于杜國及柯連治自由國者頗多。皆與波亞人之意嚮相同者也。果如是。則於十年間其員數之增加。必非常之進步。雖然。以上兩處之總數觀之則如此。但事變之來。不能保其不出于豫想之外。但以總計上觀

之。則英蘭兩人種之優劣既可明白。若英不從本國或印度多發援兵。斷難制勝矣。

南非概論

混一兩種民族。鎔合鈞陶。而更生出一種之新國民。以輝耀于世界者。古史中雖不乏之。然數千載以下。及于今世。則無聞矣。若其有之。其惟今日南非之波亞乎。

波亞者。蘭人及法人之苗裔也。自其祖先移住以來。二百餘年中。習慣、風俗、嗜好、言語、宗教、混一人種。而民族固有之特質。則蘭人之堅忍。法人之英銳。兼而有之。加之南非之地。寒煖激烈。新來民種所難堪。地理學家苦列魯枯曰。南非隆冬如七月。而朝夕則寒威刺膚。日午則炎熱如火。波亞移住之久。世易時異。身體與

其氣候相練。毫無侵害焉。噫。宜其有今日也。

嘗聞之游南非者曰。波亞人身長六尺。摯實剛毅。通國中概同一致。噫。其性質既如彼。其身體又如此。若加以十分之教育。練其智慧。達其腦筋。則天下誰敵之者。何況今日之英國乎。抑聞波亞者。農民之義也。夫此新民移植其地以來。專以農牧爲業。幾不顧其他。人皆呼爲南非百姓。而有波亞之稱。是波亞者不過一農民之國耳。乃至今日業已開好望角。開拿打。開阿連治。開杜蘭斯哇兒。而徘徊于鴉米湖畔。將進達阿非利加之中心而後止。然則其欲爲歐洲文明之先驅前衛乎。不然。何其求進之勇猛也。

夫波亞者。苦于英人之虐政。每每欲起而獨立。英又困之。故彼之憤恨英人。深入骨髓。而國

民中遂常有稱爲惡英。思脫英政之羈輓者。然推究其身體剛強。性質堅忍之原因。則實由其逼迫于土番猛獸。戰鬪于洪水飢饉。癘疫。困憊以構成之者也。

夫波亞國民之慣性者。往往棄其田園。離其室家。率其妻子。驅其牲畜。以遷于未知未到之地。遷之又遷。漂泊不止。乃漸厭城市。好田園。而互相離羣索居。噫。如是者綿綿不斷。即不爲鄰邦之所吞併。已爲幸事。今乃儼然欲與堂堂大英。論雌雄。決勝負。有敢死氣。無畏懼心。豈不出人意外哉。然今姑不論之。且論其戰爭之原始。

戰爭之原始者。所謂波亞人與外來人之爭。農牧民與商工民之爭耳。然而南非共和國者。前此之參政權。選舉權。掃地殆盡。百年苦戰。始得見獨立之一日。而獨魯迫干涉者之不已。是實一國之死活問題。而波亞之所以不能不出死力以爭之之原因也。

惟夫南非國民。人口雖有八十六萬八千餘。就中波亞人不過五萬餘。柯連治之自由國人。不過二十七萬七千餘。而自由國者。外人復居其大半。究之亦不過五萬餘而已。如是合而計之。僅十萬餘人也。盡此而從事於兵役。亦不足以敵強大之英者。今乃其氣更勝于強大之英。而所謂五萬兆國民之中國。能無靦然立於人間世乎。

當其將開戰之時也。南非大統領古魯家。致書于新約克之同情者曰。英國全然欲以兩共和國爲其隸屬之國。且動輒對小共和國及杜國。擴張其最大之權。吾輩今日之起戰端。乃

欲壓世界人種之高價。使其知蕞小爾國。亦非可藐者。後英相聞是言。付之一笑。且以為不自量也。然而南非國民愛國之心。與排外之心。充盈五內。卒至蚌蟻相持。至于今日。嗚呼亦非偶然矣。

雖然。英國前以輕視之心待之。既屬悔無可及。至于今則已成騎虎之勢。有不能不動大兵者。然則將來交戰之久暫。與其變象之如何。結局之如何。又為現時世界中之一大問題矣。留心地球大勢者其可忽歟。

論英杜戰爭

英杜戰爭出于國利之衝突。英若曰。被制限移住。則我國利不能完。杜若曰。不制限來住。則我國利亦不能完。各各打算已國之利害。不復他顧。由世界之上觀之。則孰曲孰直。不難剖分。四海之內皆兄弟。而杜之禁制來住。雖頗覺曲在彼。然於國民之生存。是亦有出于不得已者。英又嘗于己之屬地。制限異種之來住。以限制我日本人。而今則嗚杜人限制英人來住之非。誠為可晒。夫英之對南非政策。視之如眼中刺。必盡除之。而後甘心焉。不復顧他國人之論。其孰是孰非矣。

英與杜各顧其國利。不問他國之贊成與否。雖然。毀富人之高樓。無甚深憂。若失貧人之一舍。則寢食無所矣。今大國與小國同爭國利。然大國于區區一地。尚不介意。至若小國則渺

小之地。猶關乎死活之問題也。夫大國與小國共立于世界之中。大國固當容忍小國。然大國爲國利。小國亦爲國利。必不能獨咎英之討杜。固出于國情之必須。然杜之察事。亦未免太失于輕率也。

戰爭之結局。難遽判斷。英未能立即制勝。以英之勢力未足也。觀其歷史。往往於爭戰之初。必躊躇逡巡。屢次退却。將垂于全敗。然後漸占地位。遂經歲月。竟達其志。其終于全失敗者。惟在美國之役耳。其他則初雖凶。而久則變爲吉。今杜之事。比諸美國之獨立。則小而比于埃及之亞拉卑事件。及馬支事件。則大。其果能如美國之成功乎。抑將如亞拉卑之運命乎。此一疑問題也。

合衆國之獨立。人口大約三百萬。杜國之現狀。白人二十五萬。土人六十三萬。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民智頗開。產業亦進。杜國之現狀。無智蒙昧。賤農賤商。恰如游牧之民。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合衆國之獨立。非于加奈陀之外。杜國之現狀。好望角殖民地。與羅德沙。皆莫不非假道于敵。後者之不若前者可知矣。雖然。杜國位于高原。有天險之可恃。非如合衆國之易攻。杜國之蠻勇頑癖風氣。非如合衆國之迷于理。杜國統一于克路騎耳之下。非如合衆國之割据。然則杜國雖微。未必終不能獨立。雖然。縱令杜國至于獨立。而英國豈遂因此而墮其國威哉。不因一勝一敗。而變其國是。英國當下失爲英國也。

英國之陸軍

英之出兵于杜蘭斯哇。頗負果敢之心。而卒難以制勝。說者動曰。英國陸軍宿持舊習。一旦有事。勢所不能者。議論涕騰。謂其速當更變。噫。是不然。英國陸軍者。出數千里以外之異域。亘數月而不稍倦。性質如此。烏得專罪。蓋亦有故矣。請論之。

意國之與德奧聯盟約以當俄法也。雖張海軍。而張陸軍爲多。兵役近三十萬。加以豫備兵民。及沙魯維尼亞隊。殆越百萬。儼然強且壯矣。而卒戰敗于亞比仙尼亞。堂堂法國。拔山倒海。爭雄世界之拿破崙一世。伐意伐德伐奧伐西。如疾風之掃落葉。似雄矣。及其伐俄。一戰而敗。所携四十萬兵。僅遺三萬。身幾不免。然則謂其兵士之拙乎。非也。地勢之拙也。觀于近海殖民地而可知。近海殖民地者。如加拿大。如印度。如墨西哥。以土兵敗強國兵之事。時常有之。不足怪也。何得以利鈍擬之。若以利鈍。則德國以強兵鳴。未見其戰勝于域外。亦大異事矣。是故英之二百五十萬之精兵。出南非。未克一旦奏厥成功。不得專罪陸軍也。

且日本之征中國。戰必勝。攻必取。如入無人之境。似乎陸軍之強矣。及其掃蕩臺灣。以第一精練之近衛兵隊。平定之。屢屢苦于土匪。又似乎陸軍之弱。今者英國與杜國之相隔。幾倍于日本之于臺灣。而杜國波亞人之武器。亦遠勝于臺灣。英國雖大。波亞齊一之心。勇敢之氣。又何能一旦掃之。此又不得專罪陸軍者也。

然則何故。曰。開戰端者。必豫先詳敵國之地理。察敵國之情勢。使之臨戰時。於敵國之地理。與情勢。皆如在心目中。方能施之裕如。立于不敗。今英之當局者。毫不詳南非之地理。察南非之情勢。所當注意者。皆膏然焉。而沙士勃雷氏之於外交。雖若甚巧。及其責任大事。則心粗計拙。忘其所以防備禦侮之法。此則其陷意外之困。罹不測之敗。一大原因已。

英國之危機上

自英杜爭戰以來。已二月餘。杜國以南非蕞爾之一小邦。不過英之保護國而已。英國之領地。遍於宇內。日月所照之處。無不有之。既已足誇稱於世界矣。而以杜國之弱小。能試其奮鬪。是實以螳螂之臂而當車也。然其人民慍悍好戰。舉國皆然。有鬼神叫號。天地震動之勢。雖以英之武威。與之開戰。一舉而蹂潰。東敗於獵得司米司。西圍於麥佛荊。首尾不相應。道路梗塞。莫能相救。籌畫機宜。悉未得其要領。此間將校士卒之隕命者。不知凡幾。甚或俘虜士卒。至二千餘之多。是實英國近來一大危機也。

抑英國之兵備者。以國於海中之故。故以擴張為第一要事。至於陸軍。則僅足供退守防備而已。然此回爭戰。在亞非利加之南端山阻水隘之地。是誠英國意想不及者。舉全國之兵。遣發於南非。似此大舉。為英國之歷史。拿破侖戰爭後之戰事。百年以來所無者也。兼之此次戰事。道途寥遠。自坡之馬司軍港。至於克撲朶海路。已費三禮拜。其赴各口之戰地。亦經

數日。雖以英國之富力。不易堪其所費。今已費數百萬磅。其所費之始末。尙不知有若干之巨款也。英之所恃爲命脈者。有英蘭銀行。今則大有戒心。支出金利。未能貸出。世界各國皆知其事。即如日本之遠隔。亦爲所動搖。其關係之重大。一至於此。

英國之危機旣如此。然則南非之事。非可以尋常小爭戰視之也。英國於此時亦有非常之奮發。遂召昔年建功業於印度之巴特將軍。充其統督之任。又昨年於埃及奏蘇丹削平之偉功之荊結拿將軍。充其監軍。使赴戰地。然巴特將軍以二十三日發坡之馬司港。寄泊於機不喇盧打。而伴荊結拿同航南非云云。此兩將軍者。蓋英國第一流之武人。兩將軍之胸中。已歷歷勝算。未久而兩將軍達於戰地。然果以前後二十餘日可奏蕩平之功。使歸於平穩無事。若非然者。則曠日持久。兵不能進。或招其敗亡。南非人種不服從於英國之治下。乘勢而起。則英國者人氣愈喪。國體愈失。所屬之土地。恐生將來之變。列國之環視者。或生干涉之念。英國之威望。一時失墜。是地球之禍亂之所由生也。豈不可寒心哉。

英國之危機下

頃據西來電報。英杜爭戰之事。聞英國戰敗之報至。歐洲諸新聞舉相慶賀。竊笑其期望失敗之意。蓋英國之雄大。能孤立獨行。睥睨宇內而不顧者。列國有所嫉妒。疾視欲乘其蹉跎而挫其銳鋒者。已非一日矣。今見此事。皆拍掌相慶。即如法蘭西有亞非利加問題。未免

有利害不相容之勢。於拿牙境界有紛議云。於蘇丹領有葛藤云。無一日非反目嫉視之時。又其同盟之俄國。嫉視反目之事。更有甚焉。顧距今二十餘年。俄之定國是者。在發揮其雄圖南下。而衝土都君士但丁。奄有黑海沿岸之地。蓋其志在避北方。而寒磽确之地。而就南方。溫暖豐沃之境。大擴張其國土也。其所爲絕無忌憚。縱橫步武。併吞君士但丁堡。遷首都於此。跨有亞細亞歐羅巴之二大陸。以行其壓倒歐洲列國之舉。事至於此。則英國之損害。不可不言。地中海上之纒忽而失墜。而俄國欲窺印度。且欲握支那之商利。俄之權遂至不可復止。英國有見於此。於是乎試其防提古拿米塞戰爭以來之。國是所謂國力平均之名。且唱扶植土耳其之義。強請訂山司得哈落之盟約。開伯林會議。僅能遏止俄之跋扈。於是乎俄悟難逞雄於歐洲。遂注意於絕東之地。自西伯利亞之開拓。從事於烏港之修築。以待時機之至。孰知日清爭戰事起。支那國狀衰弱之內情。暴露於世間。俄忽乘罅隙。遂奪其東三省之地。得行其夙願。世人之所知也。比年英國於支那地方。遇俄之蹂躪。欲消滅其權力。亦顯著之事實也。

英俄之關係如此。故南非之事。得速爲了結則已。若事至齟齬。再致于一敗塗地。英國本土財政業。今已告急。國民稍有倦怠之色。則其意嚮一變。而唱戰爭中止之議。亦未可知也。果若如此。則認南非共和國之獨立。南非英領之民。過半數者屬荷蘭人種。而不逞之徒。乘此

間起其騷亂。紛紛擾擾。前之英國有威望於南非者。至今拂地矣。如俄如法。稍發輕侮之念。英國之一舉一動。試其阻害。如埃及之問題。法國平生懷不滿之恨。必唱異議。而妨害英之志望。而俄國亦支那開拓之業。復無忌憚。跋扈跳梁。靡所底止。如鐵路敷設。礦山開拓之權利。一朝而專其所有也。英國之威權索然而失。威海衛亦不能保守。長江沿岸不割讓之約。亦不能固。事若至此。則歐洲政策。亦有大變動。所謂東方政略。國力平均者。正爲其所動也。或弛打當熱盧海峽軍艦出入之禁。黑海繫留之俄國軍艦。容易往來於地中海。亦難測之事也。此則地球之大事之大變遷之關鍵也。蓋國家之威信。猶銀行業者之有信用也。銀行業者失其信用。則雖以英蘭銀行之盛大。可一朝而失業也。國家亦然。一旦失其威信。則輕侮沓至。疲於奔命。遂至滅亡。故曰泰山之高。崩於蟻蛭。豈可不寒心乎哉。

論俄日之將來

俄國於英杜戰事。其守局外之例特嚴。蓋喜藉杜以牽制英國。而得逞左顧右盼之雄心也。俄之新聞紙亦排擊英國特甚。其與提携相和者。則法國之新報爲最。其他各國亦不乏譏刺英國之論。至是欲覓一親英敵俄者。幾不可得矣。

夫英國與各國固嘗稱締盟者也。然恐但紙上之情誼而已。若果成聯結之體。則一國有事。數國必援其緩急。決不至徒作壁上觀。今觀各國對英之勢。浸假英國一旦不利。難保列國

之不議其後也。何願同盟之有哉。雖然。各國之外尙有日本在。

日本之與英國實有舊好之盟。非各國比也。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時。俄德法三國嘗欲干涉日本之事。俄國以數隻兵艦直向日本挑戰。其勢已將決裂矣。而英國獨懷愛日之情。伸公言而力爲排解。故日本今即不憶英之盡力。亦決不能忘俄之所爲。其親英敵俄。是必然之情勢也。

中國地大物博。足與圖強。日本有志維持之以革新庶務。而延其國命。誠遠大之識見也。而俄人輒忌之。曩者退出旅順還付遼東。乃中國不能自守之。而令俄國徒手空拳攫取以去。夫日本勞師費財。棄已得之地。當時勿能計較。今明見其歸俄人所有。則其胸中憤恨怨懟。爲何如也。日本軍官嘗語人曰。英以艦隊向俄爲戰備。我國之艦隊決相與援護。其意嚮從可知耳。

邇來日本之武備。于列強之中。已能占高等之位置。海軍雖經營未久。然其成立甚速。陸軍更踴躍擴張。不遺餘力。原其國人之性質。固有尙武之風氣。其立國之基礎。亦多賴尙武之勢力。維新以來。採用歐洲典章文物。其國民之知識更漸發達。益欲顯彰其勇武以光大於世界。若果一旦乘機與英共事。以雪其積忿而伸其素志。可決其無爾我死生之界。雖萬險不辭也。

俄國近十年間。其製砲造船及海員俸金等項。支出之額較前已增三倍。其海上權力固暢伸矣。復橫設鐵路於西北利亞之大陸。此道成後。則其威力足以雄視東方。自顧殊堪得色。然必分力以備英國。更必分力以備日本。蓋俄欲所向無前。爲出柙之虎。日本實張弩以待。爲捕獵之人也。觀於兩國現時修造之戰艦。及管制海洋之權力。日本實較俄爲優焉。又何憚而不敢與之抗哉。

戰艦

俄國三隻 孛林 西雖惟里克 別羅拍羅司苦

日本四隻 富士 八島 敷島 鎮遠

舊式巡洋艦

俄國六隻 俄羅斯 流里苦 老齊米莫落馬苦 紫米紫里團司 拍杪基阿左華

阿多密拿魯乃莫

日本二隻 淺間 常磐

新式巡洋艦

俄國一隻 可魯尼羅

日本十四隻 高砂 笠置 千歲 吉野 巖島 橋立 松島 秋津洲 須磨

明石 千代田 浪速 高千穗 和泉

砲艦

俄國四隻 孤列相基 夫拿蒲魯 阿脫華的路 夫沙脫尼苦

日本一隻 龍田

水雷艇

俄國十隻

日本三十隻

日本敷島戰艦之速力排水力及兵器等。但極強大。非俄所及。其八島富士二艦亦極新式。俄國惟舊式巡洋艦。其數雖過于日本。然新式者則遠不及日本。如高砂一艦。有八吋砲一門。四吋七門。速射砲十門。以俄艦比之。除流里苦俄羅斯二艦之外。無足與爲敵者。且日本舊式巡洋艦雖僅淺間常磐二艘。然其力已足與流里苦俄羅斯相敵。蓋修造之初。于此處已用心也。

由是而論。日本于亞洲海鎮。而欲與俄國較長短。誰謂不可。即法國左祖俄國。駕數隻戰艦來助。爲臨戰之防禦。然尙有英國當之。不必果爲日本慮。故將來日本設與俄國生釁。其足以支持權衡者。則有英國焉。此有可勝之機也。

俄國近五年來振興陸軍。亦甚汲汲。由呵鉄沙及些八司脫坡魯二處運多數兵卒來鹽埔斯德。德國兵事報夙留心。俄之動靜。近頃揭載。俄兵在亞東之詳數。覽之可度其實力矣。

黑龍江及滿洲

步兵三十八大隊 戰時約有三萬八千人

豫備兵八大隊 每隊有砲八門 其最強者僅忽微輕山二隊而已

土工兵一隊及鐵道工兵一隊 要塞砲兵十三小隊

關東及旅順港 港中備砲甚多

步兵四大隊 哥薩兵一千人 要塞砲兵一千人 野戰砲兵二隊 此外尚有海

兵團若干

總共約六萬五千人 砲百二十門

日本與俄對敵之軍隊

大師團十三個 一師團共一萬五千人

此外守禦本國要塞者尚有若干隊。合計十六萬九千人。

砲四百十六門。

豫備員及要塞砲兵合計十三萬人

若以日本人之體力與俄人較優劣。俄人固資質靈敏。教育有方。其武士皆極俊秀。日本人則全體團結。視國如身。其勇悍之氣出于誠篤。且甲午一役。敗老大之中國。益地得欸。英聲

遠震。倘其後與俄馳驅於煙彈之中。其肯稍自退却以辱前功乎。

海上戰爭時之關係

地球上戰爭一出。或封敵國之海口。或絕他國之交通。或禁止中立國供給軍器。查究極嚴。捕獲船艦之事亦甚多。今日之海上戰爭時保護貿易之權。可謂掃地盡矣。即就此次英杜戰爭論之。如前月上旬。德國有船舶一艘。所載係美國小麥。駛至非洲海面。英國海軍適巡邏至此。不問其所關係若何。遂捕獲之。于是德美兩國議論沸騰。莫明其捕獲之當否。紛紛交責英政府。英國乃援最近之例以自釋曰。千八百九十五年。意大利與亞比西尼亞戰爭之際。荷蘭漁船。所載有砲彈火藥等。爲意大利所捕獲。當時公法家立證公法以表明之。而裁判所及國際法協會。亦無不承認者。豈今日之所關係。較前時獨有異乎。云云。雖然。德美兩國。以保全海上貿易爲名。而所載又非砲彈火藥可比。終抗議不相讓。美國猶甚焉。美國政府曰。當法國革命時。英自我國將戰時。禁物輸入。其時我國勢力尙小。置之不問。後我國政治家公法家。乃將所宜禁者分爲二。一最宜禁止者。一偶然禁止者。最宜禁止者。則兵器彈藥之類。而偶然禁止者。不過于臨戰時不准輸入。究不得謂爲禁止之物。蓋如是則中立國之貿易。當戰爭時雖不自由。亦無損害也。今英國乃誤之。不幾以後海上保護之權。又將歸之烏有耶。此我國所斷不能許者也。英國無辭以對。後果賠償其所損傷者。并重訂將來

之約焉。噫、從此戰爭時海上之貿易。又可少脫于危險中矣。

麥堅尼之膨脹論

美國大統領麥堅尼氏。在柯哈育協會之例年宴會席上演說。今撮擇其要旨譯之。麥氏先將非律賓事陳說一番。大概謂非律賓是我所當有之地。不可輕易捨之之意。次演說帝國主義與膨脹主義之關係。其言曰。世人多以膨脹主義非難我國。說者謂主持膨脹主義者。實帝國之態度。而非我共和國之主義也。今欲擴張殖民地于海外。略取領地于他邦。此實昔日羅馬國之主義。於我共和民政之本旨已盡失矣。羅馬雖有共和之名。其實則一純然無缺之專制國也。我國豈可與之同轍並駕哉。余謂不盡然。夫所謂膨脹主義者。實與帝國主義有區別。其本色面目皆迥殊。吾謂膨脹主義。非帝國所可獨有。亦非共和政治所宜獨無。彼既於帝國主義無關。便於共和政治無損。故無論帝國與共和。因勢併行。無所沾滯。時而用之。利莫大焉。夫國家之有膨脹。猶草木之有滋長也。草木而不滋長則枯槁彫落。國家而無膨脹則衰弱死滅。天下之事物非進則退斷無中立。諸君其欲美國之進步乎。抑欲美國之退步乎。夫美國之不採膨脹主義者。是前數十年之局面。非所以論於今日之勢也。時勢之所迫。莫可止也。既禁之無可禁。止之無可止。則當從而順之。改絃更張。善操天下之手也。余今日之欲美國膨脹者。非欲美國效帝國主義也。乞諸君勿混朱紫合觀可也。言畢舉。

座皆鼓掌喝采。一時屋瓦皆震云。

維新之精神

日本報福本誠氏演說語

余距今十四五年前。漫遊新瀉。歸經越後上州。身所經歷。皆足怡神蕩性。誠快事也。蓋斯地爲利根川發源之所。時方孟夏。觀萬山千岳。積雪崢嶸。漸銷融於溪谷。匯衆流而爲利根川之源。自是而下。兩岸絕峭。流波激宕。奔蕩簸揚。其壯觀至今尙不能忘焉。轉思人間社會之事亦然。凡大動力之起。其原因決非一端。乃集合種種之原因而後始生也。我日本維新之大事業。不其然歟。

世之論者。以維新事業。原始於勤王之議起。或云原始於交涉外國。夫果僅此而已哉。又有論者。以維新事業。歸功於薩長。藩閥以是誇揚其勳勞。雖然。亦果爲藩閥之力所致哉。我日本之常辦。喜輕蔑前人之功業。其所由來久矣。乃以三十年之經營盡瘁。欲自忘失之何哉。夫亦自侮而健忘矣。

我國民中。因疾藩閥。至其維新之大業。亦有欲輕蔑之者。所謂惡僧而及於袈裟。維新之大舉。實國民公共之大事。有種種原因綜錯而成。談論豈易易耶。

法國大革命。其原實由法人理想之發動。世界自開創以來。如法國之大革命。世界之莫匹者也。其故亦由先有大儒爲之鼓吹揚勵。發揮其國民之精神。使革命理想。發達完備。先下

此種大因。以冀將來收其結果耳。

我日本之維新。其理想已蘊積於二三百年前。今則不可不承祖先之志而推擴之也。至於法國大革命。實可不以之爲模範耳。

日本之理想。由來簡漏。神武以來。上下三千年。絕無發達理想之期。維新事業。乃國民獨絕千古之理想。其原委始終。不可不一窮探之也。

維新事業。德用幕府。自興之而自敗之。蓋我國之文學。中世以降。衰微不振。所最發達者武術而已。元龜天正之際。兵力強盛。宇內無其匹敵。以魄力之強大。故腦力粗雜。非常。自德川獎勵文學。開發智識。窮究物理。順人間自然之性情。遂以漢學及西學。爲維新之原始。試列舉之於左。

一 哲學派之感化

自程朱學派隆興。尊崇義理。屈抑權利。然其後次第有議其弊者。溫厚如貝原益軒。尙至於疑之。迄王陽明之學盛行。而權理思想。益臻發達。蓋自修身齊家之學。進及治國平天下之術。其大宗旨在正名分。正名分者。欲政權之歸一也。當時憂念皇室者。齊作不平鳴。如龜井鵬齋。以齊桓晉文率諸侯朝天子之舉。而責德川氏之不廷。然究以坎軻不遇終。如淺見山

二史學之感化

次而鼓吹勤王之義。感動國內人民。則史學派耳。水戶義公編輯大日本史。以正名分爲主義。以天子宜總攬政權。以當然之大義。侃侃陳論于紙上。蓋所以至於此者。從來深草之系統。認北朝爲正統。水戶派新認南朝爲正統。排斥北條足利。表揚楠正成之孤忠。賴山陽撰日本外史。亦法義公之志也。

三古學派之感化

古學派即神道派也。加茂眞源。本居宣長。平田篤胤之徒。据古典學。唱天皇神權論。以涵養維新之動力。其說雖多荒唐不可究稽之處。然其意之所在。頗可嘉尙。當德意志聯邦之中世紀。各邦互相爭伐。普魯赫爾出而著古典。網羅昔人所習尙。及其著述詩歌。以流傳於各邦。繼其後之有名語學者。編纂古人之文學技藝。以感化互相仇敵之各聯邦。各邦遂傾慕古人之遺風。追懷先祖之美跡。悔今日之反目乖離。各邦情義。於是融和。遂立結內競外之長計焉。加茂本居平田三人。著古典以喚醒國民。當時上下靡然從風。將宇內人心。聯爲一體。皆服從天皇神權之下。其苦心孤詣。與彼德人。若出一轍焉。

且又賴諸氏之力。於漢文之外。復興日本文學。立文學獨立之基礎。振揚國民之風氣。其功不可謂不大矣。如德意志甫勒德利喀大王。以德國之文學固陋。於是搜羅典籍。專心法文。

其後文學大興。始定德國雄飛之基礎。俄國亦以已國文學爲卑野。至第十九世紀。學者蜂出。俄國文學漸次振興。國民之思想亦至改革其舊染焉。夫國文之存亡。與國民之元氣相爲消長。關係頗鉅。平田等之復興國文。其功績誠不可磨滅也。

四 兵學及律令學派

兵學者因時勢之艱難。企兵器改良。以備不虞也。律令學者持井田之議。以均貧富。務名分而尊王室。皆有助維新之功效。如平野次郎。屬於此派之徒耳。

五 荷蘭學之感化

荷蘭學者獲泰西之新理。有識之士靡然從風。雖幕府壓制之力大。然求學好奇之心愈逼。愈盛。實助維新之力不少也。

六 美使來航之激變

北魯里之來航。攘夷之論不可遏抑。對於外國始發揚獨立之心志。而其餘波所及。遂致成傾倒幕府之事。此全係維新之動力。不待言耳。

七 人權不平等之激變

智慧既已發達。人人生自尊之氣象。憤階級太嚴。慨思想之不能自由。同氣相應。同聲相求。全國志士遂隱然結合。故維新之儔。居下等階級者。所以獨多也。

以上所撰。皆維新原始之動力。有遠者有近者。相起相伏。相倚相逐。次第展放其勢力。恰如積雪初銷。萬流合源。萬源合流。嚙岸激宕。奔蕩飛揚。爆然轟然。維新事業。蘊積二三百之久。如彼薩長土肥。不過藉之以幹旋而已。世人因此之故。遂欲輕蔑之。抑何不洞明事體之甚耶。維新事業。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於法國之大革命。吾人尙存崇敬之心。況此維新之大勳績乎。固理宜傾向之耳。

抑革命之舉。即社會主義。雖我當局之所深忌。然社會主義。實可行於我國之政治上也。蓋改革弊政。分爲二種。一平和改革。一破裂改革。革命者即破裂改革是也。革命之舉。非在加害天子。在以威力逼獨夫民賊之改革而已。即日本國自昔有蘇我氏、藤原氏、平氏、源氏、北條氏之更迭。此即革命也。要之革命事業。不在利益一姓。在普惠天下萬姓。足知其有益無損。有利無害矣。如我日本因維新而革命。其利益非顯著者哉。

法之大儒孟德斯鳩有言曰。法國每三十年。必須革命一度。日本人精神。頗與之相彷彿。日本自昔之革命。不出一二百年。必有一見。今維新三十年。其進步可抵二百年之修爲。今後之革命。或每三十年一起。亦未可知。是實諸君之責任。願諸君以國自愛焉。

英國及印度間之航路

德國士官呵德拍瓦斯氏論英國在好望角之勢力。有大關係於印度航路。因列舉當線

之各要港以形其利害。

今之印度實英之寶藏也。故其間通航線路實英國政治上最大事件。况俄國與印度之陸地相交通。近已發軍隊由基胡里斯進至苦西由吉。更籌畫延長黑那得之鐵道。與印度相密接。其需用之材料已運集於苦西由吉矣。

通印度之海路凡三。其一係由蘇彝士海峽而出也。而峽中有控扼之慮。其二渡大西洋接於北美加拿大之鐵路。更出太平洋。其路轉折迂長。甚不便利。其三最稱便利者。即出大西洋經好望角之一線也。

好望角至印度航路之發端。英國有蒲里忍斯軍港在焉。此港之正面。雖當法國所有之西耶魯蒲魯港。然非軍事上之要地。非若蒲列斯德港。及斜蘭海岸之羅西由火魯港。巍然雄鎮。其勢足以阻斷英之進航也。至其間夫耶魯及里斯波等港。係歸西班牙。葡萄牙所範圍。無論兩國勢力微弱。不致為英國之障害。即或事出意外。而英國既踞有的蒲那魯他魯之要塞。亦不難排除之。惟距西葡領地綠岬之南西數十里有打克港。地勢扼要。寔與蒲列斯德相伯仲。且前面又有我列島為其護屏。誠海岸戰爭之根本地。足以彈壓大西洋一部也。好望角之航路中。英國除修那羅唔河口。及夫里他忍港之外。僅有仙跌林及阿斯山西若二小島。而該島又均不宜碇泊。惟可為貯炭之所而已。

印度之航路中。最重要地有克蒲他溫港。英人盡全力欲保爲殖民地。今偏有杜蘭斯哇之役。則此港將來或得或失。尙不能預決也。其地不惟有大益於政治上及商業上。而戰爭上亦甚有關係。現已築有船島。雖極大戰艦能容納之。

那他魯之關鍵的。由魯捧港是也。現時赴基由嗟拉之英軍及輜重等。皆由此港輸送上陸。此則明爲杜國入所謂臥榻之側也。

好望角至印度之航路有二線。一由摩里斯島過馬達加斯加而東行。一由摩斬比苦之海峽達葡領的拉我阿灣。其路甚爲直捷。但其間之魯蘭蘇馬魯克港。日益繁盛。漸形重要。爲兵事上必爭之區。英德葡雖皆早已注目。然將來終落誰手。尙不可知也。又進有桑齊巴島。摩巴沙島。買易島。爲偵察馬達加斯加島艦隊之要地。英與德公之。法領在東之軍港。以齊耶我修阿列港爲最。巖壁環立。敵艦不敢輕入。其中水深而廣。商舶軍艦往來停泊。無不適宜。眞天然之勝地也。

馬達加斯加島位置絕佳。西人呼爲印度洋之眞珠。凡自好望角至印度及澳洲之航路。皆以此地爲交通之點。其重要可知矣。由是觀之。英國若失此航路。即失印度也。則其于好望角殖民地。能不更加鄭重乎。

俄國朝鮮之關係

俄國政府近百年來。實行膨脹主義於歐西方面。不能肆其出柙之欲。漸移而經營東亞。慣施敏捷之手段。以收切實之效。英國向主持保護中國之策者。而俄國正與相反。專意於攻取侵畧。想今後數十年間。世界之外交舞臺。英國則雄飛於阿非利加。而亞洲全土。俄國必跋扈不可限制。觀其近來之舉動可知矣。遼東半島之事。歸其調停。遂得扼中國政府之咽喉。割據旅順。控制大連。其勢力進逼于朝鮮。此與日本唇齒之關係。其利害豈淺鮮哉。夫俄懷侵害日本之欲。固非偶見於一時一事也。去歲於鬱林島追逐日本人。不遺餘力。於馬山浦攘奪日本既有之權利。脅逼韓國之大官。旁若無人。日本在該地之勢力。歸諸烏有。且俄日協商之約。已結四年。而朝鮮獨壓制於俄人威力之下。日本惟屢聞鄰國之告警而已。何協商之可言也。又其貸欸於波斯。出兵於阿富汗。急修滿洲鐵道。屯數萬重兵於旅順。派兵數千於鴨綠江。凡此無不足以震動人之耳目。故英美諸新聞紙并喧傳俄日開戰之風說也。

然俄政府既銳意擴張已有之權利。孜孜若惟不及。此等開戰之風說。誠置諸不聞不問也。故於前要求馬山浦既未遂。今復提。起不得原地。亦必占踞其附近相宜之處。以與日本相抗拒。決不肯稍遲進步也。觀下所載各電報。可知其梗概矣。

俄使要求韓廷。於馬山浦租界外。借一里之地。若不見諾。則改借加德島。二者必取其

一。決不肯無得而止。加德島在馬山浦之東鄰於巨濟島之一小島也。

朝鮮政府回復俄使之件。在窺日本之意向若何。始定主意。現時韓廷已議拒絕所請。而俄使則堅請如初。

俄公使拍李羅夫氏要求之件。其土地區域。係距馬山浦租界之南方五里。其要求約內。尙附有別項云。

此次俄國要索之地點。係在巨濟島前面之薺浦云。

以上各電報係傳達於各新聞者。尙有別種可資參証之電報。茲并錄之。

俄公使仍欲要求馬山浦之土地。特於昨日謁見韓帝。

俄國軍艦集於仁川。索借加德島。或曰安里些氣島。但其事甚秘密。未有確聞。

日本林公使與俄公吏會談。并訪韓國外部大臣。皆爲調處索款之事。

諸說紛紛。而其實在着落。仍難懸定。雖然。無論俄國所指之地點何在。其欲逞志於朝鮮。而因之以危日本。則斷然無疑也。日本安可不豫備之。請試論當時之政府是何情形。及民間有何議論。

當道之政策甚屬機密。於此事或施強硬之手腕。或用輕柔之態度。從未稍露白于外。是必有一定之把握在也。至於新聞紙之論說。大概曰朝鮮之地。斷不能容俄人染指。此次斷不

能應其取求。日本當對俄國申明保護朝鮮獨立之大義。又曰朝鮮受此強逼。進退失措。日本政府當伸張威力。出與抗阻。以助其聲援。進步黨之決議曰。既以扶助朝鮮爲任。即無論何時。必不能聽他國窺伺其要地。實維持國權上重要之條件也。凡我黨派必期協力持此主義。自由黨評議員開會所議者。則惟以保重自待爲務。民間意見大同少異。不外此數種而已。而此事之結局。究屬若何。實爲全國所注意。而急欲聞知者也。其電報錄下。

俄使日前要求馬山浦藍浦之案。因日本公使對韓廷主張異議。力拒其請。俄國只得將前案撤銷。但於馬山浦租界外。得擇取十韓里之地而已。

俄國既索得十韓里四方之地。即日由仁川發軍艦一艘。往該處勘定地界。而俄艦士官等以此事爲日本所阻。未遂其欲。咸抱不平之意云。

夫俄使此次請求之初。是作何等威勢。卒之所獲者。乃僅不過要害之十里地。又非難強韓國之必與也。而其事乃梗於日本之手。則其忌日本也。必益深矣。此後或尙有捲土重來。大肆橫取之一日。今不過暫作了結而已。日本安可不豫備哉。

德國之將來

西歐列強均勢平權之競爭。相持不下。或拓土地。或濬利源。其權力似無偏弱。亦無獨優者矣。雖然。此就各國之外勢而言也。若實案內體論之。則今日與列強并駕齊驅。將來可決其

出入頭地者。其惟德國乎。德國國民於數十年來。刻意研究學理。其根柢甚爲深厚。故運其精心。發舒於實用。特爲整齊敏捷。至今日則萬事咸順條理。野無曠土。產物殷繁。通都大市。日益富庶。製造公司。所在林立。其西部諸州之工商業。尤稱雄長於國中。當千八百七十一年。始行海外殖民政策。商業之權。亦因之逐漸擴張。僮歷三十年。而此等政策。於亞非利加于亞細亞。着着明著功效。凡德人之商品入市。則英法諸產。幾被壓倒。其內力既充足無闕。而海外又有暢旺之市場。以相貫注。誠舒展有餘地矣。但其過勇于趨時爭利。製出之貨。惟求價廉售廣。頗不着意於堅牢。是其一敗點也。實宜從速改良。庶克終保完全之地位。其海運業亦甚振作。千八百九十八年時。已有郵船三千六百九十三艘。其噸數凡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噸。雖尙遠不及英國。然不可謂不盛也。

論日本之國友

外交時報

聯合同盟。談何容易。對於列強之間。且然。况已國現代之外交機關。尙不能折衷一是哉。今日之極東外交。立於歐美列強之交涉以外。而欲求擴充已國權利。不可得也。唯今之策。於歐美列強間。聯一親密不拔之友國。因之以伺列強之志。察其舉動。而達我之真意而已。然欲求一同盟之國。抑非易易。無已則友一特別與邦。使己國一舉一動。不致棘手。亦善策耳。日本維新以來。屢倚信合衆國。然自今日列國關係上推之。倚合衆國。唯便於英。若對大陸。

列強之外交。殆未嘗十分合用耳。又日本之外交家。與英國相提携者最多。雖然。此亦距無上之妙策甚遠。假令英政府果應我之倚任。示我以殊特之交誼。亦有可疑者在。至德國如有容我之餘地。則必以特別友國待我明矣。雖然。德國僅能經營己國。不遑他顧。即人民之交涉亦如此。況國交哉。試問日俄意志之不相投。德國能棄己國之利害。從中而周旋之乎。吾知其不可必也。至意大利雖表殊特之厚意於日本。然其政府與王室歧而爲二。不相劃一。其舉措與英國同出一轍無疑。德國當俾士麥爲相時。對日本雖非相契之誼。然宰相之宗旨。逐日變幻。其將來之不定。反足以招損也。

以余輩之所見。於現今可爲日本之國友者。其奧大利匈牙利君主國乎。奧匈君主國。雖屬三國同盟。然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四月以來。與俄結爲親密之友邦。而對法國之外交。亦常形親密。故余輩之於奧匈國。所以鄭重視之者。蓋可依之以探列強之真目的也。歐洲各大都城。最適於知各國之舉動者。奧大利之維也納是耳。重要外交之消息。每由斯地洩出。固自古而然矣。蓋維也納都城。係歐洲外交之中心點也。

雖然。奧匈果有容日本之意乎。固須一研究矣。今其外務大臣果爾可史喀對本年之二國協議會所宣言曰。我奧匈亦當步各國後塵。擴張商務於極東云云。果然。將來我國對其目的。與以殊特之援助。彼此結膠漆之親交。固非難事爾。

凡一國之政策。政府無一定之主義。國民無一定之趨向。其危險不可言也。我國上下臥薪嘗膽。擴張軍備。遂得成五十萬精兵。集于一令之下。得此實效。足與列強飛騰大陸矣。今我之一舉一動。皆在各國猜視忌憚之中。是固他人之多慮也。夫我國之所以不惜巨款。汲汲經營此軍備者。其意果何在哉。不過欲保全東亞平和耳。乃從前布置之事業。將告完成。而政府尙未將主義標明。使人人咸曉。無論當軸也。即國民之議論。亦無一定方向。於此時此地。倡維持平和政策。於彼時彼地。又變爲破壞主義。孰長孰短。何去何從。殆茫然無據也。吁。舉國意見。果如今日之狀態。則一旦變故紛至。剛柔更可知矣。夫事之失于遲疑。與失于激烈。其足以致敗一也。苟及今尙不衷于一是。惟執行衝突主義。是自動干戈也。

夫固陋頑惑之徒。不知有顧全大局之說。孜孜營私利。恣私慾。不足論矣。其桀傲豪放一流。夢想古來英傑事業。煽惑愚衆。嘯集無賴。以濟其大言狂想。其勢不能伸。張國權。必致并原有之權而覆之。殊不慮轉瞬間。即有不許高臥之強鄰。引我入紛爭之場。此後更無安息之日。今乃急欲多事。惹起外交上之煩難。不亦闔乎。將來東邦之亂機。必出于此。其實心籌國事者。或曰。一朝鮮之經營。不可放棄。不能置其全部于我勢力之下。亦必思收其半部。至于以扶植中國爲任。以擴充利益。震雄業于大陸。占優勢于極東。決屬空想也。夫使我國不張

軍備。集其貲以爲通商惠工之用。傾注全力。專圖富國。列國寧不畏我哉。我國民敵愾之心。人所熟知。當無敢妄以非禮相加者。且中國苟亂。機騷動。其工商業家自無有安靜之日。斯時我更得乘其便。以圖工商進步矣。更何用執意以保全中國爲。惟近來俄國于朝鮮。視耽耽而欲逐逐。俄固恃其新勢力也。我亦當以新勢力與之相角。蓋還付遼東之役。實不能忘云云。」此種議論。于中國則欲度外置之。而獨汲汲維持朝鮮。夫今日豈尙有中國朝鮮之分哉。總之曰東亞大局而已。乃可異其措置之方法乎。是陷于無策之陋見而不自覺矣。就中國實勢而論。雖積弱已極。然地廣物博。人民繁多。我國誠能引導而贊翼之。則東亞工商之業。自能歸于余手。任所操縱。以控制列強也。又世界之公論。多以保全爲主義。如英國首相沙士勃雷侯漫遊東洋之深意。白疊斯福鼓吹開放門戶之說。僉不啻更喝破宜英美日同盟環球之耳目。爲之震動。其餘波遂及于美國。今美國有聯合六大國以開放中國之議。列國既已公認。而我日本處此時。能不利導大勢。輔翼中國乎。有心者考察中國之內狀。謂以我國之勢力。振發其民人政治上之思想。以謀革新。較各國實易爲力。是蓋同種同文。習俗相等。非歐美人所能及也。然則我國當如何奮勵勇進。以扶植指導爲事。務使力去其政學之積弊。開濬其無窮之利源。以補塞瓜分之罅隙哉。故兩國官民上下相親相愛。塞今日之急務也。

經營之第一著手處。即以廈門爲基礎。橫斷福建。插入江西。達鄱陽湖畔。聯絡長江水路。建設鐵道。該地礦物豐美。可以沿路開採。查福建江西人口之數。畧與我國相等。而此股繁廣漠之區。僅有一鐵路。加以採掘礦山等事。何患不收大利乎。計築路之費。約須三千五百萬圓。此不難徃募于英國。更無煩顧慮也。開礦之費。有岩崎三井諸家籌集。并可勸他家合力共舉。如事有成局。則中國人之自來投股者。當必不少。此又易明之事勢也。去年以來。我國曾貸漢陽鐵政局以三百萬圓。鐵政局一切事業。皆託我手。又紡績公司。製絲公司。依賴我國人之助力。不可枚舉。是中國倚任我國人之心。顯然表著。我國民實可放膽前進。不必遲疑。若能多集資本。設立日本銀行。確使信用。以吸收中國人囊中之存蓄而營運之。又絕好機會也。香港上海銀行。中國人存貯之金。凡四億以上。聞各銀行貸與本國政府之公債。多屬此款。若立日清銀行。處理得當。其利益更當何如矣。再逐漸添設鐵道。收買礦山。擴張內河航路。如上海、蘇州、杭州、漢口、宜昌等處。已開行者不必論。其自漢口溯漢水達襄陽。自九江入洞庭湖。溯湘水達長沙湘潭。自宜昌越三峽達重慶各線。皆甚要著。聞此數線航路。統計資本約在五百萬內外。即使初行時無甚利益。每年津貼當不過三十萬圓。暫時津貼此少款。遂收長江一帶航路之權。歸我掌握。各國出入之貨物。賴我轉運。利權上之便宜。孰有大于此者。而謂以保全中國爲不利于我哉。爲無益于大局哉。吾願謀國者執此策以行之。

提議殖民政策

五十八

當今之時。一大爭競之時也。歐西文明。既遍布地球。世界交通。日速一日。國于其間者。苟列於強國之地位。固不可不言自存自爭之道。即後進之國。亦不得不入此爭競場裡也。況近年以來。俄之領土。愈愈膨脹。德之產業。愈愈發達。美則以開放中國門戶。行文各國。而外交政策。遂專注于侵略進取矣。惟英國國權擴張。既達其極。故近者專務內治之策而已。當近百年前。北美之獨立。而英國之膨脹。爲之一挫。英人種雖橫行地球。至于政治之團結。人民之聯合。則固殖民地與本國不同也。至於今則此事爲勢所必然。故雖屬地遍於地球。而本國人民。不深置意于此。甚或視爲將來之患。而所謂各屬地之利益者。亦不過爲銷物之地而已。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廢殖民部。改殖民事務歸陸軍大臣所兼轄。其後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雖復設殖民部。然內閣有權力之人。無有能當殖民大臣之任者。十數年來。本國與殖民地。若將弛焉。况獨立自由之義。今已漸爲發明。而此各屬地將來變動之事。未可知也。故英國汲汲修內治。亦勢所必然也。

雖然。現時國家之爭競。惟在人人有政治思想。故政治以改良爲急務。英國亦不能出大勢之外。故本國與屬地。不能不言聯合之策。使各屬地皆受本國保護。以保存其獨立。施恩德以結其心。而其中熱心於聯合屬地之策者。以匡伯倫氏爲最。氏曾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爲自由統一黨之首領。與保守黨同組織內閣者也。今爲殖民大臣。負有名望。銳意整頓。專心殖民之事。英女皇前行即位六十年之慶典。殖民地總長會於倫敦。對本國極爲誠敬。而本國對於殖民總長。亦極其歡欣。故其後好望角獻納軍艦于本國海軍。加拿大亦與本國結同盟之條約。澳洲爲本國設海底電線之事。專爲之盡力。此則本國與屬地聯合之機也。此次南非戰事起。各屬地亦頗贊助成功。澳洲之兵。多從戰事。故匡氏乘此機以運英國帝國統一之策亦宜也。

英之屬地。可別爲四類。其一如印度。本國全力皆注於此。所謂第二之英國也。其二如香港、新加坡之類。由本國政府之命。受治於本國之下者也。其三爲保護國。立于本國權力之下。而內保持其獨立。第四爲自治殖民地。於此自治殖民地中。各設有憲法。有國會。雖從本國派員司理其地。然此地內閣議會時。則內閣自任其責也。至于財政通商之事。本國決不干涉。惟外交之事。則受本國之命令而已。澳洲加拿大好望角。皆屬此第四類者也。如遇戰事。此種自治殖民地。與本國同處敵國攻擊之地位。平時財政。固不相干涉。至於戰爭時。本國亦不能不保護之。故此種自治殖民地。較之三者有大異也。匡氏極熱心于本國殖民之事。今回在議院提出之案。雖不知其如何。然亦可知其趨向也。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英人克樂詩

俄國領地之在亞洲者。皆有高山長河以區域之。其與隣邦疑議之隙。應無從而起。然俄與隣國之間。爭議境界。接踵而出者無他。即彼外交家之權術。俄國所特出之長技也。

俄羅斯一國。西接歐洲。北臨北冰洋。西北二方。既不能逞其紛爭葛藤之技。以開拓廣大疆宇。故不得不專用其力於東南二方。而東南二方。約占其三分之二者。即所謂中國是也。

夫俄與中國之國界。據現在所公認。則東自圖們江口。在朝鮮之東北境。其江注入日本海。起。西南至亞克史河。

此處即中國所領之新疆省。俄領之帕米爾。阿富汗領之瓦崗相交界之地也。故中國與俄羅斯之國域。其連綿之長。殆近五千餘英里。而所謂疆界。僅紙上之劃線。山嶺澗谷。皆未嘗精確測量。所謂分割稍確者。唯昔年北京條約及近十餘年前伊犁條約。所定若干界線而已。其他界線。則僅由俄國士官等之概畧視察所定耳。

細觀俄滿之境。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爲界。當一千八百六十年間。明記於北京條約中。雖然。近年滿洲全部三十六萬方里。其實已爲俄國所占領矣。俄國向中國南進。其原因由於英俄協商。故自俄領至北京之路。既豁然貫通而後。則運其兵力。輸其商務。爲其所欲爲。人不得而箝制之也。今俄國權力。在中國之國都。儼然確不可拔。固無待言。而新疆省全部。其名係在中國之版圖中。其實亦已入俄人之爪下矣。故東部土耳其斯坦之全部。歸俄國版圖之日。當亦不遠耳。

帕米爾者世界之高原也。因高而寒之故。是以終歲積雪之日居多。生息於該地者。僅溪耳。棋史之弱劣人種。逐水草以爲生涯而已。將來資生上之發達。固無可望。然自各國爭競上觀之。誠爲必爭之區。故近二十餘年來。列強之注目。逐日迫切。其注目之發端。實自千八百七十六年始。當是歲也。俄率兵討平浩罕。進吞併帕米爾之馬耳棋廊地方。乃改浩罕之名而爲黑耳家拿州。使歸俄領土耳其斯坦之管轄。當時新疆叛亂未靖。葉耳羌。噶叶喀耳等處。中國之政治尙未及。故俄滅浩罕之事。亦漠然不知。迨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中國新疆軍務大臣左宗棠。統率官軍。進攻天山南路。陷葉耳羌。新疆既已恢復。乃始知帕米爾境。被俄人所窺。遂戍兵於中領帕米爾邊疆。以資防衛。當中俄界務紛紜之際。左宗棠部下兵。率自葉爾羌等處。進及崑崙高原。入西利喀爾之澗谷。以遙制俄國之侵略。又阿富汗之戍兵。亦進帕米爾西麓。占領盧西庵。秀南。及瓦崗地方。此自千八百七十九年。至千八百八十一年事也。

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陸軍提督歐羅夫氏。率騎兵千人。自馬耳棋廊向東南進發。至北緯三十七度東緯七十五度之端。查看以後。乃擇亞克史河上流。築一要塞。戍之以屯兵。即所謂孟魯家皮城寨是也。

當此之前。自千八百七十二年。迄千八百七十三年。俄英兩國政府之間。互相商議。至于數

次之後。始允以帕米爾之大半。入俄國版圖焉。此次議定之約。即所謂辜南魏爾協商是也。當時英國外務官辜南魏爾氏。不審帕米爾之形勢。不計將來之關係。舉帕米爾河以北之地。悉以奉俄。遺誤誠不淺也。

千八百八十九年。俄國陸軍提督辜盧姆鳩史喀氏。率其探查兵隊。深入帕米爾高原。至梯特拿地方。與英軍前哨相衝突。然幸未起大釁。翌年其提督歐羅夫氏。復率部下騎軍。入帕米爾巡視高原。偶與英國參將容古漢史旁相邂逅。俄軍艦強加不禮之事。致招英國憤怒。俄帝陽雖歸罪於歐氏。陰則與以厚賞云。

千八百九十三年。歐羅夫復率兵入帕米爾高原。與阿富汗小兵隊相衝突。發槍互擊。此役阿兵死者十五人。知勢不敵而走。於是俄阿之紛議頓起。後及千八百九十五年。英俄二國。各遣委員勘定帕米爾地界。遂於是年三月互訂條約。而英俄之勢力疆域始定焉。

雖然。於帕米爾之中俄勢力疆域。尙未劃定也。唯據千八百九十四并之中俄協議。有對中國在帕米爾現今所占領之區域。俄國不敢干涉之約而已。然將來中國領地。難保無俄人突然吞併之虞也。

沿俄領之帕米爾南端。居英領俄領之間而隔斷二國領地者。瓦崗州是也。瓦崗州之幅員。廣不下二十英里。約中國七十里故現在俄領之形勢。尙未至直接印度而俯瞰英領也。雖然西里克

爾地方。

中國所領

使一旦入於俄人之手。則印度北境全受俄軍之俯瞰。其危可知矣。

數十年以來。俄阿疆界前後更革不下數次。其所更革。俄國爲所欲爲。別國不能參議也。而今之所謂界線。起於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帕米爾條約。東自與中國隣接之處而至魏克特那湖。自是而近阿克斯河上機流。謂之西方界線。千八百八十七年。勘查阿富汗疆界委員。立柱至九十七。以爲劃界標識。千八百七十二年。據辜南魏耳條約所決議。則自阿克斯河之茲耳希加峽近處。至哈里拉特河。阿富汗與波斯接壤之地而止。此條約所決議。與千八百八十七年所勘查者無異。阿富汗北方疆域。旣已劃定。除將來俄國乘機肆恣。破壞條約。則阿富汗可永遠保守其疆域也。

歷觀俄國之於亞細亞。自千六百年至千八百年。其侵占疆域。多出蠶食。未嘗從事征伐。而受其侵略諸國。無一能反抗之者。俄國之雄圖壯略。遂逐日加增。無他。蓋與俄接壤諸邦。其勢力皆劣弱也。而其間亦有能抵抗之。而足以挫其鋒者。雖然。亦非其國力堅強之故。乃因俄所命之將領不得其人耳。

俄國之欲吞併亞洲大陸。有一強國利害與之相反。勢力亦充盈不羈。足阻止其南進者。此國維何。印度是也。印度者英之外府也。近二百年來。兩國之競爭。逐日激烈。殆有勢不兩立之概。且英俄之衝突。不僅於極東而已。即於波斯、阿富汗、西藏等處。莫不然也。俄國常蓄志

欲于中國沿疆及其內地。遍植己國勢力。以防制英國。然其陰謀每爲英國所敗。或據條約之權利。或占捷足之先登。種種阻撓。不一而足。要皆梗塞俄人前進之路耳。故俄國當局者有鑒于斯。恆按制己國之膨脹力。隱忍沈默。以俟時機。其機既至。則電馳騰舉。一鼓而乘之。此俄人之慣技也。讀俄國侵略外國歷史。見其對外政策。敏捷非常。如神龍之出沒無端。不可捉摸。推其所以然之故。蓋俄國歷代對外政策。皆極狡幻。其所執定主義。恆確不可拔。至於成功而後已。其歷來外交家。又皆深慮卓識。英斷絕倫。且具溫柔之手段。宜其超駕萬國之上哉。

英國國民風氣。對俄之議論。有甲乙二派。甲即攻俄之「盧蘇合浦派」是也。該派意見。專窺察俄人之短。目俄爲野蠻種族。一切行爲皆類野蠻。其所據者以俄人背信義而趨功利也。乙則反是。此派謂之「陸斯疏法耳」。親信俄人。專主聯俄之議。唯視其長而不察其短。此即該派之性質也。要之甲乙二派。各有所偏。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世之智者當別有折衷耳。

黨俄與攻俄二派。各執偏見。夫能矚及遠大。顧慮周到。宜其如是。夫甲乙丙丁各邦。必其利害情形。如出一轍。斯有聯合同盟之基。故能互相發達。互相贊助。非可以議論合之。盟約結之也。英俄之利害。殆無一不相悖戾。英之所利。則俄之所害。俄之所利。則英之所害。欲強之

同盟豈可得哉。蓋從來防制俄人陰謀者爲英。使英而不防制之。則君士但丁堡已入俄人之手。土耳其、希臘、匈牙利諸國人民已爲俄皇奴隸。土地已爲俄國版圖。然猶未至此者。英人反抗之力耳。不特此也。使英國而不抵抗之。則波斯灣已爲俄人軍港。中國各要港已盡陷俄人腕下。俄人於東亞之勢力必十倍於今日矣。凡是等地方。俄人欲併吞而未遂其志者。莫不以英國防礙之故。是以俄國外交家常運其詭謀。以掩英人耳目。窺伺亞洲諸邦之術。尤口臻巧幻。然俄人因英國種種之反對。其見惡之深。可揣而知矣。

以此之故。英俄兩國各欲爭雄於亞洲大陸。各思握政策與商業之主權。是以英國欲保有無上之利益。不使敵國陷之。必以己往之勝負爲殷鑑。避覆轍而就康途。是宜常自警慮也。俄國之外交政策。大抵不出詭詐權術數字。英人常執之以爲攻擊詬病之具。然適足爲俄所玩弄耳。既不能匡之使不用權術。已屬無能。今反顯揚之。計亦左矣。

凡一國之人民。其有作奸犯科者。按法以懲罰之可也。蓋禁暴糾非。乃天下公理。不獨一國人民爲然。即國交亦莫不然。俄國之于亞洲各邦。強橫無所忌憚。不法之事層見迭出。不遑枚舉。已數十年于茲矣。乃俄國所要求之款。英國未嘗爭拒之於當日。反唯唯諾之。及後乃鳴其罪狀。亦何益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輕。而後人輕之。俄國肆其侵略。頻能奏凱而旋者。蓋由英國之外交政策。不能糾彈之之故也。然則將如之何。匡正其詭詐。上策

也。不能匡正之。則與之馳驅亞洲大陸。以一決高下。次策也。欲行次策。則不可再蹈三十年來之覆轍。惟甘負不直之名。以與俄同其趨向。必難免萬國之敵視耳。

且也保國內之治安。有治罪法。有警察官。有法官。皆所以制強暴而扶良弱者。萬國有不法之國。執公理以懲罰之。誰曰不宜。移內政而爲萬國公法。文明諸國之任也。今觀英之對俄。恆以文明國待之。其一切言行。不維不加危疑。且平心靜氣以聽納之。此實英政府之被俄人所愚弄也。故亞洲利權。俄人不以兵力取之。而僅用區區權謀。唾手而得。墜其術中者。曾不知幾何國矣。夫未窺破之則已。既窺破之。猶復被其欺者。則真不可救藥也。

縱觀前後。英政府於亞細亞之爭論抗議。每不能制勝者。無他。蓋當爭非所爭。或事前尙昂然不屈。大有立見兵戎亦所不辭之概。及事後則恬然無爲。閉口潛聲。優游泆蕩。俄之外交官夙窺破之。知英人持盈保泰。不輕易與人決裂。以亂動干戈也。故每當英國抗議。則以溫言冷語。消其激烈之心。使不作戰備。而一面則肆其蠶食手段。主義既達之後。乃巧弄口舌。以塞外國之抗議。如占領班臺。阿富汗領地。侵入帕米爾高原。及占領旅大二港。此其例耳。然俄所以能運出權術。實由英國之弱點。豈可不察哉。

俄之於旅順也。名則租借。實則占領。俄國代理公使波羅府氏。弄北京政府於股掌之中。誠捷敏而權詐矣。先是中日戰爭之後。中國以遼東半島割與日本。俄國連合三國從中抗議。

藉口以日本占領遼東。不利中國。且害東洋平和局面。然舌猶未乾。彼遂用借地之名而占領之。如斯行爲。誠俄之絕技矣。

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初旬。俄國以小艦隊入泊旅順港。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官某氏。以于己責任所關甚重。亦遣部下巡洋艦入泊旅順。以窺伺俄艦動靜。當時俄政府恐怖無已。英國駐俄京公使對俄抗議亦甚力。俄國外務大臣。初以溫言覆之。陳白其無占領之心。故英國巡洋艦遂離旅順。使該艦始終不去。則俄人必不致占領之也。其後以詭術籠絡北京政府。而占領之事遂成焉。

執英之外交家。與俄相較。則相隔殊遠矣。英被俄羅斯之欺。而絕無招架之力。反擊之能者。殆亦由於外交策之孱弱耳。外交策孱弱之原因。不外整頓少而疎謬多。外交官不能屏絕倨傲拘泥之癖。與夫外交之通報。未極靈捷也。蓋英國駐各國公使及領事等。通報外國機密事情。恒落人後。其外國機密之事。出之于私報者甚多。然英國當道遇此等私報。不唯不獎勵之。或且無端阻撓之。至俄則不然。凡外交機密之報。其神速殆非地球各國所能及。蓋其外務官及參謀部。恒誠心竭力。不敢少懈。故能先人一着耳。欲徵英人外交之敏鈍。何如試觀千八百九十八年北京政變之時。當政變之前數日。中國某志士求見英公使。欲陳說其事之利害。求爲援助。然英公使拒而不見。某志士遂失望而去。此不特中國之不幸。亦莫

國之失計也。夫英國駐各國之公使及領事。其才力不但不遜于他國外交官。且凌駕而上之。故苟能將外交通報之法。改良革新。剷除從來之弊習。加重俸金。使各得展其才力。外交之通報。既敏且捷。則外交自不致落他人後也。

英國內閣之外交策。恒被國民束縛。其外交官內則受己國政黨之箝制。外則爲國際公法所掣肘。外務省得外國機密之報。疎漏延緩。故方略屢易陷于謬誤。又因政黨常相爭議。勝敗無常。故外交策之變局亦無常。此英國外交所以遜于俄國也。俄國外交官絕無顧忌。果決勇敢。惟求達其目的。目的既達。曲直義利。亦所不顧。如未獲副其謀望。則不中輟也。至于以宰相而論。英宰相握政治之權。雖較各黨員爲專。然俄之宰相則有無限之權。雖議院亦不能掣其肘。除俄皇之外。皆任其爲所欲爲。且其君亦信用靡貳。故其能盡一身之才。竭一己之力。此英之所以不能及也。觀此則英俄一優一劣。顯然昭著。優勝劣敗。固無足怪焉耳。執數十年來經過事業以考察之。英國於亞細亞。汲汲孜孜。欲制俄國之南進。所施政略。概皆基本於理想。所謂理想政策者何。以延弱國國命爲辭。而藉以保護己國之利益是也。延弱國國命主義。五十年前英政府施之於中央亞細亞。近與此主義相頡頏。而無高下之分者。即所唱之開放門戶主義是也。開放門戶主義者。在中國沿海及內地。開港通市。以供世界各國之公共通商。如此則中國瓜分之期。庶足苟延旦夕。是倡此主義者之所厚望也。然

實察之。彼倡此主義之徒。亦自以爲執堂堂之大義。日號召於天下。即世人亦未嘗以偏僻不正目之也。然細思此主義。實不免於苟且姑息之謂。夫此一主義。止強國之擴大。延弱國之命脈。僅一時之策。非長治久安之計也。蓋弱國無自衛自護之力。雖有強國扶助。亦決不能使之終古不滅耳。

開放門戶。受莫大之利益者。唯一英國。英國之利益無他。擴充商務。獨握利權而已。其他諸強國。則大拂其意。甚至其經營在中國領地之經費。亦不能償。故此主義。英國而外。必無一國能始終執之而不解者。若然則保全中國之事。僅足以作口頭語。按之實蹟。則杳無可恃而已矣。

如英果欲保全中國。必堅荷此任而不放棄。宣布各國。監視其內政。調整其外交。使其立於難敗之基。斯可言以保全矣。否則雖日日大聲疾呼。終不敵俄人之外交勢力。早已籠絡北京內部。廣布其權力於滿洲。北京。漢口。天津各處。使中國官吏。無一不俯首貼耳於俄人腕下也。

抑俄國對中國之志。果何在乎。固不待言而知矣。今俄人南侵。事尙萌芽。因羽毛未豐。爪牙未具。故未敢顯露其鱗角。不於此時制之。後必無及。然今保全中國之策。開放門戶而已。開放門戶主義。其名甚美。其聲頗高。雖然。未足云確操保全之左券也。今英與中國所定之條

約。其所得權利。頗被俄國侵犯。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蓋君子與小人。不能並存也。英長則俄消。俄長則英消。英可不知猛省哉。

英國自昔所得中國之利權。不一而足。然俄國頻發抗議。英國每以姑息遇之。故俄國外交官亦常藐視英人。是以每至放肆無禮。蓋先己爲其所窺破。故敢肆其技倆也。昔建設山海關以北至牛莊鐵道之權。夙爲英人所獨占。因俄國抗議。英國遂棄長城以外建設鐵道之權。唯擔保山海關牛莊鐵道之資本。該鐵道工事。任英國工師之經營而已。無何而駐北京俄公使。逞得隴望蜀之慾。更要求將山海關牛莊鐵道。任英工師經營條約。一併廢棄之云。英於亞細亞之對俄策。所最誤者。蒼黃翻覆。無一定不易之宗旨。昔俄國常欲於地中海占領一港。爲英國所反抗。事遂不成。雖然。不能逞其技於西。乃轉舵而東侵。此勢之所必至也。顧曩者君士但丁雖歸俄所占領。然終至激起土耳其及小亞細亞。中亞細亞諸邦之熱心。使宗回教之徒。漸次結合。同聲拒俄。當時英國受害未甚深者。以地中海海權。全握於其手。即使俄國於地中海占據一港。亦不能防害倫敦印度之交通也。地中海港灣。爲俄國歷來所垂涎。使昔能占得一地。姑滿其渴望。則侵入東亞之志。必不致有今日之堅銳勇悍矣。

然前此英國各政治家。無遠觀全亞形勢之明。故對俄政略。唯以抑阻之策是務。閉鎖其艦隊。挑弄其政家。善策良謀。一若盡於此焉。自傍觀之。英國狀態。如深畏俄之強盛然。故知英

國內情愈深者更無所忌憚。爾來十餘年間。俄國振興陸海軍備。不遺餘力。蓋亦由英國所迫而來歟。

夫當羣雄並峙之秋。競爭之道。無所不至。注意敵國舉動。因而嚴備警戒。誰曰不宜。雖然。戒慎恐怖。流於過度。則陷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陋態。吾英之對俄。殆去此亦不遠耳。使英國寬猛急徐。操縱合宜。知彼知己。待機而動。雖有十俄環敵。亦不足畏。乃徒猜忌俄人之舉動。苟於中央亞細亞。固其南進。當其勢所不能遏抑之事。亦濫從而抗拒。然抗拒僅以言語文辭而止。絕不思以實力繼其後。此近二十餘年來之陳蹟也。

爾來二十餘年間。俄國銳意南進。致英國不時恐怖。每視其結局如何。則僅口舌筆墨而止。至於儼然毅然。大張旗鼓。決心作破壞計。則未之聞也。即所謂延弱國國命。藉領土以爲藩障。隔斷兩國疆域。使不相隣接。此係一時濟急之策。非長治久安之道也。烏足以使俄之不跋扈憑凌哉。且俄之所恃者外交術耳。不以實力敵之。其制勝也。不亦宜乎。

近二十餘年來。土耳其爲各國所爭奪。英國吞併之念絕。然將來英國必須于中亞細亞據一要地。以遮斷俄國之侵畧。所謂要地者莫阿富汗若也。經營之力。雖如何浩大。亦不可不竭力從事。而其臨邊疆之哈拉脫市。其防禦尤宜嚴密焉。

哈拉脫市。爲出入印度之門戶。中央亞細亞諸邦與印度往來必由之地。阿富汗之存亡安

危繫之。故該地一入俄人之手。印度之危亡。可翹足以待。如英人能固守哈拉脫。駐以重兵。且於附近要區。築堡修城。連絡一氣。則俄人雖欲深入一步。亦不可得矣。

以上方略。稍具才識者能道之。雖然。英國政府陷於因循姑息之舊態。仍未措諸實行。徒堪扼腕。至英國陸軍將校某氏。則以爲印度之邊防。遠擴至哈拉脫。寧自印度山脈。已削耳迄客塔之險要地。鞏固其防禦云。

又剛台哈耳一地。阿富汗之最要區也。(距印度客塔百四十英里)使守之堅而持之固。勿使墮敵人之手。雖有強國垂涎。亦絕不能壓印度之境。蓋剛台哈耳爲守印度必據之地。將來如有俄兵侵入之警。英軍必先占據該地。以轉控俄師。此策之善。不待擬議而知其可行也。

夫一國之存立。其主治者防禦外寇。保守獨立。此視國力之優劣如何耳。使俄軍一旦侵入阿富汗內地。阿國各部酋長及土民。操戈以從王事。羣起而抗俄。此莫須有之事也。雖然。其各部酋長及土民。以平日考之。輸誠於其國主者極少。當一旦有事之秋。恐難使之破身家性命。以殺敵致果。其不能支持永久也必矣。如此。則阿富汗之抗俄軍。其能永久力戰與否。唯視英人對外策之良劣巧拙耳。然當俄侵入阿富汗之際。英人或助阿以敵俄乎。抑或作壁上觀乎。此非可以倉猝決之。必豫籌之以待其來可也。吾英於東方威望之隆替盛衰。實

寓於此。可不注意哉。

印度邊疆之如何。實關係英人之生死存亡。固不待言。然俄之侵略亞細亞。非止一印度。其力所能及之處。不遑枚舉。今雖寂然如無聞見。然當其炸發之期。亦將不遑。若波斯若西藏。今日勿論。其爲世界最大關係。今已張揚於宇內者。中國是也。俄蠶食中國。至何時乃爲終極乎。各國將以何策制之乎。此數着皆能答之。而其大者則未嘗及之也。

蓋俄蠶食中國。於其內部方激昂奮勵。而各國亦無強硬之國能拒退之者。是以其進取之機。愈上而愈不可遏也。不但於中國爲然。凡與俄鄰接之國。爲其侵略。雖有別強國保持之力。俄之侵略。終不少減耳。

爲歐洲屏障以遮斷俄人進路者。德國是也。俄不得逞其志於西。乃南向印度。印度則有英在。故此二面。皆其力量所難及。雖然。若波斯。若土耳其。若阿富汗。若中國等國。均無所屏障。且不足以自衛。故雖有列強之維持保護。亦僅可苟延旦夕。迨至保護有不逮之時。則此數邦生命。不其殆乎。故土耳其不失英德之保護。則可安全無事。波斯灣荷使英艦不退去。則俄不能占領。阿富汗荷英軍密布其勢力。則其存立可永久。若中國則異是。俄人所施種種侵略手段。殆無足以禦之者。惟以條約空文。爲抗議之具而已。夫復何効哉。

俄國侵略亞洲。在兵力強大。人無得而毀之。外交詭譎。人無得而越之。斯二者既無道以勝。

之。則其南進之機。亦未有艾也。然則俄國侵略亞洲之期。何時始極。固未可知。然今俄國之所以優於各國者。以其國內情形。奇特無匹。此誠俄所獨具者也。

俄國情形。何以異于他強國乎。官吏腐敗。權力是尙。民智不開。此三者俄國所僅有也。蓋俄國官吏。每獲勝利。即自詡自負。背義喪德。視爲常途。欲免傾覆。不可得矣。愚民之術。復不勝枚舉。將來極凶暴之革命。恐決不免也。

俄國文武官僚之權力。因民智民權。尚在幽闇之中。故能保守不墮。使民智民權。脫其束縛。驟然發達。將昔所有之酣睡迷夢。愚昧無知之氣。一洗而空。則俄國今日之國象。必至刷滌殆盡。官僚之威權。必不復呈今日之觀矣。

北亞細亞（即西北利亞東部中部）之民。與他州俄人互異。此等人民。多屬自本國所放謫之罪犯。各具氣概。各具思想。蓋受教育之力甚深。故其言語風采。亦與彼蠢愚魯之聖彼得堡及莫斯科。機府等各都會大異。殆亦因見聞互殊之故歟。近年俄國政府。以開拓該地爲殖民故。頻施獎勵之惠。其所移來之民。大半係南部孟劇克農民。雖然。彼等去歐洲既遠。且與昔之國事犯者常相親接。遂漸沾染其風氣。於不知不識之中。竟變無學無識而爲明哲之人矣。此等人民之趨向。將來必爲俄廷大臣官僚之驚愕。固無容疑耳。

前所揭俄國之前途。旣已明瞭洞澈。然爲之說者曰。俄國陸軍。其强大冠絕地球。且忠順朝

廷之心。亦勝於他邦。雖一旦有反抗政府之人出。亦不足以敵官軍云云。雖然。爲斯說者。殆僅見其外。未見其內耳。苟通盤計之。則知其謬誤也。夫俄國陸軍。行徵兵之制。其軍隊皆選國中壯丁爲之。多屬強迫而來。故此等兵卒。多不免懷厭惡之情。一朝叛亂事起。陸軍中人必倒戈相向也。必矣。

俄國以愚民之術籠絡其民。抑壓之道。無所不至。然若是之政府。實現今宇內所罕有。公理所不容。勢必不能永遠保持其君權時代。況復當財政支絀。國庫空乏之際哉。要之俄國施行政令。不循正經。專事變詐。逆戾其秩序。顛悖其法度。違天背理。誠堪驚怪。如斯政府。不被傾覆者。未之有也。愚萬民而使之服從一君主及諸臣僚之下。理財諸法。則隱閉壅塞。此實俄國不可思議之奇處也。

俄國以抑制衆庶爲政。使人民無思想自由之樂。無精神發越之概。此英俄政治極相反之尤者也。今日世界。已入文明之域。尙執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主義。統禦衆庶如牧牛羊。此俄國之特質也。英國則反是。國中教育之力。培養有加。使人人享自由不羈之權利。貴民之義。蓋盛於時矣。

兩國政治。其冰炭若是。前途之利害。不俟贅言而可知矣。彼因篤信舊教。遂成一種暴貪之性。斯皆野蠻時代政治之遺孽。豈適用於今日哉。

俄國君臣獨攬權勢。壟斷利益。今日尙欲以神聖俄羅斯之言籠絡其人民。豈可得哉。自覺之期。想亦不遠也。苟不自覺。其如國民何。

觀俄國形勢。雖獨裁專制。然細察之。則外剛而內柔。近頗以俄帝之名頒布敕詔。此即專制政體之末路耳。進而漸次改革。亦未可知。俄國近文明時代之日。或者其不遠乎。

論美國近政之變遷

日本報

美國之立國。如河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讓土壤。大益加大。高愈致高。其初興之時。有人口二百萬。至百年後之今日。則已有七千萬矣。關千里之沃野。振工業于闔國。僅就去年出口之額計之。超過數凡十二億佛之多。其富力誠天下莫與京也。管子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以美國觀之。榮辱之念。軒然騰熾。而非徒騰熾于一人一身之上也。實全國之光輝發越耳。

細論美國之國運。殆可分爲三紀乎。其第一紀。守成之紀也。原夫華盛頓建國之意。惟在保民安土。樂天行道而已。故其子孫之民。亦惟孜孜勉業。以求興家富國。成團體之範圍。享厚福于國家之下。不違有他志願也。此直可指爲華盛頓主義之時代也。

第二紀。即小擴充之紀也。蓋猶華盛頓之遺教。維持本國之道義。不踰境以侵人國。不掠土而并他民。依然由舊也。然至國基既鞏。國富既阜。則抱負亦漸大。意氣亦漸昂。是自然之勢。

也。乃猛然呼曰。新大陸者。新大陸之新大陸也。彼舊大陸何得與之。我聯邦之美國者。又新大陸之先覺也。盟主也。有保護之責者也。前大總統們羅氏更標明其旨曰。舊大陸之國。有敢來侵略者乎。我必盡當然之職。以捍衛吾新大陸。不令其得染指也。此實在今日以前。美國所支持甚力者。謂爲們羅主義之時代。不亦可乎。

就們羅主義伸論而實按之。則其時代。是執防守之勢。以對抗歐洲之來者也。而其國運之興盛。則如旭日昇天。如江河朝海。奔赴近代。光耀全球。蓋其間年年歲歲日新月異。其發達進步。無須臾之暫停。則身當其境者。孰不油然而發生大志哉。於是前以防勢抗歐洲者。一轉而爲攻勢矣。觀其興大兵扶古巴之獨立。送艦隊擣西班牙之本國。非所謂執攻勢以對抗歐洲乎。

勢既至此。則雖非必懷虎狼之心。肆蠶食鯨吞之欲。然擴張版圖之計。終不得已也。請觀布哇之合併。坡魯多里可。及安鳩諸島之收領。呂宋之占踞。非所謂版圖擴張乎。即扶古巴之獨立。亦間接擴張之法也。故可指名稱之曰。是爲大擴充之紀。歐洲人論之爲出們羅主義。入殖民主義之時機。即今日論美國者。必當張目熟視其殖民開始之新氣象也。壯士騎虎。決無下背之勢。美國既用攻勢以對歐洲矣。夫攻勢固與防勢有異也。國之經營振作。亦當隨攻勢爲計畫。故其自與西班牙開戰以來。已決意執定政綱。着實而行。其政綱

維何。則大興陸軍。大張海軍。及疏通尼拉古運河。爲東西兩洋之策。應是也。今海軍擴張一節。已早發其端矣。以美國之大。美國之富。而實心實力以從事此數者。誰不許其速而大有爲乎。今後世界之風雲。又不知造出若何之景象也。

俄國侵畧鐵道論

英人克樂詩

俄國鐵道。自千八百三十八年。由聖彼得堡布設至巴葡魯史克始。其後數年。約以十萬留

每留約中國七毫四

修聖彼得堡至莫斯科鐵道。俄政府熱心於兵畧鐵道。其原因實起於苦力米亞

一戰。此戰所以不能奏功者。以黑海海岸。難與俄京聯貫。聲氣不靈。運物不便。此俄國爲政者所深知也。雖然。至晚近千八百八十年。英國之印度鐵道。既已有一萬英里上下。俄之亞細亞鐵道。則全然烏有。當時西伯利亞及中央亞細亞之交通路。唯橫過茫漠曠野。數道羊腸。曲路而已。西伯利亞公路。自烏拉爾河口起。經曠原而至阿倫泊。從此經北脫魯巴華務史及阿姆史。一入中國國境。一入中央西伯利亞。此蓋百餘年獨一之古道也。千八百年間。始從巴姆開新道。越烏拉爾山。經脫婁耳史。至脫姆史。自此達野尼斯塞河畔之苦拉斯樂亞耳史。此地頗得河流之利。進及安家拉。從此達依耳克吐及巴家耳湖。自湖畔復橫過原野。至勒爾津斯及西爾家。由黑龍江而及滿洲。直出太平洋焉。由西俄羅斯流徙于西伯利亞之民。逐日加多。一切什物。轉徙爲艱。故唱設之議尤急。雖然。俄政府尙視之淡漠。蓋以爲

係流人之利害休咎。故付諸等閑也。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俄人建言修聯貫海參崴與滿洲之鐵道。政府竟採其議。然宗旨所在。亦非爲開二國交通之便。浚內地富源以利己國人民。乃以擴張領土。吞併東亞爲計耳。豈有他哉。當時俄皇委有力之內閣大臣。令其查看鐵道線路。測量完善。遂於千八百九十一年三月十七日。該委員頒布俄皇敕諭。決自米亞史。經梯利亞冰斯。達脫姆史。從此可成直線橫貫西伯利亞。逕抵海參崴云。

西伯利亞鐵道。當尙未有成議之際。俄於中央亞細亞地方。布設鐵道。已有端緒。擴張勢力。有汲汲不暇之概焉。舍西伯利亞而盡力於中央亞細亞者。非有所偏重。乃形勢之異耳。形勢既異。則計畧不得不隨之而異。中央亞細亞。爲俄國所必經營之地。故先及之也。至北亞細亞一區。即使俄國勢力孱弱。鐵道未布。然外無列國干涉。內地居民。亦不能抗俄之侵畧。故俄得以雍容施其蠶食。中央亞細亞則不然。其居民强悍好戰。非可輕視之也。且隣接多皆獨立國。故善防禦。而西伯利亞無人地。反受其侵焉。俄屢遣兵征之。因跋涉爲艱。常無所獲而還。千八百八十八年。俄將軍史可白禮甫。欲恢復昔日之失敗。乃赴亞家爾陳策於安倫可甫將軍。該將軍統領遠征中央亞細亞全軍者也。謂其輸運軍隊。須由家斯坪。然非布設鐵道。不足爲功云云。安將軍以別無良策。遽納其言。頓欲興工築路。然鐵軌無從而得。復不知訴之聖彼得堡一團計畫。徒歸幻想。幸於愛格尼俄土戰爭之際。貯藏鐵軌若干。乃移

以供目下急需。而輸至家斯坪。不旬日達米家葉爾灣附近。築鐵道二十六俄里。每里約中國一里八分。征服韃葛蔓。蓋藉此鐵道以奏功也。其後陷格苦特舖。併吞亞家爾。俄政府遂以延長該鐵道至機齊爾亞爾巴爲最要之舉云。

至千八百八十一年。築鐵道百六十英里。其後三年。家斯坪。緞馬爾湖之間。竣工九百英里。千八百八十八年。開緞馬爾湖火車站。此鐵道自政畧及工業上見之。殊可注意。而其真宗旨。則全在兵畧耳。鐵道所經之地。多屬不毛之原野。工事頗困難。如家斯坪附近。及馬華爾西府至阿苦緞斯之百英里地。沙漠極重。欲免埋沒鐵道之患。不可得也。以俄國鐵道技師之能。安倫可甫之智。竟能築此至難築之鐵道。誠可欽佩。其安全雖不及歐洲諸國。然於殖民一策。已獲益不少矣。

該鐵道方向。與俄之波斯鐵道同。西方之極處。經二次更改之後。今在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試舉其火車站之距離。以供世人一覽焉。

從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至機齊爾亞爾巴

百九十英里

從機齊爾亞爾巴至亞斯家巴

百三十六英里

從亞斯家巴至馬符

二百十四英里

從馬符至假爾球

百四十七英里

從假爾球至漣苦哈拉

六十六英里

從漣苦哈拉至緞馬爾澗

百七十五英里

從緞馬爾澗至打修格

百八十七英里

築中央亞細亞鐵道之真宗旨。在期望強固該地之兵畧而已。故鐵道紆迴一英里許。使之便於商業。亦不可得。蓋苟於兵畧上爲無用之地。則決然不顧。唯求輸送軍隊之靈捷。各屯營交通之便利也。如馬符火車砧去馬符市甚遠。而建於馬爾家蒲對岸。蓋該地處於馬爾家蒲河德齊燕河之間。爲兵畧上之要區。一旦有事之時。可直運兵壓阿富汗境。又假令兩河橋梁爲敵所折。尤無防礙。故此火車砧較築之於馬符市。更爲有效。聞由該所襲擊黑拉特。僅須數點鐘之久云。

漣苦哈拉火車砧。去漣苦哈拉府約十英里以外。蓋防亂民蜂起之際。遂致破裂其鐵軌耳。故火車砧多建於原野之中。於中央亞細亞鐵道各方面。則連結兵營。布置周密。其意蓋在犯阿富汗國境也。更越國境。經黑家修苦。衝黑拉特。若於格爾機渡阿苦斯河。可直襲漣苦。中央亞細亞。既駐有重兵。復有鐵道直接家斯坪之便。輸運軍馬藥彈。朝發夕至。俄人於兵畧之用心。誠不可思議矣。

英杜戰後之形勢

日本有賀長雄

南非戰爭將結局矣。英相沙侯將滿任矣。德國則海軍問題既成。議會有解散之色。法國則博覽大會既罷。內閣有交迭之勢。同時適美國又新舉大總統。若果德膜古辣黨爭勝。則外交宗旨必一變。統觀列國政界。早晚將有變遷。而膨脹主義又再興矣。故本年之初秋。實世界外交局面一大變動之美觀也。

此變動是由何點而發者乎。思維某國之人民。頻表其同情之意於波亞人。波亞人請其干涉。彼國政府不取干涉之地位。而故令英國得行其所欲爲。因而求其報償也。其發點或因是乎。曩者德占膠州。俄占旅大也。而英國不援中國。使二國得遂其欲。因而自得楊子江沿岸一帶之地以爲報償。故今英國與南非之交涉。而列國皆作壁上觀者。亦欲望後日之報償已。亦自然之勢也。

然最宜注意者。則俄國之態度也。余嘗論俄國必乘英非開戰不暇他顧。而一旦得行其素不敢爲之事。今試略指其事實。以證明昔日之豫言。即俄國於本年一月。藉名運隊輸送試驗。遂發遣高加索兵一隊於古司克。二月。借二千二百五十萬盧布於波斯。以關稅爲抵。三月。向土耳其要求巴古達鐵道以北之布設特權。雖然。此不足盡償其不干涉之欲也。夫進軍於古司克。非出俄國政府之命。因昔尼可拉斯第二世主戰派。奏請值機討阿富汗。其勅答之曰。今若起事。是明示人間接敵英以援波亞人也。不可不避之。其用意之深如此。實大

可注意者也。夫英俄之關係。世人皆知。今俄人故賣好意於英國。豈真意哉。畢竟俄國政治家心內實有無限權謀。與主戰派之策相左耳。

今俄國戶部大臣隈梯者。專以經營理財爲主義。意在中亞鐵道及西伯利亞鐵道之速成。使瘠土變爲富壤。故不欲與英國明爭利益。而自占領希辣。使英國占領加布路。兩相利而不相妨也。苟一旦因阿富汗起釁。則二年之計畫。俱成中止。此所以於軍事則不欲下手於印度方面。於理財則不亟收波斯實權也。至借公債與波斯。此事亦甚渺少耳。蓋其意欲飽養餒蓄。俟他日一鼓作氣。方獲極大報償於南非結局之後。然則彼意將何在乎。非在土耳其。非在印度。將在二十世紀列國所共注意之中國也。此余輩之所最懸念者也。

德國既於戰爭之初。與英國協商而占南非鐵道電信之利益。於小亞細亞又得建設巴古達鐵道之權。彼將以此而滿其所欲乎。抑將更有所求乎。至若法國之策畫。其附俄國之驥尾耶。否耶。此等事皆在本年八月以後。若將來歐洲形勢之究竟。雖甚難豫定。而以上所言。實決不謬也。今日外交之所以暫時無事者。一則以法國大博覽會之故。一則以英杜戰爭之故。若此二事一竣。必事端百出矣。

英俄角逐論

本編爲英人勃雷家氏之作。前月曾揭載於北美評論。叙英俄之謀畫。論二強之牴牾。

殆有冰炭不能容之勢。語雖過當。然亦足以供世人之參考也。勃氏查考英國在海外之利害有年。光緒二年以來。屢將英領印度及支那埃及土耳其諸問題發諸論議。登之報端。又光緒十一年。與其友辜立飛共開亞洲雜誌社。約從事四載餘云。其外著述。尙有中央亞細亞之英俄及支那史。中央亞細亞問題。印度之陸軍諸篇云。

英俄角逐。漸達極點。以干戈決雌雄之日。當不遠矣。即使俄皇希望平和。力行其非戰之議。然事之瀕于危迫者甚多。雖欲悠然定於樽俎之間。不可得也。蓋波斯灣問題。尙能鎮靜之。黑拉特阿富汗地之鄰於波斯者問題。尙能暫忍之。俄於旅大肆暴逞威之舉動。亦可置之不問。唯於亞細亞之英國地位。俄國恒試其攻擊。英人其尙可措之度外乎。能乎不能。

亞洲英俄之衝突。畢竟不免。六十年來。旣已洞若觀火。此間英曾露出其侵畧計畫。然俄頗持重。每俟機則逞。無則晏然焉。今俄之軍人。則以爲可直行其計略。不必畏憚英國而隱忍不發也。近迫阿富汗境上。遠併北清滿洲。而英復百端忍耐。不使俄國之敵意。潛歸屈抑。反煽揚其跋扈之性。遂致俄國軍人以爲英無抗我之勇。近者某紳起而和之。高論英國勢力之漸趨衰敗。絕無挽回之策云云。茲錄其結論於左。

俄自帕米爾高原。或其他各處。猛然俯擊英領之印度大帝國。一擊之下。必至瓦解。試問英以精銳軍三十萬。彈壓因飢而叛之土人。尙且不足。焉能抗一呼而集百萬之俄。

軍乎。

俄國將校皆忘亞魯馬、英家碼、涉巴斯德坡諸役。唯以英杜戰爭持久未決。遂目英軍非歐洲之敵。且前所揭之數言。非僅一紳士之私言。其上下將校。殆皆具此胸臆。若斯謬見。自將校會集堂。潛傳於俄京各文官衙署。觀其近來於德哈廉、奉天府之行動。可以推而知也。俄迫波斯王而奪其特權。世人稍解斯消息。然未深悉之。近有一種怪說盛行。曰波斯王近日至俄京時。欲訂波斯顯然爲俄保護國一條約。果然。則英國蒙損不小也。又英國之奉天鐵道。俄國亦將強作己有。果爲其所有。則與波斯事件之關係。其輕重殆不容一髮也。俄國蔑視各國之舉動。不一而足。對英國之敵愾尤深。夫波斯一國。英國昔曾訂約巴黎。與各國共保其獨立者也。而俄欲於波斯國事獲發言權。犯英國之權利。亦將不顧。又英國所築之奉天鐵道。俄國技師。聲言欲破壞之以爲己有。以俄人之暴亂。踵而實踐之。未可知也。俄今日專以侵害英人權利爲事。二強之間。尙足久言平和平乎。又其政府頻欲挫落英國之威望。而屢計畫開戰之準備。各新聞及政治家。盛言戰利之大。襲印度之易。努力以煽揚人民之排英氣燄。攻擊印度說一書。陸續竣於俄國將校之手。觀俄對英之狀。顯然有決裂之意。固不容疑。然則今日之英俄問題。但觀英人舉措而已。

答此一大問題。必先計關係之輕重。詳考英國利害得失之大小也。夫戰爭危事。必於不獲

已處用之。今俄誓欲傾覆英國。英增修軍備。使之不敢正視。此勝敵於無形之善法也。然我之力加。敵之力亦隨之而加。則不自今敗之。必無制勝之期矣。欲伸國威而制強暴。時乎時乎。此其時乎。過此以往。則俄國地位。逐日鞏固。英國地位。逐日衰頹。勝敵左券。必反操之自俄國矣。及今毅然與決勝負。挫其陰謀。抑其妄想。息燎原之火於未然。使之復返易路。莫苦及彼得大帝時代之俄羅斯。抑非難事也。昔苦利米亞一役。而俄國不得逞其志於黑海三十年。使當時英國政治家能深謀遠慮。俄受創必尤劇也。今日復與之一戰。則印度五十年。可以無外寇之憂。支那亦可免瓜分之厄。使歐洲之敵視英國者。不敢逞威肆暴。其功豈淺鮮哉。且今日之英國。列強疑忌所集之國也。苟不以兵力破之。爲害必無涯矣。故英挫俄於一戰之下。不僮己國享利無窮。即世界各大紛擾之事。亦從而冰釋矣。

凡英之所日夜籌慮者。固印度之邊防。及維持在支那之英國權利也。既往半載間。俄國出種種舉動。以迫害英國。而英國時因別有顧注。唯任其所欲爲。誠遺憾也。前俄以試驗行軍之名。沿阿富汗境上諸處。自德爾門司黑拉特附近喀修苦之間。皆屯駐重兵。此其顯然失友誼於英者也。近來

又於波家拿、阿喀薩司沿岸獲地數處。聞將自其本國移民以實之。斯舉之關係英國亦非

渺小也。又近日風傳與波斯協定以珂拉珊之某要區。波斯地。改入俄國版圖。其目的則在開

短鐵道直通麥西也得。波斯地。此線自俄領地亞斯家巴直抵沽上。波斯地。自沽上經平原而入

麥西也得。麥西也得。黑拉特之間。亞細亞之一大公道也。

夫裏海阿富汗之間。俄得築最近鐵道以貫通之。是與以振威黑拉特之機也。幸能成沾上。至麥西也得之鐵道。至速必須二年。然自亞斯家巴至沾上鐵道。如峻地既削平。鐵軌既整備。則建築工程。數旬足以完竣。不揣英國對之之策爲如何也。

俄國經營黑拉特附近地方以後。而黑拉特復可恃爲印度之屏藩否。此近來新出之問題也。而英對阿富汗政策全問題。亦隨之而起焉。夫俄國目的。在自西北二面以包圍黑拉特。時機既至。則唾手可得。雖然。如俄陸軍大臣辜羅巴託夔。能行其素志。則俄國之鹵莽派。寧保其不率現駐屯妙爾家舖。苦修格地方之兵。長驅而搗印度門戶之黑拉特乎。或曰。奈無以藉口何。曰。馬麥拉。庵德鎰境上之兵亂一起。彼即隨而捕勦之。非最優之口實乎。然英國將來對之之策。或屈從俄國詭計之下乎。抑下書於俄以宣開戰之旨乎。不外此二者而已。而俄國軍人。自以爲兵力優於英國。即使俄帝希望平和之意切。恐亦不能止其占黑拉特之舉也。

黑拉特問題。英國對阿富汗全問題中之一也。然其關係英俄。不可不謂重且大矣。今英加防禦於黑拉特。勿使俄駐重兵以爲侵印度之根據地。即宣言令其撤兵。否則以干戈相見可也。至阿富汗君民之向背如何。雖無庸問之。然阿富汗防衛已國領地。自然與英協力爲

善。而英亦增一臂之援矣。自英國曾數次語阿富汗曰。貴邦如當蒙人侵襲之際。吾人誓竭力助貴邦以捍強侮云云。蓋欲其振舞精神。豫作固疆圉計也。如阿國無自振自衛之誠。英獨出兵代而守之。此自投危道耳。故英對阿政策。其首在服阿王心志。然細察阿王之意。久欲與英國政治家確議協同行動之模範。然英國政治家多憚俄人之猜忌。故無所協定。至今應辦各事。尙無一可稽焉。誠足爲扼腕也。阿王識見。轉高出英人之上。如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呈書印度政府曰。如俄國踰國境。煽動境上達葛曼蠻族。將出何策以應之乎。是等重大問題。質之英人。迥非一次。然英人固置之罔聞。覆音杳然矣。阿王初以爲英國勢力。英是其鉅。外交政略。必不至優游無定。乃英國當隆盛之時。惟姑息苟安。彷徨於老氏自然主義之下。夫自然主義。用於太古之世可也。奚足用於今日羣雄角逐之秋哉。今英國當事變未起之先。將阿富汗國境。逐處劃定。事竣以後。拱手而退。示俄以無他意。且使阿富汗信俄無異圖。此無上之策也。

觀馬廳氏阿富汗政治情形談。足知阿王尙倚信英人。最可深味者。英廷素行緘默策略。阿王頗不悅之。然絕無棄英事俄之念。今英之戰爭南非。尤表同情。其言曰。英國危厄。即吾人之危厄也。其言回教徒與俄人勢無並立之理。曰。回教徒之深惡俄國。自古而然。即回教國蒙俄人制服。然可制服者身軀。吾人之鐵石心肝。固終古無得而屈之。他日必倒戈相向也。

又曰我阿富汗人民爲俄奴隸。妻兒被奪。寧含憤而沒。無使蒙辱於人也。阿王之爲斯語。其出於至誠無容疑矣。蓋王之目的。在明斥俄人而全己國之獨立耳。假英誤有危彼獨立之行爲。其必斥英必矣。然其目的不僮此也。恢復被俄所吞諸回教國。而執其牛耳。此尤其所抱負也。阿王之雄心壯志。固英人所素知。然英人不但不求王之忠告。轉詰其修兵備何爲。是豈遇阿王之道哉。使阿王因英之疑已而疑英。今日爲疎交之國友。翌日即成冰炭不相容之仇敵。其關係非淺渺也。英不早易故轍。不受人之反噬。不可得矣。

俄既窺黑拉特及巴爾喀門戶。英不及早與阿國協議防禁之策。必無及矣。夫阿富汗防衛。非本國之力所能周。如協英阿二國之力。則俄不足慮。阿既鞏固。則印度可以高枕無憂矣。雖然。英國對阿舉動。尤不可以威力相迫。種種條件。宜一一待阿王承諾而後行之。否則必致以侵畧阿土之國視英。以待俄之心待英也。爲今之計。可迎阿王至印度。將英阿兩國將來事宜。詳悉協議。如防守黑拉特。及未戰以前。預作禦敵軍包圍之準備。戰爭既起。英軍於阿富汗全部之運動等籌畫。皆宜與之互相商妥者也。

俄人之尤可畏而危英者在盤據滿洲。滿洲爲俄人侵畧亞洲之根據地。該大陸名隸滿清版圖。實則屬俄國主權之地。故一切舉動。皆強橫專暴。絕無顧忌。且欲派一總督駐奉天省。今尙遲遲未決者。以西伯利亞鐵道未竣耳。又俄之在朝鮮。根據既固。不弄一兵。可一舉而

逐日本人於境外也。思俄人吞併亞洲之力充足之期。當不出五載而外。此五載間無人干涉而重劇之。不見禍水橫流東亞不止矣。

但自大連灣一事論之。使當日倫敦北京間之外交上多費一番筆舌。則可開該地爲通商自由港矣。乃計不出此。遂使無上良港。遂成俄人之外府。今從外國輸入之貨。非經俄國稅關取稅。則不使入內地。其蹂躪他人權利。亦各國所罕匹也。夫北奉天府鐵道。久爲英人所承辦。經俄國一次反抗。遂改英人承辦之名爲官辦。近忽傳俄國通旅順之鐵道。將由奉天府左近經過。推其原因。蓋不外俄鐵路技師發見奉天線之竣工期不遠。故怒而思強暴手段云。

俄人猖獗。殆達極點。事至於茲。英興干戈以壓制之。則須及早布置戰鬥之方。且與阿富汗及日本同盟之期。舍今日則無第二機會也。試觀俄國情勢。徒爲大言壯語。實則絕非可畏之勁敵。蓋其兵衆而勢分也。遼東半島。雖蓄大兵。然以欠聯絡之故。遇制海權之強國。覆滅之固易耳。阿富汗國王偵知俄在中央亞細亞地位。脆弱異常。且彼回教教徒。常與俄人爲難。近來塔西澗之暴亂。俄國不能鎮伏之。反使其敵愾氣餒。愈臻高騰焉。網東之日本。則坐待時機。默俟英人之勝利。不事無用抗議。唯注目俄人舉動。兼求充實海陸軍備也。雖然。日本亦豈能永久空待哉。彼朝野之政治家。以爲與英同盟。至何時亦無所獲。寧舍之之

爲愈也。然舍英而入於俄，抑亦彼都人士所狐疑難決者耳。乃若英國甘受俄人之凌辱，而不思一伸，此不但失去機會，且失同盟之國友矣。噫英之當局者，可不計及之歟。

夫戰爭危事也。雖然，失此機會而不戰，將來之危，必有十倍於今日。故冒險而不顧，即所以求無窮之安於他日耳。試察俄羅斯內情，一切準備，實疎於英。俄國占領印度之心，徒出於貪婪，其實力則絕不足恃也。今與之驟開戰端，撼動其在亞細亞之根據地，使之百年以內，無復有侵襲印度之夢想而後已焉。雖然，大捷旣博，戰局一收，將如何以善其後乎。此問題中之最大件也。然今姑置不論，試先事籌畫對法國之策，而一一思之。

從來英法利害，亦往往互相背馳。然二國非有固結不解之宿怨，乃由法國近頗失信於英。甘屈膝俄皇之下，是以不能無疑於法之助俄以斥英耳。推原俄法同盟，因三國同盟而起。蓋欲爲反抗計也。然其後屈從俄國漸深，故世人多疑其有危於英也。然波斯、印度境上，及滿洲諸方之戰爭，與法國政府之利害，毫無相關。當英俄戎馬相見之日，法國抑將以何助俄乎。此彼之至要問題也。處決其問題之計畫，亦誰無得而測定之。我英亦無由使之絕敵我之念也。要之法非利英之國，萬不可一時忽之耳。

冀曰戰釁旣開，法國如乘而干涉之，則非英有以致之，乃其自取之，應戰之可也。竊思俄法二國，協其艦隊之力以擊英，英亦可以獨力拒戰而敗之，夫亦何所憚哉。

海戰因爭地中海、黑海、波羅的海、及極東海面之海上權而開也。於大西洋則封鎖法國檀家庫至努力洋諸港灣。至於與聯合艦隊大戰之所在。其地中海乎。地中海者。法所自誇爲艦隊強盛之處者也。極東海面。英新派遣巴漢府、德律普、二大巡洋艦。即不假日本艦隊力。亦不難奏掃淨之功。聯合艦隊。當此之時。必遁走旅順。据砲壘爲防衛。海上優劣。不待數月可定。即使敵有免於覆沒之艦隊。然海口旣被封鎖。抑復何能爲哉。

海戰之前。必先鞏固印度守禦。且爲援助阿富汗之準備。如俄以大兵壓印度境。我可暫取守勢。而實則攻俄於各他方。若是。則印度守兵。僅須五萬足矣。先調歐洲戍兵十一萬。割其半以出境上。更添以精銳印度土兵七萬五千。英披良爾薩華斯兵二萬。抑復何所憂哉。此等兵卒。皆携有來復良槍。惟騎兵砲兵則設備稍疎。然亦非無補足之道也。由斯觀之。則英國能出兵十五萬於印度境上。以五萬充機伯爾一方之守備。以十萬向康大漢爾及黑拉特方面。而自壁興華勒進攻敵地。然必先與阿王協商。經其允許。進兵國內。然後行之耳。

夫英以進攻爲策者也。而於印度則必作固守計。故自印度奢門越五百哩

凡里榜加口
字者概英里

重山

曠野。至阿富汗喀修苦以邀擊俄軍。甚非策之得也。如以之衝疴德沙襲巴姆拔涉巴斯波新港。則爲益多矣。俄國旅順及遼東半島之守備兵。較厚於黑拉特也。英以五萬兵援之。固屬易易。況加以日本坐擁精兵五十萬。可常作英援手乎。日本傾覆滿洲及朝鮮之志。蘊蓄

已久。故常欲俟英人之動靜而發。今見英動陸兵五十萬。其同心可知也。布置五十萬陸軍之道維何。以十一萬駐守印度。四萬出埃及。五萬出滿洲。五萬出黑海沿岸。餘二十五萬。則於翌年突攻聖彼得堡時用之也。聖彼得堡甚易攻擊。蓋俄京與內地之聯絡最易斷之。且古龍斯丹。雖云海上堅固難拔之重鎮。然自陸上破之。亦決不至終持不下耳。

以上所論。皆未言及同盟。其所以不言及之者。蓋英國一動之後。即可以致各國之協同耳。試舉各國而逐一論之。阿富汗國王。知回教諸國之憎俄甚深。竊欲乘機率之以抗俄。土耳其見回教徒復仇軍起。必不能坐作壁上觀也。伊大利親法之投俄。必起而聯英。伊如助英。則地中海之敵艦。尤易掃蕩之矣。又芬蘭一動。瑞典挪威。豈能晏如此二國人民。屢遭俄人之凌辱。每有忘國之憂。今逢此良機。其反戈以向俄必矣。澳國雖投三國同盟之中。然絕無所益。東境之警。頻聞不止。蓋波蘭斯既亡。而與大利國運漸次不振。今天與以興復波蘭之機。必不能坐視也。至於日本一國。已默與英相結。將來援力之多。固不待言矣。以驚天震地之一劇戰。而樹莫大之威。雪莫大之耻。挫莫大之狂妄。日兼足聯絡友國。鞏固邦交。其關係不爲不重矣。嗚呼。時乎時乎。不可多得。我當局其三思焉。

英論排日

日本報

泰晤士報載英人密陀甫之論對清善後策。在勿使日本於支那大陸占優勢。而英俄合盟以助支那之開發云云。觀密氏之論。內含有以北京可爲俄人之亞細亞市府。南京爲英人市府之意。終言瓜分之議。似畢竟難行於今日云。雖然。奧國輿論數年以前。既有唱此種議論之徒。今若輩勢力漸次推廣。蓋以輿論爲政治之英國。空論奇談。自能流行迅速耳。特現居內閣之僉不侖君。其一舉一動。往往震驚寰宇。然則我國當研究對清之善後策。豈可過於以英是賴乎。

英陸軍大佐克拉格氏。於前年論列中國之事。主張英俄互相提攜之議。其說曰。我英國之對清策。始終以敵視俄人爲宗旨。此英之所以失敗也。仇俄之策。不但不能制彼跋扈之勢。且愈增兩國彼此歉怨之隙。俄既常存復仇雪恨之念。則英國領地與商業。必致常受種種危險障害。國光因之不揚。甚可慮也。假使兩國舊怨新仇。均付之一滌。而無所蒂芥。則不特英俄之幸。亦歐洲全局之幸也。

又克氏所著之「俄國海軍力」一書之序曰、

英國人民之唱英俄同盟者。頗不乏人。現首相沙侯亦漸洞曉之。千八百五十四五年之苦立米亞戰爭。及千八百七十八年之俄土戰爭。今始言當時對俄策之誤謬云。蓋亞細亞大陸。英與俄共出而分割之。此實上天所命。以二國之力。縱橫全亞。綽有餘

裕使二國互相協議彼此之權利範圍毋相侵犯則平和與進步之光明斯足以輝耀世界也。

英國政客二三年前其唱道既已如上所揭。則密舵甫發議於泰晤士報中。其決非一人之私言可知矣。

英國輿論之排日本。非絕無理由。今當此次事變。不幸排日本之氣燄似愈高。是固不外出於一時之謬見。不可不云於對清善後策上之障害力也。要之當局必早爲之備耳。此次聯合軍各國中之握有勢力者。俄日英而已。此三國中苟二國之心志合一。則問題決矣。自外觀之。英之向背。必取從於俄。然過信東京倫敦間之消息。而忽於倫敦聖彼得堡之消息。則必至再蹈遼東半島之覆轍也。當局者其猛省之。

英俄和協

英俄于東方事件。其不免衝突乎。其終能和協乎。是重要之問題也。夫英國所注意者。在揚子江畔之利益。俄國所致力者。在經營滿洲。雖有相持不下之勢。然亦有各不相侵之界也。唯英更有與俄爲強硬之敵者。則以範圍地中海權之故。不能不于巴爾幹半島。防俄之南下。以保維印度版籍之故。不能不于中央亞細亞。扼俄之咽喉。其準備之整齊。對待之嚴厲。直如紅爐炙火。熱度已達其極。旁觀者驚魂動魄。而慮其爆裂在即。已至無可措手。于是羣

相議論曰。英俄必于目前有激烈之衝突。斯固然矣。而豈知所謂極東問題者。初以爲必兩國間引禍之火繩。而今竟不啻爲和親之媒介乎。彼俄國隨德國占膠州之後。即租旅順。踞大連。而英國亦尋領威海衛以相抵制。然英人查爾斯的爾克氏之言曰。政府此舉。譬猶以泥砂投國民之眼前。使之亦見有物過吾手耳。非所謂納諸囊中者也。又英國亦嘗支出經費。于山東募集支那人編成軍隊矣。然于砲臺船渠。及必要之軍備。并未新有設施。一仍舊來殘破之基而已。觀於此。不難見英國對俄國之心。更以證兩國間之必有協商也。況俄國亦確認楊子江畔爲英國之勢力圈。曾無橫入侵損之說。而俄國有割讓滿洲之要求。各報雖有言英國當出爲防阻者。而與內閣反對之的爾克氏亦曰。俄國此舉。爲正當之要求。我英不可不默認之。然則吾人欲以陳套之意見。而論今日之英俄。豈不隔十重雲霧哉。

論列國借保全而行分割

日本報

列國皆言保全支那。少有言分割者。即俄德亦同聲言之。其果爲保全乎。吾知其必空言而已。假名而已。就其實觀之。俄國於滿洲之行動。日以侵略爲事。不盡併吞囊括不已。自黑龍江至松花江之間。其地幾盡爲所畧。叻都哈、寧古塔、吉林、三處要地。已吞占靡遺。而其心猶駸駸未已。今又入盛京。於遼東灣略奪牛莊及山海關。以與旅順口相呼應。作東三省之大連絡大總合。冀欲作一右抑直隸左制朝鮮之大雄國。今回北京事變。爲東亞之大不幸。

而實俄國之大機會也。東亞之平和永治。豈俄人所心悅乎。

德國視東亞之禍亂。非禍亂也。實漁人之利也。今其公使之遭害。實適成其素志而已。實適爲其藉口而已。乃乘勢派遣大兵。以逞其所欲。其心非救援北京也。甚明矣。近日當俄軍取榆關。至天津之諸要塞。而德軍應援之。即此亦足以見兩國之意向矣。聯合軍至今已非聯合。皆有單獨運動之意。今冬期駐軍之勞。俄國早已准備。夫俄國于奉天直隸。只有一秦皇島不冰之港。今一面先於天津准備。一面復於牛莊遼東灣准備。德國新到之大兵。亦於此方謀此准備而已。此俄德二軍較列國已占陸上最優之勢矣。且也德國華路帖耳嗟元帥爲總指揮官。吾恐將來中國北方大陸。實爲此二強之勢力地也。英國視此形勢。將如何舉動乎。其必固守長江不讓之言無疑。現長江沿岸之督撫。恃英人以安其職。土匪亦畏督撫而不敢動。此其概也。三強國之實勢如此。

至是彼播遷中之清廷。果有急於恢復平和之思想乎。保全土地之切望乎。吾人不可不細思之。清廷曩任李鴻章爲議和大臣。又再命慶親王助之。近風聞任端王爲軍機總裁。清廷至今日意志猶未一定。前後矛盾之動作如此。如欲恢復平和。今以益爲遠播。如欲保全土地。何以造出西安半壁之態。此不易窺其端倪者也。今藉德國提議追捕罪魁。而清廷反有重用端王之風說。豈不益滋疑惑乎。清廷之態度如此。列國之態度又如彼。即此觀之。恢復

平和。豈易望乎。支那保全之望益希矣。

當此時日本將如何乎。救援之大兵。今猶屯駐北京。以防禍亂之再發。非以之附列國之尾行也。我日本政府之方針。雖在保全支那。若支那政府自不欲保全。日本豈能單獨保全之乎。況加之列強皆相率以實行分割耶。勢至于此。日本將盡撤回北京之軍。轉向南方福建之地。以守臺澎新領地。而保持列國之均勢乎。或將益加兵力于北方。以與一二強國爭衡乎。或將退而擁護朝鮮半島。以避支那大陸之分割乎。此三個疑問。吾朝野人士因之而有三種希望。若至支那保全之望絕。則此三個問題必起矣。滿洲地方及遼海沿岸。折入他國。則朝鮮半島必不能安全。日本西部之利益。亦因之而損害。可不戒心歟。

歐洲列國與人道

日本報

歐洲列國軍之在北京也。殘虐橫暴。無所不至。劫掠財帛。淫辱婦女。殺戮老幼。不可言狀。假文明之利器。以行野蠻之舉動。是虎而翼也。故舉動愈不可約束。而患害更不可思議。雖合獅虎之猛暴。豺狼之恣慾。尚不足以擬之。其中尤甚者。以俄軍爲最。頃俄國政府提出撤兵之議。北京人民方流離奔命。靡所歸止。忽聞斯命。乃舉手加額。以爲有復甦之望。於是相携而返者陸續有人。不期所受之暴虐。較奔走道路而尤甚。是求生也。而反得死矣。前俄軍在拉哥威斯丁斯克地方。在黑龍江之東之虐行。吾人已略聞知。今有由彼歸者。聽其所談。中國乃受

虐之慘狀實慘無天日矣。今略舉一事而言之。俄軍使中國人男女老幼等三千餘名列立於某河畔。彼於對面排列銃炮。以爲打靶射的之戲。銃炮擊發一輪。應聲而倒者數百人。須臾數輪之後。岸上所立者已盡倒矣。其中有寧投大海葬身江魚腹中。而不願受俄人硝彈所污者不少。中有一妙齡婦人。懷有嬰兒。四體投地。連連磕頭。以哀乞憐免。久之見俄人置若罔聞。乃起呼曰。俄國豈無神歟。豈無慈仁歟。遂躍身於水中。今其地屍骸高積百數十處。原野盡爲血跡所模糊。草色幾莫能辨焉。吁。傷心慘目。有如是者。嗚呼哀哉。寧復有人道歟。昔何國哥夫萬將軍之在隋馬寺。朱太可曼也。極其虐殺。政府猶厚賞其功。其軍人知多殺人及能略地。功成則有厚賞。故皆肆行暴虐。爭立功名。此彼軍人之所深信於其政府。及其政府亦樂得以此爲鼓舞之具也。又斯哥伯力夫將軍曾在加騎屋帖。無端虐殺八千人。其意謂若欲於亞洲維持永久平和。不可不大行虐殺。殺戮愈大。則平和之比例益久。又曰。大加痛殺亞洲人民之後。必可得永久寧靜。大爲痛擊殺戮。使之不能抗抵。使之震懼畏懼。使之殘灰不能復燃。然後施以小恩。自然變其怨心而爲感戴。此余征服亞洲之手段也。云云。自後俄政府遂以彼之手段爲政策。若列國責其蠻行。彼公然不憚曰。此爲俄國便利之故。不得已也。虐殺者乃俄國征服亞洲最好之手段。俄國對亞細亞人不守道義者。蓋實行加奈路所云之「對蠻人以鐵炮」之主義也。列國遂聽之。蓋亦唯此手段是認矣。夫歐洲列國

豈有人道哉。抑豈盡無人道哉。但其所謂人道者至褊狹焉已。

今俄人之大行虐殺者。蓋執行斯哥伯力夫之政策也。夫俄人之目亞洲人爲野蠻人久矣。且加之成吉思汗帖木兒曾蹂躪其國。故其讎視亞洲之心愈甚。今乘中國變亂。遂得逞其所欲。遇華人則目之爲蠻人。不必遵道義。唯以銃炮鋒刃相對。務使華人成屍山血海。然後方快於心焉。華人以殺彼數十白人之故。列國遂大罵爲文明之公敵。人道之公敵。因數十人而遂起十餘萬大兵以問罪。今俄人曾不半日而殺華人數千。而歐洲列國無半詞。吁道義者豈偏庇白人橫暴之理歟。文明者豈偏飾白人蠻行之具歟。道義云乎哉。種界已矣。文明云乎哉。鐵炮已矣。

吾人不及今主張黃人同盟。豈不愚哉。彼歐洲列國早已造成白人同盟。以掃蕩黃人。其主意已公言不憚。吾人曾譯有英人所著之「危險之日本」及「英人排日論」。讀者幸反讀之。則思過半矣。又白人披鴉純會高唱「黃色患」言黃人爲白人之患之說。如白人意向。日以掃蕩黃人爲最要之事。遼東還附之後。德皇維廉二世贈書於俄帝尼可拉斯。以表示白人同盟掃蕩黃人之意。吾人豈忘之歟。今若不主張黃人同盟。將恐有叩首於白人之前。任其蹂躪而不能抗拒之也。

西洋人素以文明自許。而視他人爲未開野蠻。以重人道自負。而視他人爲不知人道。而今回於北清之暴虐。其所以咎責人者。實萬一不能反之於已。此問題洵足爲全世界人道之關係也。

從來之積弊。每於所謂文明國民及強者之所爲。雖有如何之罪惡。而不敢少加處責。動恐互傷和氣。致使事實湮滅。即如今回暴虐之事。因強於外交上之範圍。而遂不敢發一論者。實大可怪也。昔日本出兵稍遲。而各國遂以人道大義相責。其敬重人道之點。洵堪佩服。不謂今竟弄出此橫暴殘酷野蠻之事。抑何前後矛盾之甚耶。抑不知彼所唱之人道。與吾人之所謂人道。實有分別。只劣等國民對文明國民。及文明國民與文明國民之間行之。至若文明國民對劣等國民。與白色人種對異色人種。則無所謂人道。一聽其任意之所爲而已。若夫強者擅其強。優者恣其力。則世界恰如撒柵之動物園而已。其所謂文明國人者。何異猛獸鷲鳥乎。所謂俄法德者。於獅子虎豹鷹鷲。又何擇焉。嗚呼。夫如是。俄帝所謂「世界平和」之一語。將在何日乎。

今回之事。雖不過對清人加暴虐耳。然而以刑法學者之語而論。凡犯此類之一罪者。將來必至犯同類相似之罪。果然。則今回之暴虐。不能保其不再演於將來也。吾人指日本雖以文明自任。對等自信。然自彼西洋人之眼觀之。則異教徒異人種也。且彼非以黃色危險爲最

注意之問題耶。今非憂其日後加此暴虐於吾人之上。然而爲未開劣等國民計。爲世界平和計。必望此等之事不再發也。

西洋人亦不可盡謂爲暴虐殘忍之國民。即彼現今之人雖甚殘酷。而其遠祖或不盡然。蓋昔者中世封建之時。其 武士 之制。之制恰與我日本武士道相似。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與中國之所謂任俠相似。以

扶弱鋤強。尊敬婦女。貴重廉恥爲主領。是故往往有捨身命爲犧牲。甘心而不辭者。不謂不數世紀。其義俠之制。遂衰頹至於此極。有如其子孫於北清之野。演此酷虐之暴劇者。嗚呼。其燒家劫財。所謂貴重廉恥者何在。其殺害淫辱。所謂尊敬婦女者何在。其虐殺無辜之官民。所謂鋤強扶弱者又何在。其祖宗辛苦艱難。以築成名譽之塔。爲不孝子孫。一朝破壞之。若其祖先之美風尙傳。則西洋人決不可默然以了事也。

西洋人非素爲崇敬先祖。尊重其事業。而誇張其名譽者乎。夫千日說法。以求庇於世。而因一事以破之者。人必稱爲至愚極蠢。西洋人今回之事。非若是耶。祖先之美名。傳於千古。今一旦爲之掃地罄盡。使世人類推今回之事。不能不疑及彼先祖之事亦多屬子虛也。彼污壞其先祖名譽之罪。豈尠少耶。彼等自問於中心則有疚。對於先祖則不容。揆之人道則當誅。又將何以爲言。又將何以爲情哉。只宜發憤改過。速自悔悟。以謝罪於天下。誓不再犯。如是方有一分面目。以對祖先。然後始可以再唱人道。及可以人道責于他人也。

法國進逼南清政略

法國銳意擴張其殖民地。以開發國民之富源。不惜投巨額之資金。運非常之腕力。在在聳人耳目矣。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之時。計法領越南地方。進口之額。其中八分之七。概歸英德及瑞士商人之手。自法國政府征課保護稅。及多設方法專攬利權以來。于是財政商業。日有進益。及至今日。則法人于該地方進口之額。已占三分之二矣。觀此可見其經營完善。而功效速且大也。

欲開放越南之內地。其首要必在修築鐵道。是固不二之論也。法國已于千八百九十八年。議決支出二億佛郎。爲工事上之經費。該鐵道之部位。起點于越南北部。獨一之海港地名海防。逐漸聯絡。達于內地。其用意在使內地重要地點。與海岸呼應通靈也。不寧惟是。此線鐵道。北接中國之雲南省界。南與交趾鐵道相續。由是則其勢力所及。遂足近逼雲南。遙制廣西。廣東。四川各省。且深入雲南境內。築路以聯越南北部之線。此舉工竣。則集兵在旦夕。進擊如順濟。風飄雲捲。直襲南清各地。而制其死命。直指顧問事耳。或不行此粗率之策。恐彰其暴厲之行。而仍以柔和手段。弄老病夫于牀席。則剝膚蠱腦。亦惟任其所欲爲。無不如志也。然則法人于楊子江上游之位置。其根蒂之深固。豈有遜于英人哉。

自越南北部胡南頓。至中國廣西諒山地方。向有狹軌鐵道一線。此線路南向延築。則進達

紅河內地。其地段之工事。現已告成。紅河上一英里有奇之大鐵橋。亦已準備矣。而東北則自諒山沿西江。以達于南寧府。皆其延長線之區域也。

又自海防港至河內之間。所敷設之鐵道。可延長于雲南。是尤于軍事上有莫大之關係。其線沿紅河之流。達烟巴市。經雷開而入中國。至雲南之蒙自地方爲終點。現已測量竣事。鳩工庀材。將從事于修築。若無意外之故障生出。則自海防至維克多里一大部。不二年即可開通矣。

越南北部鐵道之計畫。如上所述矣。而河內以南之鐵道。測量已完。工事亦將開始。其線係沿海岸。越交趾之境。暫以烏因地方爲終點。而後或延長至胡耶。或至西貢。於是舉法領越南之東京。安南。及交趾三州。首尾相應。如血脉之周流全身。轉動靈活。則南自西貢。北由海防。運送軍隊。及軍人需品。又商務出入之貨物。橫衝直突。獨往獨來于中國之境。無尺寸之阻礙矣。而此項規畫。亦決以二年爲成功之期。

夫鐵道輪軌所進。法國國力即隨之以行。其影響及于南清。而于英國貿易上有非常之關係。勢固然也。故英人必不能坐受其弊。而不策抵禦之方。於是建楊子江及西江附近二大鐵道之議。其一線則起廣東。終西藏。其一即今已于漢口興工之線。蓋亦發于廣東。而以漢口爲中站。更接通于北京也。吁。南清半壁江山。膏腴萬里。誠英法之寶庫哉。

俄國哪哦悠列密鴉報。曩著一論。論俄日之關係。并提倡兩國同盟之說。茲更揭一論。諷示日本之經營朝鮮。毋肆力與俄國相抗。致生嫌隙。并勸其伸張羽翼于南瀛。以圖他日之雄飛。嗚呼。慢藏之物。羣盜睨之。今各國之于中國與朝鮮。爭勢鬪力。毫無顧忌。直不知有所謂主人矣。雖然。是豈得歸罪于人哉。

其說曰。現時日本國勢之程度。已居何等。將來之發達若何。當現在而謀將來。其政策果當若何。是日本四千萬人所日日規畫周慮者也。其必有定計主策。無論矣。然自我輩觀之。日本之人口。近年愈見繁殖。國內幾有人滿之患。其新領地台灣及澎湖列島。居民雖較稀疏。然多屬山野荒涼之地。且多爲生番所盤踞。況海口并無良港。爲交通之要地。故爲日本策而欲多移人民于該地。實覺甚非便宜也。更有一說。日本人之食物。以米爲主要。查其食米之額。由外輸入者頗鉅。其人口復年年增加。則爲將來開足食之源。決不可不爲溢出之人民。謀適宜移殖之地。又須大興工業。輸出製造貨物于海外。以彌補入口貨物過多之虧損。此不易之策也。雖然。竊有慮焉。今日歐洲列國之視耽耽。欲逐逐。決背而狠鬪者。亦不過爲占領市場耳。此豈日本今日區區之力。所足與之爭鋒競銳者哉。

英之政治家。理財家。其爲日本策者。莫不曰。宜伸張腕力于朝鮮。于是日本之注目于大陸。

者。亦以爲當先以朝鮮爲下手處。不知此種主義。自英人言之。則徒見其利。而不見其害。故津津道之也。然豈謂舍朝鮮別無他適之途哉。至稱朝鮮爲日本之穀倉。究屬過當之論。考之千八百九十八年日本海關輸入米之總額。則以自法國殖民地輸來者爲最多。而自英國殖民地者次之。若輸自朝鮮者。則尙不及總額五分之一。是可知其實際矣。又曰。朝鮮者即東洋之意大利。則其說尤誤也。夫朝鮮氣候之生物力。較之鄰近之日本。已大相差異。尙何言比擬于意大利哉。此他日日本即得志於朝鮮。其收益亦必有限也明矣。然英人故極意主張之鼓動之者。亦非無故。蓋其深意欲使日本與俄爲接壤。于是則英得利用之以當俄人之鋒。使果其至是。則俄日之葛藤。必發生于旦夕。而日本之禍根。其綿延于無已乎。如不欲失此轉危爲安之機會。則莫如樽節其從來之威力于朝鮮。斷絕北出之念。回首而圖南。併全力以略取中國之福建省。先就該省之海岸。求一良港。作艦隊之根據地。斯爲無上之妙策也。

議和團之變起。日本人在中國之生命財產。頗多損失。因得與歐洲列國相提携。協同經畫。有對中國政府。要索賠償之權利。是固然也。然英德協商一節。則明明以保全中國之土地爲言矣。而彼之倡是說者。或既領有香港及威海衛矣。或既領有膠州矣。若夫日本雖久有心于臺灣附近租借一必不可少之良港。遷延至于此時。恐亦必以格于協商之成議。將遂

不能如志矣。夫日本何獨失此權利哉。究其由來。則在于千八百九十七八年之間。各國紛起向中廷肆取求之欲。而日本竟無由與其利也。

日本若能依我輩之策。則俄國惟有誠心望其成功而已。北清戰爭平復之後。俄日之交際必日益親密。此固決無可疑者也。即法德二國。亦未必包藏禍心。爲利己損人之計。所不可知者獨英耳。亞非利加之情形可鑒矣。若仍施其囊括包舉之手段。于東亞大陸。更振其垂天之翼。自香港至于威海衛。皆認爲其勢力範圍。此其企謀雖決不能任其實行。而其無厭之慾心。要不可不豫爲限制也。此實日本所當用意者也。

德國近情

歐洲諸國之中。其進步之速者德國也。自聯邦以後。維廉一世以雄略之天資。而以鉄血宰相畢士馬克輔之。改革百政。以至今日。國民產業日富。智識日開。甲午之役。東亞風雲。爲之一變。而德占膠州。在東亞之勢力。突然而進。其在東亞之外交。亦執強固之手段。而各國亦不敢侮之。今皇維廉第三世。以蓋世之雄。即位以來。大權獨攬。雖有宰相。亦爲虛名。今新任宰相畢幼羅。先爲外務大臣。人稱爲歐洲第一流人物。輔今皇以爲政。其力之相合明矣。故將來稱雄于歐洲者實爲德國。而將來得大勢力于東亞者亦德國也。今德皇爲政之方針。專注意力于外交貿易之二事。因之而擴張海軍。獎勵商工。今日歐洲市場之雜貨。以德國商

品爲最多。其工作之品物。將有凌駕英國之勢。南美洲及阿非利加等處。德國之雜貨。銷行極廣。故歐人有言。德國人者支那人也。有利之處。不辭奔走。無利之處。雖有恩在。亦不赴之。德國人有歐洲之猶太人之稱。支那人聞金則忘食。雖覺甚鄙。而德國人亦不過文明之假面目而已。故德國人實爲支那人。亦即德國數年來進步之原因耳。前者畢士馬克之金爲人生至寶之言。時至今日。養成德國人一般之風氣。爲一切進步之原動力也。

德國之特色。實在于學術商業工藝軍備。及一切交通之方法。如鐵路輪船電綫之類。皆人類交通之機關也。就各種

觀之。實爲世界第一。而其缺點。則在精神上之退步。道德學之減少也。何以言之。德國萬事皆重階級。官衙之中。工場之內。在下作役之人。諸事皆受壓制。此其一也。又人情之中。暗黑如地獄。衆人皆苦之。柏林乃大都會也。而夜間往遊各處。如遊地獄。指下等人而言。如機器局廟門街口。又如乞丐之徒。夜間露睡于各地。此則歐洲各國皆有之。雜鬧巷頭。女子之賣淫者十之八九。亦可驚也。

東洋貿易論

日本添田壽一

在東洋之國。其數雖不少。以文明之程度而論。則未能脫未開國之範域也。故其經濟之狀態。尙在農產國之地位。如其貿易。亦不過多以已國之原料輸出。而以外國之製造品輸入而已。立於東洋之間。出乎例外。進于開明之域。稍達到工業時期者。獨有日本而已。若夫在此東洋幾多未開農產國之中。特令人最爲注目者。則中國是也。以其土地則有四百餘州。

之廣。其人口則出數億萬之上。真是世界上無比之好市場。欲再他求而不可多得者也。彼亞非利加之土地。地域雖廣。人口却少。南洋一帶諸島。雖星羅棋布。終是叢爾島嶼。即雖近時開通之南美諸國。亦不可與中國同日而語。顧今歐美先進之工業國。利用機械之力。製作品大爲增加。供己國之用。既綽有餘裕。於是不得不求銷路於未開之農產國。而農產國中。最有吸收製作品之力。而爲工作品大可輸入之地者。則莫若中國。中國實爲工業國之無雙好市場。第一之顧客也。於是各工業國皆爭向之。唯恐失此好銷路。是近時中國爲列強貿易之集點。並爲列強外交之集點之原因也。

雖然。社會非一定不動之物。中國豈終千百年不變。仍如今日之現狀哉。此實難逆料之事也。即使其發達進步。雖極遲緩。於數百年之後。因己力或他力之動。使其達到工業時期。亦未可知。果然則於其尙未達到之前。可謂之各工業國得向中國吸收利益之時期也。今日本已立於工業國之地位。不可不與他工業國並駕齊驅於中國之大陸也。

吾人之談我國貿易者。多偏倚於一方。有云茶者。有云絲者。雖然。茶也絲也。不過農產物耳。以此而與地大物博之農業國競爭。既非容易之事。且輸出天產物之利益。其不及製作品實遠甚。又或有言以美術工藝品者。雖然。美術工藝品。就其一物而論。其價或頗高。但其需要之範圍甚狹。且變化消長極頻繁。要之祇以農產物美術品。終不能作維持一國經濟之

策也。則最要者其惟工業製作品乎。今以其體言之。則當以紡績綿布及其他日用必需品為主要。然而以此等之製品輸向歐美諸國。彼已自用有餘。且將以之供給我。其不容我之供給之餘地也明矣。然則我之製作品。捨中國而外。將覓何銷路哉。當對中國之際。不能與他工業諸國競爭。固不俟論。然此競爭。比諸對他農國之競爭。實有難易之判。何則。與諸工業國同爭於中國。我有天然力之相助。不惟困難可以稍輕。且得占優者之地位也。今示天然力之勝於左。

一 地勢上近于中國市場。得運輸交通之利益。

二 與中國人人種相同。故嗜好亦相似。故以我之嗜好容易推彼之嗜好。我製作品為中國人所不合用者殆甚稀。

三 因言語習慣相類似。販路擴張上及實際交易上所得之利益不少。

四 勞力之工費低廉。因生產費得節減。

但近來勞力之工費雖騰貴。比于金額之增加。而勞力之效果相伴之。亦不足憂也。

五 工業必須之煤。已國內甚多生產。

有此諸種之便益。我邦已立于形勝之地。即有他工業國之競爭。決無有不能堪之之理。苟

有此形勝便益。而猶不能與他人競爭。我國之前途。更將何望耶。若國家欲維持經濟。雖資力欠乏。金利不廉。工場不整理。航業不擴張。貿易組織及德義之不備等。有此諸缺點。亦不可不利用前記諸種之便益。以圖擴張于中國及其他農業國也。然於中國貿易。就有防碍發達者數端。

一 公安之保護不行。有害於商業之不安不信之念不能絕。

二 所謂釐金。其他種種各目之下。除海關稅而外。輸入品所經抽取者不少。

三 貨幣制度紊亂。度量衡不一定。日常交易之不便。不可言狀。

四 交通。通信之便不開。商業交易。不得敏捷。

此數者實其主也。苟期中國貿易之發達。不可不先排除此等障害。苟得排除之。則商業國不多求于中國矣。如彼蠶食版圖之野心等。單由貿易上觀之。反有害而無益也。何以言之。蓋以其有區域縮少之虞也。故所謂保全支那者。實貿易政策之最要事也。更遠而推測中國之將來。各種工業製作品。既販賣於其國內。漸養成其嗜好。因而彼或以自己之資本。或以外部之資力。日產出製作品。事苟至此。則他之工業國不得再如前時所獲之厚利。於斯時也。唯以資本供給彼之自行製作。即轉而立於債主之地位。此將來或然之勢也。欲達此地位。必先於中國未達到工業國之間。盡全力擴張販路。竭力以講求吸收利益之策。况我

邦乃資力不充實之工業國。尤不可不注意於此。將來中國或數十年或數百年之後。入于工業國之域。我昔日之販路雖失。然已豫爲之備。又奚必患。蓋以新爲債主國之所得。足以償其爲輸出國之失也。

由是觀之。今日工業國所宜取之政策。在于力向中國擴張其販路。爲擴張販路。則在排除貿易之障害物。外交之方針。與經濟上之方針。不可不同出于此一目的。現彼歐美列強。其注全力于中國問題。可證之例甚多。特居於東洋一部之國。指日本已達於工業程度。將來亦欲以工業爲立國之基礎。此島上之帝國。今日非宜以狐疑躊躇無爲無策。徒在空然渡過之秋也。利用其天與之地形。培養國民之生產力。以爲東洋貿易上之主動力。先進國。不可不勉於是也。是不獨日本之利益。與東洋之平和而已。世界之貿易。延至社會之文明。亦有利焉。

歐洲外交之變局

德奧意三國同盟。與法俄同盟相對。思永保歐洲政治之均勢。維持歐洲之平和。此事可謂久矣。法俄同盟。以今回支那事變。終始相依。聯合之基礎。日見鞏固。而三國同盟之勢力。不僅不能出于歐洲大陸之範圍外也。近來意大利顧時局之變遷。將欲與年來之友國分袂。新結契于法俄。或暫立于孤立之地。以圖養成其國力。風評百出。莫衷一是。三國同盟之前

途殆有不可測者。考諸由來。德國之地勢。介于法俄之間。受兩國陸軍之侵擊。顧之甚難。畢斯麻克。常懷苦慮。措置頗艱。曾思以避危救患之法。先使英法相爭于埃及。後使英俄衝突于阿富汗斯坦及土耳其之間。而已于兩隣之勢力外。竭力籌畫。由是組織三國同盟。對抗于法俄之方針。畢斯麻克于外交上。更振其精力。德國乃占盟主。意奧以德國之目的。不免無利用于政治上之形跡。意國雖依同盟之力。保守內國之統一。安全獨立之根源。固守德意相親之約。而同盟之成立以來。意大利緣何拘守約定。派兵員二師團于德法開戰之日哉。夫軍備爲立國之必要。意國雖守同盟之義務。遣兵援助。未免有越于本國之範圍也。現就意國最近之歲計。其陸軍經費萬不可缺者。千三百四十萬磅以上。而歲計之必填補者。不能得之于租稅收入中。屬發行公債以充之。公債之元利金支訖者。達于二千六百萬磅之多。若以歲入全額。四割八分。而意大利之富源不廢。擔負之重。豈弱力所能勝。國內經濟。日就于困疲。下等社會之生計。日見其窘迫。社會黨由是攻擊三國同盟。日熾一日。意大利之主張脫此同盟者。職是故耳。現行之通商條約。德之咖普利威。意之孤離士啤等。依于互惠主義。互相擴張商品之販路。自經濟上設連鎖于同盟間。鑽求實際。年來頗奏其功效。今日意大利之生絲。果物。雞卵。麻。窩里。歲油。澄油等。廣開銷路于德國市場。一年之輸出額。不下一億馬克。意大利之財源。于茲漸有發達。而德國之農業家。以之對于本國。大有競爭于

是常集會議會。討論制限意大利農產物之輸入。現任主相畢由樂伯。亦欲利用此輩之勢力。後于議會舉自己之全力。表其所見之一端。提議保護內國農業之公約。通商條約。再爲改正。此事若成。則意大利從來利益于經濟者。爲德所奪。其政治上更因三國同盟。受過重之擔負。故一時意大利之物議紛紛。而唱脫盟之社會黨。其勢力爲更大矣。

如前所述。意大利欲脫三國同盟。新與他國相結。就于此點。其加入于法俄同盟之心思。亦可概見。唯德法開戰之時。對于兩國。遵守嚴正。似無有與法國相結之意。然自法國視之。今日意大利爲三國同盟中之中立國。德法戰爭之際。于軍事上甚有關係。若意大利能脫同盟。立于中立之地。即有事變。不如送兵于意法境界。而境界亦得以無慮。陸軍之運動。得以自由計畫也。自英國視之。彼時可無事于地中海。且可用其海軍之全力于他處。意國惟能守其中立。或可與其利益于政治上經濟上。亦未可知。雖然。意大利處此事勢。不可不于外交上考察英國之地位也。今日意大利之政界。主唱脫盟論者。其論據甚多。即德法開戰之際。意大利援助德國。送遣軍隊。意之海軍。無防禦沿岸之力。至生故障。然則充陸軍之一部。于沿岸防備。補助海軍之力。雖得安全。對于德國。不得不破其盟約。是誠因維持三國同盟。反危意大利之國防也。抑謂意與法相結。得藉以除此危險乎。而法國在地中海之艦隊。際于事變。不過足以自顧。安有餘裕能力。爲意大利之援助乎。欲自此點爲意大利謀畫。則法

國以外。尤有優于法國海軍之國。與之締結親交。是不可不備憂虞于萬一耳。欲防此憂虞。非英國其誰求歟。畢斯麻克先見於數十年前矣。意大利欲防禦海岸。必須海軍之同盟者。爲保護。英國雖傷意之獨立。較之法國。猶小焉者。意國之退同盟與否。雖屬疑問。而新與結合者。必非法也。英也。意國在地中海之艦隊。素示其助力于英國。結其歡心。無有怠日。今意大利關於三國同盟之進退。宜先于現時之外交。攷察英國之利害。與德法俄三國關係之輕重。即定意大利之位地。其關鍵已在英之掌握。畢斯麻克之言。可謂與今日時勢相逼矣。今日俄國于極東運動。輒與英國之利害相反。不期英德竟同歸一致。使意大利無故而妄脫同盟。則有傷于英國之親交。故欲脫同盟。不得不暫維持同盟。免至妄生端隙。一無所圖也。意大利政治家之所以迷惑者。即在此一點耳。

要之外交上。意大利之嚮背。迫于焦眉。致訂條約之期。尙須一二年。期日雖久。而本來三國同盟之繼續與否。實爲歐洲外交上最大之關係。意大利退盟之事。不惟于歐洲攪亂政治之均勢。即極東之外交。亦大有緊接之利害也。而況英德有不影響者耶。

英國近來之財政

英國政府于千九百年十二月三日。以財政問題。召集國會。審判近來之財政。開會之日。軍務大臣。以南非戰爭及清國之軍隊。宜預備經費。財政大臣。又欲于國會得募債之權。既而

經國會之協贊。而軍費之預備者。自派遣軍隊于南非以至引退之時。合算六千九百三十二萬三千磅。此金額于千九百年九月三十日。適足充支一年。然戰爭大事。一國之名譽所關。而軍隊引退之期。究非政府及一般出衆之設想所得而知。但駐在于戰地之軍費。一月所需約五百萬磅。至十一月末。約需八千萬磅。此巨款。歲計年末繼續于一千九百一一年者。不下九千萬磅。財政大臣于七月末時。預算比金額超過二千萬磅。此額亦可于國會求其替成。八月初間。已得國會之協贊。合算追加預算至千九百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國十二箇月之歲出總計。達于一億六千三百三十七萬磅。今以二千萬磅加之。爲一億八千三百三十七萬磅。此歲出之巨額。對於歲入豫算。爲一億二千七百五十二萬磅。不足者可以五千五百八十五萬磅之借入金補之。

歲入豫算

一二七、五二〇、〇〇〇 磅

歲出豫算

一八三、三七〇、〇〇〇

不足額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此填補不足額。政府既以借入四千八十萬磅。發行軍事公債。短期公債。及大藏銀券。即中國則不足額惟有千五百萬磅。此金額中。政府又以大藏銀券之權能。發行他之公債四百萬磅。財政大臣。可要求權能于國會。借入一千五百萬磅填補之。今示其計算如左。

不足額豫算

四月一日以降軍事公債發行額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磅

短期公債發行額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大藏銀券發行額

九、八〇〇、〇〇〇

借入金合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現在借入金額

四〇、八〇〇、〇〇〇

大藏銀券未發將發額

一五、〇五〇、〇〇〇

將來借入金額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五〇、〇〇〇

英國政府自一千九百年至今其應如何調達支出之金亦不可不注意之問題也。自九月至十二月三箇月之經常歲入僅足支辦政府之經常歲出而十二月所支辦巨額之軍費。國庫不得收入使用。現十一月十日國庫所存之額僅三百一十一萬八千磅。十一月十五日為最終之支入。短期公債百三十萬磅。及大藏銀券百五十萬磅。合計政府現在所有之額五百九十一萬磅。今示其計算如左。

十一月十日政府所有現金

三、一一八、〇〇〇 磅

短期公債最終支入額

一、三〇〇、〇〇〇

大藏銀券 十一月十五日

合計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五、九一八、〇〇〇

此金額支辦十二月初間一週間即一禮拜也之軍費。至一月初五日四週間之軍費。及支出一月四日者。其公債利子。宜準備四百五十萬磅。而此期所要之金額。除經常收入之外。尚需八百八十萬磅。此金額可由融通市場借入。若政府發行未發行之大藏銀券額四百磅。則此四週間約須借入五百萬磅。財政大臣。現欲自英蘭銀行借入。英蘭銀行對於政府。要支出政府之公債利息。及當時含有之貸出金額七百七十五萬磅。及貸出十二月三十日之期限大藏銀券百五十萬磅。今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四週間。及自十二月九日至一月五日四週間。歲出歲入豫想額。以千八百九十九年。比較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者。如左。

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

一九〇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現計

歲入 九、二〇〇、〇〇〇磅

八、〇三一、〇〇〇磅

七、七五三、〇〇〇磅

歲出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八、五四二、〇〇〇

二、一一七、〇〇〇

不足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不足 五一一、〇〇〇

餘剩

一、九三六、〇〇〇

自十二月五日至一月五日

一九〇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現計

歲入 九、四〇〇、〇〇〇

八、二六五、〇〇〇

七、九二六、〇〇〇

歲出 一八、二〇〇、八〇〇

一四、三四四、〇〇〇

一一、八九八、〇〇〇

不足 八、八〇〇、〇〇〇

六、〇七九、〇〇〇

三、九七二、〇〇〇

次現在西歷去年十月中旬間政府金額之近狀。于十二月八日及一月五日豫想如左。

自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八日四週間不足豫想額

三、三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九日現金殘額

二、六一八、〇〇〇

自十二月九日至一月五日四週間不足豫想額

八、八〇〇、〇〇〇

一月五日現金不足額

六、一八二、〇〇〇

借入金豫想額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月五日現金殘額

二、八一八、〇〇〇

政府復于英蘭銀行借入九百萬磅。若于此際償還前日之借入金。則又不可不加借七百七十五萬磅。總計必要借入千六百七十五萬磅。然則發行未發行之大藏銀券額四百萬磅。尚要借入一千二百七十五萬磅也。一月五日以後。國庫現金必無缺乏。何也。此時之歲

入。支辦經常費及臨時支出外。所餘者尙夥。以後軍費。一月支五百萬磅。至于二月五日。以四週間之歲入支辦之。約可存三百二十萬磅之餘額。其計算如左。

自一月六日至二月二日四週間

一九〇一年豫想

一九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五、四〇〇、〇〇〇 磅

一三、四〇〇、〇〇〇 磅

一一、七四〇、〇〇〇 磅

歲出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

九、八〇七、〇〇〇

六、八二三、〇〇〇

剩餘 二、二〇〇、〇〇〇

三、五九三、〇〇〇

四、九一七、〇〇〇

至三月二日四週間。亦餘三百二十萬磅之多。其計算如左。

剩餘自二月三日至三月二日

一九〇一年豫想

一九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九年現計

歲入 一五、四〇〇、〇〇〇 磅

一四、六四一、〇〇〇 磅

一二、六六三、〇〇〇 磅

歲出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

一一、四六〇、〇〇〇

六、八一三、〇〇〇

剩餘 三、二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一、〇〇〇

五、八五〇、〇〇〇

雖然。于三月末政府之支出甚多。若如豫想。軍費達于九千萬磅。自三月二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歲出超過于歲入者。達于三百三十四萬磅。今示其詳如左。

一九〇一年自三月二日 一九〇〇年自三月二日 一八九九年自三月四日
 至三月三十一日豫想 至三十一日現計 至三月三十一日現計

歲入	一五、〇五五、〇〇〇 磅	一三、七五九、〇〇〇 磅	一〇、四四二、〇〇〇 磅
歲出	一八、三九五、〇〇〇	三、〇三六、〇〇〇	二一、〇三六、〇〇〇
不足	三、三四〇、〇〇〇	七、二七七、〇〇〇	一、五〇八、〇〇〇

若政府于十二月支辦該月軍費。償却英蘭銀行所借入之七百七十五萬磅之公債。可以三月二日八週間之剩餘者。歲計于最後之月支辦不足額。及于四月四日。支出公債利息充之。雖然政府于十二月償却銀行之公債。尙屬疑事。國庫大抵至於三月三日。以八週間之剩餘額。償却銀行所借入之金額之一部。而于三月末再自銀行借入。如此軍費豫算增加二千萬磅。政府于十二月約借入九百萬磅。至三月末。猶要借入六百萬磅。今三月三十一日終。一年間之歲入。豫算可以收得。軍事費自政府豫算設定超過二千萬磅。至三月三十一日。計算一年間之歲出入。與前二年之歲出入相比較如左。

歲入	一九〇〇年一 九〇〇年豫想	一八九九年一 九〇〇年現計	一八九八年一 九〇〇年現計
歲入	一二七、五二〇、〇〇〇 磅	一一九、八三九、〇〇〇 磅	一〇八、三三六、〇〇〇 磅
歲出	一八三、三七〇、〇〇〇	一三三、七二二、〇〇〇	一〇八、一五〇、〇〇〇

不足

五五、八五〇、〇〇〇

一三、八八二、〇〇〇

餘剩

一八六、〇〇〇

備考(イ)之中。六千六百十萬六千磅。(ロ)之中。二千三百二十一萬七千磅爲軍事費。此兩年之軍費。合計八千九百二十二萬三千磅。

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一年。歲出中未包有國債償却資本金。若有則更要四百六十四萬磅。

日本之憤概

近年日本對支那之政策。于軍事及教育上。雖非絕無進步。而至于財務。則勢力殊形孱弱也。試以歐美人在支那所得之利益。反求諸己。則欲不謂日本爲坐失利權。其可得乎。請舉二三實例爲當局者告焉。

一 德人法人在漢口劃定租界。現已經營將備矣。夫日本不亦同劃有租界乎。而經營之道。則遙遙懸置數年。至今日仍寂無聞見。

二 俄人于數年前。以莫大之賄賂。致於西太后慶親王等。遂得創設華俄道勝銀行。利用支那人之資本。以盤剝支那人之利益。又得開礦修路諸事之特權。近其計畫。益日見進步。所發行之紙幣。已流通市場。而究其內情。寔非難以尋常測之也。觀其勢必至盡握支那之財權。而制其死命焉。

三 揚子江爲英人之勢力範圍。此世人之所共知也。而近日德人于種種舉動。巧得支那人之歡心。遂得大逞野心于長江。以與英人相角逐。其在安徽省掘礦等事。亦可見其一斑。

四 法人亦欲將安南東京間之鐵路。由雲南延長至揚子江。蓋其計畫乃欲使支那之利益線。原集于上海者。悉移之于東京。

初有法國軍艦一艘。碇泊于安徽省數日。天主教士引該艦長謁該省巡撫王之春。王與之頗洽。往來答禮者凡數次。而中法之交際密矣。溯自光緒十年之戰役以來。兩國之間。怨忌頗甚。故法人在支那勢力。頗形衰落。而近日遂與俄深結。大欲逞其蠶食鯨吞之野心。時派委員密查支那之實力。如取西清之礦山。占廣西之瓊島。皆着着有成效。今又與王之春親交之故。又攘取安徽礦山之利矣。

五 英人之舉動。雖貌似與列國之激烈有間。而彼固有一定不移之方針。循序而漸進耳。寔在其立根之深厚。手段之熟練。非他國所及。淺見者聞俄人在東三省之舉動。則駭然震動而驚羨之。夫豈知英更甚于俄哉。

顧日本則何爲遲遲疑疑。坐誤機會。效宋襄公之仁。而高唱保全之說。是眞所謂支那道德家之經濟。王何必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吁。人皆投袂而起。明目張膽。奪取老大帝國之利權。

而我乃不思決然變計。雷厲風行。以爭出人之前。後雖悔之。不已晚哉。

拒俄占滿洲論

東京朝日新聞

據近日電音。俄國於關東總督之外。增置兩督於滿洲。推其用意。蓋效中國劃滿洲爲三省。置三將軍統治之制。使關東總督轄盛京。增設之兩總督。則分轄黑龍江與吉林。舉東三省之軍政民政。而一歸三總督統治之也。夫俄國既設民政廳於滿洲各地。以理地方政事。使分駐軍隊於其各要隘。以壓制民人。盛京將軍以下之文武各官。其於一切政事。更唯俄官吏之命是聽。謂滿洲尙未歸俄國版圖。其孰信之。是固中國所難容。抑亦各國所不許者。俄國宣言動表。無占領滿洲之意。然其於該處所營各事。靡不言行相反。而處處有永久占領之備。顧今日者。退還滿洲之時也。而反新置兩總督。是非永久占領之徵乎。其傍若無人之舉動。各國幸毋等閒視之也。

俄國與滿洲有直接之關係。往者於中俄密約。力爲抵抗。遂奏厥功。其時雖吾儕有打解滿洲問題全體之意。特行之之時。必破各國之協商一致。未免有礙議和。緣此未逮。今議和已告成矣。大局之最可憂者。唯滿洲問題而已。實我政府鼓其打解密約之勇氣。以打解該問題之時也。況此際有增置兩總督之新舉乎。列國有打解之意。我當亟與之同趣。列國無打解之意。我當首爲倡導。願我政府其亟圖之。

或曰。俄不退還。將若之何。曰。謬哉。斯言也。顧俄國宣言不愼。有決不占領之語乎。且列國咸認開放爲得策。中國亦有退還後。即行開放之意。爲今之計。列國宜令中國不問俄國退還與否。即將滿洲開放。既經開放。則列國之商人及營業家。率往該地。各由所志。而事關礦經商及興製諸務。其管理權屬列國政府。俄國軍政。不得統之。夫如是。則與退還無異矣。且夫俄國今日。恐他國商賈入滿洲內地者。以保護管理之權屬於已。致生許多齟齬之事耳。若既經開放。則保護商旅之責。歸中國政府。不得不置有威權之地方官於該各地方者矣。列國既擴滿洲利權。俄國烏得而橫逞暴亂耶。俄國苟倡導之。列國必羣起附會。俄必慄於協同之威。該問題之打解。夫豈難事也哉。

論俄國巧於對外政策

東洋報

俄皇禁倡弭兵之舉。列國贊其事。派使臣蒞盟者。計有二十六國。俄皇所交之議。除其數款外。大都經使臣議允。繼由其政府批准簽押。事在前年冬。論者謂天下自是漸無事。羣黎免于鋒鏑之厄。詎意盟血未乾。忽有支那北方之變。八國聯軍入京討匪。兵結不解半年矣。論者猶謂列國縱不能消干戈于未萌。猶戒飭軍士。安良禁暴。庶幾乎減戰爭之禍于已然。而不料其到境擅屠殺淫掠。干戈之害。有加無已。而其最極橫逆者。爲嘗倡弭兵之俄人。尤出于人意表。執筆人嘗論之。俄人志在拓地。非席卷宇宙。併吞八荒則不已者。其事跡昭然如

揭。但其拓地之道。務由于謀畧。不用干戈。蓋其國土雖廣且大。甲于五洲。而其富力太劣。不能望德法之項背。况于英美乎。加以比年極力推廣軍備。丁壯勞于征戍。老弱疲于飛挽。兵餉日絀。軍備漸弛。猶何望于懸軍萬里。用兵國外哉。于是倡辦弭兵之舉。以安四隣。兼爲休養百姓之地。然其心未嘗一日忘其祖彼得之遺訓也。而俄人年來所窺在中國。竊利其邊境無備。思搏噬之。處心積慮。既非一日。無如日本英吉利二國。均以保全支那爲宗旨者。難保其不出而阻之。于是一面倡弭兵之舉。以制限列國軍備。一面推擴西伯利亞鐵路。以備他日之用。其用意深遠。誠屬天下所難測及也。去年北方變起。奉天將軍壽山首襲哈刺賓。俄人于是獲藉口之實。假名保護鐵路。派大兵入滿洲。遂爲佔有之地。及聯軍入京。首倡撤兵之議。將京師駐屯之兵悉數撤退。而至于其滿洲一帶地方。依然駐兵。並無退還之意。識者竊疑壽山開仗。係其挑發。而其戎首者却即俄人。非無以也。俄人曩與增祺訂租滿洲之約。遭我國仗義出阻。乃聲稱並無略有滿洲之意。而其盤踞土地。依然猶舊。蓋渠避佔有之名。而取佔有之實。不費一矢。不動一兵。而取方數十萬里沃土。古來侵畧他人土地。未曾有如俄人之巧且智者也。東西論者。見俄人前後所爲。矜之者紛起。謂始倡弭兵以博仁心仁聞之名。終竊有他人土地以逞其慾壑之私。其言與行。出于兩途。不道之甚。余竊不謂然。請試論之。嘗論道德者行于人與人之間。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蓋人民上有國家。故人人

以報效國家爲義。一切道德莫不由此。然國家上別無國家者。國家何由以行其報效。道德何由以取其歸。故國家者。唯有取利避害。以自存于列強之間之一途耳。苟利于我國。則流血殺人可也。無害于我國。則盜城奪地可也。蓋道德者。所以律人民交互之交。非所以繩國家交互之交也。推而言之。俄人佔有滿洲。出于國家自衛之道。不得已者。並無斥爲無道之理。頃讀英國電報。俄京訪友。垓君函頗與鄙見相符。垓君之言曰。我英國人近見俄人經營滿洲。輒加擯斥。指爲虎狼。斥爲長蛇。余謂此適見我國人之愚耳。孰若助俄人以爲其志。仗其援以暢我所欲爲。德本爲與我利害相歧之國。而德人未嘗擯斥我國人。輒買我歡。兼爲自利之地。由是觀之。我國人誠德人之不若也。又云我國嘗與俄人妥商。允俄人于滿洲築造鐵路。事在人耳目。俄人旣享有鐵路之權。乃行派兵保護。固爲其分內之事。我國人于今囂囂爲言。我不知何所由也。又云滿洲旣歸俄人之有。中國所剩。但藩屬之空名耳。而我國不勉其實。而空名是爭。愚之至也。又云論者動輒引國際道德以攻俄人。而不知國與國之交。有難以道德律者。法之佔有馬達加斯加。意之攻畧阿比西尼亞。奧之併吞波比米亞。歇爾塞哥比那。英之佔踞埃及。北美之畧有古巴小呂宋。不知爲何道德。今列國不自咎。而獨于俄人厚責其非。我不知其所由也。又云有刑律斯有劊手。有條約斯有戰鬪。戰鬪者所以定爭弭紛也。以道德律列國之交。未可謂之通人。何者。過德之源。在克己制慾。政治之本。

在國家自利心。國有自利之心。故能興隆也。又云英國于支那無一定宗旨。俄則異是。以商兵兼用爲宗旨。自其始祖彼得以來。歷代守之不失。以訖于今日。其始于西伯利亞興辦鐵路。既見其用意所在。規模宏遠。次變該路所由。漸次南遷。以達于蒙古滿洲。次佔有旅順大連。以爲其終點。其用意一定。始終不變。視諸英人經營支那。茫無頭緒。其得失之數。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也。余議論專主哲理。堉崙君專由實際立論。未知二者宗旨有異同否。然論俄人舉動。不期而出于一途。可謂奇也。余冀我當路諸公鑒英人覆轍。其經營國事。一以國家公利爲主。不敢落俄人背後斯可也。

論英德不兩立

英國兩禮拜報

往年英國著名政治家某君游柏靈。一日往見德相俾士麥。欲談當世時務。某君既入客廳。竊惟俾氏爲一世智謀之士。其所談悅愉詭秘。無所捕捉。猶隔霧看花。思所以對之。俾氏突然入坐。略叙寒暄。卒爾曰。我德國國步之艱。君果能悉之乎。我北有俄羅斯。南有法蘭西。均不好于我。我如與之決裂。前後腹背。均受攻擊。成敗之數。無待著龜。僕憂之。日夜側席。不遑安居。焦心之餘。近得一策。其策在使二國各構難。貴國即與法滋端埃及俄藉詞阿富汗。迭相爭鬪。兵結不解。而敵國始可高枕而臥耳。俾氏此言。將胸中底蘊供出。並無所諱。出乎某君意表云。英雄之士。往往細心而粗放。黠詐而直諒。出乎常軌之外。使人不易端倪。如俾氏

英雄之士哉。

千八百七十年。德國大捷法。迫法行城下之盟。前此俄人挫土耳其。英國出阻之。俄人爲其所迫。立黑海不設水師之條。以釋于英。俄人自是怨英人太深。俾氏懼英人連俄助法。乃曠使俄人宣言廢棄前約之事。俄人竟入其術中。英國是以孤立。阻約之事情不行。俾氏陰謀秘計。類是者太多。

俾氏既逝。然其政略。則德國君相奉以爲圭臬。爾規曹蹄。未有更變。德皇嘗謂人曰。我國既雄于陸上。無所用武。唯有將來極力經略海面耳。駭擬整頓海陸。猶我祖考推擴陸軍。庶幾稱霸于世界。顯揚前烈。其雄心大略。可以概見。我國與德從來無競爭之事。蓋由彼据陸上。我領海上。迭無干格。一旦彼推擴海軍。與我爭長。欲永興之兩立。豈可得乎。

德國勃興之起點。在丹馬之役。俾士麥既當國。銳意推擴陸軍。雄視隣國。前此又有鐵槍之創製。器精兵利。馬飽士騰。人人皆思一戰。俾士麥以謂可以試矣。乃廉詞須勤士威福爾士丁案。開仗丹馬。是時奧大利暨其他聯邦。未察俾士麥居心。聽其請。出兵會之。德軍勢如破竹。擊破丹軍。丹王不得已割須威二邦請租。德軍乃取其地。勒奧軍令退兵。並不俾寸地。奧人大怒。然以勢不佳。怏怏解去。須威二邦之地。瀕于北海。其地有一口名基爾。山抱水環。海波不驚。爲北歐一大良港。德人獲此爲水師屯泊之處。後來推擴海軍。胚胎于此云。俾士麥

久思難問德國各聯邦。以殺奧國之勢力。竊遊說奧國君臣。以二分德意志全國與普國分霸之。奧帝竊悅之。納其言。未幾俾士麥竊使人致其往復文書于報館。暴露分割之事。列邦大驚。皆恨奧國主其事。奧國無詞以解。十列邦。自是列邦人心漸去。奧歸普。薩度華之役。除其二三外。皆不肯出兵助奧國。奧竟坐是爲普所敗。

俾士麥之開端奧國也。頗憚法人左袒奧國。乃昭法帝以利。使人說法帝曰。如法國此次守中立之約。他日必割某地以報之。法帝心知其僞。而利二國相爭。以謂兩虎相鬪。勢必共傷。我可乘其虛以逞所欲。乃詐許于俾士麥。普既捷奧。其威益振四鄰。然俾氏竟不踐割地之約。法帝大失其望。而不能如之何。

俾士麥既克奧。欲乘勢討法國。恢復阿爾薩斯羅朗之舊地。而未有隙。乃修文講武數年。又聯絡北方德意志諸邦。引以爲援。偶有西班牙迎立之事。普法二國各有違言。俾士麥以謂此足以爲開仗之詞。將宣戰于法國。英國政府仗義調停。難于決裂。乃用僞電之謀。挑發法帝。使其自爲戎首。法帝不知其墮術中。造次向普國宣戰。竟取大謬。俾士麥又慮英俄二國袒護法人。乃說俄人廢棄黑海不置海軍之約。以求其歡。又使人示英國政府以布法分割比利時之條約底稿。蓋該約本係俾士麥教唆法帝所訂。普國實主之。英人不知其曲折。以謂法帝覬覦比利時。尤屬可慮。于是聽于普國。訂保全比利時之約。莫俄二國均爲壁上之

觀法人孤立俾士麥得一戰捷法定霸歐洲。

法國與普連戰連敗。不得已行成。俾士麥所以削弱之。不能再起。乃割阿爾薩斯羅朗之沃地。併索五十兆償金。是時法國孤危。殆瀕于亡。有如一髮曳千鈞。但其國民儉勤。善治生產。富于愛國性。不數年國力漸振。整頓軍備。人人皆有敵愾之心。俾士麥以爲不于其兵力未成之日討之。悔無及矣。欲再興師。是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世頗袒法國。謂法國使臣曰。朕不願歐洲再遭兵亂。英國又陰護法人。外部大臣說法使曰。德帝並無興甲兵之意。其左右大臣好事者。但有俾士麥一人耳。英女皇又致書于德帝。諷以開戰之不可。德帝固不知俾士麥陰抱大圖。詰責俾士麥。俾士麥怒。意謂事洩自太子妃。頗有狂悖語。蓋太子妃英皇女也。

俾士麥于今皇有師弟之誼。其雄材大略相若。加以啓沃多年。獻替不少。故其在今日。雖俾士麥既沒。其遠圖深謀。繼述有人。訖今不變。可謂俾士麥有替人也。今皇平生不快于俾士麥。關與家事。踐祚之後。不久斥之。然其政略則依然襲用之。而其巧處則復出其上。帝又英主哉。今皇即位以來。所行陰謀秘計。不一而足。今舉其一二以印證。

千八百九十六年。客寓南非洲之英國人惹姆生以下數百人。私携兵械入吐蘭斯哇兒國。爲該國兵所敗。一行皆就捕。德皇壯壯人所爲。致電總統以賀之。謂頗侵英國。英國朝野皆

震動。殆至欲興問罪之師。幸遭德國政府中人糾制。遂罷止。當時世人皆謂德皇電訓並無深意。詎去年該國大臣繆羅于議院宣言。將當時底細和盤托出。頗屬可駭異。該大臣云。我皇上致電吐總統。非爲見英人凌虐小邦。代抱不平起見。蓋藉此以爲下列國向背之前茅耳。可見德皇一舉一動。皆出于處心積慮之餘。聞德皇發電後。親遣俾士麥廬有所密議。知當時情形者云。當時德皇之意。在聯俄法二國以當英。藉此以挑發英人。爲他日藉口之實。其謀巧矣。但俄法二國見勢不可不允。故爲罷論耳。

德皇藉端吐蘭士哇兒之事。欲圖英國而不能逞。以謂俄法之不允于我。由彼怖英國水師之強。如我備有强大水師。二國必倚我。以爲有事之日。可引以爲援。于是銳意推擴海軍。無如德人不以其政策爲然。議院諸人。遇增兵籌餉之事。極力阻止。是以推擴海軍之事。久格不行。千八百八十八年。東亞有中日之役。俄國欲密商英法二國。阻止日本。英國不允。轉謀之德國。德皇竊惟此爲推擴水師之機。乃聽于俄國。于是三國聯盟。派軍艦于東亞洋面。勒日本退還遼東之地。自時厥後。國人漸知海軍之不可緩。未幾有山東兗州教案。德皇大悅云。此千載之一時。乃一面電飭水師提督佔領膠州。一面派皇弟亨利率戰艦若干隻。赴援。前此德政府既飭駐燕京使臣與中國總督會商賠償立牌等事。均邀其允。而忽派大兵侵略其土地。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人皆疑德皇居心所在。蓋當此時。議院方會議海軍。

兵餉之事。議員反對者居多。而其奉天主教者尤極力阻止。德皇謂此次在山東遭害者係天主教士。我如代之報仇。彼教中人將無詞以阻礙。而我可償夙願也。于是出于占領膠州之舉。云。德國略有膠州以來。極力經營。不遺餘力。又有去年團匪之變。派其元帥華德斯總統聯軍。又利其使臣克林德之死。勸中國派其親王卑詞道歉。凡其諸端。皆足震懾清廷。以樹威東亞。况有德國于長江地方樹立勢力圈之舉乎。在戰亂之前。德人派其武弁訓練支那新軍。確有成效。今又挾其新勝之勢。極力擴充。支那在在陸軍。皆爲德人所左右。馴至東亞陸上之權。歸諸德人。雖以我英國水師之強。將不能如之何。豈不可寒心哉。

英與德爲不可兩立之國。非由其民迭有舊怨。由商務之利害迭異。凡罅隙之由舊怨者。猶不難解釋。至于商務利害迭異者。萬無解釋之機。德國比年戶口蕃殖。刻下國中人口計有五千七百萬。既不與其面積相稱。有食少人多之歎。其國間于強國。不可不厚備兵力以自衛。故抽募兵丁。視他國尤多。于是國民中之壯丁。爲生計之難。輿點行之苦所迫。陸續移住外國。不免額兵漸告欠乏。于是政府中人百方苦心。欲獲富沃之地。以爲人民安插處。庶可以爲通商之地。兼杜逃亡之弊。德國殖民政策之不可已于今日者。實在于此。無如世界上要口沃土。旣爲我英國所佔。不容德人後來居上。故俾士麥深以此爲慮。謂破壞英國海上權力。而後我始可逞。于是曠使俄法二國抗抵英國。欲藉其力以弱之。或贈重金于報館中。

人。以鼓吹排英宗旨。或游說三國宮廷。以施離間之計。俾士麥三十年心血。殆盡于是。乃不得志而逝。俾氏之志。亦可哀也。今皇政策。祖述俾氏。然其施設。稍與俾氏異途。俾氏專任陰謀。而不主通商。今皇則以通商行其陰謀。其如購加魯。破薩木亞。如于小亞細亞得鐵路之權。如鑿游土耳其。藩屬之地。其用意至深。規模宏遠。非俾氏之所得而及。

德皇致電吐總統之事。既見于前節。蓋其深意在君臨南非。故致賀詞。以博吐人歡心也。幸遭俄法二國不動而止。然德皇經營非洲之念。未嘗爲是澌滅也。其後法國有德勒扶之案。及奶沙之交涉。事與英國連。迭有違言。論者竊疑德皇間之。其後英法又爲法壽達之事。生隙。行將用武。德皇鼓掌曰。我事成矣。乃一面密飭其官辦銀行爲之備。一面使喉兩國以厚其怨。幸英相沙士勃雷侯。顧全大局。法相亦以俄人之援。不可必爲慮。憚于用兵。其用心兩者。不期而出一途。禍亂獲以熄。德皇于是見英國未可侮。以謂難急圖也。與其援南非諸國。結怨于英國。不若使英國構事于南非諸國。南非而克。可以爲我用。英人而克。出兵海外。不免勢絀力窮。故吐總統之入覲。微包胥之哭。德皇視如路人。一毫不加心。如與前年出于兩者。陽排吐人。陰阻英人。皇之謀誠巧矣。蓋德皇之意。在使吐人持久。抗拒英人。兩者爭戰。越久。其怨毒入于人心越深。他日易爲圖也。德皇上年與英國南非地方駐防大臣羅度相見。定自羅埃士阿經吐蘭斯哇兒至華爾菲士灣之間。築造鐵路之議。一旦該鐵路告厥成。

功吐蘭斯哇兒阿連治二國所出之貨。均由該路運到華爾菲士灣。該灣爲一大生聚。而今日與英人百戰不屈之阿吐兩國人。皆歸此地。德國自是雄視南非地方。英人之勢必墮地矣。

德皇遠略鴻圖。籠蓋一世。但其近憂在法國。蓋法與德迫處。曩爲其所敗。割地賠款。殆至覆國。有與德不共戴天之仇。一旦與德國開仗。法人必不作壁上觀。出援敵國。於勝敗之數。有大干繫。故德人而欲行其長策。不可不首結歡法人。以減其復仇之念。而始可恣其所欲。從來德國君臣所焦慮苦心在此。今揣摩德國意向所在。其策有二。返阿爾薩羅朗侵地。一也。使法有比利時。二也。前者在刻下狀形。屬萬不可行。後者乃蹈習俾士麥嘗以比爲好餌。誘法皇拿破崙第三世之故智者。比前者稍爲易行。今皇之智且慧。必知之矣。法之垂涎比利時。既非一日。其不敢下手者。懼英國耳。今英軍遠征南非。傾國而出。曠日持久。師老無功。在法人乃屬有隙可乘。固有不耐癢癢者。使德人用其慣用手段。百方挑發法人。渠必以所施諸德人者。用諸英人。嫁禍他人之策。莫善於此。近聞德皇又有籠蓋荷蘭之意。其曩款待女王。禮數有加。頌揚荷國海軍之盛。可見用意所在。蓋荷人與英國有隙。我得其歡心。相俱連盟。有事之日。利用其水師與軍卒。以爲我援勢。在英國如失其左右手。利於我多矣。德國皇家與俄英丹命諸國爲姻戚。但德皇急於功名。不遑恤其私情。德相繆羅嘗云。情者在頭言。

不可國事以私情動。德皇天性良善。孝友過人。其於英國猶家人姻戚間。嘗無纖芥之嫌。惟皇以國家爲念。所以矯性奪情。忍於爭競。皇妹嘗適希臘王太子。皇欲借租蘇達口。且約邀其允。當使希臘有土耳其藩部之古勒度島以酬之。不得請。乃教唆土耳其發大軍侵希臘。聞是時德國陰令其將領投效土軍。以助其勢。希臘是以大敗。其後英相沙侯與俄國妥商。舉希臘王太子覺治爲假主。德皇不可。與奧國出爭之。見其所爲嘗無一毫骨肉愛憐之心。視其兄弟猶路人。然論者謂德皇垂涎蘇達。既非一日。但時機未至。故袖手坐視耳。

德國對外政策。有妨於我英國。如是其甚。爲我國者宜如何爲之所。余謂一變交外通商宗旨。而始可以弭德患。在昔日我國獨壟斷海上利權。故我無可以置意。今乃異於是。列國工務日旺。漸與我爭競。我不可一變通商方法以應之。若夫交外之政。宜與俄國妥商而行。俄國與我國本非難兩立之國。但世人慣於故常。致無謂反目。有如仇讐。而不知德人在傍收漁父之利。孰若與俄妥商。以防德人。論者或以俄人窺覷我印度爲言。余謂此杞人之憂。我國近有事於南非。我兵數十倍敵人。如以彼無秣馬器械之備。我有鐵路船艦之便。強弱之勢。固既懸殊矣。而我出師閱十有六月。而未能平定者。無他。以主客之勢相殊也。今印度之地。我扼國境之險。有一夫當路。千夫辟易之勢。况有鐵路縱橫。使於策應。易於守矣。若夫俄入距我遼遠。絕漠隔之。崇嶺限之。一旦有事。懸軍萬里。開關數國。而始能達印境。前有勁敵據

險隘。後無鐵路爲接濟。視之我軍於南非。其勞佚之異。有難同日語者。而謂俄人能略取印度耶。余謂假令我國而甘心割印度俾俄人。俄人必不之受。何者在彼難於維持也。曩者則土太晉侯爵游歷印度。歸國謂人口。莫藩印度人口。增加日甚。十年間增至三千萬。近日飢饉相繼。糧食不給。固其所也。夫印度地方所產。其在今日不足養其民。如經過數年。其衣食匱乏。必倍於今日。英國經世之士。所宜用意也。云云。俄國則異於此。土地廣衍。人烟稀疎。地有遺利。何苦度絕漠超重山以爭此無用之地哉。

朝鮮問題

外交時報

朝鮮問題。亦東洋極要之問題也。清國問題者。落以後。朝鮮之地位。必因之一變。是可豫揣也。此論之出在和義。初起時故云如此。而此際列強對之。其關係如何。固吾人所極宜注意者。

不問多少。厚薄。其與朝鮮利害有關係者。日清俄英美法德七國耳。如奧如意。雖亦條約結盟之國。意韓條約結于千八百八十四年。奧韓條約結于千八百九十二年。然于形錯勢綜之下。公使尙不派。則全屬無利害之相關者。故茲不論及。而唯揭此七國之關係。

一俄羅斯。朝鮮問題之何以處分也。俄人所最困心焦慮之一事也。俄人在朝鮮無多數之住民。無多額之貿易。其所以孜孜于此半島者。果何故歟。其故不起于利害之形勢。而起于併吞之野心。今請述其對韓政策之歷史。

依千八百五十八年之受暉條約與千八百六十年之條約。俄人既得黑龍江一帶及所謂虎里毛而斯克布羅墳死等地方于支那。遂與朝鮮壤土相接。其伸猿臂于遼東半島也。實自此始。距今蓋四十年前事云。

於是俄國遂測量其北部。檢查朝鮮各事。以爲經營之第一着。此時又有朝鮮人厭本國之秕政。移住南島蘇里地方者。俄人遂保護之。獎勵之。朝鮮人之移居俄國領地者極多。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既達二萬以上云。其他年之所以漸染指于朝鮮政爭場裏者。實由此輩也。

千八百七十二年。穆拉肥幽之計既行。俄國遂自尼哥來弗斯移其海軍根據地于海參崴。海參崴者。位于俄領亞細亞之南端。與韓境極近。其形勢之優。固非尼哥來弗斯及伯奪落帕布落斯之比。而自彼得以來相傳之願。即所謂得通路于公海之願。亦可謂達其半矣。然至冬尙有結冰

之患。雖近來之發明。可以機器破之而通航路。虎狼之俄。豈遂以此爲足哉。而相隔數哩之朝鮮。其沿岸各港。全無結冰之憂。恰于其經營東亞之所需。無不周備。故俄人垂涎不已。千八百八十年前後。一面查檢滿洲。即一面測量朝鮮各方面。銳意經營。不遺餘力。然終不能得志。乃收鋒斂銳。而守忍耐主義。藏頭蓋尾。以待時機。至千八百八十四年。清法事起之際。遂乘機欲割朝鮮沿岸。其時路透電報遂誤傳朝鮮爲俄之保護之報。又風傳有割巨文島與俄國之密約云。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此密約爲清國公使所發見。不久又關於英國之巨文島問題。發証書與清國。言明不占朝鮮土地。然此證書蓋因密約暴露。不得不出。而知俄人之慣用手段者。實不能斷其野心之有無也。爾時俄國參謀本部之機關新聞。深以其國懷此異圖爲不然。曾論之曰。「其人口稠密。不易征服。其人情風俗差殊。不易同化。其國貧弱。得之不足償所失。我國亦何利而欲併朝鮮哉。」此言不爲無理。蓋西伯利亞之鐵道未成。滿洲邊境之軍備未整。懸軍萬里。以爭此區區。固非俄之利。然而海參崴之經營既成。旅順大連灣之防備既設。虎狼之俄。豈遂以此爲足乎。或曰。「俄國實無異志于朝鮮。俄自四十年前。即與朝鮮接壤。此間小黨之軋轢。政權之爭奪。層見迭出。皆足以啓俄國干涉內政之端。又沿岸悉不凍之港。俄皆可取之。以駐海軍。然而俄終不敢行穆拉肥幽之南下計畫也。然人終疑俄國有占朝鮮一港之意。其故蓋因俄常測量此半島之東岸。又到處占領他國之良港也。然此等事。亦見俄國有希望平和之心。不足證其有野心也。」(中畧)俄國與朝鮮接壤。已十五年有餘。千八百七十六年以前。俄國雖稱與朝鮮接壤。然尚隔牛脫牢一帶不毛之地。然不聞有野舉也。朝鮮之藩于清國。其後又歸日本。俄皆漠然不問。唯聞日本之倡言朝鮮獨立。則心焉喜而已。弑妃事起以來。俄于朝鮮非不占最優之勢力。然實因助無能爲之小黨。恐招日本之猜怨也。德國之占領膠州灣也。使俄國不得不達其得一不凍港于極東之希望。于此而占領朝鮮之一港。俄國不唯于實際上無

此事。且不作此想也。蓋俄國不循穆拉肥幽之南侵政畧。轉而向西。故不注意於極東之半島也。以上皆引在「太平洋之俄羅斯」書中語以上云云。皆爲俄人飾其非。亦可謂善飾非者矣。然以吾輩所見。則

大有與之相反者。

俄人干涉下關條約之事。既告厥成功。因其報酬。遂得旅順大連灣。及延長西伯利亞鐵道支線于旅順之利益。始有不凍港口於太平洋岸。日據此可制遼東一帶之生死。夫俄羅斯之於西歐。其沿海港口之良者。不過七所。其五在波羅的海。其二在黑海。一旦有事。欲派艦隊出極東。誠難能也。故極東之防備。不可不於極東自經營之。即不可不於極東備通商港及良軍港也。及得旅順大連。其望稍達。雖然。詎謂俄人之野心。遂可自足歟。旅順地位太僻。隔世界貿易航路太遠。水面極窄。水量極淺。巨船只能碇泊。彈距線即岸上砲彈所及之地以外。而港口又極狹。若有一艦沉于港口。則內外船艦不能出入。旅順口殆與被封無異。毫無效用也。海口如是。陸地亦然。港灣周圍。岩崖起伏。無得宜之建築地。且背面之防禦線甚長。若欲守之。不能不用無數砲臺與軍隊。其背面與灣面之交通亦不便。加之英國既占威海衛。有事之際。朝發一軍。夕即可制旅順之死命。故俄政府知其然。乃謀所以堅其防禦大其效用之道。欲堅之大之。則宜先通海參崴之聯絡。而求接近于公海要區之途。故其勢得傾力于朝鮮也。夫旅順與海參崴相離千有餘里。其間無一貯煤所。無一碇泊所。一旦有事。則日本可據

竹敷附近。扼朝鮮而絕海參崴與旅順之交通。俄人之運動何由而活潑哉。邇來俄人新撥款二億萬。立太平洋艦隊擴張之案。增義勇艦隊。而又時派軍艦出沒半島。豈無故哉。且其意不獨欲得要港于半島沿岸。又將延長西伯利亞鐵道支線。橫其本土。而俄之商略與軍事。均佔優勢于東洋也。俄人之雄圖。豈不可畏哉。

二日本 不問舊日之歷史。今日與朝鮮最親密且有重要之關係者。日本也。日民之居于此者。二萬有餘。貿易之額。大半出日人之所營。漁民出入其沿海者。以萬計。內地諸江及沿海之航權。殆爲日人所專有。京仁鐵道。京釜鐵道。皆日人所施設。京城仁川釜山間。有日本軍用電線。各開港場。有日本郵便局。朝鮮者。誠日人專有之勢力地也。

朝鮮與日本隔海相對。以最緩小瀛緜。亦一日可渡。在其中的勢力。唯日本最優。今日日本海朝鮮海。唯日人獨握其制海權。然其沿岸若有一區歸俄人之掌中。則日本之制海權。遂有所制限。貿易亦有所脅制。或遂礙其自衛。亦未可知。故日本宜竭力防之。而前年之馬山浦事件。日與俄幾開構釁之端者。其消息實存此中也。

三英吉利 英國與朝鮮之關係。其第一在貿易上。朝鮮進口貨總額。英國約占三分之一。其稅關亦如支那。皆爲英人所掌。其鑛山事業。爲英人所經營者。亦着着進步。般山金礦。國中

來亦歸
英人云。

次言其政治上之關係。夫占北太平洋要區之極東一國。其國不獨富于漁鹽之利。又有艦隊之碇泊所。根據地。又有無數良港。礦產也。農產也。又極天然之豐腴。若一日歸已對手之下。則英國豈能默視乎。英見俄之占旅順大連灣也。尙據威海衛以抵制之。若俄於朝鮮沿岸得一港。既可牽制其黃海之運動。又可通海參崴之連絡。且可于北太平洋一帶。增莫大之海軍力。則東洋之均勢。必因而失平。英國於極東之商業。必有所牽制。且害及英國之印度政策矣。于是而英國不出策以抵制之。必無此理也。

然而英國無染指之野心也。英國往年

五年

八八

之據巨文島。因防俄國之前進。迫而爲不得

己之舉。

當時因阿富汗邊其乙之爭。英俄兩國皆有頗言。俄人強進邊其乙。形勢日迫。兩國將有干戈相見之事。英乃占俄之先着。占巨文島。以爲牽制豫防之手段。

是世人之所知也。

後二年。俄國駐北京公使發証書于總理衙門曰。「俄國無論有何情節。決不侵朝鮮之領土。」英國亦因此撤兵。時高宗論之曰。「英國之自巨文島撤兵也。欲使他國不觸手于此王者之葡萄牙國。故自示其例也。英國之占領朝鮮。恰與攻擊比利時相等。」云云。雖然。至今日而形驅勢逼之下。縱其防遏他國之手段。亦不容緩矣。

四清國 歷史上地理上之關係最密者。不論何人。均知其爲清國也。清韓兩國之關係。自

大院君之變起而一變。當時李鴻章容金允植元中之請。以鎮內亂爲名。遣吳長慶馬建忠袁世凱等。率兵入朝。突拘大院君而去。以收閔氏一派之歡心。自此啓干涉內政之端。

以前名爲

濫屬實不見有干涉內政之事。所謂事大黨之勢。忽然增長。後二年。獨立黨之企圖。一敗塗地。朴金與其黨羽。多陷流離困頓之悲境。而袁世凱反依其功名。任駐紮官。益施其干涉政略。於是前之閔族。亦慚懷憤恨。遂起俄韓密約之說。袁世凱聞之大憤。乃以重言逼韓廷。查問其顛末。韓廷辨明無此事。烏准公使。亦辨明無自國王領文書之事。其事遂寢。而廢王事件。繼之而起。事終不成。而俄國之勢力。逐日增加。清廷大憤。急籌所以防俄之法。籌防日急。干涉亦日甚。韓人與在韓外國人。皆惡袁世凱之所爲。其後遂有日清戰爭之事。事結之後。清國在韓之威力。遂墜地矣。然其利害之關係如故。境土之相接如故。若有善用之者。尙可以之阻俄國之南侵。防日本勢力之東漸也。而況商民之住于朝鮮者。尙在數萬以上。貿易之額。亦三分一爲其商人所經營哉。然而今日觀其內狀。尙救亡濟危之不暇。而何能染指于朝鮮。此問題之處分。寧有彼在內耶。是讀者所知。不待多言也。

論俄人外交技倆

益新西報

俄人與中國交涉。其手段之巧。直駕乎各國之上。固已盡人而知之矣。俄國在華。凡有舉動。必異常秘密。外人即知其發端。而其詳終莫得而知之也。各國凡與中國交涉。無不彰明較著。而俄人則秘之又秘。總不欲人知之。即就近事以觀。本年春間。滿洲密約。俄人與華人。亦議於暗中。比爲人知。則已將次簽約矣。此又人人所共知者也。惟密約之未經簽押。人尙得

而知之。而其約之若何而起。若何而敗之。故則又非外間所得而知者矣。雖英國藍皮書中。亦略有道及之處。然僅及一斑。並非全璧。俟諸異日。當有人考而出之也。俄國與中國交涉之法。雖不易知。然果能將近年來中俄於滿洲之交涉辦法。詳加考察。彼俄人之技倆。當亦可以曉然於心矣。查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十四號。俄人曾與中國在京立約。將滿洲黑龍江與烏蘇里一帶。歸其版圖。以立約之時。日詳考之。蓋即在英法聯軍入京之年也。其時駐華俄使爲哀格那梯甫。中國全權爲恭親王。是時中國內患外侮。相繼而來。外則有英法之侵。內則有髮逆之擾。而俄人遂得乘此絕好機會。將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千餘英里之地。向所久欲而不得者。一旦唾手而得之。俄人既得黑龍江。而高麗遂與毗連。以黑龍江之大。俄人得之如是其易。外人皆無從知之。於是議論紛紛。有言俄人因以大砲數百尊。送與中國。故中國以該地酬之者。有言俄人將派兵入華。爲拒英法之助者。甚至有華人言曾目覩俄兵與華兵聯合同在禦敵者。此皆無稽之談。固不足憑信也。惟彼時有一旅俄多年之某日人。其於黑龍江割讓俄人之事。知之最切。今甫著成一論。詳言其事。據言方其在俄京逗留時。恒與俄大員來往。其中有某大員者。即一千八百六十年立約割黑龍江時在駐京俄使署爲隨員者。據云俄使哀格那梯甫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之約。由俄帶往北京。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四號。與中國政府互換後。並不即行回國。仍在中國逗

遑。其時適遇英法兩國之兵。在大沽爲華兵所攻。俄廷遂飭該使不必回國。以察英法兩國之動靜。倘或過於爲難。即着從中調處。以便乘機獲利。未幾北京爲英法所佔。惟以未佔之前。咸豐已幸熱河。政府無人。不得已。靜俟其來。以便開議和局。乃俟之久而華人總不敢來。英法兩軍至此反覺進退維谷矣。俄使哀格那梯甫遂乘機往見英法二公使。探其議論如何。英法二使云。華人現以其君戰敗出奔。謂爲不足恃。將棄之矣。吾英法二國行將爲中國另立新君以爲之代。并言某某數人。均可代之。俄使謂此係大故。萬不可鹵莽從事。况本朝治國二百餘年。易君一事。豈易言乎。其後英法二國。率從其言。俄使乃致函恭王。令其往與英法二公使議和。恭王以恐爲所傷。不敢往。俄使乃復設法向恭王言。爾不過心有所懼而已。爾何不以禮部衙門爲相見之地。該衙門與吾俄使畧相連。英法二軍。苟有所犯。必波及吾俄使館。吾俄豈肯置而不論。故知英法決不敢妄動也。恭親王聞言。遂往。因得與英法二使議和。而咸豐皇上亦得返蹕北京。至是中國政府。深感俄使之德。乃與俄人另立一約。以黑龍江爲酬勞云云。中國以黑龍江割讓俄人。向日人皆莫知其故。今觀此論。當可恍然矣。俄人政策。前者既如此矣。今亦未嘗稍改也。即以去年事論之。俄兵在海蘭泡時。何等殘忍。凡商賈農人男女幼孩等人。盡殺之無遺。而一面仍與中國大員周旋。恒以願爲保護爲言。去年李相北上。與聯軍議和。俄人允派船送赴大沽。并保其在途決無失錯。後俄人自知

此法必爲各國所憤。故遂中止。然當李相至唐沽登岸時。俄人仍派兵一隊往迎。以視各國之概置不理者。相去不甚遙遠乎。是以李相自入京後。行轅即在俄人轄境。永由俄兵保護。即端王董福祥之得以不死。亦俄人之力也。其餘各罪魁。各國本欲重懲。亦以俄人勸阻。故不獲如願以償。此俄人之所以欲勒索中國。以滿洲爲酬功之物也。此次滿洲密約之不成。則出於日本之力。蓋日廷以俄人如定欲滿洲。則必與之開戰也。

論俄人暫將滿洲事放鬆

益新西報

今者阿富汗國王之薨。東三省事。其可因而略鬆乎。亂亞西亞之和局。固莫有如俄人之甚者。俄人之於亞西亞邊境也。遇隙即肆蠶食。公道所不暇計及。假令俄人以所得者而開通之。俾萬國均受其益。尙可免他國之異言。而俄人則不然。無論何地。一經爲其所有。即閉關自守。不任他國通商。其有碍各國和局者。職是故也。近更不遺餘力。爲久佔滿洲之計。以現在情形觀之。即謂滿洲已爲其所有。亦不爲過。特是某某等國。已明有違言矣。而不即與之爲難者。以彼曾允於事平後退兵也。最可異者。各國本知俄人之言爲不足恃。今亦以其力主開通門戶之說爲可信。此則尤爲可笑者耳。日本與各國。此後或能易其政策。以對付俄人。然今已爲俄所誘矣。蓋俄人今以阿富汗國王之死。移其精神以專注於亞西亞西部耳。自滿洲密約敗後。俄人即已於西部顯露其本來面目。英國近遣兵船至波斯海灣。欲圖佔

一口岸者。蓋亦即爲防俄起見也。俄人之在土耳其之北。滋生事端。欲圖土耳其之屬地。觀其意。無非欲土耳其以亞西亞西部幼發拉的河兩岸之利益讓之。故在波斯海灣得其屬地。利益亦未可知。惟在俄人之意。或將乘阿富汗國王之逝。同在波斯阿富汗舉事。或派間諜。或派教士。以至該兩國邊界。蠱惑其民心。而令兩國生亂。彼即乘機僞向土王以相助爲言。以遂其貪得之計。總之亞西亞西部。將來無論其如何歸結。而滿洲之事。於此或可略鬆也。今阿富汗國王薨後。嗣位者即其子拉斯羅勒。性極聰俊。年方二十四歲。近甫由英遊歷而回。當其至英時。前女王相待頗優。惟新君即位。初時必多亂事。苟有明達大臣以襄理之。即亦不足懼也。

論美國欲開通中門戶事

益新西報

美總統未經薨逝以前。嘗言吾美定須美國大開門戶。易而爲萬國商埠。以便吾美國商民。在華貿易者。約與他國頡頏。是說也。持論頗正。各國倘亦以美總統之心爲心。則辦理華事。自無爲難之處。中國既不失地。又可免瓜分之禍。而各國亦得以彼此輯睦。即中國亦得受商務之益。所難者。俄德兩國。未知肯去其權限圈之政策。以從開通門戶之議否。吾恐未必能相從也。即果能從。亦必出於勉強。非出於自然也。今爲此說之總統。雖已作古。而新總統羅君。亦言前總統之政策。自當永守弗易。羅君果肯踐言。則中國時局。自可無虞。特其能否

始終不渝。則又未能逆料。惟觀其情形。亦明知有兩大獅在其後以爲之助也。蓋即英日兩國是也。英日兩國。如以美國有決欲開通中國門戶之意。即有爭端。亦肯出而相助。則中國之瓜分可免。地土可保。而英國之政策。亦於是可行。惟英國目下不獨不能以力保商務爲事。且有棄之之狀。今美國開通中國門戶之政策。抑爲英國之助。抑欲在華興商自立。以逐英人之商務。此問題固不可不察也。駐華公使康格君。此次告假歸國。將回任之前。美國紐約亞東會設筵餞之。康君曾宣言。美國商民。極應設法以中國爲永遠貿易市場。斷不可如前者之僅以餘貨銷售。今歐洲各國商民。於中國何物可以銷流。貿易情形如何。莫不一一考究。又熟習華語。在華開設分行。各國既皆如此。美國亦應相同。雖初辦之時。似未必有利。然日久則有恃無恐矣。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國家之隆替盛衰。其原因雖不止一端。要而論之。不外主因客因二者而已。主因者何。其國民精神上陶鑄之勤荒。及形質上發達之大小是也。客因者何。已國對於列國強弱利害之關係是也。

合各人而成家族。合各家族而成部落。合各部落而成國家。集衆人之力。以成爲一團體。其力聚。其心一。其理順。斯足以永保生存之道。立長久之基。若衆人與國家相離散。則斷無存

立之理。今無國家之人民。猶太與印度是也。欲現慘狀。豈可得哉。

既有國家。于是乃謀保其生存矣。然必生衆多邦國。角立雄峙。以競爭於世界。各營其生活之幸福。而不能合爲一統者。此自然之勢。斷不能免也。

宇內人類。相親之道。達於極度之期。今尙遼遠。不可遙揣。世界萬國。其風俗宗教。種類言語。及其生存之道。經濟_{財即理}之方。彼此各殊。人我互異。利害衝突。時不能免。蓋理勢然也。而況恃其雄大之勢力。或以商戰。或以工戰。或以力戰。或以權術戰。欺凌弱小。併吞蒙昧。此列國並峙之雄國所爲也。

故國家之興衰隆替。由於己國修養之勤怠。固不待言。然外而世界大局之所趨赴。己國與各國交涉之關係如何。尤不可不知。此客因與主因。所以相消相長。相進相退。顯絕大之功效耳。在第十八世紀以前。輪船未盛行。蘇彝士河未開通。其鎖國時代。所謂客因者。關係尙微淺。今則不然。關係之重大。無論何國。其興衰隆替。必以之爲轉移。與主因關係。殆無輕重之分。此實第十九世紀末。地球各國交際關係歷史之特出耳。

日本立國于地球之上。其幅員之廣。僅居陸地面積三百五十分之一。雖然。其天所賦之資格極重。今於地球各國之中。考察日本之地位。及其現在之情形。果居何等焉。目下吾國民反躬自省。爲最要之事。蓋吾日本國民。除一二有識者之外。皆拘泥於此小島。

內之功名利慾。爭奪政柄。傾軋排擠。汲汲皇皇。維日不足。誇甲午戰勝之虛名。顧目前苟安之小成。種種迷夢。不痛破之。吾不知其終極矣。

蓋立國於此世界之中。具真實之能力與資格者。即為各國心目中所畏服之國也。國家當有事之秋。誤為他國所輕侮而終勝者有之。誤為他國所過譽而終敗者有之。雖然。苟有實力可恃。足以自信。則一朝有機可乘。施其威力。懲他國之侮慢可也。如日本當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此其例也。否則他國之於我國。涉於過譽。以美言頌辭。蒙味我邦。而內實猜忌。當此之時。不辦其是非虛實。傲然以喜。轉而自誇於天下。不為天下所竊笑者。幾希矣。

安政日本年號。當我咸豐年間。以降。日本始開港通商。屈辱於要挾條約之下。夙夜慚愧。憤慨者四十餘

年。當時彼白哲人種。專橫跋扈。無所不至。然日本自祖先以來。所積累蘊蓄之日本魂。即武是也精神是也。慨之憤之。乃採取世界中文明之精神。及一切學藝。以為進取之基礎。故竟能發揮吾

國之光輝。得與各國共享平等之利益。吁。此豈偶然可致哉。然近數年來。日本地位。既與列強並駕齊驅。獲免落後之誚。乃苟安小成。不思進取。驕盈之

態。充漫朝野。賄賂橫行。士風頹敗。爭區區之內政。忘無疆之長計。此夢不破。難乎其為國矣。嗚呼。吾日本國民。其思今日為何日乎。蓋亦深思而自猛省矣。

甲午戰役以後。吾邦政論者。自云日本為東洋盟主。或以東洋之英國自誇。夫紙上之盟

主極易。事實上之盟主則難。吾日本之所長與可貴者。僅祖先所蘊蓄之日本魂耳。除此而外。與歐美諸國較長短。距東洋盟主地位。尙覺其遠甚也。今日本之於東洋。所以足重者無他。士氣人心。長於戰鬥。當有事之秋。指顧間可以徵集海陸軍十餘萬。直出中國大陸。而蹂躪其要害之處。此即日本之所以爲日本而已。除此以外。經營中國。及於中國地方。經營經濟事業。吾日本于英俄德法。雖不遠落其後。然若漫然以東洋之盟主自居。不誠迂愚之甚哉。且日唱保全中國之議。誠善矣。奈不措之實行。何。問其有確實保全之力量乎。曰。無有也。仁義天下之美德也。徒口唱仁義。而無實迹可憑。是宋襄之仁。燕噲之義。抑復何益。彼絕無保全之力量與方法。徒日日言保全。無乃爲天下笑乎。

抑日本本有之特質無他。在能以堅忍之性。爲世界公理。作公正之行爲。匡正歐洲人種及教門之私慾。使仁義中正之大道。行於遍世界各國而已。然欲完遂此特質。不可不先審日本在世界中。占如何地位。及其現狀爲何如也。

夫不審天下之大勢。不洞國內之情形。唯以一鼓勇氣。輕進急行。欲博成功於片時。如此不但徒勞無功。抑且有害。可不畏哉。雖然。苟徒遼巡畏縮。以孤立自滿。苟安小成。則其誤國與躁進者無異。要之兩弊。皆有國者所宜痛除。茲特標列八節。綜論中外之情勢。以供世人之審察焉。

一世界各國彼此利害之衝突經濟之擴張與平和用武之關係

生者億兆所同欲。死者億兆所同憎。人類通共之性情。雖地逾數萬里。年逾數百代。不能有所差異者耳。故厭爭戰喜平和之心。苟爲半開之國。莫不如是。况文物彬彬。既已開化發達之文明國乎。雖然。地球各國。鐵火之爭。尙不能已者。無他以列國利益互相衝突故也。

人羣之中。不免彼此之衝突。猶天地之有雷霆風雨也。商與農工爭。農與工商爭。工與農商爭。而商復與商爭。農復與農爭。工復與工爭。家與家爭。國與國爭。其利小則爭力亦小。其利大則爭力亦大。是人類所難解脫者也。愛林古之言曰。權理之目的在平和。其手段在戰爭。於二十世紀中驗之。可知其言不虛也。

顧戰爭以求平和。非唯一之善法。無論矣。雖然。衛護國家之最末良方。足以收効者。唯戰爭而已。故武裝之平和。可永保治平局面。勝於非武裝之平和多矣。徵之於歐西近狀。可知也。今列強尙武裝之平和。其所以汲汲於此者。防爭戰於未然耳。至其所眞注目者。則擴張其國民生存之經濟力量是也。所謂武裝者。乃保護生存之經濟力之利器。故不得不整頓之耳。夫然。彼歐洲列強。揚言四海皆兄弟。保持平和局面。倡博愛平等之道。乃於亞洲大陸。逞其雄略。而於中國爲尤甚。恰如餓虎之搏肥羊。演強食弱肉之活劇。實近數年來所目覩者也。近二十餘年來。歐洲列強。爭生存之經濟力。先齊集於阿非利加。其爭競之迫切激烈者。尤

以英法爲最。雖然較之中國其大小難易殆相懸絕。不可同日而語。爭競於中國遠勝於非洲。固無足論矣。

第當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始。列強之間。對峙角立。以圖擴張其經濟力。所謂武裝者。亦必隨之而起。否則經濟之擴張。或可僥倖奏效。而眞實之平和。不能保也必矣。

二世界之形勢亞洲各邦澳洲

第十九世紀末。世界人口大約稱十五萬萬。而其半即七萬萬生於亞洲。三億五千萬生於歐洲。一億五千萬生於阿非利加。美與非人口之多寡。不相上下。而生於大洋洲者約三千五百萬云。

五大洲及大洋洲之陸地面積如左。

亞細亞

一七、〇七四、〇〇〇方里

歐羅巴

三、八六四、七五〇方里

阿非利加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北亞美利加

九、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南亞美利加

七、〇〇〇、〇〇〇方里

澳洲

三、一八〇、〇〇〇方里

大洋洲

八、五〇〇、〇〇〇方里

通計面積 大約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万里

亞細亞全洲千七百餘萬方里之中。俄英法等所領者加左。

俄羅斯領

六、五六〇、〇〇〇方里

英吉利領

一、九七〇、〇〇〇方里

法蘭西領

二八〇、〇〇〇方里

土耳其領

六七〇、〇〇〇方里

中國

四、二一八、〇〇〇方里

滿洲

三六五、〇〇〇方里

西藏

一、二八八、〇〇〇方里

蒙古

六六〇、〇〇〇方里

新疆

四三一、〇〇〇方里

準噶爾

一四七、〇〇〇方里

中國本部

一、三三六、〇〇〇方里

亞細亞之土地。其大半不僅為歐人所吞併而已。將來逐段蠶食。固必有之事。欲求保全固

有之地步。其難矣哉。今亞洲之獨立國。唯日本而已。茲條揭各國之情形如左。波斯雖面積六十二萬方里。人口九百萬。然昔日之勇武氣象。消沈於烏有。而國政亦腐敗不堪。將來必被英俄所滅。固無容疑矣。

暹羅面積三十萬方里。人口六百餘萬。將來欲保其尊嚴之獨立。抑憂憂其難哉。

阿富汗面積二十二萬九千方里。人口四百萬。已有入於英俄之勢。欲保持永遠獨立。不可得也。

朝鮮面積八萬五千方里。人口九百餘萬。此國獨立。皆日本之所賜。甲午之役。日人以碧血扶植之。至將來能迄若何年歲。必依然賴日本之擁護。固無容疑矣。

若夫擁二十五萬方里之面積。二千萬人口之舊安南國。於千八百八十三年。全爲法國所吞併。又其面積十七萬方里。人口七百六十萬之緬甸。於千八百八十六年。已全入英人之轄下矣。

又印度之西北爾齊斯坦國。面積十三萬方里。人口五十萬。近年亦歸於英人之版圖中矣。中央亞細亞。自千八百六十八年。迄千八百八十三年之間。殆悉爲俄所吞併。故自裏海而貫通中央亞細亞。而進太平洋之廣大方域。皆入於俄人之版圖矣。

印度之東。支那海之非律賓羣島。其面積十一萬四千方里。人口七百六十七萬有奇。昔西

班牙國王名之以非律賓。即是地也。此廣大要地。被歐人所占領之歷史。最爲古昔。然近來西班牙國。逐日衰頹不振。遂致該島人民離叛。終以之割讓與美國。此前年之事也。

荷蘭所領東印度羣島。瓜哇島。莫斯託那等島。通計面積七十三萬六千餘方里。人口三千四百餘萬。此乃荷蘭千六百年以來。海上權力隆盛時代之遺產耳。

澳洲則面積三百七十七萬三千九百方里。人口達於四百七十九萬云。此大陸在英領中最新闢之雄邦。廣有富源。其人民亦沈毅堅忍。將來之進步。正未有艾也。

三歐洲列國面積及人口歐亞歷史之差異擴張屬地之競爭

歐洲面積。僅三百八十四萬方里。與英領之加拿大。殆無伯仲之分。而此中之獨立國有十九邦。茲揭其面積人口如左。

各國面積表

俄國	二、〇九五、六一六方里
德國	二〇八、八三〇方里
法國	二〇四、〇九二方里
<small>奧大利 匈牙利</small>	二四〇、九六二方里
奧大利	一一五、九〇三方里

各國人口表

俄國	一〇六、二〇〇、〇〇〇人
德國	五二、二七九、〇〇〇人
法國	三八、五一七、〇〇〇人
<small>奧大利 匈牙利</small>	四一、三五九、〇〇〇人
奧大利	二二、八九五、〇〇〇人

匈牙利	一二五、〇三九方里	匈牙利	一七、四六三、〇〇〇人
英國本國	一二〇、九七九方里	英國	四〇、一八八、〇〇〇人
意大利	一一四、四一〇方里	意大利	三一、六六八、〇〇〇人
西班牙	一九七、六七〇方里	西班牙	一七、五六五、〇〇〇人
瑞典	一七二、八七六方里	瑞典	五、〇〇九、〇〇〇人
挪威	一二四、四四五方里	挪威	二、〇〇一、〇〇〇人
魯孟尼亞	四八、三〇七方里	魯孟尼亞	五、八〇〇、〇〇〇人
普露加利牙	三八、〇八〇方里	普露加利牙	三、三一〇、〇〇〇人
丁抹	一五、二八〇方里	丁抹	二、一八三、〇〇〇人
荷蘭	一二、六四八方里	荷蘭	五、〇〇四、〇〇〇人
葡萄牙	三六、〇三八方里	葡萄牙	五、〇四九、〇〇〇人
比利時	一一、三七三方里	比利時	六、五八六、〇〇〇人
希臘	二五、〇一四方里	希臘	二、四三三、〇〇〇人
瑞士	一五、九七六方里	瑞士	三、〇八三、〇〇〇人
涉耳華	一九、〇五〇方里	涉耳華	二、三一五、〇〇〇人

土耳其歐洲之部

六二、七四四方里

土耳其歐洲之部

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孟德勒古耳係附入

三、六三三方里

孟德勒古耳係附入

二、三二八、〇〇〇人

此十九獨立國孟德勒古耳係加入者之中。以一國而占面積二百九萬方里者。唯一俄羅斯而已。其他

十八國。各自割據於百七十餘萬方里之域內耳。

百七十餘萬方里。均分為十八國。則每一國面積僅九萬餘方里。其所以分而為狹小區域者無他。蓋中古以來封建割據之餘波。猶未盡脫。及各邦言語風俗宗教人種互相差異之故耳。考其昔日各邦國各民族之歷史。彼此形勢互異。相峙以角逐競爭。故難致親和混一之局也。

歐洲列國形勢之變遷。與亞洲大相懸殊者何哉。其原因雖多。而最著者。則宗教與氣候地理是也。宗教最著之勢力。在於夫婦之例。實歐洲列國隆替離合之一大原因。徵之歷史而可知矣。

於中世紀之歐洲。乃列國之爭奪。君權君位之爭奪。而非為人民公共之利益。故其爭奪原因。在國君婚姻之巧拙居多。無他。蓋一夫一婦之宗教所致耳。雖然。其後人民權利思想漸次發達。共知人民之重。過於朝廷。遂至以均平國勢權力為萬國之大關鍵焉。而列國之爭競。亦由是而易其趣矣。拿破侖一世。雄出路易十四世之後。標樹此題目。而逞其勢力於歐

洲迨第十九世紀後半以後。其餘波尚未盡息。而今則不然矣。近三十年來。歐洲列強。所大聲疾呼。倡號於天下者。在保全歐洲平和局面。而其實則以擴充已國民之利益為目的也。其實則擴充已國國民之利益。而表面則保持歐洲及萬國平和局面。此非歐洲列強外交上特出之政策而何哉。彼歐洲列強之企謀。近年用力尤奮勵。將來豈有涯涘耶。試稽其本國面積人口之多寡。與其殖民地占領地之面積人口一比較之。即可見矣。

各國本國及殖民地占領地面積比較表

各國本國及殖民地占領地人口比較表

英國	本國 ○,○,○,九七九	殖民地 ○,○,○,五七九	總計 ○,○,○,五七九	英國	本國 二九八,二八八	殖民地 ○,○,○,五七九	總計 二九八,二八八
法國	二,○,九,五,六	二,○,九,五,六	四,○,一,九,一	法國	二九,二四八	二,○,九,五,六	二九,二四八
德國	二,○,四,○,九	二,○,四,○,九	四,○,八,○,八	德國	二,○,四,○,九	二,○,四,○,九	四,○,八,○,八
葡萄牙	七,八,三,○,○	七,八,三,○,○	一,五,六,六,○	葡萄牙	三,○,四,六,○	七,八,三,○,○	三,○,四,六,○
荷蘭	七,七,五,○,○	七,七,五,○,○	一,五,五,○,○	荷蘭	二,八,五,○,○	七,七,五,○,○	二,八,五,○,○
意大利	四,九,二,○,○	四,九,二,○,○	九,三,七,○,○	意大利	一,七,七,○,○	四,九,二,○,○	一,七,七,○,○
西班牙	六,三,○,○,○	六,三,○,○,○	一,二,八,○,○	西班牙	一,九,八,○,○	六,三,○,○,○	一,九,八,○,○
丁抹	八,六,○,○,○	八,六,○,○,○	八,六,○,○,○	丁抹	一,一,八,○,○	八,六,○,○,○	一,一,八,○,○

覽彼歐洲列強。其屬領地之廣大。遠軼本土而外。歐洲人開拓疆土之力。可云盛矣。而其中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諸國。於千五百年前爲航海雄邦。以當時雄飛海上。故能有奪掠之遺物。其僅保存以至今日者。吾人不可不觀破之也。

至於前表所列領地殖民地之各國。即係英俄法國所領有者。多屬近來所吞併蠶食。然不僅此而已。如俄德二國。其吞併時期。今纔起點。蠶食之力。猶屬幼稚。吾人尤不可不知之也。

四、歐洲列強之產業革命。于域外之經濟競爭國際勢力之中心。德國擴張經濟力

如此。歐洲列國。近數十年間。侵略域外。勢力愈臻盛大。其所以孜孜汲汲於爭競者。無他。蓋其產業革命所致耳。隨之而並起者。人羣勢力之發達。智力之宏大。又有瀛電二力以助之。故有此大動機云耳。

此一動機。一起一伏。一隱一顯。其平日則使農工商各業之生產力。非常發達。無論已。又使列國外交政策。銳敏異常。在昔曾使四分五裂之數小邦。混而爲統一之大國。曰意大利之統一。曰普奧戰爭德國之統一。歐洲大陸。著進化之大效。實莫不因此動機之力而來也。自此之先。第十九世紀上半期。自英國而外。固持君主專制之舊範。箝制人羣。枉正義而不知省。第十八世紀之遺毒。尙仍相沿。故列國君主與民人相傾軋之事。頻頻接踵。迨千八百

四十八年之革命。民賊獨夫之毒骸乃覆。故自北隅之俄羅斯以外。歐洲全局。爲之震動。不但政治因而轉移。即經濟上亦有非常之興奮。爾後歐洲經濟改良發達。駸駸前進。英法諸國之富力及其貿易力。萬馬齊奔。以直侵我東方。皆前此一革命之故也。

自千八百五十年迄千八百六十年間。歐洲富力之最盛處。其表面在英國。法國次之。而國際國與國之交際之最盛處在法國。英國次之。然自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國勝奧之後。法國霸權。遂

發端傾頹。外交權術。無不露其破綻。千八百七十年。法遭普之大敗。逼爲城下之盟。歐洲國際最盛處。遂由巴黎而徙至柏林矣。

國際勢力之大小。視富力之充足。否則不能永遠保持也。故千八百七十一年。俾士麥之治德國。其深謀遠慮。尤在擴充已國之經濟力。然所謂國家社會之政策。曰殖民。曰航海。曰獎勵工商。曰外交機關。曰通商機關。皆非所以擴大德國經濟力之具。惟一面整頓軍備。駕萬國而上之。其他則振興工商等業。以求速其進步。而英國商工社會。爲之喪膽。然近十餘年來之世界各市場。德不能優於英何哉。蓋其一國之政治。多偏重於陸軍。兼以普魯士普魯士德之民貧土瘠故耳。雖然。進步如此其速。整頓如此其力。豈可輕之耶。

要之今日之世界。瀛電二機之世代耳。列國富力之爭競。其國民實業教育發達。及其體力與志趣之優者。必能制勝。否則必敗矣。徵之近十餘年來。德美經濟之發達。而知其必如是。

也。

五奧國意國法國俄法同盟俄國確狀俄國強處及弱處英國

歐洲諸強國。其名能副其實者。唯英俄德法而已。如奧大利一國。雖前居六大強國之一。而今則不然矣。其國氣運。久已瀕於老朽衰頹。如佛蘭租朝涉府一世皇帝。一旦崩殂。則其國必至四分五裂。此歐洲稍有智識者所均知也。

意大利表面似舒展自由。而其內面之離散衰頹。較奧國殆有加焉。然幸有明主在位。尙足以自守。至於進取之力。則泛然不可恃也。觀其要求中國南方之沙門灣。徒以威力脅之。竟爲腐敗之北京政府所拒絕。乃蕭然寂然。閉口緘聲。默默而退。其舉動輕忽淺陋之故。豈一朝一夕之所積歟。

法國之富強力。不相合一。乏應援之道。欲併而躋進之。是所難致也。雖然。使有賢君良主。善行立憲之政。則其隆盛豈止今日之況哉。覽法國歷史。國民之忌君主。誠爲過甚。蓋其國人。心慄悍輕銳。不適於君主政治。豈非法國之大不幸歟。若其富力實甲地球各國。惟其不能善用以指揮域外。而開拓廣大之領地與殖民地。誠堪嘆惜也。

法國之民。敏慧輕悍。爲歐洲列國所共推。而文明之進步。亦優於各國。至於擴張雄圖於海外。則遠不若盎格魯撒遜民族之堅忍沈篤。其人種風俗之不同。固無論已。而政體頻頻。

變革黨派人心偏急。及缺乏堅忍耐久之性。此其最重大之原因耳。

法國之富力。冠絕歐洲。固不待言。即工作與農業。亦不落他人之後。法國之聲望。特推重於歐洲大陸者。蓋以此也。而俄國深欲結納之之故。蓋亦在是耳。

要之。法民尊崇共和政治。希望世界平和之人。居其少半。其他大半。則冀恢復亞耳。鐵史。魯偏二州。排斥英吉利。傾覆德意志。建第二十二世紀新法國之熱血士也。雖然。如此希望。然乎否乎。抑亦謬矣。固非法國國民本原之資格也。當第十九世紀末。尙不獲遂其奢望。況於第二十二世紀耶。其不量力。與夸父何以異。

俄法同盟之故。爲互利益起見。固不待言。而推察其實。則俄國兵力雖強大。外交權謀。能指揮自由。然財政窮乏。其國民之經濟。實屬脆弱。是以不能不聯法以匡正己國國家之大經濟。及賴其資本之援助耳。

法國經千八百七十一年大敗之後。不堪憤慨。乃改革其普通教育法。酌變其軍制。邇來二十餘年矣。雖然。以獨力不能當列強角逐之衝。此其所以與俄結聯之情。彌深而不可破也。俄爲地球上之雄國。誰不知之。然察其動靜。足以逞其雄圖之地域。則自巴魯家半島及中國北部。滿洲等處。印度之北部耳。

俄國現代之形勢。瀛電二力。當未極充足之時。雖日期達其遠大之志。然使瀛電二力既充。

足以後。吾恐其君主專制之命脈。必不能久延。此固理勢之當然。不足怪也。故俄國欲其展雄略于歐洲大陸。豈可得哉。即使一時獲逞其技。亦必不能持久耳。

然則俄羅斯之本心無他。在西伯利亞鐵道。中央亞細亞裏海鐵道。並利用東清鐵道。以建一新俄羅斯於極東而已。

俄國強盛之最大原因。乃其國域偏僻。君臣固結而質素。人民愚而無能。悍而剛毅。如斯狀況。是歐洲所稀有。與第十七十八世紀之封建國。殆無以異。俄之所長者在此。其所短者亦在此也。

近年俄國之圖謀。不外冠孔子之冠。衣孔子之衣。言孔子之言。而其行則盜蹠之行。其心則盜蹠之心。不必具婁離之目。而洞若觀火者也。

但俄國內部。蘊蓄非常之勢力者。史拉華時姆一派是也。此一派人蘊蓄史老民族之精神元氣。以史老民族之魂。而圖擴大俄國者。即著名之已故加託果氏。及現時俊傑捕彼駝駱史紙葉氏之一派。現任外務大臣姆那爲若氏。已故陸軍中將史可北洛氏及其幕僚。現任陸軍大臣喀略述託金等。皆史拉華時姆派中之最有力者也。

前歷山三世爲太子時。尙心許平和主義之黨派。自其即位以後。面目頓改。遂專信任史老華時姆一派。此世界所共知也。今尼可那斯第二世帝。聞其性質頗寬厚。故屬意在平和。

主義。然皆由風說而來。不足以信之耳。

要之俄當國運未十分發達以前。汽機、電機。非常努力。汽電二機既發達以後。其武力必增加十倍。其領地內之經濟。必獲非常之利益。固不待言。雖然。於世界公同之經濟上。密布鐵道。利於文明優等之國者大。利於野蠻劣等之國者甚鮮。俄國內部。促人文思想之分離者。必以此矣。俄之所強者在是。其所弱者亦莫不在是。此中消息。非其人不能知也。英則自百年以來所積累之強盛。其餘威尙赫赫可驚。海上權力。必不致遽瀕於失墜也。試將世界各國之域外貿易表列之於左。以供世人之考察焉。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表

國名

輸入

輸出

奧大利
匈牙利

六二、七七〇、〇〇〇 英磅餘
做此

六三、八〇〇、〇〇〇 英磅餘
做此

比利時

七二、七二〇、〇〇〇

六二、七三六、〇〇〇

普耳家利

三、三五九、八〇〇

二、三九一、六〇〇

丁抹

二二、一五五、〇〇〇

一八、二二八、〇〇〇

法蘭西

一五八、二四〇、〇〇〇

一四三、九二〇、〇〇〇

德意志

二四三、二三二、〇〇〇

一八九、二二二、〇〇〇

希臘

四、五九〇、〇〇〇

三、二二九、〇〇〇

意大利

四七、六八五、〇〇〇

四三、七〇八、〇〇〇

孟德勒古耳

六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荷蘭

一四二、一六七、〇〇〇

一二三、二五〇、〇〇〇

葡萄牙

九、一五三、七〇〇

六、六四一、〇〇〇

魯馬尼亞

一四、二三一、〇〇〇

八、九六七、二〇〇

俄羅斯

四六、九四八、〇〇〇

三三、九〇一、〇〇〇

涉耳華

一、八一二、〇〇〇

二、二三七、〇〇〇

西班牙

三一、七三三、〇〇〇

三六、九九七、〇〇〇

瑞典

一九、九〇六、〇〇〇

一八、九〇四、〇〇〇

挪威

一四、六五一、〇〇〇

九、三一七、〇〇〇

瑞士

四四、五七八、〇〇〇

二九、八九三、五〇〇

土耳其歐洲之部

二一、六六七、〇〇〇

一二、三七八、〇〇〇

英吉利

四七〇、六〇四、一九八

二三三、三九〇、七九二

美利堅

一二三、七〇二、八〇〇

二四三、〇二六、〇〇〇

日本 一二、九三〇、〇八〇 一六、三二三、五〇〇
 近世英國之貿易。世界中應首屈一指。美國富力之發達。雖有凌駕其上之勢。然萬國經濟之權。猶依然居英人之手者。以其握海上飛行橫駛之權力耳。試稽各國之航海業而表列之於下。

同治十三年

光緒二十五年

國名

噸數 以千噸為單位

噸數 以千噸為單位

英國

二、六二四

一〇、九九三

美國

四八三

八一〇

法國

三一六

九五二

德國

二〇四

一、六二五

西班牙

一三八

五二〇

意大利

八五

四二〇

荷蘭

七二

三六三

俄羅斯

六七

三五八

挪威

四一

六二八

日本

……

四三九

其他諸邦

二九三

一、七七三

共計

四、三二八

一八、八八七

觀此則二十餘年來世界航業之進步。不可以道里計。其發達之最速者。莫後進諸邦若。而其於大局上。以通商、航海、殖民、三者互相維持。制世界經濟之樞軸者。實英人之特性。高出於各國之長技也。較之五十年及百年前之英國。所謂特出之性質。雖稍形減縮。然其立國之大根據。尚絕無搖動之勢也。

英之最大弱點。在陸軍不整備。放漫而無紀律。蓋其可恃者。僅志願兵義勇兵。因整齊之文明兵制。難行於其國內耳。除此弱點以外。至於自握經濟權利上視之。實世界之雄邦。居第一流之國也。

二十年前之英國國勢。漸次瀕於衰頹。其所以至今尚未老朽者。以中日戰爭而後。極東之權利爭奪愈密。英國學士大夫。遂知痛破從前自尊自滿之迷夢。而努力不怠焉。

顧二十世紀之爭奪。於非洲大陸有之。及西班牙之淪落。澳大利亞之分裂。戰爭之况。似不能免。雖然。其禍亂之所及有限。所謂一方一域之變動。非世界全局之大波瀾耳。能震動世界全局者。極東大陸與太平洋新興之風濤是也。

六北美合衆國改釋擴張孟魯教典

北美合衆國。土地廣大。富力充溢。千八百九十九年。其富資既已起六百五十億圓以上。實世界萬國所共驚訝。而富源猶混混無涯涘。其生產力誠不可思議也。美國天產之富厚。財源之廣漠。加以教育之力。整頓之方。其進步之速。宜爲英、法、德所戰慄。况其他諸國乎。

近年美國氣象變遷。與昔日之相隔。殆不可以道理計矣。棄陳迂迂拘之孟魯古教。拋孤立退守之政策。以與世界各國共角逐之故者何哉。蓋賴電氣二力以發達其富力。遂至於不能自止耳。

美國近來於太平洋及加立濱海。銳意經營。不遺餘力。用涉哇德、普論、麻宛諸傑之深謀卓見。首合併布哇島。次占領加立濱海衝要地之古巴島。及斐爾託利過島。進而圖非律賓羣島。此蓋勢之所必至。毫無足怪也。

美國對外國之豹變。如此著大。誠堪咋舌。今尤足注意者。開美洲中央之尼加拉瓦地峽。而爲連河是也。此運河成功之後。以中央美洲及南美洲宏大無量之富源。注入歐洲之資本。其發達誠不可限量。而將來中國、日本之殖民地。亦儼然可望擴充於茲地也。

若夫美洲大陸政治上之形勢。彼自立國以來。拒絕歐洲列強之干涉。是得力於孟魯教典。無論矣。加之人口蕃盛。富力絕倫。且古巴爲其保護之國。斐爾託利過島。既被其所占領。加

立濱海上即西印度海權力日益堅錙不拔。故美洲大陸縱橫數萬里之地。其經濟與政策。皆附

從美國勢力之下。蓋亦勢之所不能免耳。

七歐洲列強併吞阿非利加政策

阿非利加一洲。其面積有千二百萬方里之廣。雖遜於亞細亞。然較之歐洲。殆三倍之矣。其中埃及與加耳涉齊國。僅隆盛於古昔。中世以降。一無足觀。蓋氣候之毒惡。地理之不適宜。所致耳。近數十年來。歐洲列強之經營其地。不遺餘力。自海岸以及內地。無在非列強勢力區域中矣。

阿非利加一洲。原係猛獸毒蛇之巢窟。及豺獠如鬼之土番所盤据。經歐洲志士。以堅忍剛毅之心。屢次探險。終至以文明之經營力。擲於此廣漠大陸之中。流通其商品。浚掘其財源。變黑闇世界而為文明世界。實瀛電二機之力居多也。

八日本地位及其現在情形

據地理學家所研究。地球表面約一億九千七百萬方里。其中陸地與海面之濶狹。區別之於左。

陸地面積

五四、八〇七、〇〇〇方里

海上面積

一四二、二三三、九〇〇方里

由此觀之。陸地面積。不過海上面積三分之一。而海之最大者爲太平洋。其南北約九千海里。東西約一萬二千海里。據如斯廣漠良優之海面。用洪大之勢力。以侵他邦。此理之當然。勢之所必然。豈待言哉。

太平洋之勢力最盛時代。於第十九世紀後半期始達。蓋以近數十年間。北美合衆國非常之進步。蘇彝士河之開通。日本之革新。加拿大鐵道之成功。西伯利亞鐵道之開始。拓殖澳洲之迅速。尼家拿卦運河之開鑿。中國之大通市。以上所述。皆促列國經濟之競爭。萬騎齊力。以直向太平洋之原因也。

然而據太平洋之樞要者。實日本也。日本面積僅十六萬方里。自古以農立國。時至今日。不注重於商業。則建國之基。亦難鞏固。是世界大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也。

然則欲永保日本強盛之策安在乎。曰。一向中國南部擴充日本經濟之基礎。一向墨西哥啄取中美南美之富源。開拓日本之殖民地。如此。而後能疏通生商。振興工商業也。

雖然。日本果能爲此宏大之舉乎。未可逆推。然彼黨同伐異之陋態。不痛戒而破除之。恐未足以言斯也。爭目前而不及遠略。蓋亦未審察世界列國之現狀。及將來之局面耳。方今日本之工商業。及鐵道航海業等。較之二十年以前。其進步頗可觀瞻。然以歐美各邦較之。則其幼稚亦云甚矣。執各國輸出入貿易分頭表觀之。亦如左。

輸入

輸出

英國

一一七圓

五八圓

美國

一九圓

三八圓

法國

四一圓

三七圓

德國

四六圓

三六圓

荷蘭

二八四圓

二四六圓

比利時

一一〇圓

九五圓

瑞士

一四八圓

九六圓

意大利

一五圓

一三圓

希臘

一八圓

一三圓

普耳家利

一〇圓

七圓

丁抹

一〇六圓

八三圓

西班牙

一八圓

二一圓

瑞典

三九圓

三八圓

挪威

七三圓

四六圓

奧大利

二六圓

二五圓

匈牙利

.....

.....

葡萄牙

一八圓

一三圓

魯孟尼亞

二三圓

一五圓

涉耳華

七圓

九圓

俄羅斯 歐洲之部

四圓

三圓

日本

五圓

三五圓

日本商業。如斯其微薄。豈可不猛省哉。救之之道維何。在以明治維新創業堅忍剛健之精神。奮發鼓舞。上下一心。勇往直前而已。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

第五集下

外論彙譯四

通論

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

臺灣日日新聞

桀亡于湯。而淳維入匈奴。秦亡于楚。而弓月入日本。使黃種不幸被逼迫。則遁逃伏竄者。何地之依。清國薛福誠氏曰。澳洲之域。今華人之居者。戶口數十萬。他日移種。必王于斯土。夫南洋羣島。與清國傅近若肘腋。輪艦所抵。或味爽而發。見星而達。任力役于是者。以兆計。薛氏皆無取。願獨有取于大險之澳洲者何也。豈不曰赤道之下。其氣暘暑。其地輕脆。其人黠竄。處沃土而與不材之民居者。必不可以爲善國。惟澳洲則見南極之出地。同爲溫帶。天氣發斂。與北緯不異。故意移植者之必在于是也。曰。苟如是。則猶西班牙之分國于巴西。今西日瘠窮。而巴西乃與美利加大。是其比類也。則猶大鵬之生於桃蟲也。雖然。薛氏不取于三隅。而獨取于南服者。則以爲避俄而已矣。然則祕魯墨西哥諸國。其在西半球。亦居南部。而爲屏蔽。其政令條教。蓋咻嘖無可觀者。安知黃種移植之不在乎彼也。今大地之言曰。白人必勝黃。若祕墨諸國者。其法令未立。其巫蟲禁祝之風未去。與紅人襍糅而成其汚俗。非直絀于齊州。亦不逮阿富汗矣。雖然。觀于草昧。則歐亞二洲。近不過六千年。而秘魯乃有五

萬年之文物。然則賢劫之初啓。于吾東半球方爲羸蛤海苔之世。而彼乃先進而爲文明也。且夫文明則必有復故之日矣。今其浸微浸昧而相聚以入幽谷者。白人弗能化也。密雲不雨。濁河不澄。變祕墨之風而反之泰清者。又安知其不在黃人之移植者也。難者曰。天下有遁逃伏竄而能撫有他人之國者乎。曰。含血之倫。必有精銳之氣。精銳之氣。蟄伏于胸中。若水之有隱熱。非淬之厲之磨之礪之。則不足以發。故自古常有亡國敗家。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飛廉之遁逃伏竄于霍太山。而小戎之詩。繼之以作。其子孫遂足以覆六雄。帖木兒之遁逃伏竄于撒馬爾罕。而能北入俄羅斯。南屠印度。西滅土耳其。殷之遺孽。元之遺裔。其驍健足以有爲也如此。而況上哲哉。是故黃種之移植。其或在澳洲與。或在祕魯墨西哥。未可知也。其遺植之必在于南部。則既可知也。天地之道。日中而還。月盈而昃。田鼠之上騰。或爲飛鴛。積灰廢炭之在原野。或足以生蠅蚋。盛衰文野之限。固無有一成而不可變者。是故聖人盡其陽節。守其陰節。順民之所爲。而降命于山川以殺大地。

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

英國慕阿庫斯著

先是現世紀中。歐洲大陸。一時小康。如英吉利。昇平無事。學士相與講求公理。而貌洗斯他黨。與哥布德黨。斐然並起。專以自由貿易。放棄殖民地。

取人之土地滅人之國而移其本國之民以久據之謂之殖民猶種殖也放棄者不用此策也

爲主義。倡博愛公道之理論。囂囂于英國間。于是萬國平和理論。亦將有行于大陸之勢。故

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謂專以開疆拓土擴張已之國勢爲主即梁惠王利吾國之義也稍爲英邦衆庶所厭忌。至十餘年以來。環球國際。

風雲大變。列邦翻然自省。以進取爲志。又歸嚮于帝國主義。凡大有爲之邦國。莫不爲此帝國主義所誘導。此帝國主義。即鼓動世界之風潮也。十餘年來。流動迸發。逐歲彌強。起自歐洲。越大西洋。波及北美合衆國。破其國相傳對外政策。孤立主義。及華盛頓告別所云自立。不干預他國之訓誡。更擴張木洛教典。豈偶然哉。以此之故。貌洗他斯黨。所謂貿易擴大。在于平和之時。與戰備不竝行。與哥布德黨之舊說理論。皆渾然一變。人民無復述此兩黨說者。無他。列國戰備。借以恢復人民之權利。保護人民之利益。爲最善良之上策。猶醫生療病之所必需。蓋環球萬國通商之發達。萬國交通之擴充。內繁榮福利之增開。挾其方術。莫不恃戰備之精利。兵力之雄強也。况又開拓地球各地之新市場。壓逼民族。使永受制。必在戰備乎。現世紀末。以是爲大綱領。人人信奉而實行之。歐洲列強及美國。專力注意於此。伯林、伯德堡、巴黎、華盛頓、倫敦。無日不會議分割弱國之策。稱爲新綱領新格訓。蓋此新綱領格訓。不但適合歐洲有爲列國之人心。亦實施行之于事業。故千八百七十八年。伯林會議以降。歐洲列強。執海外殖民政策。競致力于商戰。其管理此經濟政策者。則新格訓爲之也。抑吾觀歐洲列國。二十餘年以來。產物饒溢。苦鎖路之滯滯。講求疏通救治之策者。各爭求世界新市場。各向亞細亞。亞非利加兩洲中。曠大未闢之方域。開通歐洲製造物產之新埠。以擴張其通商圈而已。是十餘年以來。歐洲列強。所以熱心競爭于開拓經畧亞非利加。又

次之。以競爭開拓經略亞細亞極東即指中國

歐洲列強之分割亞非利加洲。俄羅斯之併吞開拓中央亞細亞。數年以來。歐洲列強之經略亞細亞極東。其熱心競爭。猛烈銳敏。數倍於往昔奉上帝命興十字軍之時。其意何在。豈出於上帝之命乎。非也。此乃圖貿易工業二者之新十字軍而已。夫列強僅以十餘年間。分割占領亞非利加洲。使茫茫曠野。毒蛇猛獸所群栖之地。一變而爲鐵路縱橫之地。開大陸之新富源。爲文明列國人之資用者。是今世紀末。一大變局。而創此事者。則全賴此新十字軍之力也。

夫英法德各強國新十字軍。征略亞非利加洲。得以志遂功成者。由于列強能互相協商。互換其利益也。而自今之後。列強互益協商。其大行于極東大陸指中乎。夫分割極東大陸之利益。欲預避前世紀爭奪流血之慘毒。各當自利用其活主義也。何謂活主義。曰汝須生活。亦能使彼同時生活是也。即同約瓜分中國之隱名也。盖利用此活主義。英俄法德列強。將互相協商。各以交換其利益。所謂互益協商。確定其勢力範圍是也。

盖無欲建設地球大帝國之志望則已。苟有此志望。必當率其志而行事。徒拘泥目前小利害。謀小康苟安。不敢擔任。是小慧手段。而沮撓帝國主義之進步也。

顧或曰占領。或曰勢力範圍。或曰永借。此三者。其名雖異。而其實則皆滅人之國以自廣耳。

滿洲既歸俄國勢力範圍。廣西廣東若干部。歸法國勢力範圍。山東半部歸德國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兩涯地域。舉歸英國勢力範圍。果然則英國在昨春三月以前。論保全支那帝國策。而今已全變之矣。列強亦執互益協商。經營分取支那大陸利益。蓋不約而同矣。且支那二億之男子。其積年累世之慣習。雖曰薄于愛國之思想感情。文弱而不喜戰爭。雖然。其家族與鄉黨。極能組織。極能開化。至如商業勤勉。耐冠于地球列國。蓋其長處也。豈可與彼亞非利加蠻族。同年而語哉。故俄羅斯政府。併吞中央亞細亞。未開化之蠻族部落。使同俄國之俗。尚能相合。若向支那帝國。而亦以此施之。恐不能奏其功也。蓋支那本部。已略能開化。以法令治國民。欲使與俄同俗。萬不能行。蓋識者之所信也。然則滿洲雖在俄國勢力範圍。我英國何必猜忌。畏怖乎哉。要之。進取的帝國主義。自第十九世紀末。至第二十二紀上半。其間文明列強之本分。萬不可辭之任務也。故分割支那人類。歷史當然之變局也。而其事決非可耻也。此即使支那四億生靈。脫從來腐敗之苛政。免抑壓之苦海。得統治于公平正義之政。歐洲以日新理科學術。開發其國天賦之利源。併恢弘擴進其國民利福。是豈非文明本義。而何耶。

譯者曰。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實情也。昔之以保全支那。扶持支那。愚我政府。愚我士民。而我上下咸受其愚。聽其操縱。左古者數十年。甲午之役。求救不應。始翻然喝破大

夢。然僅以爲無愛我之情。而全國商務。彼居其半。未必從事于分割我也。而不知其與俄德法者。早定協商互益。以擴張其帝國主義。英人立心之險。設計之奇。投機之巧。布謀之毒。至此而乃盡露。其言曰。欲支那四億生靈脫苛政。免苦海。嗚呼。觀于金州旅順大連灣。九龍沂州廣州灣之事。彼白種炮斃我人民無數。淫擄我士女無數。燒毀我村鎮無數。佔據我田宅無數。誣義民爲亂黨。糜大陸爲獵場。隨意翦滅。隨意斬刈。雖古之盜跖。不足以比其殘虐。非洲野蠻之族。不足以例其嗜捕。猶自稱曰文明。將誰欺耶。抑謂中國無人。將可盡欺耶。夫列國之欲瓜分中國。而慮其民之難治也。藉滿洲之壓力以制之。滿洲者。自我。皇上外。則皆自壞長城以漢人爲家賊者也。恐有內訌之禍。又借外人鐵血之威。以殄滅之。漢人陷此大地獄。前後皆斷上下隔絕。茫茫無生路。將誰主耶。前崖後虎。其死一也。孰若超崖而敵虎。或有餘生耶。自立乎。自立乎。同胞君子。其先合羣以聯成自立之團體。而後可脫外人之縛。軛乎。不然。彼奴隸屈辱于碧眼紅髯兒之下。安有窮期哉。謂予不信。覆誦此文。無待胥溺可也。

論外交前途

每日報

近來談外交者。各處加增。有名論似可取。有愚論似不可取。紛紛論議。可見外交論之進步。然其有似名論者。有似愚論者。已不可一概贊成之。又不能一概排斥之。日本帝國外交。奈

之何而可乎。此重大之事。人皆以爲不能明瞭論定之。其實則不難明瞭以論定也。何則。其運用之妙。在當局者伎倆如何耳。局外者雖不能指示其運用。而大要方針。各國殆有共同之法。日本帝國外交方針。何必別求奇妙哉。

何謂各國公同方針。曰保持己國權利利益。有機會則擴張之是也。而爲之或以積極處置爲要。又或以消極處置爲要。故外交家伸縮難測。變化靡常。要能保持國家全體權利利益。以擴張之。是各國公同之方針。而我帝國宜採以用之。豈外此猶有可採者乎。

夫如此議論。似甚平庸。聞者必笑以爲不知外事者也。然笑者宜畧爲攷察焉。夫世上議論中。多不解此平庸之旨者。曰支那扶掖論。曰支那分割論。曰支那保全論。如此種種。殆不暇更僕數。坐上空談。則扶掖可。分割可。保全亦可。雖然。此等議論。有何所期而然乎。世當有不解其故者。加以欲實行此等議論。不可不用兵力財力。今世上有軍備緊肅議論。有租稅輕減議論。若不動兵。不費財。以口舌議論而得行之。斯可謂妙策矣。奈地球各國。不允此妙策。何。故論外交者。非精密論之。恐無益於實踐也。今日當局者。果做何事乎。吾輩與世人共欲知之。夫外交有閑暇時。有繁忙時。其繁忙之時。即有事之日也。宜敏捷活達。以爲悅服國民之處置。固不俟論。其閑暇之時。即無事之日也。宜改革外交官。整理諸制度。備有事之時之計畫。當局者而自信爲天下太平乎。吾輩知天下多事未太平也。有事之日。有處有事之道。

無事之日。有處無事之道。當其局者。一切無爲。而世間議論。多歸空言。外交前途。甚可憂也。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

太陽報

第一人種時期。自蒸氣電氣發明而後。打地球爲一團。於是破各國政治疆界。而人種之區別生焉。是希臘羅馬之舊文明。與十九世紀之新文明。所以殊異之一要點也。數百年後。世界進步。更當破異種之見。生人類混一之思想。止知同氣相親。無有黃白棕黑之分也。然而今日者。人種競爭之時代也。故東西之論政治者。亦莫不持斯主義。以爲標準焉。如知此旨。則考察一切複雜事件。皆可得其真相而不誤矣。

第二英美關係。距今百餘年。美人發奮脫英之羈絆。建獨立政府。自是英美之間。猜忌競爭。日益以甚。其獨立之初。法人援之。於是法美相依。大窘英矣。美之商務日進。工業漸盛也。英則認爲商界一大勁敵。因疾視之。其爭搜索中立船隻之權。至開戰役。英領加拿大與合

國爭議不絕。當南北花旗戰爭之時。英人多有袒南部之叛民。北部政府不勝憤怨。因鴉拉巴馬船之事。幾釀戰禍。其得免者幸而已矣。英美二國百年間之歷史。疾視猜忌之歷史也。雖然。猶有溫情一縷。存于其間。以得減猜忌之心者。此情日益增長。至于近日。猜忌之心殆絕。而英美同盟之政論。遂見諸實事焉。大西洋電線之架設也。倫敦與華盛頓之間。其最初通報之言。即平和兄弟之義。是非空言。今皆實驗矣。此其故何哉。電氣蒸氣之交通者。猶不

過外力之助耳。其本原則有一絕大勢力。積時愈顯。而以有今日也。此勢力非他。即人種之同是也。

第三種教關係。人種不同。性情因之異焉。焦通種族之執拗。拉丁種族之輕浮。是其所短。而豪壯堅忍者。焦通之所優。活潑明敏者。拉丁之所長也。夫有教無類。宗教者不以種族分疆界。凡屬人類。莫不一視同仁。故以理言之。則宗教者破種族之界。而變化其氣質者也。乃驗之既往。却有以人種定教宗歸向之狀焉。試觀加特力教者。行于拉丁民族之國。普魯的士湯教者。行于焦通民族之國。由是觀之。人種性情之勢力。雖在教宗亦爲所支配焉。然則世界之事。凡由性情出者。豈得不爲人種所支配哉。

第四人種之小別大別。如拉丁焦通者。人種之小別也。而猶有黨同伐異之狀。則於其大別者。偏情更大。無足怪也。是西洋諸國之對東洋。所以往往出人意料外也。而實則意中之事耳。世人注目政治外觀。而於人種根柢之處。漫不留意。此其所以怪訝之也。

第五英俄德法。英俄互相疾視。五十餘年矣。兩雄不並立。勢所使然。一霸于海。一雄于陸。其於東洋也。一窺南。一瞰北。或爲恐嚇。或爲隱謀。秘策競。勢力以欲馳聘中原。使旁觀者大爲寒心。不知其何時而必有決裂也。其他德云法云。以爲其在泰西兩虎相鬥。勢如水火。則其在東洋之經營。必爲牽動矣。豈知其於實事全反之哉。方日本之有事於清國也。歐人

驚駭猜疑。出而爲三國之干涉。俄德相善。世人固知之。而德法相合共事。則大出吾人意外者也。近日有英俄協商之報。是亦世人所最駭異者也。蓋在歐洲之爭。爲利害不同而起。至其在東洋。則三國之利害一也。又何怪三國之聯合。又何怪英露之協商哉。此非獨由利害相同之故而已。其根源仍在於同種族也。曰拉丁族。曰焦通族。曰斯拉坡族。是人種之小別也。曰普魯的士湯。曰加特力。曰葛力忌。是教宗之小別也。英俄德法。是國土之小別也。其於小別圈內。彼等雖爲自主之爭。及其遠出。則立一大別之名稱。曰歐亞。曰基督教國。非基督教國。曰高加索族。曰蒙古族。界限分明。一至於此。則三國聯合。英俄協商。根于其性情然也。本斯主義以爲國際交涉。是吾人所宜深察其微意也。

第六英國及古巴非律賓。西班牙之苦於古巴也。美人號稱義勇兵而往援之者甚多。以扶古巴獨立。其好高義。天下所同情也。餘波遠及于南洋之岸。而遂有非律賓之變亂。島民襲西班牙軍。欲建立島國政府。是非爲古巴島民所欲爲者哉。美人既助古巴。必更助非律賓之自立。使副其所望。是常人之所料也。乃非惟不助。反強伐之。欲使爲美之藩屬。是豈非世人所驚駭。以爲大出意外者哉。雖然。就根源之處而深求其故。則美人之心。以爲非律賓民種者南洋人種。與美民異者也。此其所以薄情也。美人從來奉四海兄弟之語爲宗旨。以不更求闢地于美洲以外爲國是者也。今尙如此。夫復何言。想美之有心人。必不與于斯舉。然

政治者往往爲多數俗人所牽動者也。美之出此策也。其必以爲俗人所牽動則其俗情可想見矣。此俗情由於人種異同之感而來者。十居八九。是予所爲以人種論解此問題也。第七中國將來處置中國之問題。亦宜根據人種問題爲之解釋也。西人之於中國。爲分取利益而來。然中國民族者。有勢力之人種也。元起漠北。統一中原。尙不能以專斷擅制之力。使中國民族化于蒙古。而反爲中國文明種族所化焉。清廷據有中國二百餘年。滿洲之俗。所被于神州者。不過辮髮一事。文章制度。悉化于中國。強暴如滿洲政府。猶無如四萬萬神。胄何。凡歐洲諸國。欲收攬民心。不以強力壓之。則中國民族。豈能輕視哉。予以爲滿洲政府。雖成偏安之局。而四萬萬之種族。猶得於地球上保持其勢力也。歐西之思想。將與東洋之思想混而爲一。中國民族。將得專制之羈絆。歐洲之學藝。將使中國民族工業大進。其情狀將如沙拉先民族進歐洲之學藝。又將如亞歷山遠征。合希臘印度之文明而爲一也。世人其毋驚于外交政治之外觀哉。外交政治者。顯著其國情者也。國情者。根本于民族之性情者也。人種問題者。非限于國界之區別可知也。我日本民族。其進修智德。努力而爲世界最優之民族哉。

大政策與小術數

東京日日新聞

行大政策者。必不要用術數。其目的。其手段。須光明磊落。據俯仰無愧之見地。不必瞻前顧

後。苟能如此。乃所謂正直最上之術數也。

一國之外交者。以保全其國之生命與權利爲第一目的。苟遇有可以進取之餘地。務伸張其利益。此目的爲列國之所同。苟不至因此而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則公然主張之。斷然確行之。不可有些毫之踟躕。

亞細亞之大陸。與太平洋之西北濱。正屬我日本之利益圈內。而清韓兩國之條約。於我之利益亦不小。我故此不可主張絕對的利權。當確保之。須收其成果。因此必要之施設。必政府自爲之。自爲之而令人民經營。從而保護幫助之。苟國力既足。不可不急圖其功程。因此決不必瞻前顧後。亦不要隱密陰謀。我日本政府之外交。曾無出于此規矩外。吾曹之所確信也。如前此二回之日俄協商。實可徵驗我外交之公明手段。將來於此等協商之範圍。處理我日本之權利利益問題。亦公然進斷然行。不必顧慮回避。無論俄國之於東亞與中國。曾用種種之術數。雖略有成功。然此不過對弱小未開之國而已。至於與列國利害相衝突。遂決非小術數之所能解。試以歷史言之。則如俄人近對韓廷之政策。俄之使臣往往好用術數。至終局不唯無成功。且並亡其實迹。韓雖小弱半開之國。然今在列國競爭。其於二三國間競爭之體段已成。我日本於韓之商權商利。明爲與國之所認。則我確保之。伸張之。又何憚焉。且對列國亦不必用隱密陰秘之手段。試觀俄之經營東清。彼獲清政府之約諾。與

英國之協商。殆視滿洲如其版圖內。鐵道之敷設。官廨之建築。兵士之駐衛。皆公然經營之。而無忘憚。今我於韓之條約。與協商之條文。欸項。固不能與比。雖因吾曹不敢如俄之對東清。同一經營。然苟能於屬于我之權利。遂行之。而無一毫逡巡缺憾。即使萬一與國之利害。或有影響相及之疑。然亦可更爲新協商。不然。則唯有直進邁往而已。若夫避公明而依隱秘。陽裝無爲而陰施措置者。此本非大國之國是。亦我當局之斷信。其不可爲也。抑外交的進取。不可不待國力之指揮。故國力若有不足。則徒用小術數之陰謀耳。如國力之果足也。則直不必得損他人之權利利益。唯公然爲之。而啓發東亞之文明。我日本雖小。亦負一部之職任。邦人當宜覺悟。在于不可免之運命也。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

日本佐藤馬之丞

嗚呼。諾亞洪水。天地之所共也。婆羅門舊俗。全球之所漸也。洪荒闢而有大陸。人事尊而有政學。教術雜蹂。智力衝激。而有新世界。蓋其醞釀胚胎。爭存競長。數千百年於茲矣。古者中國之唐虞三代。泰西之希臘羅馬。治術格致。遙遙對峙。時代亦相距不遠。說者謂因爲印度所波及。或係張皇幽渺之談。雖然。天地氣機之關。則復何間中西也。乃者歐人以希臘古學。日益新之。研深極幾。施之庶物。用冠羣倫。其國於亞東者。惟我日本首崇西法。而啓雄圖。駁駁與列強相犄角。固唱義諸君子之心力居多。抑天之欲新亞東諸國之嚆矢哉。是故孱微

如暹羅高麗。或君主毅然而更化。或黨人激昂而進步。猶欲奮其弱質以迓天庥。而謂茲聲
 明文物之禹域。其智識反遠出暹高下。其誰信之。然吾諦觀中國近來之變局。如燈將息而
 忽明。脉將絕而忽旺者何也。豈天欲亡中國。而先降奇殃歟。毋亦盈虛縮漲之機緘。積之久
 而發之愈速也。猶憶十餘年前。我國人之旅斯土者。所見士大夫傲惰虛憍。不可嚮邇。罔君
 千仞。嘗發憤言之曰。烟毒與六經毒不去。中土之事無可著手。聞者至舌橋不下。今則變法
 維新之言。喧闐朝野。興亞同文之旨。默契天人。且溫溫與我輩周旋。虛衷延納。而負笈從遊
 於東西學堂者。踵相接。以視罔君遊華時之景象。何如也。嗟乎。去秋政變。風雲倏忽。慘目驚
 心。自非沈溺俗學。甘心鳩毒。幸守舊之便其私圖者。靡不焦頭爛額。於時機之失。蠱卵之危。
 而思出而拯之。然其隱忍至今不聞他變者。則固深諒西太后之保全。聖主會有轉圜。且
 日翹首於執政諸公之彌縫罅隙。知所改圖。以化意氣之私。而進康莊之治也。雖然。彼執政
 者。則豈不以號召陳人。我行我法。為足以據外輯內。沾沾自喜乎哉。故練兵籌餉。日不暇給。
 彈擊蟻起。舉國若狂。真若一保京師。則金甌永固。一鋤新黨。則秕政全除者。嗚呼。其亦弗思
 之甚也。傳曰。外強中乾。張脈僨興。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見其徒速禍機而殲國脈已
 矣。今試問力反。皇上新政以來。江海要隘盡失。能復之否。各國礦路。將橫亘於中原。能却
 之否。俄席捲東北諸省。德強吞山東。英法分割揚子江以南。能禦之否。新集武衛各軍五萬

有奇能用之否。然則守舊究有何益。而總總以爲得計也。或曰守舊誠不使然。使政學一新。民智大啓。或醉心美法共和之治。或主張國會憲政之益。治絲而棼。弊將胡底。曰君民共治。上下交親。此自有生人之公理。而大易自否之泰之微機也。英立憲政體。自宋度宗時已然。今猶依然。君主之治。德奧皆有議會。而君權不替。日本維新以前。大權旁落。自尊王論起。而憲政之體成。今之評國於太平洋者。端恃此君民固結之公心。安在民智民權之說行。即張漢幟而拔趙幟也。

若夫美法之變爲民主。止以壓勒太甚。激而橫出耳。中國今日而如英德日本之立憲政體。則民方親上。長之不暇。豈敢他有異圖。若如法王路易十四。及英待美民之酷虐。則將來之變局。未可知矣。況華民即不學無術。頑然塊然。一惟官吏之所爲。吾見印度波蘭之覆轍。即在目前。彼時君若相旁皇歧路。無一堅強之士民。出死力爲之捍衛。是特愚其民而賤他人以奴隸。而以身殉之也。夫與其愚之而賤他人以奴隸。曷若智之爲勤王敵愾之資乎。昔者德人攻法。入其國都。滅之易易耳。乃畏其民終不爲己用。委而去之。是故西人之覆人國者。必其政學兩亡而滅之。即政圯矣。而學強。猶足倚爲後圖。是故爲人上者。首當勤破此層。則國民智力。猶有爲君相驅策之時。否則權力之政。與所謂八股小楷考據詞章之學。誠未見其可以植民而存國也。其尤迂謬者。一孔之儒。嚶嚶然以名教綱常爲力闕新學之具。試

思國與民且累然蹇抑盡矣。彼名教綱常將復何所附麗哉。是故新其政學。則名教綱常猶有所傳而存。不新其政學。則名教綱常直畫餅不可充饑而已。今人于此。冠章甫。服縫掖。口堯舜。斥功利。甲冑其忠信。干櫓其仁義。然而新莽時有巨毋霸者。長一丈。駕專車。倉卒昆陽。不能一戰。而況甲冑干櫓之虛而無薄者哉。山精水怪。衣生人之衣服。將逐行客而吸其精血。行客反而攻之。則鬪骸朽質一掬耳。東西人嘗謂華人好大言而無實際。豎子易與耳。故視中國四萬萬人如無一人。可恥孰甚。可憂孰甚。是故新其政學。則民智國存。否則民愚國亡。驗之泰西。既如彼。考之亞洲。又如此。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居焉。然吾熟察今日情形。不日而必新其政學者。其機有五。大地文明新機勃勃。必不容中國以守舊終。一中國民種最良。漸知外事。必蹶然而奮興。二太后軫念時艱。必熟察皇上之苦衷。而咸興維新。三執政諸公。迭經外侮。儻無私意介其中。必不因去秋之偶騰異說。因噎而廢食。四中國果有新機。其不利中國之亡者。必出而相助。有此五機。則數千年之古國。數百兆之生靈。或者不與印度埃及墨西哥同見役於強鄰也歟。海外新民。不禁長嘯累晷而俟之。

記者曰。觀佐藤君此論。于我國情洞若觀火。如良醫言症。語語皆中病源。雖我國士夫號稱議政者。申簡傳之。不能如是之透快。毋亦當局者迷。旁觀者審耶。余抑謂不然。今夫共和立憲等國。文明國也。主開通而不主抑塞。其現行之政術。固以萬機決于公論。而

其開通之原點。尤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故苟關於全國之利害得失。縱全國之人士。下而論議之。然後興革得宜。保全始固。正無慮外人之窺伺。而故爲諱飾也。中國自甲午敗後。海上各新聞記者。懲於外侮。痛心國讐。稍稍將國中受病致敗之由。形諸報牘。以冀夫在位者之一悟。其實於我國弱亡之根源。萬未睹其一也。而世之督儒。卽來處士橫議之譏。又指云失守庶人不議之訓。嗚呼。滅身不悟。寧非諱疾忌醫之過歟。洎乎戊戌八月政變後。各新聞家悲聖政之摧絕。憐國民之無依。寧受僞政府斯文敗類之徽號。而猶公託義聲。訟彼奸黨。蠹國殃民之罪狀。我國民之精神。其庶幾稍加振厲矣乎。其尤愚頑者。又將懼外人自是深觀我國情。益易行其併吞之術。則何不讀佐藤君之理論。而深悟外人觀國之審。原不待告之。而始有以知其微也。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

太陽報

夫學校爲開文化之原。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學制自小學。中學。師範學。至專門學。大學。其數已備。其費亦鉅。然地球文明之邦。其悉心於學校規則。蓋盛矣。唯怪世人知學校有益。而未知別有開進文化之大機關也。蓋非不知有之。或輕視不顧也。然則何謂學校之外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乎。曰無他。唯廣設公共圖書館可耳。館內貯藏內外各種圖書。以供公眾閱覽。故可冠公共二字以開之也。日本客歲中。查圖書館總數。合官設公設私設。僅三十一所。

除一帝國圖書館外。未有別公共圖書館。余不得不慙然也。人若不冀文化開進。則並學校或可廢之。誠欲文化日新。則舍圖書館。無以致大效。世之以教育家自居者。絕少措意於是。我輩不能不思自任也。昔有某君嘗經營圖書館事業。朋輩多訾其失職。後有故從事學校教育。皆以爲得職。據其言以攷之。此人既營建學校而有功。是非無創立圖書館之才也。故其語於人曰。予感知己之言。而事誠有不忍言者。蓋其友多皆關繫教育之人也。

歐美諸邦。極重圖書館。不俟辯言。又歐美圖書館之多。不復論列。今而欲陳圖書館之實益。或亦嗤爲蛇足。况我日本今日。圖書館現狀如彼。志於教育者思想如此。論之似無益也。雖然予猶不忍舍而勿道也。唯欲使世人知圖書館可與學校相輔而行。且欲廣爲推布耳。

第一之利。圖書館使現在學校受教育之青年學子。得補助其智識之利也。蓋學校教育功課雖完備。然有圖書館。而學生於課餘之暇。離其羈束。得流覽研究教課以外之書。則見聞日廣。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一也。

第二之利。圖書館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識之利也。又學校既卒業生。及在校中途罷業之學生。苟欲增其智識。則以出入圖書館爲便。若日本今日時勢。不能擁護此青年輩則已。若有餘裕。而廣開圖書館。此策之最得者也。且不獨利於士。雖商工童僕。苟有餘暇。其智識亦從此而生。又安得無大效益乎。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

機關者二也。

第三之利 圖書館儲藏宏富。學者欲查故事。得備參攷之利也。又人各就其職業。深得其書而欲研究之也。醫士依是可得約治療新法。商賈依此可得曉廣告便法。業工農者亦可大曉其器械及用力法也。又著述家得諸種參攷知識。得確立其說。此圖書館在學校外。爲開進文化之大機關者三也。

第四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隨意研究事物之利也。學校原有規律。學科、學期、時間、年齡各有限制。又別男女。圖書館則不用此等規律也。故無論誰人。苟欲閱覽圖書者。自可隨意閱覽。且可隨意研究事物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四也。

第五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於頃刻間得查數事物之利也。諺云光陰金也。圖書館出入一任閱者自便。故迫於有要事時。可去而營幹之。越時又得諸種事利。學校教育非所企及也。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五也。

第六之利 圖書館凡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至圖書館收還閱覽費與否。隨各館創立章程如何。然雖徵收小費。而閱者出些少之貲。得閱貴重圖書。其實不可掄也。尋常讀書社會常恨乏力。難以購備圖書。渴望之。如大旱望雲霓。若有圖書館。則窮措大。貧書生。無此缺望。然此輩或尙有不冀此舉之大成者。可謂自暴自棄。抑亦文明罪人也。此圖書館在

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六也。

第七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圖書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今日世界文明日進。吾不能安於固陋。自同井底癩蛙固矣。雖有時爲百般職業所驅使。然不悉知地球近況。以與諸文明國相競長。必爲所敗。又圖書館廣藏文明世界新刊圖書。及新報諸雜誌類。使出入此舖者。不敢作劣敗污名之事。豈不美哉。是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七也。

第八之利 圖書館有不知不覺便養成人才之利也。常觀出入圖書館者。無端而勤奮讀書之志。油然而生。以養成智識。此非如在校依教師訓導以養成之也。殆如桃李無言而自芳耳。蓋學者每入圖書館。固欲研究諸事物也。乃左右前後悉皆研究物。百城坐擁。我何得不生勤勉之意乎。不獨此也。事物愈研究。愈精細。意見愈卓絕。才器愈宏大。可知也。其爲利豈不大哉。此圖書館在學校外。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八也。

其餘之利。固不止此。不暇枚舉。讀者幸思之。

圖書館之效益。如前所陳。則與學校教育並立而不悖。可知也。然今考日本圖書館。尙不及予曩日所言。徒志於教育者之言。亦非吾所好。雖世人未知利用圖書館。以研知識。亦不足怪。然將有視吾言爲蛇足者矣。不知以一方面觀之。或以此言屬蛇足。自他方面觀之。知非

蛇足也。因陳其所感耳。予不復多言。只曰圖書館擴張。不可不贊助也。圖書館新設。不可不獎勵也。願司教育行政者。贊教育事業。各用力以謀之。予豈不努力附驥乎。

男女交際論

日本福澤諭吉

西洋之文明。既東漸於我日本。國人漸知交際之重。常結會聯社以相懇親聚集。於是交際之風日盛。美則美矣。然未至也。夫世之所謂交際者。不過僅行於男子與男子之間。而婦人與婦人之間則闕如。我日本之弊俗。無論男子與女子之交際固絕無。即女子與女子之交際亦寂然罕聞也。苟或有之。即爲世人所尤咎。故女子含親戚眷屬之外。則絕無與別人接者。可不爲文明之歎哉。余今論之。敢乞教於大方之君子。

男女之事。支那人名之爲陰陽。此兩字之義。漠然甚難索解。世人強解之曰。陽者剛也。明也。高也。陰者柔也。昧也。卑也。借以爲尊男卑女之口實。其說實謬甚。余今借西洋之格物學明之。男女兩生之性質。如電氣之積極、消極（又曰陰電、陽電）焉。同名（積極與積極或消極與消極）則相衝。異名（積極與消極）則相引。故男與男女與女接則至情不通。男與女接則愛性相感。此蓋同名相衝異名相引之義也。

夫男女兩生相近之情。非唯人類已也。草木禽獸亦莫不皆然。夫禽獸爲群。則雌雄牝牡不離。草木成林。則陰陽相伴。其兩生相接。必和鳴樂舞。發長滋茂。莫木禽獸尙且如斯。而況於

人乎。故於人類男女相接。則必然如春氣之靈。南風之和。兩生之心情悠悠。而殺伐之圭角盡銷鎔也。吾常見上流男子之宴會。苟有婦人與焉。則自然能調和其氣。而殺伐不昇。戲而不亂。話而不爭。融融洩洩。覺不可言之中。自有無限之快樂。男子如是。即推之女子亦如是。直不過一反觀耳。又男子親愛女子之餘。覺女體中有一種薰氣。莫名其妙之天香。實非真有是香也。乃心所親愛之故。而此香是從心中而發者已。以此觀之。彼女子之與男子相接。想其愛男子之心。亦與男子之愛女子無異矣。此天香又安知不從彼心中生乎。

然則人生至重至大之關係。在於男女之間。合則和。離則慍。由其離合之自由不自由而生之利害。關于一身一家。並關於人羣之全體。至大至廣也。自古迄今。和指中漢指中東洋之學者。未嘗少論及之。附之於等閑。此學者不能免其責矣。

男女相接其情之和。既如彼矣。然則其相離之慍。又何如。試就禽獸觀之。假有百數十頭之生口。試二分其羣。牝自牝。牡自牡。各相同居。其情狀將如何哉。無論其飲食不足也。即使日多與之糧食。然而終不見其樂也。不唯不樂。且必至咆哮相害焉。由彼禽獸而上至於人之男女。其情無以異也。或統一個人觀之。男子年長。而以品行清潔稱者。日本古來之習慣。與婦人交遊者甚少。而又不肯以高潔之身。污於花柳不品之行。既無所自遣。非逃於酒以自害其體魄。則故作身如木石。與世相違。以冒取異人奇物之名。此往往皆然也。故欲求其品

行高潔。而俯仰無愧。其精神洒落。能與世浮沉。非天稟異常剛毅之人物不能也。

男與女相離之慘狀。既如此。則女與男相離之苦。慨亦不堪問矣。試引封建時代諸侯之宮

女例之。無數婦女聚爲一羣。上下無別。稱爲向奧。

日本稱宮女爲向奧。蓋謂其不能外出。唯終日徒對闔奧而已。

終日靜鎖深宮。

長門永閉。終歲不與男子見一面。交一語。至於談笑遊戲。更不待論矣。然其外貌雖有可觀。

其內之言行。實多醜態。向人前其進退周旋。依然優美。而背地此美婦人相群聚于內。其一

言一行之淫醜。有出人意想外者。非唯淫醜而已。其心志陰險。獍猛。實乏可人憐之情也。彼

自稱爲一生奉公處女之時。彼選入侍宮中。長成於斯。老大於斯。此種老大處女。或自殘毀。

或罹疾病。有種種之變狀。求其能自樂者。實難也。德川之政治二百五十年之久。三百諸侯

之多。其向奧之女。能有幾人。賢者哉。使或有之。亦鐵中之錚錚者矣。其所以然者。因彼婦人

不得浴男女交際之南風。至使慍無可解耳。

似此男女關係之重大。而古今東洋諸國之學者。不唯置之於等閒。而不論及。且皆噤口不

敢言。良可歎也。夫數千年來。男女無緣殺之風景。成爲習慣。而人不之怪。今遽揭發之。世間

之耳目。必爲之大驚駭。余今日不平而鳴。不憚犯世論之大諱。欲將古教一并說破。而使學

者之心目中。別開一新境界也。夫所謂古聖人者。不過出于古代未開之世。不得不應時因

人而立教。其教便利於其時代。故世皆宗之。而名之爲世教。若世漸進開明。則學者當隨時

應人心。而逐漸將此世教潤飾改良。不可死守古人之唾餘而不之變也。夫文明未開之人。猶今之村夫小兒。其心之勸。甚簡單。無辨別物事之力。如目之所察。祇知黑白二色。遂以概天下之色。以爲不黑則必白。不白則必黑。至於黑白之外。則不知有色也。其心之所區別。善惡邪正亦如是。以爲不善則必惡。不邪則必正。徒定一直線之界。而屈躬守之。至若善惡邪正之間。別有無限之境。則不知也。當時之聖人。故因此而利導之。不得不以極簡單之法論之。如四書所謂道二仁與不仁等說是也。其他如義利君子小人之論。亦復如是。非義則必利。非利則必義。非君子則必小人。非小人則必君子。其義簡單易明。以教未開之人民。則甚適宜也。然今日與古相隔數千百年。時世迥異。仍以其理強世人之趨就。何異以方枘納於圓鑿哉。後世之學者。心如死灰。絕無變機。繩遵墨守。如席石之不可轉卷。推其極端。誤沮文明之進步。實甚。數千年來。評論人之言行。非孝則逆。非忠則賊。其法甚刻。其道至狹。絕無一毫之餘裕。吾每恨之。

古今學者之局量狹隘如斯。故其論男女之關係。亦不過徒用慣語曰。古聖賢夫婦有別。男女異席。千萬年皆固守之。以之勸告於世。若不行之。則稱之爲季世澆漓。蓋此輩之腦中。唯有貞正與淫亂兩者之思想。此外則別無所知也。故非貞正則淫亂。非淫亂則貞正。其間有無限之妙處。皆一概抹煞。此數千年學者之大弊。而人羣之惡事。無不皆由此而生矣。今就

鄙見觀之男女之交際有二端。一曰情感之交。二曰肉體之交。肉體之交。是男女兩生肉體直接之交。其界甚狹。其樂甚短。情感之交。是於男女兩生之——外。而別以心情相交者。其區域廣大。其味也遠。其樂也長。夫未開之世。其人智簡單。祇知有形體之顯著者而已。故唯知有肉交一種。及日漸開明。然後知天地生人分男女。於肉交之外。別有所謂情感者。情交遂於是厚焉。夫情交之外面。雖不過如同名之交無異。然其一顰一笑之微。亦有無限之情趣。心匠意繪。如精巧之畫工。遇山水之景勝。感動一片落葉。一塊頑石。其微妙之風韻。在於他人所不知之處也。此男女兩生之間。南風之薰。名之爲情感之交。就情肉兩交觀之。則肉交之。劇而狹。情交之。廣而長。此二者之重大。皆人間所不可少缺者也。

情交肉交之要用。皆男女之天性存焉。但二者不可不看之。古今之學者。坐困於肉交之部內。外則無一毫之餘裕。動則謂防淫。使男女不相近。卽夫婦之外面亦不許相親。言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其妨男女情感之發達甚矣。夫男尊女卑之弊風。不特婦人終沈於憂鬱之苦海。而男子亦同陷於愁惱。奈何之天也。此我東洋開化之遲遲。實由學者昧於情交與肉交之區別所致。彼一言一論。遺悞千秋。余故不得已而向和漢之古學。作不平之鳴。情交與肉交。是各獨立而不必相伴。欲明其義。卽細察下等之動物可知。夫禽獸於肉交之外。亦每見其有若情交者。如無論家畜或野生。其雌雄牝牡之睦。人皆見之。或疑其因肉慾

之樂。故自然生其親睦之情。然未必然也。何則。彼禽獸於孳尾既定之餘。肉慾全消。而其親睦仍如故。則非徒肉慾可知。又廐內之畜。同名相處則常有相鬪。而異名相處則輯然和樂。若謂其單有肉交之愛。則舍孳尾之外。彼之親情必衰。其相關仍與同名相處無異。今彼不然。則肉交之外必有情感可知矣。禽獸尙如是。況於人乎。

且禽獸之肉慾皆順天然。其發也有候。其止也有時。不能自破出於天然力之外。若夫人則不然。雖女子之月華每月一熟。則卵子辭巢。此爲人類發慾之定期。生理學者言。欲知人類進化之度數。與禽獸進化之度數。祇觀其發慾之期則可知矣。禽獸發慾之期。不過一年一度。而人類則十二倍之爲一月一度。然亦可隨發隨止。其發之易。故禁之亦易。自由自在。權操之於己。非天然力所能限也。名之爲萬物之靈。豈偶然哉。人之慾可能自禁。而禽獸之慾不可自已。則人之肉慾必比禽獸較緩可知。故人類於肉慾之外。其情交正綽然有無限之餘地也。古來支那之帝室。有宮女三千之語。日本封建時代。藩侯之蓄婦人甚多。若云以慰肉慾也。則數人足矣。何用此多數爲。顧彼王公之養此許多無用婦人者。非爲肉慾已也。蓋男愛近女。女愛近男。異名相引之性。兩生所由賦於天也。夫人之觀草木之花。尙且悅之。況於男女相見。居然能笑語之花乎。昔男子嘗以解語之花評婦人。吾謂婦人之評男子。若非解語之花。定是有情之松柏矣。兩生相引相悅之情。乃天然之紅花綠葉。比於草木之花。其妙緻不知又增何許矣。此情交之妙處。不關於肉交者也。世人口雖不言。而試一思之。亦

足以自發明之矣。

情交與肉交之異。已言之審矣。今有一理不可不辯者。如古人立貞節二字以教世。而後人遂墨守之。並以姪亂二字爲對舉。不貞則姪。不許有些餘裕。以此爲防姪之法。吾未見其果能防姪也。祇爲人羣之害而已。使數千年來同棲此宇內之男女。不得覲一面。近一步。交一語。嗚呼。男女所爭不過數寸之間。已而無端畫此廣大之鴻溝。以截斷生人之樂。豈不傷哉。德川政治之太年。二百五十餘年之間。人心萎縮。丈夫則貌爲高潔。婦人則爲人間交際所擯斥。弊習所積。牢不可破。我日本何其不幸之甚歟。此謂之人羣之壓制。比之政府之酷法。尤爲甚焉。蓋人羣之壓制。實朝朝暮暮皆令人無一息能自由也。

論戰法之變

日本中西牛郎

用兵之道。厥要有二。曰器貴乎利。曰法貴乎精。蓋器不利。則有兵而無兵之用。法不精。則有器而無器之用。器之精粗。一驗即判。但法有精粗者。視其與器稱否。何如耳。與器相稱。斯爲精矣。苟不與器相稱。雖嚴密齊整。亦不足爲精。是故兵器十年而不變。戰法亦可十年而不變。兵器一日而變。戰法亦不可不一日而變也。曩歐洲兵器。創新競奇。層出不窮。而其最後出者。爲後膛鎗。創製此鎗者。爲瑞士名匠。苦心力索二十年之久。始克成之。旣成而始試之。戰者。爲三十二年前之普國。嗣後列國轉相倣效。爭先恐後。而步戰之法。自是一變矣。其初

人但知兵器之變。創自普國。而不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也。或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而不知訓練之變。源乎普國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歐洲有普奧之戰。普國始用新鎗。所謂後膛鎗也。靈捷異常。前此之所未有。普軍以此奏功。長驅進入奧京。使奧從約。此普國霸業之始也。越四年。又有普法之戰。是時兩國俱用新鎗。然普軍連勝。勢同破竹。遂圍法京。使法乞和。此普國霸業之成也。夫彼用舊鎗。此用新鎗者。普奧之戰也。一鈍一利。即謂勝敗在器可也。兩敵俱用新鎗者。普法之戰也。利鈍正等。謂勝敗在器可乎。然列國之環視者。於普奧之戰。早知普用新鎗之外。更有訓練之精。遠過他國。其以爲專在利器者。蓋其初未深詳戰時之情耳。獨至普法之戰。兩國利器足以相敵也。兵數足以相敵也。是以列國咸謂普之將帥。蓋千古偉人哉。凡其平日所規畫者。及施之戰。事無巨細。悉合機宜。又善揣敵情。如指諸掌。此其所以連勝也。夫普之將帥得人。不可誣矣。然至謂其事無巨細。悉合機宜。以此制勝。則未爲確論也。何則。普法之戰。普國將帥所豫規畫。施之此戰。遭事輒違者。蓋十而二三焉。節制紀律。其平日講求。施之此戰。變通化裁者。蓋十而三四焉。此乃當日普國官報明白記錄。而不容疑者也。然則普何以勝。曰訓練之精。此其首也。將帥之能。又其次也。特其可異者。在此訓練之精。不自隊營之間來。乃自學校之中來也。其故何也。夫新鎗之利。三曰施放速。曰射力遠。曰命中精。凡此三者。僅有其一。而殺敵之多。足以十倍於前。況於並具此三者乎。況於

更有及遠命中與是相稱之巨額大礮乎。用此利器。兩敵對陣。固列成隊。相逼接戰。彈丸雨注。無一虛發。須臾之際。數里之間。烏有不伏屍山積。流血成河者乎。當是之時。防之之法。但有散隊以戰耳。散隊以戰者。兵士既無隊伍步伐之整。上將指揮號令又有所不及。乃欲使偏裨士卒聽令進退。一如傀儡。殆不可復得矣。而普國之兵獨精銳無敵者。蓋因其士卒有應變之智。有臨機之畧。首尾相應。前後相救。散而不亂。分而不離。變化自在。有如手足耳目之聯成一體。不期相救。是其紀律之嚴。訓練之精。不在將之號令。而在兵之身心也。嗚呼。此豈教養無素。頑鈍椎魯者之所得而可望哉。要之舊法者。死訓練也。新法者。活訓練也。求之隊營號令之間。而以為足者。獨死訓練為然耳。若乃活訓練不求之學校教養之中。而惡見其可乎。普國學校之盛。夙冠歐洲。其民就學之多。於列國中首屈一指。而其與奧法交戰之時。收良家讀書聰穎之子弟。多在卒伍間。彼其訓練之精。遠過他國者。其不以此也哉。今有國焉。鉅創深痛之後。不惜重貲以購利器。鎗必曰後膛。礮必曰鋼鐵。其於兵務亦可謂盡心焉耳矣。然知器之變。而不知法之變。知訓練之精。在隊營之間。而不知其在學校之中。漫募市井亡賴。目無丁字之徒。授之以利器。教之以坐作進退之節。欲以步武普國之強。噫。亦難矣。夫太阿之劍。陸斬虎豹。水截犀牛。蓋天下之利器也。執此者。嘗無敵於天下矣。然今執太阿之劍者。人人皆是。則勝負之決。豈得謂在器而不在人乎。此今日練兵第一要義也。

佐佐木豐壽女史數年前曾充東京婦人矯風會員。于女子教育之事頗極留意。近著一論曰。女子教育。世既重之。藉公私或外國人之力。以開置女學校。蓋二十餘年于茲矣。其間屢經盛衰。以至今日。猶未有一定之主義。議論百出。不知所止。昨春以來。時事新報論婦人權。大獎勵女子。福澤君亦曾著女大學評論。以公行于世。是足以誠腐腸男子矣。發警鐘于婦人社會。睡甕中。凡在女流。宜何如感激矣。且近來各新報記者。又一切學者。宗教家等。論婦人之事。實屬可嘉。毋亦風會所趨。固不得不然之勢歟。夫男子敗德非道。不斷其弊。則破一家之平和。夫妻子女。反目疾視。其流毒必延及一切人羣。恐世界視爲故然。而不之怪。不知虧損國體。殊非細事。余者婦憂之也久矣。不克孤微。曾於十四年前秋末。與同志謀置婦人矯風會。力欲矯正世之弊風。心實期世人之駁詰。使其理漸明。二十年來。或身親開演說公會。或散布主意書。廣集會員。又發刊雜誌。時婦人伎倆未成。然欲矯而正之。不得不極力發心源之論。乃男子之駁詰猶少。女子之攻駁反多。夫同性女子。久爲男子所蔑視玩弄。至夫婦間。且受不忍言之慘虐。而猶度外視之。如無人身性格者然。彼其好爲駁詰。而不顧正道者。妾不知其何故。畢竟出於嫉妬耳。慨自矯風會成。內外辛苦如此。越兩三年後。醜猥污行之男子。聊有所憚。心竊喜之。然同性等益反抗駁詰。或曰。女子公然出于社會以行事。悖

其本趣也。或曰：婦人之行。如溝中楹杙。隱處用力。是婦德也。噫！是爲輕薄男子所恫嚇。謂易搆他人口實。欲再落舊窠。老婦以微軀。四面受駁詰。遂于二十三年春罷職。其後矯風會。所謂日本主義。徒付柔和婦人擔任之。以至今日。雖似可喜。其間使男子再逞惡業醜行。不可謂無遺憾也。然而自女子教育。婦人矯風會。推行以來。極觸世人耳目。畢竟越十餘年。漸見改正條約實施。迫近眼前。始有所曉。先年駁詰婦人矯風會。嘲笑公開演說者。其前後矛盾之論可笑也。此際有等婦人。眩暈於囂囂議論間。不知所歸。有等惑於帝國或大日本名稱。虛飾是尊。漸染貴族頹風惡習。終爲輕薄男子所籠絡。而大夢未覺者。所在多有之。抑今日女子中。有修和洋高等學問。頗得智識者。又奉宗教。有以熱心家得名者。依然一切託身男子。阿諛男子。能污其品位。斯其罪亦在婦人自作而自受之耳。聞近頃高等女學校校長。開協議會。議請條目。其時委員報告女子服裝及結髮式樣。老婦讀之恍然。夫校長先生。費貴重光陰。招待諸員。各自遠來集東京。論服裝結髮等事。亦世間難得之大先生也。元來學者。疎於世情。不能通異性婦人真情。若能通之。女子服裝結髮。非男子可干涉也。老婦更斷言曰：凡數百學者。名論卓說。經百歲而不絕。然以男子講論婦人容喙於女子教育。決不能得神聖婦人女子教育之道也。同性諸君。宜以女子教育爲婦女大任。又以天理自任。勿爲男子所左右也。

奢侈論

太陽報

諺曰。奢者不久。古今東西金言也。亡羅馬帝國者奢侈之風盛。法王死于斷頭臺上。亦奢侈盛也。即普魯士故一小侯國。再進至全掌德國霸權者。由於波特斯敷氏嚴禁奢侈也。西班牙之衰頹。土耳其之屈辱。亦皆出於奢侈暴政也。日本平民滅亡。足利氏末路。幕末種種事蹟。皆無一不以奢侈傾危其社稷。破敗其財產。嗚呼奢侈弊害。何其甚也。然世人往往陷其弊害。似毫無顧慮。何耶。不熟察奢侈性質弊害而矯正之故也。矧今日地球列國人種。生存競爭於經濟界上。勝敗之數。正因經濟力強弱而分。今日本改正條約。準外人一律雜居。益欲入于此競爭場中。然欲制其終局之勝。舍鞏固國民經濟力。無他策也。然我邦人所尤缺乏者。固在經濟力。而經濟之不足。以日流奢侈。乏轉運之力所致也。然則用力於禁抑奢靡之風。是日本將來之一大急務也。

奢侈者何。不論生產力及有形無形。其無益於人類生存。才智開進者。皆屬奢侈之害。然如日用所必需。且足以增長生計程度等物。不算奢侈。自此等物外。總可謂之奢侈。雖然。奢侈亦各異其用。有資產之鉅額收入。而靳於施與。吝於創作。不肯分潤貧窮。最爲惡習。惟細民而陷奢侈。其理亦不可不講究也。如甲國奢侈物。運入乙國。雖或亦不可缺。然竟超過己國生物分量。不免屬於奢侈。故人當各顧其地位。各隨其國情。測列其分量多少。以判定奢侈

如何也。雖空中樓閣。或不可輕於斷定。然徵於本來所服之用度。以爲標準。一以無裨益于生存開化及生產力者。總謂奢侈。誰曰不官。察日本現狀。就一概人等所用重要衣食物品而言之。如綿布、鹽、醬油、薪炭、菜蔬等。是日用之必需。絹帛、砂糖、魚類、牛肉、點心等。亦可謂普通用物。如酒、烟草。則直謂之奢侈物可也。

人羣進化論

夫論事物之是非得失。而祇着限于其現狀者。未有不悖謬者也。蓋天地間之事物。無一不有進化。惟具有進化也。故形質日日趨異。時時變遷。無滯相。無定形。世人執古以例今。因今以測古。實大相逕庭也。昔之治動植物學者。多以不明進化之故。至謬認其理者甚多。如耶蘇教以此地球爲在於天之中心。以人類爲首出萬物。其理與人種學大相背矣。今試略舉一最淺近之理。則自明形質隨時變化之神妙。就人身體上之乳言之。莫不以爲男子衰小枯涸。女子強大膨脹。一若造物者之故意使然也。不知生人之初。不以乳別人之雌雄。蓋其時男女之乳之大小壯弱。實所差無幾。以其男女皆乳其子故也。及後人羣漸漸發達。男子之乳子者日希。後遂盡委其任於女子。而男子不復與焉。故男子之乳。因久廢不用。日漸縮少。久之久之。而遂成爲今日之形。夫今日所謂異者。安知非昔日之同乎。今日之所謂同者。又安知非他日之異乎。故曰。無滯相。無定形。惟有進化。

不甯惟是。有形者固有進化。而無形者亦莫不有進化。如人羣之道德。亦隨在而異。昔日之所謂善者。今日則反爲惡矣。今日之所謂善者。後日則又爲惡矣。其故何哉。時世之不同耳。孔耶之徒之論孔耶。皆以其道德爲天地自然之經理。不度世。不量時。至反爲道德所陷。是豈聖人制作之過耶。乃不善體聖人之過耳。今人之秉男尊女卑之說者。動執古來之舊說。以衡諸今日。仍欲使今日文明世界同於古時之醜俗。不亦慎哉。夫開明之世。人人皆能自由。而不相侵奪其自由。故擅男威以壓女權。執尊卑之謬說。以害人間天賦之自由者。此未開化野蠻之陋風。實背天地之公義。今欲致世界於開明。豈尙容此蠻習之存於世上哉。今更論古今男女之地位。及夫婦倫理之進化。

夫曰道德云者。因時制宜。與進化相追逐。不可勉強。不可假借。若守之不變。執之不通。是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也。如中古之民心未能團結。欲其共同一致。則莫若中央集權。故當時國君專制之度非惡也。因時制宜也。然今日人民黑暗之代已過。皆已發達成立。各人所應得之天賦自由權利。不可以一人侵奪之也。苟仍以專制之治施諸今日。是謂代大匠斲。代大匠斲者。未有不損其手者矣。又如未全開化之世。有許多奴隸等。被屏諸人類權利之外。以今日視之。則未有不厭惡之者。然在於其時。不惟不惡也。亦宜也。蓋其時有有自由者。亦有無自由者。然後有貴賤之分業。有貴賤之分業。然後人羣之團體始成。人羣之團體既成。然

後人羣方能發達。而日赴於開化矣。於男尊女卑之事亦然。當人羣初進化之時。夫婦之倫常未固。家族之制度始開。其時之智者知男尊女卑之不可缺也。於是共倡扶陽抑陰之說。假天地高卑之話柄爲掩飾。歷時既久。其理遂深入人心。積非成衆。是習慣成自然。一若以此理爲天經地義。苟或闢之。則反譁然矣。

今之精於人種學者。考察太古之風俗。其時并無夫婦之定義。不過如今日之下等動物羣居。雌雄自相交通而已。其一部內之男女。悉夫悉妻。未有尊一之定名也。故治人種學者。名此時代爲婦女共有時代。或共同配偶時代。至若稍知夫婦之定義之時。已有幾分開化矣。据治人種學者之說曰。

欲知太古婦女共有之時代。就今日之蠻俗觀之。可見矣。如加利科爾尼亞之土人。亞非利加之標斯曼人。不知有夫婦配偶之言。其言語無妻與娘之別。亞非利加有一處野蠻。祇酋長一人有妻。餘則無所謂妻。普刺支耳之土人。雖有夫婦配偶。然人人皆以己之妻女。侍來客之枕席。視作旨酒嘉肴。以御賓客。夫羅噠及安打馬噠人。至生子後。則夫婦之緣斷。又昔日之在心步塞及普羅沙之蠻俗。其婦女可自由交通云。又支那之古代歷史。其風俗既稱遠勝於歐洲。而几遽氏時。天下之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至伏羲氏始制嫁娶。其以前之風俗可知矣。

觀右之說。則太古婦女共有之風俗既足徵矣。而別個配偶即夫婦之倫理之起。何自昉歟。吾即以治人種學者之說明之。治人種學者曰。

當婦女共同之時。自己部內之婦女既爲公共物。則不能一人私據之以干此全部人之衆怒也。故欲專有之。必須奮其勇力奪別部之婦女歸而後可。然則別個配偶之起也。大抵不出二端焉。

一曰奪外部婦女

二曰買賣婦女

奪外部婦女之俗。今日地球上之野蠻尙有此風。如柯斯他拉利亞新嗟蘭德及太平洋諸島與南亞美利加之野蠻等是也。又有自昔奪婦女之俗稍衰。而今則變爲奪婦女於婚姻之儀式上者。如菲律賓島古禮亞島之蠻人是也。又太古之斯伯路他希伯流威耳士斯拉柯尼亞日耳曼尼亞之諸人種中亦有此風俗云。

路波克氏曰。男女之配偶起於暴力。漸進而爲別個之配偶。其時一夫數妻者有之。數夫一妻者亦有之。再進至文明之時。一夫只有一妻。邇自共同配偶之後。一夫一妻配偶之前。其間雖有夫婦之名。並無夫婦之實。所謂妻云者。不過服勞役。遂情慾。有時視之如奴婢。有時弄之如玩具。而夫則居然坐大。爲一家之專制君主。握其妻之生殺與奪之權。願揮指使。其

妻不敢不唯諾惟命。此實當時之形狀也。然而各國之文野開化遲速不同。故其俗亦異。就中稍進化者。如奉回教之諸國。每一男子許有正妻四人。其餘則盡妾。又視回教諸國稍進化者。如奉孔孟教之諸國。每男子止限正妻一人。餘皆妾。要之必須同趨於一夫一妻之點也。

試緬想別個配偶之初起時。承共同配偶之代。其子女之強弱必與男子相敵。豈肯甘受男子之壓制。以害其自由。及至攘奪購買婦女之時。其男子將獲歸之婦女。如捕得山獸。囚之以牢籠。施之以羈索。以飲食誘其前。以鞭撻隨其後。久之變其強悍爲馴善。化其厲猛爲柔媚。去其本然之天性。而積成一種之偽習。漸至新習已熟。舊習盡銷。更養之以道德。柔之以禮樂。於是男尊女卑之習。不特男子喜之。即女子亦以爲天然之公道。自有此新習而後。將前日人羣之子女玉帛共產之時代。一變而爲眷屬分派之時代。故自有配偶之分派起。而後私產興。私產興而後人羣之種種分派出。

於是由眷屬之分派。而生個人之分派。個人之分派未起時。夫婦父子皆一家之主。至個人之分派出。而妻子等不直屬於戶主。惟服屬於戶主之下而已。至此爲人羣分派之極度。此雖非正理。要之亦不過相距一間耳。一變則至道無難矣。如彼奉回教與奉孔孟之諸國。自中古已脫野蠻之名。而能至於半開之國者。職斯故也。故曰男尊女卑之說。行之於未全開

化之時甚善者此也。

凡有男尊女卑風俗之國。其妻女不許公然接見外人者。其原因大概有二焉。

一、其妻本是刼諸他人。非男女情愿配合。則不能不恐其妻逃亡。或更被他人刼去。

二、於共同配偶之風俗。不許個人私有妻。若由別部刼回。則不可不藏之深密。

有此二種。則男子之妬心愈生長。積千百年其妬心猶相因不滅。仍收妻女於深閨密閣。不使出外庭一步。接見一男子。處則帷其體。行則幕其面。何故致此生人之苦哉。吁。男子之妬心。勝婦人萬萬矣。如支那之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又曰。男女授受不親。又曰。女子送客不出門。又曰。女子長於室。男子長於堂。如是者種種束縛之制度甚多。蓋其時去刼婦女時代未久也。

今男女權力之進化最早者。莫如歐羅巴人。其夫與父之對妻與子之權力相去不甚遠。蓋其妻子皆可直接於人羣成爲一個人。不必服屬於夫父之下。又考太古希臘羅馬之時。已有一夫一妻之風俗云。近來又大倡女權。女子皆欲獲參政之權利。且並不許男子蓄妾。今歐人之富室大家皆無蓄妾者。間有之。亦不過隱納。斷無敢聲揚者。今我日本百事皆模倣泰西。採彼所長。補我之短。至於男女夫婦之關係。而不模倣泰西。仍欲維持此未開化之舊風。我日本以東亞之先覺自任。而不能除此醜行。人其謂我何。夫男女之不能平權者。以女

子之智識才能劣于男子故耳。自後之女子。當高其地位。主張其權利。講求教育。則此男尊女卑之陋習。不期然而自日減矣。

論文明之戰爭

外交時報

世界之形勢。至於今日。非古昔野蠻可比。故戰爭之事。關係萬國。一國不能肆行其意向。何則。如以野蠻習慣。不稍易轍。則世界終無享安閒之日矣。假令一強逞暴。各弱國可以連衡制其威。如歐西各國。見俄有不利於土耳其。皆從而干涉之。此其例也。今日之戰爭。當未決裂以前。將其所以不能已於干戈之故。布告各國。既經各國知其爲不容已之舉。始可斷言戰爭。此萬國之公權。至當之公理也。

今立國於世界中者。立憲國四十有餘。日本其一也。在歐洲之孟德歷固魯。雖未設立國會。然俄國僅行專制於其內部。對外交上則立憲國家之行爲。故今日世界之大勢。欲免爭戰於萬不獲已之中。必自以立憲主義爲宗旨始也。立憲主義。在國民之發達。至於爭戰則其最末務耳。故近頃以來。皆避爭戰而赴平和交通。當決裂之際。曲我而利外國國民。外國亦自曲而利我國民。此皆以國民爲主義者。故近日各文明國每持此以爲外交宗旨。其利溥矣。

即以立憲國家之宗旨。設有不_{容已}之戰爭。關國民發達上必要之件。兩國意向互相對抗。

遂至於興兵戎。然其宗旨。在以此國之強力。制彼國之無理。使其讓一步也。故兩國於戰爭之際。必使完全義理。可以供局外之批評焉。今揭其所應注意者如左。

一戰爭之宗旨。在屈服外國之心志。其心志行之自國家者也。故僅可屈服其國家。不可與國民爲敵。今日以後。爲國民主義發達之期。非可得而征服之。如欲作亡其國民全體之戰爭。世界中公理所不許也。文明之戰爭。敵國家不敵國民。戰爭之際。不加危害於其人民。及財產之類。兩國交涉。亦相通如平日。即敵國旅人。亦當保護如常例焉。

一破敵之宗旨。原以制其強暴。使之屈服。不可乘一鼓之勢。逞其強梁。致之死地而後已。越此範圍。則野蠻之所爲。徒負不正之名耳。列國交通。各謀其國民之發達。當與相傾軋之際。外無調停之道。遂不能不以我之強暴。制彼之跋扈。此非無理。乃勢所迫。是以敵之志願。既屈服於我。爭戰之宗旨既達。不可復生苛待之心也。

一敵國兵士。既就捕虜。則非敵人可比。故當以優情遇之。雖平日無一面之識者。尙當具憐恤之心。况彼捨身犯難。爲一國犧牲之忠義士乎。救而生之。誰曰不宜。文明之戰爭。必不可不於此注意也。

一兩國起戰爭於列國之間。此外之諸國。不得左袒何國。使其利益專歸於所親睦之國。尤以解散而成平和之局。爲最完善。此局外國之任也。雖然。局外各國。即有加不利於戰爭之

國而戰爭之國不可忍受之。但妨害出自敵國。則有要求賠償之權利耳。一戰爭之初志。如在撲滅敵國國民。然一旦成結局於中途。敵既已表屈伏之意。其要求之欲望。不必終始如一。亦可以改更於中途。凡此皆文明之爭戰也。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

日本有賀長雄

今當立夫二十世紀之新世界。而回顧百年以往之各國外交。其中變遷之次第。波瀾之起伏。執彼既往。以推將來。爲益良多。雖然。非易易也。試舉其大綱。以供天下之一覽焉。

追憶一百年前之歐洲。法國拿破侖以自由民權之精神。統攬內外。集國中之學士。編纂民法。而已亦逐條討論之。以深遠明爽之智力。身率國人。傾注武功。對於外則以革命自由之大義。布告天下。務使專制獨斷之君主。絕跡於世界。法國之權勢。彌漫於歐洲中原。即彼自千八百四年即帝位。至一千八百十二年。而歐洲大陸。悉伏其腕下矣。當是時也。不任其指揮者。僅英、俄、瑞典、普魯士、葡萄牙、與西班牙之一部分耳。然經拿破侖一番破壞之後。各國君主。思恢復其權力。於是約己國之人民。而保護其權利自由。立憲法。設議會。乃諭人民曰。倚外國人之力。不如奉祖父相承之政府也。各國人民。遂允許之。當拿破侖之破莫斯科也。奧大利、普魯士二國。已先脫法國之同盟。合英、俄之軍以擊之。遂以千八百一十四年三月。失其位。於是四國聯合。其宗旨以恢復拿破侖所蹂躪之諸國。而使其存立也。各國之君主。

大會於維也訥。雖拿破侖自葉爾巴逃歸。一時解散。翌年復相會議。而以六月決議焉。維也訥公會之斷議。爲歐洲政治之關係。使復拿破侖戰爭以前之狀態也。即依民間自然之結合。依君權相承之歷史。而成一國家形勢之主義也。即正統之主義。及以國家爲發育民生之機關是也。即專制主義是也。第十九世紀之初三十年。爲恢復舊式主義之奏功時代。次二十年間。先破專制主義。爲前半期之大勢。一千八百五年以後。漸破正統主義。此必然之結局。至於見殖民主義之外交。則後半期之大勢也。

第一壓抑革命之時代

以維也訥之大會。定歐洲之關係。雖似無關係一國內部之政體。其實不然。是正與革命相冰炭之條約也。何則自此決議以後。各國所領之疆土復其舊。挽回中古專制之政體。協各國君主力。誓永保此形勢。無使紛更。協各政府之勢。以壓退革命氣運。覽當時紀錄。察其實情。曩者拿破侖以破竹之勢。倡革命之大義。列國君主。辟易不暇。于是繫民心而保護其自由權利。許開國會。固非出其本心。俟拿破侖一旦敗亡。大小君主。議會一堂。籌善後之計。乃復大振威暴。互相援手。欲永保專制之甘夢矣。

當時四國聯合中之最有力者。係德意志聯合之盟主奧大利也。其宰相麥德爾。有名之專制家也。彼自會議於維也訥後。直以奧俄普三國結兄弟之盟。約相援助。是實對革命者作

連衡之勢也。獨英國自法革命以前。爲保其人民之權利。開設國會之故。因不與盟焉。又懼法蘭西革命復起。以三國戰勝之威力。屯軍於法境。以備不虞。迎立虎爾朋黨之王路易十八世。又於同盟四國之間。結一密約。防革命之再發。聯合四國。以干涉法國之內政。而拿破侖之子孫。爲歐洲平和會之公敵。公定條律。以絕其復起。對英國之革命。雖無異議。而以拿破侖爲有國家者之公敵之故。亦不得不贊成斯聯盟焉。

又麥德爾當一千八百一十九年。挾德意志同盟會議議長之資。聚各邦宰相于卡魯斯巴多。曰。如不允人民發布憲法及開設國會之約。其勢必不可制。遂至依議而行。雖然。其憲法也。國家之權力。隱集於君主一身。他人無得而分握之云。

一千八百二十年迄一千八百二十三年。西班牙、葡萄牙、普魯士、及沙爾其。當革命之際。容同盟四國干涉。而英國默許之焉。

如此。自一千八百一十五年。迄一千八百三十年。恢復中古之專制政體之時代也。

第二立憲政體之時代

一千八百三十年。形勢一變。路易十八世之政府。漸與議會相軋。及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普魯士牴牾益甚。遂于千八百三十年七月。發勅令以限制刻書之自由。壓抑議會之權力。而萬民以其係違憲法之勅令。相與反抗。時巴黎城中同志結黨者。至萬餘人。決意傾倒專

制之王黨。戰鬥三日。始奏革命之功。雖然。前政府既被傾仆。而無建新政府之定見。直宣言爲共和政府。如此之形。國基豈鞏固哉。不獨舊黨尙雄峙于內。而亦有受外人干涉之虞。故政治家之有力者。樂知特。借爾。義滯等。迎立主張民主主義之路易虎里普焉。

路易虎里普依萬民之意。而即王位。此共和國立君之始也。斯時列國兵力不足。不能干涉而復舊王之位。具用武之想者。獨俄人耳。見他邦無應之者。而止。初列國尙不公認路易虎里普之政府。迨英國始認之。列國繼之。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失去一重大之事件矣。

雖路易虎里普政府之立也。非以祖父相傳之權力而踐王位。乃出於人民之意。向列國君主。恆卑貶之。於交際間。常露不悅之色。如俄之尼各拿士帝。不以平等之儀待之。顯呈其跡於國書。法國人民觀此情狀。大爲之憤激。因是及維也納之會議。而以國約附入之。並令政府干涉外國之大事。而歐洲之幻態。因維也納之會議。遂至一日一紛更矣。時比利時有獨立之舉。正法人伸爪試牙之機會。比利時原與法蘭西同國民。自維也納之會議。隸於荷蘭王之權下。以故心頗不平。荷蘭政府復屯軍隊以鎮壓之。比利時人遂乘法國七月革命之機而起。抗荷軍。而逐諸境外。和人請聯盟四國干涉。于是普魯士及俄羅斯發兵援荷蘭。法國政府決意援比利時人。普軍自東入。法軍自西入。揚言接戰。斯時俄人以保羅人之叛亂。不暇用兵於外。遂聽英國之割斷。開會議於倫敦。決認比利之獨立。

一千八百三
十年十二月於

納之會議。又失去一大事件矣。

路易虎里普之帝位。雖自民間立之。尙未爲純然之民主政府。其故以權利未極平均。納稅二百佛郎以上者。斯得握選舉權。納五百佛郎以上者。斯得有被選舉之資格。路易虎里普自一千八百三十年。迄千八百四十年間。更易宰相至十人。此後爲八年之宰相者。尼座是也。尼座攝政之後。鸞賣議員之策盛行。以種種之利益相引誘。議院中之反抗政府者。雖共和黨亦無廢君主之心。此外思更正選舉條例。主張民主政體者。全院中唯魯託爾露蘭一人而已。然院外之不滿於宰相之行者。漸次增多。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改革選舉條例之議蜂起。政府禁止之令雖綦嚴。而物議愈沸騰。遂有集衆迫王宮。罷君主與宰相之舉動。法王讓位於幼孫巴黎伯而逃。於是共和黨員議員相集於巴黎府廳。召衆民會議。純然變爲民主政體之憲法。而大統領亦由人民之選立焉。

法國此度之革命。震動歐羅巴全洲。各國人民。富享破命之時。已嘗自由民權之甘味。其後受已國君主之縛束。久欲作反抗之舉。不能達其志。今觀法國人民。兩次傾覆其政府。終獲自由民權之樂。踵而倣之之思想。不可遏抑。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民權自由之風雲。汎濫於遍地。獨俄之尼果拿士帝。以果斷雄武之資。鎮服保羅人。英國則早已允民間之自由。俾以平均之權利。其他除僻處邊隅之諸小國外。無不因此騷動者。其騷動之溫和激烈。則視其

平日壓力之大小也。比利時荷蘭丁抹三國。則結成更正選舉法之同盟矣。奧大利本部普魯士及其他德意志諸邦。則人民迫朝廷別定憲法。幾成決裂之勢矣。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及丁抹所屬之修勒士烏古火耳士打竟成獨立之戰爭矣。

此一度也。未制定憲法之國。新制定之。既制定憲法之國。復更改之。擴張國會之權力。及人民之自由。各國之視革命。殆如必由之大道。鐵鑄之模範。於是維也納之會議。君主連衡。維持專制主義之大旨。全成爲泡影幻夢矣。此十九世紀前半期之形勢也。

第三國民主義之時代

雖然。專制主義之被破也。未始不基於維也納之會議矣。其次於專制主義者。尙存有正統主義焉。正統主義者。如俄羅斯之皇帝。而兼及保蘭芬蘭之君主。奧大利之皇帝。兼意大利北部之王位。丁抹之國王。兼修勒疎古火魯史打二州之公主。荷蘭國王而領有比時利是也。曩者比利時既已叛荷蘭而獨立。則是破正統主義而入國民主義之一端也。雖然。當時國民主義。未爲盛大。自苦里米亞之爭戰以後。而形勢因之以轉移焉。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後所定之憲法。大總統任期以四年爲滿。不許再任。而拿破侖欲改此憲法。永保權力。起與司法部相衝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以強暴策廢止會議。知非收民心。不能使議會之承諾。於是附國民之投票。以新定憲法。國家之重權。集之於大

總統一身。大總統雖向人民負責任。而向議會則不負責任。其任期以十年爲滿。後復改爲終身。乃更論民間投票。而拿破侖三世遂登皇帝之位矣。

拿破侖三世欲使歐洲列國公認其皇位。然列國以有永與拿破侖一世及其子孫爲對敵之密約。拒之甚嚴。時俄皇伐土耳其。有扼君士但丁而出地中海之勢。英國以其有礙于通印度之孔道。欲阻撓之。以事頗重大。躊躇未敢發。拿破侖三世窺此情形。乘此機會。援英而擊俄。遂登歐洲外交之演劇臺。而苦里米亞之戰爭起矣。斯役獲利益之最夥者。莫拿破侖三世若也。後開公會於法都巴黎。調停戰議。威勢由是振歐洲。而各國始不得不公認之矣。拿破侖三世欲步一世之後塵。以擴張法國之威權。永保其隆盛。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來。自由民權之大義。各國既奉行之矣。今重倡此義。知不足以煽動各國人民。於是拿破侖三世思取他主義以煽動之。使各國政府不能不仰法國之鼻息。此國民主義之所由出也。拿破侖三世以主唱國民主義。自任對正統主義。作不平鳴。冀獲人民之同情。以爲干涉其政治之地位。此第一之策略也。初試之於意大利。意大利國民在維也納公會中位最不利。益之地步。北方二州之論巴耳齊及尼夏。附屬於意大利。如莫特那、巴耳馬、打史家尼、立奧帝之親族爲君主。中部爲羅馬教王所領。包括全半島之一。南部爲普魯士所有。獨接近法境之涉路齊尼。爲意大利土著君主之所轄。耳意大利欲依賴法人恢復半島。使歸統一。其

宰相駕扶耳。以此事爲畢生之大業。遂結主唱國民主義之拿破侖三世。三世遂援意人而與奧軍戰。獲勝仗焉。意人割二地以酬之。此亦賴國民主義而得者也。

因意大利之統一。而正統主義大爲當世所詬病。自維也納公會以來。懷不平之心於斯舉者。皆獨立以別爲一國。至欲與不同種之國民合併焉。拿破侖三世利用此機會。遂使歐洲中原。非常擾亂。然其才畧。不如拿破侖第一。果斷亦遜之。終至失敗。豈不惜哉。當斯時也。保蘭人亦見意國獨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叛俄人而成激烈之戰爭。故不得不以拿破侖三世所倡之主義。而益襄贊之。因是而構怨俄人。俄人深疾惡之。遂與德人聯結。以謀傾覆法人。原拿破侖三世雖唱國民主義而已。亦不能貫徹之。轉而利用之者。俾士麥是也。先是國民主義。於維也納公會。全權爲普魯士所握持。普國欲以此主義。統一德意志國民。乃宰相俾公之策畧也。德意志國民。因維也納公會之決議。分裂爲衆小邦。與奧大利作聯合之勢。各國所共辦之事務。照聯合公會所議而行。奧大利以強有力之故。遂爲議長。而大振其威權焉。然奧大利以有匈牙利、葡蹠米牙、三千萬之非德意志人種。以統御此等人民。所行政略。不利於德意志人。各國皆不悅之。羣要求奧大利。必使非德意志之人種。退不入會。奧大利弗諾。各國皆欲背盟。俾公乘此機會。大展才略。以發揚普國之國勢。汲汲然求達其志。自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遂成歐洲之歷史如左。

處丁抹普魯士之間者。有修勒士域與火耳斯丹二州。原係獨立之國也。因維也納之會議。遂置彼於丁抹國王之權下。然此二州之人民。本是德意志人種。見意大利統一。亦欲以國民主義附於德國。起而爲獨立之戰爭。俾公與奧大利協商。援二州以征伐丁抹。二州遂爲奧普二國公共之屬地。雖然。此不過俾公之謀耳。觀其後與奧大利之戰。遂却普國於德意志聯盟之外。即此可知矣。蓋因奧人實存有窺竊二州之謀。故普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征奧大利。大捷於沙陀瓦之後。遂得執德意志之牛耳焉。

此後歐洲之大事。即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是也。其大端有二。一則拿破侖三世與普國爭歐洲霸權之結果。一則國民主義之結果。二者皆歸於一蹶。法人因此耻辱。深疾普國。兩國民之軋轢。愈臻激烈。即可徵國民主義。在今日既有強大之勢力。欲反抗之。非易事也。

降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巴耳澗半島國民主義之戰爭又起。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二年之間。俄土之戰。爭遂成。巴耳澗半島中之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波耳加里亞諸族。與俄羅斯語言文字種教皆同。故俄人煽動其人民。使之抗土獨立。而自享漁人之利焉。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兩地先叛。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繼之。俄人遂以保護基督教爲口實。以兵力干涉之。戰于夫勒威那。土國敗績。遂爲城下之盟。於此

和約。俄人獲最優之利益。土耳其遂認涉耳威亞、孟德尼哥魯獨立。以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酬奧大利之守中立。至波耳加里亞則其名雖隸於土。而實則俄保護之也。後開公會於德京柏林。雖英人不允波耳加里亞之事。而削其半土地與土國。然涉耳威亞及孟德尼哥魯之獨立已定矣。

至千八百八十五年。土國之東耳美利之人民。復欲合波耳加里亞抗土耳其以獨立。逐土國之官長。而與波耳加里亞相交涉。波耳加里亞之女王。允許其合併。然此次變動。以非成於俄人之手。故俄人不贊成之。轉逐女王於其國。然英國反前言以贊成其合併。立英國王族爲波耳加里亞之國主。其贊成之故。蓋以東耳美利與波耳加里亞先係同國之民。若分而爲二。則於巴耳澗半島平和之局有礙矣。

降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有希臘土耳其之戰。推原其故。亦不外國民主義之結局也。苦力德島自昔爲希臘之一部分。迄今種類宗教。言語風俗。靡有所異。故其欲合併于希臘。非一朝一夕矣。而希臘人亦具有同情。故以迫請於政府。如是紛擾數十年。遂起戰爭。以列國之干涉。表面上尙屬於土耳其。其實則以希臘之王太子爲苦力德島之統領焉。斯一舉動。亦國民主義之獲勝者也。

由是觀之。則第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之變動。着着向國民主義。恰如前半期之着着向自

由主義也。

今日歐洲尙有與國民主義相背者甚夥。條揭之於左。

一 俄國領有波蘭及芬蘭。

二 英國領有愛蘭。

三 奧國與匈牙利爲聯合國。領有波黑米亞。及占領波士尼亞。黑耳接威那。

四 德國領有亞爾沙士路林。

五 土耳其領有馬涉德尼亞。

俄之於波蘭芬蘭。英之於愛蘭。以十倍之威力控制之。故彼愛蘭芬蘭波蘭其欲恢復甚難。匈牙利之於奧大利。互相不愜。今後難保其無變動。德之於亞耳沙士路林。須早晚調停妥備。至於馬涉德尼亞。如擔保安全土耳其領土之各國。無絕大之決裂。則可保無變更也。

第四 殖民主義之時代

爾來國民主義。既已成確定之事實。然今日之歐洲。雖如何強大之國。亦不至公然併吞他國人民。以伸己國力焉。雖然。於第十九世紀前半期。各國布立憲之制。休養民力之務。遂漸次注意矣。因爲人民擴充資生之地步。於是殖民海外之事起。英國以長蹄利爪先行其侵掠于諸大陸。德國遂追步其武。德國之拓非洲。不但獲殖民之利。亦以此爲和法人之媒介。

至於近十五年間。殖民主義。日益盛矣。

歐洲殖民之地。非非洲則亞洲耳。於未有一定人民之土地。不妨公然作合併之謀。雖然至若有土著人民之邦土。以奉國民主義之歐洲各國。欲合併之。不免互相衝擊。且多動兵之患。乃設種種口實。避吞併之名。而取其實。文之曰永遠租借。曰保護其國。曰威權之界域。曰允許布設鐵道權之地。曰不許割讓於他國之地云。

第二十世紀之阿非利加。既已割削無餘地。故今後各國之殖民力。齊集於太平洋岸。即中國朝鮮諸國也。第二十世紀之美觀活劇。必演於彼部無疑也。英之加拿大鐵道。歐人來東亞之最捷者也。現有更捷者。俄之西伯利亞鐵路是也。不過三五年間。即可以落成。德之經小亞細亞出波斯。與英之印度鐵道相聯絡。而入中國南部。達香港之鐵道。亦十餘年內可成。自俄之中央或天山。經伊犁而入中國西部之鐵道。亦將次第築成。吾人尙未衰老。必可覽東亞形勢全變之時矣。又或見東西兩洋混合如一之時。亦未可知也。雖然。此以前經過最多之決裂。最多之厄難。不可不用意也。

論女權漸盛

日本石川半山

人有男女。時如膠漆。合爲一體。時如火水。迭爲仇讐。古來兩性勢力。從時與地而異。如日本古有有女子故克夫日光明之諺。其不卑視婦人可知也。及佛敎輸入以來。以女子爲罪障。

之叢。及有孔教宣布。七出三從之說。女權日益以衰。偶有悍厲之匹。獅吼一時者外。巾幗之族。爲奴爲隸。酒食是議。以至於今日。如西洋列國。夙崇女權。其俗視崇女子與否。以判國民文野。故舉世靡然從風。敬重女子。禮數有加。故其權日盛。故飲讌之場。歌舞之會。女子常爲主席。男子則不免立其下風。如有爲女流所排。則人人以爲衣冠敗類。斥而不齒。其勢可謂大也。不獨此也。即至政治局面。亦爲女子權力所及。其勢有隱凌男子者。如巴涅兒、臣爾克二氏。不免失意。當時爲世所詬病。由于英國女子合力噪訟。巴涅兒爲受蘭自主黨魁。聲名噪于一時。臣爾克爲英國陸軍大臣。亦有盛名。二氏並以私通他人妻獲謗。國中婦人大譁。競鳴其罪。二氏不安于其位。退事在十年前。拿破侖之不能永處其位。由于法國一婦人士答爾攻之。彼人皆一世之雄。而不免爲纖弱之族所動。其勢力亦可畏哉。哈丁克達維斯有言。英國政治家失婦人之望者。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非謬言也。

歐美女子權力若是其盛。而未有參政之權。故無從與男子齊驅並駕。于平等之義。猶闕焉。于是准女子參政事。議出巾幗之族。屢次聯名投票。士大夫和之者亦頗衆。而格于成見。未至施行。然女權日長。浸至二十世紀之間。難保無女子參與政事也。女子權力之長。由其自主作活。不仰賴于男子。聞北美各項職業。三百六十九種中。不使用女子者。惟有九種。據碩學都的所查訪云。紐約城中。女子自二十歲至六十歲。不能竭國民應行之分者。僅不過百中之三十三人。又據女子登就女子卒業高等女學校者。而查訪千四百八十六人中。爲

教員者六百八十名。從良者二百八名。其他係醫師女教士律師侍病人官吏報館主筆等。奧國女子業醫者甚多。政府病之。千八百七十八年出令禁之。勃士尼亞爾特各郡地方。回教女子大譁。聯合定議。矢死不受男醫之脉。其氣鋒甚熾。政府不得已撤回禁令。俄國女醫之數。原亞于奧國。千八百七十七年土耳其之役。女醫從軍治療傷痍。頗有明效。于是業之者益衆。致凌駕奧國。英美次之。准女子業醫計有五千人。又有婦人而爲律師者。北美地方政府。准女子業律師已及二十四州之多。亦可見女子智力進步之度也。史家貌克蘭嘗云。穀價與婚姻之數有關係。穀價漲則婚姻減。穀價抵則婚姻增。以今日之勢。列國人口日形增加。穀值日騰。有不可底止之勢。故將來兩姓結婚之數。漸減于昔日。而女子自主之風將漸盛。是亦自然之勢也。

女子既從事各項高等職業者日衆。乃勢不得不侵男子生活範圍。今女子而爲律師者有焉。爲醫生者有焉。爲主筆者有焉。皆克認真辦事。不保其他日無爲議士爲大臣爲將相者。女子既褫男子利權。馴至鬚眉之徒。乃下爲侍病人。爲廚宰。爲成衣匠。爲洒掃人。甘奉女子之役。乾坤倒位。剛柔異地。是豈非宇宙間一大變乎。男女之競爭。絢于十九周年。至于末年。乃愈甚。過去如斯。將來何如。英國女子薩馬塞特者嘗有言云。二十周年爲女子自主之日。我輩脫男子羈絆。其期非遠也。將來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說教家。不出于男子。而出于女。

子。用其慈悲柔和之心。處世行道。其益于世道人心。必百倍男子專權之日也。必矣云云。言雖似誇大無稽。亦不爲無因。據菲丁氏紀行云。緬甸女子權力甚盛。過于男子。國中一切生業。皆爲其所辦。男子則不獨立。其下風。夫勢力所在。則權力所存也。從來男子權力凌女子者。一由有積威成之。非其本來勢力如是相徑庭也。但其爭在向來則未甚。然將來果能維持現局否。必在二十周年而決之。然則男女之爭。實爲二十周年一大關鍵也。

論種界之競爭

日本石川半山

世界人種。千彙萬狀。不遑計數。然大別之。不過有白色黃色黑色三種。白色人種有二。一曰紅白種。英俄德法美諸國人屬之。二曰黃白種。中國日本朝鮮匈牙利土耳其諸國屬之。自有電力瀰力發明以來。世界氣運漸向齊一。論者謂大同之世不遠。試觀列國情形風俗習慣。言語文章法律政治。不期而漸赴齊一。乃至人種形貌。亦漸有統一之兆。法人某論緬甸人種亡滅之事云。寒窩王死後。緬人日減。無他。國中富力。漸爲西人所併。其女子亦甘爲西人妾隸。血脉紛亂。馴至其種族漸竭云云。

世上顏色白皙眉目秀朗者。皆受女子眷愛。列國皆然。乃至有色種族。婦女不愛土人男子而愛白人。聯婚配偶者日衆。而見其所生之子。其膚色漸變白色。譬如南洋馬來蘇門答臘島土人。白歐人入其地。土人膚色漸爲白色。亦人種變遷之效也。如是歷有年所。世界赭黑

兩種。漸次亡滅。而白種日蕃。可期而見也。但白種亦有黃白紅白二種。已如所言。其間亦不能無爭競。此爭也。至于二十周年而倍甚。黃紅之爭。實爲本周年一大關鍵也。黃白紅白二種爭競所極。未知鹿死誰手。即在今日人人各異所視。或言紅白種勝。日本國中學者多持此說。如谷鳥尾二將。三宅志賀二學士。爲其翹楚。此等人在數年前倡禁外人入內地雜居之說。據云一旦准外人雜居。我國人腦力體力。均不足與彼族相當。爲其所壓倒。竟不免衰滅。泰西又有黃白種勝之說者。如北美美人亞連哈德克嘗查訪日本北美兩國人。一一比較其體格體力。得其平均之數。以謂日本人形體。視北美人彼此無大徑庭。一旦爭競。其勝敗不可測。其說與谷鳥尾二將軍說異途而殊歸。今據該人查訪所得成績如下。

頭顱周圍

日本人二十寸四分之二

美人二十二寸

兩耳間之長

日本人十四寸

美人十四寸

腦量

日本人四十四兩

美人四十八兩

兩耳間直徑

日本人五及八分之一

美人六

反省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八分之五

知覺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四分之三

愛着力

日本人四

美人四及四分之二

體量

日本一百十五磅

美人一百十五磅

亞連又言曰人體質。視美人已無大差。而日人尤長于模仿之性。又事戰爭尤爲可恐。夫黃白紅白兩種優劣。人各異見如此。不知孰信。余謂前者遠勝後者。余請徵驗事實。以證余言之不誣。

黃白種愈于紅白種者厥有三端。一曰人口。二曰體力。三曰腦力。今次第詳述。凡世界中體力最強。能耐寒熱與艱苦無出于黃白種之右者。至紅白種不亟承其。風聞英人移住于印度者。在其地經二代。輒失生殖力。不能胎子。南歐地方民一移於極北。忽致凍死。足見其抵抗寒熱之力羸弱也。至于日本人南移台灣。北住千島。處于極寒極熱之地。並無減生殖之事。其體力勝于歐人也明矣。如朝鮮起臥于糞穢之中。粗衣粗食。澹然自甘。略無艱苦色。若使歐人一日處于其間。克保其生者罕矣。嘗見中國人在湫隘街巷。呼吸污氣。飲用污水。始爲人間不耐。而其心氣旺盛。體力康健。克全天壽者。比比皆是。西人皆詫爲怪異。蓋文明越進。奢侈越長。奢侈越長。體力愈弱。無怪東西國民。其懸隔若是之甚也。生物學者拔克曼。嘗論歐種亡滅有日。且云寒熱氣候。克鍛鍊人體。俾其康強。其效遠勝于醫藥之力。所謂文明也者。不獨于人體力無利。適足損其天然云云。非誣言也。又據學者記錄。足發明歐種不適於殖民之理者頗多。今將其數例開列于左。

一 阿非利加巴爾度拔斯地方。白人移住者頗多。然其習識體力並劣。爲土人所賤視。

二 南美秘魯國。白人易罹熱病。多致死亡。至于三世之後。不見其裔。

三 伯拉西爾內地。歐人裹足不敢入。

四 據千八百十年報冊。墨西哥達烏埃。加拉加斯三國。人口有八百五十萬。其百六十萬。係西班牙種。降至千八百九十三年。三國人口增至千二百萬。而其中西種則減爲百二十萬。

五 荷蘭占有瓜哇。歷有數百年。而荷種住該島者。當不出三萬人之上。

六 東京西貢盤古克地方。法人來住者。皆爲瘴癘所侵。

七 新金山墨爾奔隆地方。歐種工人皆畏炎熱。一日工力上于七施林就之者甚少。

八 英屬非洲那達爾。千八百四十二年始歸英屬。爾來戶口日蕃殖。然英人則增加之度甚少。

若夫黃白種能耐寒熱艱苦之性。豈非紅白種能企及。今就中國人將其例之。彰明較著者。開列于左。以證余言之非私。

中國面積四百二十一萬方里。其人口則上于四億。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而其生殖力尤爲旺盛。以中國一國。其勢力可克與歐種抗衡。

中國人之移住海外者。接踵不絕。北自西伯利。南至開普。到處莫不有其足跡。而其居處積月累年。生聚倍蕃。即以星架坡一口而言。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該口住民中歐人居一百馬來人占二萬。中國人則不過一千人。其後千八百八十四年。中國人增至八萬六千人。歐馬兩種則殆與十年前無大徑庭。

千八百二十八年。松歇吳生礦所僱中國人。唯有一千人。幾爲馬來人所屠盡。現今則增有一萬人。

南洋印度各部及列島外來民。中國人居其多。而壟斷其貿易利權者。又以中國人爲最。西藏土地高寒。非洲瘴癘害人。中國人一住其地。並無所損。生聚日蕃。

據貌爾拔爾所記。每年亞細亞人移住英京者約不下一萬人。其三分之二乃係中國人。北美新金山政府出一苛令。禁中國日本兩國人移住。唯失已利權之是悞者。亦可以見黃白種之數。漸致凌駕紅白種也。黃白種不止于其數。與體力凌駕紅白種。亦于其腦力可與彼相抗。古來先民之卓絕者。多出于東方。其人物固不在歐人之下。以德行學問言之。彼有基督蘇。克拉。堊。士。坤。度。歇。給。爾。我。則有孔子。孟軻。老子。莊周。以功業言之。彼有亞歷山。沙勒。曼。施。塞。我則有秦皇。漢武。忽必烈。帖木兒。其相去豈遠哉。或言黃白種之性。殊守舊習。難望于一蹴而至文明之域。是亦不通之論也。日本開關以來。僅不出四十年。而文物粲然。政治

昌明。以視歐洲，多無慚色，均是黃白種也。日本所能爲，豈別國人不能爲之理。安知他日黃白種諸國不發憤自強，震動世界，俾夫紅白之族，慳然居後哉。此事當在二周年而即見之也。

世界前途

日本國力報

德相畢士麥既戰勝法國，逼爲城下之盟，獲賠巨款，占亞爾、吉斯、露勒、盧二州，竊以爲法國經此大創，不可復振。德國可以高枕無憂矣。然法國軍備不數年竟恢復如舊。於是德國知擴張軍備之爲急務。國用加增多端，賠款早已用盡無遺，乃賴借公債。當時有以減縮軍備之說進者，畢相納之。欲行之將來，其後法人烏紀著一書呈之，痛言軍備爭競之害。且言德法二國互存猜忌，實係禍小狹隘，究無益於國家。如德國將濫法國報復之心，刷洗一空，則其常備兵可減三十萬，至防禦力則仍舊可也。如是，國家理財一務，未有不綽有餘裕者矣。否則大至於傾，小至於危，云云。是亦畢相注意德國產業之發達，重乎和膨脹之原因也。爾來二十餘年，畢士麥雖亡，而政策猶依然不變焉。

法國既失亞露二洲，恢復國境之議，曉曉不絕。敵愾之氣，常使德國夙夜警戒。兩國汲汲擴張軍備，距破裂之危機而猶未破裂者，不知經幾何次矣。以開戰之後，不易收拾，故未敢先發也。唯二國防禦兵，相峙於華斯球耳。如斯遷延歲月，二國國民，妬忌之心，亦漸就銷磨。前

有德、奧、意三國同盟。後有俄法同盟。皆未致釀成亂局。而平和反有加焉。數年前基督教士被虐殺於土耳其者不下數十次。土、希二國之戰。土軍殺傷希人亦多。論者靡不憤土之背戾而無人道也。而俄、法二國自古以保護基督教自任。至此亦苟且聽之。不出相救。蓋近時歐洲外交皆恐釀成大亂。故專注意以維持平和局面。如俄法同盟亦不過出於維持平和之念。圖目前之無事而已。豈足怪哉。

然俄羅斯君主專制之國體也。法蘭西民主共和之國體也。不但立國根柢相殊。即宗教亦各異。專制政體乃共和國民所共憤。共和政體亦專制君主所深忌。古未有宗教不同而不相水火者。即使同盟亦徒負虛名。不能各以肝膽相照耳。俄法同盟不過促德、奧、意三國同盟之速成。唯其意在保全和局。故識者之所不疑也。

近英動干戈於南非。美伸爪牙於東洋。雖然是亦二國政策之變體耳。今二國備嘗戰爭之苦。覺小國亦不可侮。將來武力侵畧從此絕念。亦未可知。至奧意諸國。僅足勉強自保。以無耐久戰之力。故唯於外交上維持和局而已。

近時歐美外交。一面雖競求擴張軍備。一面仍採平和政策。執維持現狀主義。以收平和膨脹之利耳。而此際碩學輩出。其遠眺高瞻之目力。卓絕等倫之腦筋。洞悉古今中外之情形。發揮義理。以待各國之採擇。如法儒蒲樂克之著述是也。是書一出。俄皇遂持其主義而倡

設萬國平和會議。此世人之所知也。又烏機氏唱萬國裁減軍備說。高論豪談。足以傾倒一時。其最後曰。一列國政府之目的何在耶。以軍備爲娛樂。以妄想爲實行。一國增兵。他國從而倍之。國庫空乏。乃苛及百姓。尙猶不足。更募借國債。以應財政片時之急。雖然。擴張軍備之念。畢竟胡所底止。不至剝盡國民之膏脂不止也。國費之中。軍費居其大半。執現狀以推將來。歐洲列國破產之虞。必居五分之四。當亦不遠。且試問列國將來究能有惡戰之日乎。抑永能保持和局乎。如其有惡戰之一日也。則因兵備久而國力潛銷。以有破產之虞之政府。何能有募借軍費之威信乎。如其永能保持平和也。則以全國國力。傾注於擴張軍備一策。欲永保富強之資格。豈可得哉。其言不可不謂剴切矣。又樂微哥亦憂慮歐洲之將來曰。一歐洲之常備兵四萬。戰時二千四百萬。且秩序整然。兵器精良焉。雖然。此非歐洲文明之一大障害歟。自千七百九十二年。至千八百一十五年間。歐洲狂飈怒吼。天地皆黑。殘害同胞之蠻習。盛於時矣。死其役者七百餘萬人。至今猶使人悚然喪膽。今尙欲再蹈故轍。復何心哉。夫歐洲之大戰。非不可避。平和局面。非難維持。唯宵小無知。貪虛名棄實惠之徒。立於列國之軛。妄用聚斂強兵之主義。故歐洲將來。誠有不可思議之患云云。其言誠不虛也。

非兵之論。轟轟於大地。於是列國亦漸覺爭戰之害。乃變強兵聚斂主義。而取平和膨脹主

義。專從事於協商連盟。去險就夷。去惡就善。歐洲之外交大勢。較諸昔日。遂迥異其道矣。然則東洋外交大勢。英俄之戰爭能息乎。日俄之平和能久乎。法德之關係如何耶。美俄之交涉如何耶。日本外交自甲午失敗。奉還遼東於中國以來。臥薪嘗膽之聲。東洋危迫之警。遍號於國內。羈國民陷於強兵聚斂之中。租稅苛徵。百物騰貴。雖然。徒苦國民耳。東洋外交。豈實瀕於危機哉。不過因外交家殘陋思想所致。其誤謬不亦甚乎。請少陳說以論證之焉。案東洋危機之說。一以爲中國政府不能統一國內。瓦解之象。洞若觀火。中國如一朝瓦解。必任列強分割。其兵力強盛者。必占形勝之區。取膏腴之地。此時如無強軍堅艦。不得不袖手旁觀。以避列強爭鋒。日本對岸之地。永爲歐人所有。唇亡齒寒。欲保國家之安寧。不可得矣。一以爲中國雖不瓦解。而列國各爭其勢力。各定其範圍。劃其區域。使各不相犯。日本亦尤而效之。雖保無開釁之事。故養成兵力。爲最大急務也。一以爲俄國南下。堅不可拔。俄人一舉一動。均足使日本戰兢。故非養成勁旅。則不足以保東洋和局也。東洋危機之說。其根據不過此數者而已耳。

列強之世界。其外交主腦在歐洲。東洋則枝葉也。歐洲外交。既已崇奉平和主義。而獨於東洋行武力之侵略。寧有是理乎。蓋東洋危機。即歐洲之危機。危機不在歐洲。則必不出於東洋。歐美既無危機。而獨於日本生出一最大危機。殆亦由於偏視陋見。徬徨於疑懼之間而

已矣。

使中國一旦土崩瓦解。東洋天地。列強兵火之衝突。或能避之。萬一不能避。則實世界之大亂。歐洲文明頓挫。國力疲弊之機會。亦從是而起矣。列強政府。非愚頑淺識之徒。充盈其中。必不至出如斯下策也。占東洋之形勝者爲日本。而常懼斯局之破裂。有脅迫於他國勢力之下之憂。放妄唱危機將至。汲汲擴張軍備。此烏機氏所謂一國增兵。他國復從而倍之。畢竟不能大暢其欲。此萬國所同病也。

要之歐洲近來外交。在平和以維持現狀。世界前途。戰爭之局。或能因之而化爲烏有。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蓋同其盟以弭亂。非同其盟而增世界之禍也。平和之外交。既盛於歐洲。競增兵力。亦爲維持平和計也。而今既知聚斂強兵之害。則危機何由而至東洋乎。然日本輒大聲疾呼。以震動民心。重課租稅。傾注民力。以從事強兵之術。不思養成國力。不謀在中韓間發達國民實力。唯以外交不振。原於兵備不足爲言。何弗思之甚邪。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世界變幻了無終極。慧眼之士。玲瓏之子。潛息以聽。縱目以觀。衆八荒于一竅。集四極于片心。其樂誠無央矣。今爲二世紀終始相接之期。宇內風雲。層出疊起。其來去如浙江潮。頗是供人世之壯觀也。

連絡歐亞二洲者爲西伯利亞鐵道。欲申之並抗者爲小亞細亞鐵道。通非洲南北兩端之縱貫鐵道。斷南北美洲二大陸而連貫大西太平洋二洋之尼加拉卦運河及太平洋之海底電信等。或已興工。或已定議而未及興工者。皆不但使世界交通。面目爲之一變。實列國形勢。亦爲之一大轉移也。

十九世紀。有蒸汽之發明。於是大陸之上。鐵道密織。大洋之中。漁船爭馳。更以電氣之用。廣漠無垠。人類交通。其進步直一日千里矣。自蘇彝士。機龍。二運河工事告成。列國形勢。遂呈最大變遷。覽此成蹟。可推知十年以後之世界。必與今若別開一生面矣。

英國思統一非洲。其政策已行之有日。其進步亦燦然可觀。今終至以大兵壓之矣。而俄則始終固守彼得之進取政策。伸左翻於巴爾幹半島。振右翻於東亞中。則欲橫吞中央亞細亞。席捲印度。近時以全力傾注中國。揚旛張幟。東馳西突。殆如入無人之境焉。美自開國以來。固執自守主義。確立不授不受政策。爾來則大不然矣。取古巴。併布哇。越太平洋而遠征非島。改素奉之共和主義而取帝國主義。其變遷殊出人意外也。至於德法二國。各抱三十年來宿怨。報復之心。刻不能忘。將來之事。尙未可逆料耳。二十世紀世界誠可謂多事之秋矣。

優勝劣敗之作用。無片時休息。然世界不能生大破裂者。以列國勢力平均也。雖然。使此一

方交通機關。既已靈通完備。則彼一方自必瀕於衰敗。如是而欲世界平均其勢力。不可得矣。方今之情形。其能永遠維持耶。其不能維持耶。固未得而知之。要之世界形勢必有一大革新。當不出二十世紀以外矣。

十九世紀之各國外交中心點。或歸於中國。而吾人於中國之事。非無意見。然不欲發揚之者。蓋靜俟歐洲各國之動靜耳。今俄頻用力於巴爾港。以防禦德意奧三國同盟。雖然。意國連年困於財政之貧乏。一等國體。漸有難以維持之概。奧匈二國。其名雖合一。而二國人民同床各夢。不能一致。現奧匈國之軍備外。復另有奧大利之陸軍。匈牙利之陸軍。二國國民不欲隸奧匈國軍籍之下。而皆欲屬本國軍籍。可知二國分離之日。當亦不遠矣。三國同盟。其中心必在德。此固然之事也。況德復一面親結荷蘭。漸至干涉其內政。荷領之瓜哇。終歸德人之勢力中。亦未可知。而一面又暗結英國。於已則藉之。以防禦俄法同盟。於英則助之。以混一南非。且欲獨攬小亞細亞鐵道之利權焉。歐洲之國。以擴張國力爲事。殆無出德國之上者矣。

與德國相韻頡者。法蘭西是也。法與俄同執遠交近攻之策。並趨向巴爾港半島南下。法則乘西班牙葡萄牙之衰弱。磨牙厲齒。汲汲於開拓其勢力區域。執羅甸人種之牛耳者。終必自法人矣。

更隔海而望英國。其殖民大臣僉不倫之混一南非政策。着着獲奏其功。杜阿二國已漸就平定。非洲縱貫鐵道竣工之日。灘潞河沿岸福田開浚之期。當亦不遠耳。昔當英國遠征蘇丹及開仗南非之際。法曾欲試抵抗之師。然其海軍不能近非洲沿岸矣。英國海軍蟠踞齊布拉爾打、馬爾達、倫尼斯各地。則地中海之制海權不能染一指矣。英欲混一非洲。如不侵空錫之德國領地。則俄法僅能作壁上觀而已矣。

英首相沙侯之南非殖民策。頗收成效。唯於近來戰爭。不得不歸咎於陸軍之孱弱耳。雖然。經此一挫之後。陸軍制度必致大加改革。此一定不易之事也。果然。則英國之陸軍。豈能再受侮乎。英之陸軍既足恃。印度暨各殖民地。又何虞之有哉。

顧中央亞細亞一地。俄以西伯利亞與巴爾幹半島爲左右翼。乃由阿富汗而進圖波斯灣。英國恐其侵壓印度。防禦之力不少衰。相峙既久。故印度陸軍中白人居八萬以上。嚴列西北境。礪鋒磨刃。以準備戰鬥。一旦有警。則均敢死之勁旅。然印度內部。雖無重兵鎮壓之。亦決無叛亂之虞。蓋印度土人以宗教互異之故。人心破碎。不能團結一致。故英之防禦印度。不在內而在外也。今英於平定南非之後。更振刷精神。求陸軍之改良進步。則俄雖有南下之勢。亦莫如之何而已。

更環視俄羅斯。則其所日夜汲汲從事者。不外擴張版圖而已。西伯利亞鐵道落成而後。其

於東洋加多少之勢力。固無論矣。然所謂西伯利亞鐵道。果能充足其兵力而使世人吐舌破膽乎。固未可必也。自人觀之。則謂其工事不完全。自吾人觀之。即使西伯利亞與東清鐵道一日竣工。於東洋之勢力。雖能加足。然由此鐵道。輸送大兵。長驅而下。則未易可信之矣。夫兵不可一巨無糧。俄國近來財政告乏。從斯而往。其能驟使國庫充盈。足以供給莫大之軍隊而不竭耶。世之識者至此不能無疑焉。又如彼烏蘇里鐵道。及東清鐵道。皆以重貲注射於朔北無人之野。所得果可償所失乎。中國都城以偏在北京。故俄人得易接近。難然。中國之所以貴。不在都城而在國民之富。故政治中心在北京。而富力中心則在長江沿岸各省也。然則自歐洲至中國之鐵道。能收實利者。決不在西伯利亞鐵道。而在英國擬築之由小亞細亞進雲貴之鐵道矣。列國之分割中國。不取名而取實。保全境土而吸收膏脂。其術蓋亦神矣。

美國則將建國以來之遺範。棄如敝屣。檀香山。菲律賓。賓。既已入其領內。而北美之墨西哥。南美之秘魯。及智利。巴西。諸國。其國祚能永興否。固未可知也。又尼家拉卦連河。近合衆國欲盡力開通。使該河既通。漸次擴張其海軍。爭海權於太平洋上。樹立其勢力於東亞天地間。則其膨脹力豈有涯哉。況其膨脹力與俄之侵略力絕殊。蓋一爲政府之力。一爲國民之力。國民之力。溢於內不能不波及於外。其根柢之鞏固。絕非尋常所可擬議也。

要之列國爭競之形勢。二十世紀與前世紀殆無大異。而激烈則倍之。雖然。今必無如前此之妄動干戈。唯以商工業增進國力。爲之整頓陸海之交通。使萬國於平和之中賽其國力。優者自優。劣者自劣。不必由兵力之大小而決也。如僅偏重兵備。終至濶竭國力。民生憔悴。困苦異常而後已。意大利之敵轍。可爲殷鑑。故觀列國形勢。不可僅視其軍備。當考察其國力膨脹及生產機關也。雖然。未來之事。變幻無端。不能以人智遙揣。此不過憑現象以畧推將來。其當否自未可據爲鐵案者也。

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

日本加藤弘之

第十九世紀。變幻多端之時代也。而思想變遷。尤不一而足。蓋時勢既異。則種種思想亦不得不隨之以異也。茲就波靡於歐洲者而述之。其最彰著者。一爲「國家上思想」。即關係於國家者是也。一爲「社會上思想」。關係於社會者是也。二思想之在十九世紀中。其變遷殆不可以尺寸計。變遷之速。即進化之速。變遷之無窮。即進化之無窮也。謂變遷爲進化。亦無不可也。

自十八世紀中頃至十九世紀初。所承襲之「國家上思想」。愈登絕頂。盛極則衰。此自然之妙理。至本世紀中葉。遂呈徘徊不進之觀。於是「社會上思想」起而代之。其勢力益張。迄今猶有日進無疆之象焉。綜而論之。十九世紀上半期多係國家上性質。下半期則多係社會

上性質也。二者雖不能劃然顯立差別。然自其勢力點上思之。則孰前孰後。自可知耳。

萌芽於數百年前。崢嶸於十八世紀之國家上思想者何。權力問題是也。自是之先。中等以下人民。皆困苦於君主貴族壓制之下。參政公權。不但絕不相與。即人人固有權利。亦不能安享之。自智識進步而後。人民逐漸悟其非。反抗之力。勃然而生。至第十八世紀中葉。權利思想。殆如浩日臨天之概。及其竟也。法國大革命遂出於其間。破王室。斷路易第十六頭。而高揭之臺上。屠貴族。殺僧侶。酷刑慘狀。無所不至。而參政重權。驟入普天衆民之手。然共和政府。復藉多數人民之勢。以壓制小數。於是種種混亂。又生矣。當是之時。其風濤侵及全歐。各國君主與貴族權力。莫不歛然龜縮。中等以下人民。其權利反幾與之相埒焉。其後拿破侖一世。履法國王位。下民權力。再被蹂躪。王政遂復行於共和國矣。尋拿破侖第三世繼其後。籠絡萬民。而逐次減其權利焉。更遍觀各國。雖無如法國變亂之甚。然經多少激烈之變。立憲政體。漸鞏固不可拔。人民公權。漸非可以勢侵之云。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德意志各邦憲法。殆臻完備。其他各國。組織之方。亦略就精密。然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國家思想。有結末之觀。其後法國雖猶有所變化。然於十九世紀上半期間。普天衆民。所獲之權利。頗足無遺憾也。

國家思想。既告厥成功。社會思想。乃乘其後而起。所謂社會思想者。即關於貧富問題者耳。

此問題在數世紀以前已有萌芽。雖然其全盛時則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也。社會主義至十九世紀下半期其勢力逐日增高。此顯然之事也。

凡文明之度愈進。則貧富之懸隔愈甚。乃不易之至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實十九世紀下半期絕大之呈象耳。然則救濟之議。逐日轟湧。却無足怪異也。當十九世紀上半期。其波濤未有如今日之洪盪者。蓋以權利問題。尙未結耳。此問題既就波靜。社會思想遂如黃河潰堤。汪洋奔馳。其勢殆無能禦之者焉。若斯之絕大問題。較之權利問題。尤非易易。蓋權利問題。惟改革法律而確定之足矣。然欲救濟貧民。使其免富者之壓抑。則決非法律之力所能及。貧富懸隔既甚。則人民雖有參政權。亦僅存空文。不能握實力耳。各國政府與議會及學者。關此問題。殫精竭慮。思有所以旋轉挽回之。然至今日尙不能遂其志云。

森有禮者。前駐英京之日本公使也。曾語余曰。余當駐倫敦時。受英國貴族之招待。遊倫敦府外。於車中見一輪奐大廈。竊以爲必係其邸宅。及下車入門。則爲飼獵犬所。實不勝詫異。獵犬之數。殆不下數百。回觀其鄰近民房。則劣於飼犬所數十倍焉。更行數百步。始登正邸云云。歐洲貧富之懸隔。若是其甚。不可驚嘆也耶。

社會思想起而思均貧富以救貧民之厄。此勢之所必至也。方今經濟學者及社會學者。皆盡力於茲。以謀救濟之方。然絕不奏効。則雖有鞏人民權利之法律。畢竟不免流於空文。昔

困於政之壓抑之下。今困於富者財力之中。今古情形。若未有異矣。歐洲思想。昔則權利問題重。今則貧富問題重。始爲國家思想。今爲社會思想。甲問題略有渙然冰釋之觀。乙問題則未嘗解釋十之一耳。

回顧日本社會思想。雖未大起。然當亦不遠矣。執今以較昔。貧富之懸隔。彰彰可考。使此勢常進行無阻。其不能免於貧富問題也必矣。至第二十世紀。彼問題之新思想果如何乎。畢竟不可豫測之耳。

黃種之存亡

日本船津輸助

今日之世界。歐羅巴人種最盛之時代也。廣漠數萬里。人口數百兆。地球之廣。唯任白人蹂躪焉。嗚呼。宇宙間之人類。分爲黃白棕黑。以人口較之。白人究有幾何。余目地球現勢。白種以外。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又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于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諸國。不入西國屬地版圖中者。蓋幾希焉。人或謂西國有英君哲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權力。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風俗文明。甲于地球。而強凌弱衆暴寡之事多矣。嗚呼。其外貌堂堂。毫無權力者。何足惜乎。東亞之國。所謂黃種者。朝鮮如何。暹羅如何。緬甸如何。最可悲者。美洲土人是也。其他如天南之澳洲。其土族與禽獸同一視。非嘗被懸

賞射殺耶。非洲之地。稱爲白人之墳墓。之數處非已瓜分而無餘地耶。我日本有今日之文明。不知幾多志士。奮力挺身以鮮血換來。變法三十年。始成獨立國之體面。白種以外。雖爲環球唯壹之自立國。而四面之光景暗澹。謂非無孤影熒熒之觀。今日支那之形勢。果爲何如耶。白人所占之地。不爲不多。其恥已不待言。現又出頑黨之義和團。與西人爭奪。其餒洶洶。不可阻遏。將來國體。不堪設想。然山東暴徒。因何奮起乎。山東非德人割據之處耶。保定鐵路。因何截斷乎。保定非俄人所經營之處耶。再三思之。滋事之端。豈僅義和團之罪哉。夫歐西諸邦。今日固稱強國。其初羅馬時。非所謂北蠻乎。蠻之一變。至于如此。誠哉弱國其不可輕視也。嘗緝閱歷史。有席捲世界之三大人種。其一亞利比亞者。以宗教之熱信。征服亞非。歐洲一部亦不能免其吞噬。其一亞利揚者。即現今之歐人也。其一蒙古人元之太祖者。于亞歐大陸剗空前之偉業。想人人已熟知之。其前亞及那汗遠侵佛蘭西。歐人死戰得勝。白種得有遺孽。而黃種危險之語。由是發生。彼時俄國亦爲蒙古人所割據。且唯唯奉命。屈膝于吾人祖先之車前馬後。歐洲方面。爲其踞然所睥睨。何其壯哉。嗚呼。時至今日。位置顛倒。時勢反覆。皇皇衆生。將爲牛馬。可勝痛嘆。諸君不知亡國者乎。國滅種衰。古今不乏。波蘭印度。言念及之。誰不悽慘。今不必論波蘭。印度亦出于白種。而其國治亂無常。人性迷蠢。屢遭他種之侵掠。故亡于同種。亦不足怪。若支那大不然也。四千年來獨立之國。地大物博。

人口廣衆。較之印度。殆有十倍。且有儒教昌明。文華燦然。光被東亞。精神界與物質界。悉比歐西不同。誠地球上。一特色之國也。以如此之國。如此之種。如此之教。以印度之亡比之。其慘之又慘。尙待言歟。夫人種競爭者。最終之審判也。白人之不願黃種興盛者。豈待知者而後知之乎。古人有言曰。自助者最善之方法也。己不能立。而賴人力扶持者。所謂八十老翁。摸離扶杖。一有小碍。顛倒難支。國家如此。尙可立乎。吾人祖先。嘗使白人。謫乎其後。而子孫萎靡不振。將何面目。以對祖先耶。使支那國滅。則種類之存亡。恐難卜耳。嗚呼。其將有豪傑崛起于草莽。而挽頽瀾于既倒乎。吾人拭目而待之。

文明促進論

日本報

白人之入異種人之土地。其占領之先。必藉傳教爲名。曰異教徒皆在地獄中。見其墜地獄也。不得不救之。不得不張基督教以導之。於是遂藉之以爲侵略之進手。至當代愈盛。殆迭見於實徵矣。此即所謂促進文明者是也。曰世界人類之職分。其究竟必宜進于文明。己之所欲。宜加之於人。今已既文明。不可不他及。建學校以強國民於教育。與強人類於文明等耳。嚴警察以監收罪人。與用兵力以縛束蠻族等耳。後者促督之。妨者排除之。此博愛之道。不得已而已也。

假軍隊以執行文明之強制。每乘土人之不防禦。遂強侵入以壓制之。並以進人類於文明

爲藉口。其操詞也。又有二一劣等之種族。原。是無文明之根種者也。無種則不能培植。與其留於世也。寧無之。故不若絕滅之。之爲愈也。二其劣否未分之種族。不可不代其權以教之。此二題吾不能無憾焉。夫促人類進於文明之爲何哉。豈非爲各個人之幸福計乎。由前之說。劣種爲世界上之防害物。不可不剪除之。遂殺此無力無能之人。其如人道何。由後之說。民族可進步而未進步者。以未進步之故。遂擅屈下之。譬之兒童不加護衛。且相率而酷遇之。於人道豈無疑耶。

美國之南北戰爭也。當時蓋謂以黑人爲奴隸。於人道有害。至近日弱肉強食之際。又將有反當時之議論者。狄其菴斯大學總長雲頓曰。黑人今日既爲自由之民。然其犯罪人之增加。比諸爲奴隸時實有可驚者。近十年間至十分之三以上。黑人之曾受教育者之罪人。又比之未受教育者爲多。又東北部百年間無奴隸之黑人地方。比之南部之地。其罪人多三倍。又有曾爲奴隸傭主者。名賓監。彼曰。予雖愛黑人。然据予之見。凡傭主之于奴隸。決不可有親切之關係云。此黑人本宜爲奴隸之說。之漸擴張也。可不怪哉。

今我黃色人種。無論遠勝於黑種。亦豈讓白種之獨優也。我黃種比白種開化最先。早以文明聞於世界。於幾千年間數十萬方里之歷史。久已發揮其文明。此實足證者也。今黃人所。在劣等之度。正與忽必烈時歐人之劣度相似。若謂黃人過去之文明。虛誣不足信。吾亦無

詞以辯。然現今日本之進步。則是實際矣。若謂永遠之發達難期。此將來之事。皆不得而知。即歐美之現狀。亦豈能長卜歟。要之黃人之運命。須俟一試之後。方能判決優劣。不然終不能明也。東亞之進步雖遲。然要之亦有歷歷進步之徵效。數十年之後。必將有大開發之一日。頃日德皇之戲言曰。今藉名黃人不伴文明齊進爲分割之口實。此實計之最早者也。白人壓屈異種人之意。即此可知矣。近來歐人行其掃蕩壓制異族之凶謀。飾其名則曰促進文明。飾其理則曰基於人道。豈不令人捧腹絕倒哉。

兩世紀之大觀

日本某報

人類歷史。既經數千年。基督降生以後。始千九百載矣。吾人每讀其間史乘。而思及社會變遷之蹟。十九世紀之陳象。歷然浮於吾人腦中而不可遏。反覆推之。蓋該世紀中之偉大變幻。非即政治社會。資生等革新之所由來乎。更就現世紀情形以察來世紀之新境界。誰不悚然而思。將來人間一次波瀾之湧起乎。十九世紀洪水烈火之世界也。吾儕人類。既得渡過之。來世紀之洪水烈火。必更劇於已往。今試披胸而述已見焉。

自政治上以觀十九世紀情形。則有民主主義之發達。與夫國民思想之盛大。自國際上以觀十九世紀情形。則有巴爾幹半島之紛擾。及亞爾薩斯、魯倫法之割與德者之怨憤。至晚近則亞非利加及東亞之風雲日亟矣。然非洲之事。已將結局。而東亞則尙紜紜未解也。加之機器

力之溥博無垠。世界人工。因之窘束異常。於是社會問題出焉。人世之悲運。人類之破綻。恐將由是起矣。此吾人所萬不可不注意者也。

思民主主義。奏効於十九世紀。國民思想。由是逐漸發展。權利問題。始由斯而解釋。人人之自由權利。始至於鞏固不拔焉。然其所以能有今日者。蓋經多少苦難。流多少碧血而來耳。故今日所享之福利。皆其祖父之賜也。思及當日之情形。未有不悚然戰慄者矣。亦未有不油然而生畏敬愛慕之念者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思古人。夢寐以之。

在昔學者以舊理愚民。教派以教愚民。君主以權壓民。三者同揮其力。各肆其威。日以仇民爲事。讀當日之遺史。有不令人深痛者乎。然十七八二世紀以來。民氣勃焉而興。激昂壯厲。不可遏抑。於是所謂學者之古思想。遂打破殆盡矣。次而教育盛行。智慧發達。而宗教改革之大變局出焉。於是所謂僧侶之一階級。遂被撲滅矣。由是乘勢以凌逼君主。傾倒貴族之事出焉。千古大賢盧騷出於其間。專發千古所未發明之公理。言千古所不敢之公言。法國大革命之波瀾。盧公蓋其引火線耳。

革命悲況。吾人無須言之。唯千七百九十年後。十餘歲之間。慘殺殘害之狀。不絕於目。悲鳴痛哭之聲。不絕於耳。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可以喻斯世也。然拿破崙一出。歐洲運命。全掌握於其手。法人皆眩惑其功績。而拜下風。而拿破崙之爲拿破崙。遂雄視宇宙矣。

當拿破崙未與歐羅巴全洲開戰之先。獨踐法國帝位。揮無上之威權。破貴族僧侶之階級。剝削其所握之特權。而儕之平民之列。國制既定。乃向北隣各國伸其威力。於是率師代伊大利。荷蘭。比利時。而破壞其封建之制。與人民以自由平等之權利。除世襲公侯之例。斯時之中部歐洲。拿破崙巨人而外。皆儕入平民之列。自昔所劃分之富貴貧賤之界。皆化爲烏有矣。嗚呼。盛世不常。善運難繼。武德魯一敗。巨人遂仆。普奧俄三國君主出而結神聖同盟。與自由平等興反抗之師。普天人民。遂再陷於壓制渦中矣。

三國君主合力壓民於前。繼其後而出者。麥德尼是也。麥德尼荷押壓民權之重任。施種種專制手段。以束縛與國國民心志。且操縱普俄之君主。如與民開三十餘載之激戰。此不可磨滅之偉大歷史也。雖然。斯時之歐洲人民。既洞悉自由平等之權。爲天所公授。非一二人所獲而私據之。故敢奮力忘身。以與民賊相抗。君王之押壓。適足以增狂瀾而挑怒。俄耳法國之大革命。遂出於千八百四十八年焉。餘波所及。莫不披靡。若伊大利。若德意志。若奧大利。諸國。皆接踵而動。乘機而起。於是數千年相承之老君權。凌夷墜地矣。以革命之血。澆自由之大樹。使之參天拔地。蔭翳宇內。其功不可不謂爲偉哉。

試觀德意志。當十九世紀之中葉也。分國三十餘。伊大利亦分國十餘。鼎足而峙。互相窺竊。常爲爭鬪所苦。彼輩漸知分割而守。不如合而禦外之爲得也。於是聯邦之國制出焉。卑士

麥喀普爾之功。雖云偉。然得以奏國家統一之效者。未始非法國之火燄所及。智者得乘之。以成就偉業耳。

十九世紀前半期之歐洲。多建民主國之歷史。十九世紀下半期之歐洲。則全係國際紛紜之歷史。蓋歐洲國民。自其自由權利確立以來。於內既無所求。乃轉而競務權術陰謀。謀自國之富強。當時各國國際界之人物。如德之俾士麥。法之拿破崙三世。英之巴馬斯頓。俄之葛斜可甫。伊之喀普爾。皆一時之偉材。歷史所難磨滅之俊傑也。

觀德澳之戰。及普法之戰。巴爾幹半島中之英俄外交。皆不外國際問題之發現。此外如法人之敵愾心。存國仇。不復則不止之志。卑士麥因之而驚愕不寧。乃與伊聯盟。俄因伯林會議之失敗。乃退而唱俄法同盟。英則以俄法二國之海軍爲標的。而擴充海軍力。德法二國各竭傾國力於擴張陸軍一策。由是觀之。則外交術非以實力副之。則空言虛策。必不足以奏效也。吾人生當今世。以短少時日。而獲親多少風雲之變態。非云幸耶。

歐洲列國各擁重兵自守。道歐土不見一大敵。暴起于內部者。是實經濟上之反影。而社會問題之所以特顯也。今之政治家與經濟家。對之如臨大敵。劍戟銃彈所不能制。自非法律條例所易使之鎮靜。處之之苦。豈可以言喻哉。思歐美各國及支那。因蒸氣電氣之發明。勞力人工社會。變而爲資本社會。社會權力。全然握之于資本家。而勞力者遂如鬻身之奴隸矣。

夫貧富之界既甚懸絕。于是而大紛擾大動亂。即因之以起。勢固然也。故一部之身受困苦者。遂豫懷破壞主義于胸中。而日益結固。雖有能者。亦無良策可平釋之也。是故論社會進步之極點。則人間世非蕩平品位之高下。均貧富于一致。破無窮之蠻習。儕衆生于平等。則所謂無政府黨。止不得絕跡于天壤間也。然試觀今之世界。固猶若山嶽河流。顯然高深。屈曲之在日。而願欲化之爲平河萬里。無遠近大小之或異。是不有震動天地之大風雷。其何由轉移而改造之。當十九世紀之後半。勞動問題及貧民問題。已影響不絕矣。斯二者。其有大造于二十世紀乎。

十九世紀以內。功業之雄偉。變遷之急劇。最着人意矣。而于本世紀之末年。復數起重大之問題。如萬國平利會議。美非戰爭。英杜戰爭。及極東之事件皆是也。試析論之。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俄國皇帝倡議曰。兵凶戰危。自今以始。務請加意于息兵廢戰。維持終久之平和。共完天福。各國感俄帝之宏謨美德。因派委員互相討論。雖其事多徒託空言。然亦歷史上永不可忘之一事也。而自外交上觀之者。以爲俄皇歷來之主策。全是苦心銳力。擴張軍備。整理財政。以圖他日之雄飛。今乃忽倡弭兵之說。似爲一時休養之計。其心實不可知。故其策斷難見諸實行也。雖然。東西各教起于數千年前。無不以脫民疾苦爲宗旨。近世民生與國交之爭競日益加烈。蓋久無人念及教旨矣。而俄帝獨能于干戈滿地之時。大

聲疾呼。以攪亂平和爲戒。直欲絕滅千古之毒源。而于荷蘭之牙府。開公判所。裁決國交之條項。以杜戰機于未發。又加海戰于紅十字會條約之內。以拯武人傷殺之痛慘。此二者已成定議矣。尚有節制武備一條。其功效甚大。其規條亦甚繁。惜乎未見各國之認可也。由今以前之美國。故嘗執保守主義。而不急于侵畧者也。乃忽竟有強領菲律賓之事。英國亦肆其威力。以蹂躪杜蘭斯哇。彼杜蘭斯哇之開釁于英也。則僅以未許旅居該國之英人。以參與政事之權。美之于菲律賓。始則假助其自主之名。而終則逞其陰謀。出其強硬之腕力。以奪爲己有。侵凌小弱。至于此極。是尙有所謂國際公法者乎。故今日國際公法之適用範圍。可斷然指出曰。必文明之程度相等。強弱之勢力相匹。且于宗教上有確定之關係。而後始據公法交誼。可言國際公法也。彼治法學者。每嚴限國際法推行之區域。而稱爲歐洲國際法。不亦深有意乎。

國際問題之關係。極東之事件其最也。支那四百餘州。蹣跚處亞洲之大陸。徒自尊大。不察外情。十餘年前。歐美諸國之外交家。亦未敢竟輕視之。甲午一役。挫于日本。其外形已揭破矣。于是歐洲各國。見其實在勢力毫無可恃。遂各逞鴟梟之欲。攘利權。踞要隘。始以籠絡。繼以要求。一轉而至于強索。嗚呼。支那之將來。益早爲慧眼遠觀者所豫料。謂其必如破船之汎海洋。隨風漂蕩。終至沈沒。乃已。然方冀彼操舟者。早自撐持。或不至竟罹于顛覆。亦未可知。

而孰意忽有義和團之奇變。是乘破舟者。尚不信危機在即。而任性狂跳亂舞。以速其溺也。至今日則生命已授于外人之手。或分割或保全。盈耳皆寒心之論。茫茫前路。伊于胡底哉。世界中平和之戰爭。較硝彈之戰爭為尤烈。實顛撲不破之論也。夫人類資生上之事機。全係于交通機關之完缺。彼西北利亞鐵道。小亞細亞鐵道。及阿非利加縱貫鐵道。又東西兩洋貫通之運河。一旦築鑿之功告成。則周遊世界之里程大半縮近矣。將蠻野之域。無不被文明之化。斯時也。有形之戰爭。庶幾得而稍息。而無形之戰爭。必日起而日烈。殺人如草。流血無聲。而國家之興廢存亡。必于其工商業之盛衰決之。夫如是。則社會之實力。始大顯著于世界矣。有心者能不當此世紀交度之時。而殷然慮之。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木村浩吉

軍備者。不但內以鎮亂。外以禦侮。且可以宣揚國家之威信。伸張國家之權利。是有國者所不可一旦弛怠者也。縱觀五洲各國。莫不陽唱平和。陰欲乘隙而動。虎視眈眈。其由來尚矣。無論開化國民。素奉博愛仁慈之旨者。皆舉其所有。以供擴張軍備之用。或努力於商。或努力於工。或努力於農。或努力於發闢新理新器。要皆不出於為戰爭之用。是由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人類之稍靈者。皆已深入其腦中耳。十九世紀人民發達之速。或謂此即其最大主因。豈不然哉。

生存競爭之道。莫善於全國家之自存自主。此各國國民之所深知。而各開化國之軍備。其精神與器質並足而進。卓越等倫者。亦以斯故耳。然軍備之發達。能破壞人類之生命財產。其力最劇而烈。故戰爭亦爲各國所忌而深怖者。是以近來弭戰之議。轟於宇宙。雖然。列國對峙目的。在利益不在仁慈。維持利益。伸張威權。非兵力不足爲功。故列國生存爭競之風。既烈。則軍備亦不得不隨之改良而擴充之焉。此十九世紀世界海軍之進步。所以出人意想之外也。

十九世紀之初。拿破侖席捲全歐之際。英國海軍名將乃利孫出而抗之。雖以拿破侖之英武。終不使犯英國一步。當時英國更連破丁抹、荷蘭、西班牙、諸海軍國之海軍。奪其海權。於是領土遂徧拓於海外矣。顧昔日之日本。其時俄艦寇北海道。英美商艦。頻乞通市。林子平出而著海防策。陳海防之急務。白河公築砲臺於豆相。伊能忠敬出而測經緯度。歷十八寒暑而製成日本地圖。於是朝野之間。始悟海防爲莫大重務焉。

抑海軍之張弛。關係于海國之盛衰。故海軍鉅細武器。出一新奇之製。或發明改良之方者。皆膺重賞而獲高譽。於是竭精構思。幻製奇想之士。接踵而出。而人世種種之經營。亦因之以爲轉移之關鍵云。

自滑脫發瀛機之理而後。世界局面。遂迥異從前。雖然。當時船舶尙皆藉帆以駛行。迨至千

八百一十四年。始造外輪軍艦於美國。英國女皇即位之頃（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其時戰艦亦皆帆船。然則乃利孫託拿發家爾之海戰時（一千八百〇五年）可稱爲帆船全盛之時代矣。其一等戰艦可載大砲百門至百二十門。其小艦可載十門。當時英國此等軍艦大小共四百三十二隻。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計英軍艦之總噸數實過五十噸云。

英女皇即位之後。未幾而汽機軍艦出焉。其最始之創製者爲「伯耳露勃」號。然僅能載砲四十六門。六百五十匹馬力之外輪軍艦而已。其後之馬力逐日增加。未幾而暗輪螺旋之製

出。可於水下鼓浪駛行。於是各國軍艦爭求新式。而舊製殆棄若敝屣矣。千八百五十四年。苦里米亞之役。皆用汽機艦隊。如英之軍艦有七百匹之馬力。載砲百二十門云。汽機砲艦亦出是時焉。自斯而後。所謂帆船者殆無用之於戰爭矣。先是綿火藥「臺拿馬特」業已發明。尋美國於鐵製滑膛砲。復加以螺旋而發射椎實焉。當時歐美砲術之進步。不可謂不顯且著也。因榴彈破壞力最劇。非木艦所可禦。於是法國之鐵甲艦出。其時法國連造五隻。如其一「舵南」號。於千八百五十五年三月。自葡勒斯軍港進水。鐵甲中之三隻。乃以禦黑海金巴瀧之砲擊者也。英人聞法艦既成。惶然失色。日夜憂其侵襲。於是急效其所製而制之。未幾是等戰艦。遂漸次充集。其時日本海軍亦略有萌芽。購軍艦於外國。設製鐵所於長崎。派威臨丸於美國。此其往迹也。

歐美諸國。知艦材用鐵之利。不僅得力於防禦。且使從來艱于得木之各國。一旦去難就易焉。又用鐵則有防水防彈之區分。故二層板之製出。而製造鋼鐵。遂漸臻容易矣。最初之裝甲板用鍛鐵。後用純鋼。次用鋼鐵合成板。尋用克盧姆鋼。白銅鋼等。今則用施哈北式堅硬法之鋼板。或用白銅鋼焉。要之法則昔疎而今精。昔簡而今備。形則昔脆而今堅。昔厚而今薄也。

千八百六十年。英艦「瓦利阿耳」號。爲航海鐵甲艦之嚆矢。其排水力九千二百噸。馬力五千四百七十噸。兩舷中央。以四英寸半之鐵板護之。上自甲板至水線以下四尺間。以鐵板護之。該艦載六十八斤之砲三十六門。其製造費三十五萬七千磅。在當時實爲世界絕倫之艦也。其後鐵甲逐日增厚。噸數逐日增多。然製鋼之業日盛。製造之理日明。於是減厚爲薄。而堅脆亦較昔者懸殊。故防禦之力愈增焉。

苦利米亞一戰。俄用種種水雷。以防禦港灣。若機器水雷。若電氣水雷。皆足使各國注目動神者也。於是各國特建學校。專以訓練水軍士官。其原因蓋不出是耳。攻擊水雷中之「哈瓦依特」。「黑提」二魚形水雷。發明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始採用之。自是而後。諸海軍國。幾無不採用之者。而「外裝」。「牽曳」。「火箭」。「漂着」等攻擊水雷。遂皆棄而不用。而今所用者。唯魚形水雷。然利用無線電之水雷。亦將見於近日矣。又供圓

材水雷及魚形水雷發射之用者。駛走水雷艇是也。該艇由沙泥克羅夫發明。未幾而捕拿水雷艦出焉。現所實用者。有三十三海里之驅逐水雷艇及海中水雷艇。於美法殆將告成功云。

十九世紀中。造砲之術。進步迅速。殆一日千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之砲塔式。能安全照準重砲而擊發。又本世紀之初。砲身以煇銅鐵鑄之始。爲發射彈丸之前膛槍。繼即發椎實彈之來復槍。及後膛槍速射槍等。其彈能達十二海里以外。其火藥則採用煖燃性之褐色火藥。今則至於用無煙火藥矣。砲架由木製而鐵製。由鐵製而鋼製矣。而砲身改良。亦隨之日新月異焉。砲彈則填用「剛殼東」「鍊鐸耳魯古利史林」質之爆發彈。其破壞力之大。誠有不可思議者也。

船艦之速力。昔極遲鈍。然自汽機汽罐之理大發明而後。於是速力逐日增加。今之大軍艦。能出二十海里。續航二萬海里以外。然將來「達賓」式汽機一出。則有出五十海里之速力。機關內汽機。其始爲單膨脹式。次爲二度膨脹式。繼爲三度膨脹式。終爲四度膨脹式。又汽罐初爲鐵板所製。僅能耐三十英斤之壓力。自用鋼鐵以來。則能耐二百英斤以上之壓力。而水管式汽罐則能耐三百英斤之壓力。所謂水管式者。能長使高速力繼續不絕。及能釀氣以迅速汽機。且能容易應馬力之變動。其利益誠非淺渺也。

以上所述。皆爲證明進步者也。今於最近如日本數島艦之構造。試畧言之。該艦排水力一萬五千噸。有十二英寸之後膛砲四門。六英寸速射砲十四門。十二英寸速射砲二十門。小口徑砲二十門。每分之砲火勢力五十七萬英尺。舷側之長。亘於本艦全身。其幅八英尺。厚四英尺以上。外以九英尺之「尼格耳」鋼板覆之。有十四英尺之蔽壁。與十四英尺之砲塔二個。艦體長四百三十八英尺。橫幅七十五英尺。載炭量千四百噸。機關之寶馬力一萬四千五百。水管式二十五個。速力出十八海里。價凡一千四百萬圓。兵器在內歷月十一。始告成功。云。製於英國至於操縱。昔時須二十餘人。方足動其舵。今則雖以婦人之一纖指。亦能指揮自由。焉製艦術之進步。不可不謂大矣。

然海軍進步。實亦由於有形與無形之學術。而通報機關之關係尤大。如整頓港灣。疏通鐵道電線。使之靈捷無滯。此固不待言也。至近時各國。皆汲汲於用無線電信矣。而海底電線。皆屬海軍省管理。又如設貯煤所。用傳書鳩。均海軍所不可缺者耳。

抑海上戰爭。往昔皆帆船時代。至於瀛船時代。其實例甚乏也。千八百五十三年之俄土戰爭。咸豐三年

千八百五十四年之苦利米亞戰爭。咸豐四年千八百六十一年之南北美戰爭。咸豐十一年千

八百六十六年之意奧戰爭。同治五年千八百七十年之普法戰爭。同治九年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智利

秘魯戰爭。光緒五年千八百八十四年之清法戰爭。光緒十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之清日戰爭。光緒二十年千

八百九十七年之西美戰爭等。光緒二十三年其中整齊之對敵蓋希焉。自清日戰爭以後。各國始知海軍之貴重。於是握測海權之思想遂油然而不可遏抑。而德俄二國尤甚。又因此一戰始確知裝甲艦之功效。又知以木構造戰艦必難免火災於戰時。於是艦體構造遂迥然一變。或廢用木材。或用不燃木材矣。至速射砲之奏效。士卒平日訓練之優。皆顯然觀之於此一戰中。斯固不待言者也。

要之海軍之用。不僅在戰時。即保護商務。堅強外交。尤不可一日缺也。輓近各國。以通商爲國家生命。而保護之者則海軍耳。故雖糜費鉅款。亦所不辭。希國家之進步。全國之力。傾注海軍。實十九世紀末之新世界也。

十九世紀陸軍之進步

日本井上圓了

本世紀軍制變遷之最著者。即創國民義務兵即民兵之制始也。本世紀之初。各國皆行願兵之制。英美今尙沿用之。惟增少許義勇兵。以供國家干城焉。夫願兵原爲薪貲而服役。故當國運隆盛之時。則應募者多。否則却步不前矣。又願兵有內外之分。如德當數十年前。募聘異國人。此等兵卒。絕不能望其以身殉國難。蓋爲利而來。無足怪耳。然其數僅四五萬。自機爾提特「平和以來。普國夏孟豪史氏出。輔其主銳意改革兵制。終以兵役定爲國民義務。現時兵制。實其遺範也。爾來各國競增兵備。現如德法之兵。平時五十萬。戰時可集至二

百萬以上。軍隊之編制。初甚不整。當遠征則專因糧於敵。器械極奇鈍。戰爭時日甚則亘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死傷之數如恆河沙。然福勒德利出於普拿破侖一世。出於法。共以不世之英材。改革制度。創思陣法。如密集隊之不利於戰也。則易之以散開戰法。拘泥之不利於行軍也。則利用地勢之宜。以施展布之方。糧食則取於敵以外。復於所至之所。設倉庫以便供給。然尙非盡善也。至今則因糧於敵以外。軍隊復自携運之。故輜重隊生焉。然不能擁載過多。大抵能支七八日間即足矣。此方今各國之制也。支那之兵。不備輜重。甲午之役。故僅常立於防禦之地。不能進攻云。

變陸軍之編制。改其隊列。精其軍器。於軍事上頗可觀矣。然方今各國共注意增加兵員。而戰略遂不免隨之以變焉。又當拿破侖在位之頃。能以十萬上下兵力。成赫赫炎炎偉績。如展布於內線之作戰法。頗嘖嘖於當世。雖然。本世紀中葉以來。兵籍之多。超越前古。故不得不棄內線作戰法。而取集聚於決戰地之作戰法也。此法德國毛將軍曾採用之。雖不獲顯然之實效。然於將來之大戰爭。必不能不用之耳。

又本世紀之初。大砲小槍。彈丸圓而膛光滑。故不能及遠而難命中。且甚遲鈍。後劃線於膛中。且改用長彈。故能及遠而易中。發射之度亦速焉。今廢密集隊形而併用散布隊形。其原因未嘗不在於茲也。

兵器改良。盛於前半期。後半期之發達力蓋微焉。如小槍則有火繩槍、燧石槍、雷管槍、針槍、諸種之沿革。至今日則多用小口徑連發槍。彈能及之地。其初僅一千間。每間約六尺有奇上下。今

則能及二千間以至三千之遙云。又槍口徑亦漸次減少。十四呎里邁當。有減至六七呎里

邁當者矣。一邁當即自地球赤道至南極或北極之距離一萬分之一。合華尺三尺三寸有奇。又十台西邁當爲一邁當。十仙機邁當爲一。台西邁當十米里邁當爲一。仙機邁當十啓羅邁當爲一米里邁當。皆法語。

現今之槍口徑。不過舊時雷管槍之半。雖然口徑過小。則所發彈丸無十分殺傷力。對猛獐、慄悍之蠻族時。即使射中。亦不免有失戰鬥力之譏。以故各國所採用者。皆在七八呎里邁當之間也。至於野戰砲。其口徑多不變更。然因造料改良。故擊力亦漸增加。非復昔日之觀云。蓋大砲廣其口徑。雖足使擊力畧劇。然口徑既大。則全體重量不得不增。重則運用維艱。是以各國大野戰砲口徑不變者。抑非無由耳。然攻城砲要塞砲等。平日不易動者。則改良其造料而大其口徑。當戎馬紛紜。戰局危迫之際。亦往往用速射式云。

火藥初則用尋常黑色者。自槍口裝入之而已。繼用綿火藥、臺拿邁德。及化學上之激烈藥品。然除爆發以外。則不用之。而尋常火藥。發射之際。烟霾飛颺。蒙漫遠近。使日光爲之不明。然距今十五年前。德國創製褐色火藥。用之大口徑砲。頗獲成效。以其似雀過勒德。故有雀過勒德火藥之名焉。至輓近無烟火藥既發明。黑烟彌蔓之障遂破。然此火藥不出。則雖有連發及速射槍。亦終無所用之。蓋當黑烟掩戰線時。不能照準以擊敵耳。爲無烟藥原料乃

綿火藥。昔日則唯以供爆發之用。無信其能爲裝藥者焉。而是等火藥及彈丸槍礮。自經改良以後。昔之能及二百邁當內外者。今則能及八百邁當以上矣。此外則猛烈炸藥之發明亦不少。如德之比格林。日本海軍之下瀨火藥是也。

以上所述。多屬攻敵法之進步。次就防敵法之進步而一一言之。前世紀有一著名築城家。法國溥邦其人也。當時城郭。多露天砲臺。蓋以對敵彈而爲掩護之用者。其傍則置不完全之窖穴。以爲障蔽之用。其建築取一定規範。而以稜形爲尤多。現繞列巴黎市者是也。其他則無非角形焉。要之當日之築城。乏因地制宜之慧。唯拘泥成式。於都府週圍。築城繞之。即以爲國防者在是。其眼光之狹隘。頗不值供今人一噓也。當世紀中葉。比利時之築城術家。普良孟氏出。實驗學理。發揚新說。言築城之著述。不下數冊。方今築城術之進步。使昔日之耳目一新者。實賴該氏之力耳。今之築城。不在固守成範。而在顧慮兵器之擊力及戰略之關係。尤以因地勢而製形之爲貴也。如露天砲臺。以不完全之故。是以遍思種種掩護之方。砲塔與砲楯。則以厚鐵板蔽之。隨砲彈之擊力而增其厚度。改其全質。初則二三寸。繼則一尺至二尺以上。其造料或堅鑄鐵。或堅鋼鐵。至輓近則用尼格耳鋼云。

由是觀之。鐵板則求其足以避彈丸。彈丸則求其足以貫穿鐵板。二者互相競爭。故進步無所底止。而今之尼格爾鋼。表面堅滑若玻璃。彈丸觸之。僅能損其皮膚。彈丸則直成齏粉。故

板之厚薄。前則五十珊米。

即仙機
適當

今則二十餘珊米足矣。然製出能貫穿此板之彈丸之期。

固未知屬何日也。要之守禦之法既進步。攻擊之方亦不得不隨之以異也。

至於軍隊教育。昔尙模範格式。而普勒提立客大王時代尤甚。演習軍陣。皆依指南針而指揮之焉。然多拘泥規則。故法簡而難合實用。方今教育之法。責任劃而爲二。一指揮官之責任。一兵卒之責任也。責任雖異。然當事機之至。各竭其應盡之職。以收協同之功。則一也。各宜受相當之教育力一也。然兵卒教育。一載足以完備。唯指揮官之教育。非永其歲月不足爲功。或終身從事鑄鍊。尙有不足之感云。要之教育之大旨。尤在於適實戰耳。

十九世紀戰術上之新利器。蒸汽、電機、瓦斯等是也。然用自轉車於戎馬干戈之際。則日本遠不若歐人之發明。歐洲各國。不獨欲傳令以之。且欲用以携運槍砲。雖然。尙未聞曾措之實用也。日本大陸絕少。道路不如歐洲之坦夷。故未多用。然以之傳令。固絕佳品耳。

輕氣球可用於軍事之理。昔日已發明之。然當凌空之際。天風亂刮。球簸人昏。難以觀測敵狀。故發明其理雖古。然前者尙未措諸行軍也。近來歐洲各國漸取用之。俯瞰敵人行動。著效頗多。故德國之編軍隊。輜重隊中。增設瓦斯縱列云。輕氣球一物。非專門研究。不足以得其詳委。然其大略則使之飛揚空中。下繫以重物而防其動搖。且懸電話線於球上。球中人以望遠鏡俯測敵情。既悉則以電話通知其下。於是傳令騎直受之而報知本營焉。又自球

上以攝影之法使敵軍一一呈於片紙之中。始僅用之要塞。今亦用於野戰。敵雖射擊。亦難以命中。蓋空中之距離非易測也。至於自輕氣球而投炸彈於敵地。不過出之理想。未見諸實事也。

電信電話之利於軍事。世人所共知。無容累述。而鐵道尤軍事最重之物。歐洲各國曾設電信隊。鐵道隊以肩厥任。始以鐵道供軍事之用者。千八百五十四年意大利之役是也。爾來用之之法。愈臻奇妙。而勝算左券。多操於茲。例如普法戰爭。普得以片刻集大兵。故能獲大勝也。然構築經費。浩大難籌。且於國家理財上爲益甚少。是以忽視國防者。專欲建設工程簡易之海岸線。如一經敵兵破壞。則雖擁精強大兵。亦不能馳騁自由矣。西班牙征古巴時。三叉港附近鐵道。皆被敵所破壞。此近年之實例耳。

役鳩傳書之法。近代漸盛。德國現設有傳書鳩停站。其法平時畜鳩站中。開戰之前。分布各要地。欲遞信時。放之則自然直歸故站。如當守城之際。使其達書於被敵所隔之我軍。尤足奏奇效焉。

以上所述之蒸氣、電機、瓦斯等。不過戰術之補助而已。然因此三者發明。於是戰爭狀況。劃然一變。古以智戰。今以智技二者並戰。智與技優者勝。否則必敗。故未戰之先。孰敗孰勝。足以知之。是以平時潛察敵國形勢。不操勝算。則不濫開戰端。此地球上之戰爭。所以愈減也。

嗚呼。軍旅之事。門類繁多。其大者則有編制、經理、戰畧、兵器、築城、教育、訓練諸目。各目之變遷沿革。浩如煙海。繁如密絲。非畢生所能盡知。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殫述。尤非數千字所能殫記也。茲不過略括一百年間陳蹟而述之而已。

論內閣制及政黨

太陽報

第一節 內閣制

甲種 此爲伊藤侯所創論者。所謂超然內閣之制是也。超然者。謂超然于事物之外。蓋以內閣與民間政黨派。無相關係。今超然離于其外。而隨內閣所指示。以使議會裁決也。但于內閣亦不能有政府黨也。

乙種 此爲行于德國之內閣制。其組織內閣。純依于主權者所定。而統民間政黨及政府黨以制議會。以行主權者之意向也。所以選擇閣員。則屬于政黨。若非屬于政黨。則惟其人。物以選擇之也。但黨員既入內閣。則須脫黨員之資格。須與政黨全無關係也。

丙種 此專行于西班牙意大利國之內閣制。而與乙種頗有不同也。稱之爲類似政黨內閣。其組織內閣。雖皆以黨員。而非如乙種必須脫黨員之資格。若其黨員爲議會所敗。則爲負其責任。而任主權者進退之。若主權者仍行信用。則須解散議會。乃依然任之爲內閣也。

丁種 此純爲行于英國之內閣制。以議會公悅之政黨組織之。而主權者必須從內閣意。

見以施行政治也。其內閣若爲議會所攻。則須公衆投票。而令其辭職。以讓別一政黨也。以上四種。爲近日行于歐洲內閣制之要領。而日本所創論者。祇及于甲丁兩種。且以屬于丁種爲更多。蓋以日本多英國學者。與法國學者。皆誤認五十年前之歐洲政治爲美善。大隈伯屬英國派。板垣伯屬法國派。振風提議。所以致此也。而伊藤侯所倡之。超然內閣。自謂屬于德國派。以吾論之。則既爲伊藤所倡。可稱之爲伊藤派。實可稱之爲日本派也。伊藤侯爲日本第一流之政治家。負天下之重望。高論妙議。因宜爲日本所風從之也。

第二節 政黨

熟觀世之所論政黨者。皆謂天下祇可有二大政黨。如郡黨樹立。則非所以完成憲政矣。蓋以謂有二政黨。則可更迭柄政。以繼任內閣也。吾人曾遊歐洲。觀乎各國政黨。無所謂祇有二大政黨者。今表之于下。可以見各國政黨現狀焉。

英國議員總數六百七十人

政府黨

保守黨

三百三十八人

統一黨

七十人

自由黨

百八十人

民間黨

非巴尼路派

七十一人

巴尼路派

十一人

法國議員總數五百八十人

王黨

政府黨(加特力共和黨(原為王黨而與共和黨接近者))

溫和共和黨

急進黨

民間黨

社會黨

德國議員總數三百九十七人

保守黨

六十八人

帝國保守黨

二十七人

非猶太黨

十三人

中央黨

百〇〇人

國民自由黨

五十二人

商人黨(自由黨)

三十五人

波蘭黨

十九人

社會黨

五十三人

耶路沙士、路篤顛經黨

慳那俾王室黨

丁抹黨及各黨

三十人

和蘭議員總數一百人

進步黨

四十五人

急進黨

四人

社會黨

四人

加特力宗黨

二十二二人

烏羅多刺、布羅爹士烹多黨

二十一人

希士多里基督黨

四人

意大利議員總數五百八人

政府黨

三百〇〇人

籓里士卑派

七十人

自由黨

五十三人

極左黨

二十二二人

共和黨

十五人

無所屬

奧大利議員總數四百二十五人

第一德國改進黨

自由黨

憲法忠實黨

大地主

第二波蘭人

第三斯多也路斯基黨

第四波蘭民黨

第五路參寧人

第六羅馬尼亞人

第七意大利人

第八德國宗教黨

保守黨

中央黨

四十八人

九十八

第九南方斯拉布人

第十哲焉人及大地主

第十一民權黨

第十二社會黨

第十三宗教社會黨

第十四賒尼亞尼黨

第十五德國國民黨

觀以上所表。則各國政黨。無不分樹數黨者。足以證言。祇有二大政黨者之謬說也。夫立憲之要。在于使國民參與立法。然而國民千種萬別。農工商有農工商之黨。宗教家有宗教家之黨。平民貴族有平民貴族之黨。國民既屬各有黨。則參政亦不得不各有黨。國民既屬多分黨。則柄政亦不得不多分黨。誠如論者所說。謂政黨祇有二派。是非立政黨之格式。強使國民就之不可也。夫然。是豈立憲要旨哉。至如謂二大政黨。乃謂政府黨及民間黨。雖爲頗有可說。然兩黨中亦非祇一黨可以組成之者。不能以之概律天下之政黨也。

第三節 結論

要之所謂內閣制。所謂政黨。幸喜吾人平日之理想。與現在之國勢相合也。以此亦足以見

伊藤大隈兩氏之末路也。以日本國勢論之。則不能祇有「大政黨」。必須「郡黨分樹」。乃足以完善內閣制度。而內閣制與政黨。其所關係正不少也。

百



